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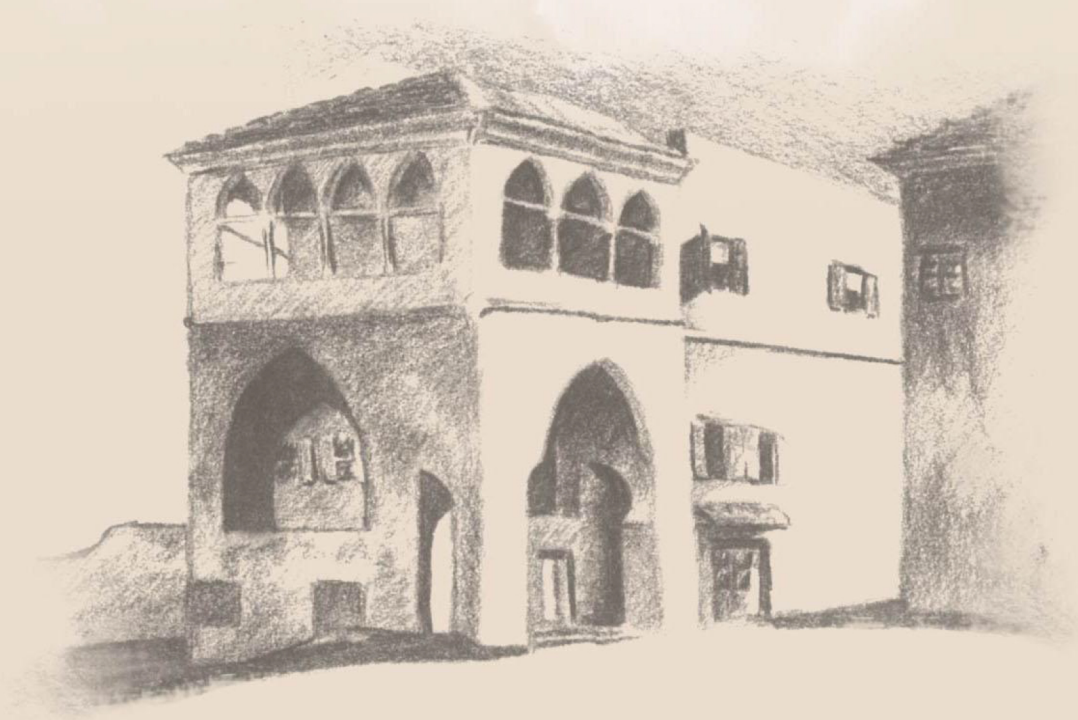


玛丽·帕金斯/著

# 荣耀之仆

阿博都-巴哈生平

SERVANT OF  
THE GLORY  
The Life of 'Abdu'l-Bahá



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Malaysia



玛丽·帕金斯/著

# 荣耀之仆

阿博都—巴哈生平

SERVANT OF  
THE GLORY  
The Life of 'Abdu'l-Bahá



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Malaysia

译自英国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99年英文版

## 荣耀之仆：阿博都-巴哈生平

Servant of the Glory: The Life of 'Abdu'l-Bahá

作者：玛丽·帕金斯

插画作者：加文·沃斯

译者：史文韬

审校者：赵会亮

责任编辑：张玉营

特约编辑：张玉明

封面设计：赵晋锋

出版：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  
地址：19A, Jalan Bandar 6/1  
Pusat Bandar, Puchong  
47100 Puchong, Selangor  
Malaysia  
电邮：bpt@bahai.org.my  
网址：www.mybahaibook.org

遵行“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的CC协议

献给我深爱的理查德

若我亲临之洋退潮，我启示之书封笔，你们  
须转向祂，祂乃是上帝所属意者，是发自本亘古圣  
根之分枝。

——巴哈欧拉

我已命定你为普世众生之庇护者，天地万物  
之保佑者，那信奉无与伦比及全知上帝者之堡垒。

——巴哈欧拉

# 目 录

|                        |    |
|------------------------|----|
| 说明与致谢 .....            | i  |
| 序 .....                | 1  |
| I 1844—1868            |    |
| 第一章 早年 .....           | 3  |
| 第二章 恐怖之季 .....         | 9  |
| 第三章 流放与分离 .....        | 19 |
| 第四章 “上帝的奥秘” .....      | 25 |
| 第五章 伟大之城——君士坦丁堡 .....  | 30 |
| 第六章 在君士坦丁堡和阿德里安堡 ..... | 36 |
| 第七章 “这神圣之枝” .....      | 42 |
| II 1868—1892           |    |
| 第八章 阿卡之旅 .....         | 47 |
| 第九章 在荒芜之城 .....        | 56 |
| 第十章 无上的喜悦 .....        | 64 |
| 第十一章 最黑暗的日子 .....      | 71 |
| 第十二章 穿过城门 .....        | 80 |
| 第十三章 “祂甘为我做挡箭牌” .....  | 86 |
| 第十四章 “愿上帝保护祂……” .....  | 93 |

### III 1892—1902

|                       |     |
|-----------------------|-----|
| 第十五章 “这个灾难之日” .....   | 101 |
| 第十六章 珍贵无比的遗产 .....    | 107 |
| 第十七章 “孤身无援” .....     | 112 |
| 第十八章 “意义重大的发展” .....  | 120 |
| 第十九章 圣约破坏者公开身份 .....  | 124 |
| 第二十章 “天堂就在那里……” ..... | 131 |
| 第二十一章 “永不褪色的日子” ..... | 139 |
| 第二十二章 人杰应允而来 .....    | 145 |
| 第二十三章 再度囚禁于阿卡 .....   | 149 |

### IV 1902—1912

|                        |     |
|------------------------|-----|
| 第二十四章 剧痛 .....         | 159 |
| 第二十五章 多事之秋 .....       | 162 |
| 第二十六章 一次有益的监禁 .....    | 167 |
| 第二十七章 “身处险境” .....     | 173 |
| 第二十八章 “最令人欣喜的消息” ..... | 179 |
| 第二十九章 从埃及到英国 .....     | 185 |
| 第三十章 首访法国 .....        | 193 |

### V 1912

|                        |     |
|------------------------|-----|
| 第三十一章 “非常渴望见到你们” ..... | 201 |
| 第三十二章 打下坚实的基础 .....    | 208 |
| 第三十三章 新英格兰和加拿大 .....   | 216 |
| 第三十四章 前往西部各州 .....     | 224 |
| 第三十五章 告别北美 .....       | 231 |

|                         |     |
|-------------------------|-----|
| VI 1912—1914            |     |
| 第三十六章 回到英国 .....        | 241 |
| 第三十七章 第二次大陆之行 .....     | 247 |
| 第三十八章 在埃及和圣地 .....      | 253 |
| VII 1914—1921           |     |
| 第三十九章 冲突爆发 .....        | 259 |
| 第四十章 “恐怖统治” .....       | 263 |
| 第四十一章 战火与屠杀.....        | 268 |
| 第四十二章 “黑暗遍地笼罩……” .....  | 274 |
| 第四十三章 不祥的威胁.....        | 279 |
| 第四十四章 和平之初 .....        | 284 |
| 第四十五章 日理万机 .....        | 288 |
| VIII 1921               |     |
| 第四十六章 阿博都-巴哈辞世.....     | 295 |
| 附录一 人名表.....            | 304 |
| 附录二 卡扎尔王朝和奥斯曼王朝统治者一览表 . | 307 |
| 附录三 重要历史日期 .....        | 308 |
| 文献目录.....               | 309 |
| 参考书目 .....              | 313 |





# 说明与致谢

我写本书的目的在于，为阿博都-巴哈的一生提供一个清晰、明确的历史记述。本书依据巴哈欧拉、阿博都-巴哈和守基·阿芬第的著作写就。

xi

我非常感谢哈桑·M. 巴柳齐，他的《阿博都-巴哈——巴哈欧拉圣约的中心》是第一部完整的阿博都-巴哈传记。我也要对阿迪卜·塔赫尔扎德表示衷心的感谢，他的《巴哈欧拉的圣约》和《巴哈欧拉启示录》（1-4卷）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巴哈伊历史知识，加深了我们对巴哈伊历史的理解。

我还引用了迈伦·H. 费尔普斯所著的《阿卡的教长》，该书载有许多生动的回忆，是由教长亲爱的妹妹巴希叶·哈努姆讲述的。

值得庆幸的是，许多早期巴哈伊把他们的回忆记录下来，包括集会以及他们与阿博都-巴哈在一起的时光。为此，我要向哈吉·米尔扎·海达尔-阿里、布洛姆菲尔德夫人、朱丽叶·汤普森、霍华德·科尔比·艾夫斯、梅·马克斯韦尔、卢阿·格青杰、科琳娜·特鲁、桑顿·蔡斯、约翰·埃斯尔蒙特，以及所有使我们能够通过他们的眼睛一窥教长的人表示特别的感谢。

我希望读者在对阿博都-巴哈的一生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后，能够带着更多的乐趣，以更高的鉴赏力去阅读参考文献所列出的诸多作品。

在查考生动记述过阿博都-巴哈故乡的资料时，我颇有挑战之感。在这方面，我受益于纳比勒-阿扎姆和大卫·鲁希博士的著作。我提请读者注意以下两本或许并不怎么有名的书。第一本是吉娜·巴克霍达尔·那哈伊的小说《孔雀哀鸣》，讲述的是从十八世纪到现在的伊朗的犹太群体的经历；第二本是萨特雷·法尔曼·法尔麦安的《波斯的女儿》，该书是一本非常出色的回忆录，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二十世纪前几十年德黑兰大家庭的生活本质。

我要感谢珍妮和巴兹·达默雷尔，他们将自己的《阿卡的教长》慷慨地赠与我。非常感谢辛迪·帕奇莱奥，感谢他阅读手稿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深深感谢我的丈夫理查德，感谢他一如既往的支持，感谢他充满爱意的鼓励，并且以无限的耐心帮助我，使我这个对技术一窍不通的人变成了一个会用电脑的人。

# 序

本书是简述巴哈伊信仰三位中心人物生平系列图书的第三本。

xiii

第一本是《黎明时分》，讲述了新信仰的殉道使者巴孛的一生，祂为了宣布巴哈欧拉的到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荣耀之日》讲述了巴哈伊信仰的创始先知巴哈欧拉的一生。本书则详述了阿博都-巴哈的一生。阿博都-巴哈是巴哈欧拉的长子，巴哈欧拉将其钦选为巴哈伊圣约的中心。

1844年5月22日晚上，在波斯南部的设拉子，当巴孛向祂的第一个门徒穆拉·侯赛因宣布自己的使命的时候，巴哈伊的时代开始了。就在那个星光灿烂的夜晚，临近午夜时分，在距设拉子以北四百英里的波斯卡扎尔王朝的首都德黑兰，阿博都-巴哈降生了。

当祂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巴哈欧拉就赐予祂“阿博都-巴哈”的头衔，意为“荣耀之仆”，这是所有头衔中祂最喜欢的一个。

阿博都-巴哈与巴孛及巴哈欧拉不同，祂并不是上帝的显示者，但祂却在巴哈伊信仰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事实上，祂的这种地位在整个有记载的宗教史上绝无仅有。祂

荣耀之仆：阿博都-巴哈生平

是其父巴哈欧拉的圣约的中心，是巴哈欧拉教义的完美典范，是巴哈欧拉圣言可靠的阐释者，是所有巴哈伊美德的化身。

xiv 阿迪卜·塔赫尔扎德解释道：“尽管并未被授以上帝显示者的头衔，但是巴哈欧拉却授予了祂这样的权威，即祂的言辞与巴哈欧拉及巴孛的言辞有着同样的效能。”<sup>1</sup>

阿迪卜·塔赫尔扎德进一步解释道：

上帝在这一时代已然赐予人类两件无价的礼物。一件是高于万物的天启本身；另一件是保护天启的工具。前者通过巴哈欧拉来显示，后者则由阿博都-巴哈来践行。<sup>2</sup>

本书试图提供一个关于阿博都-巴哈卓越一生的历史简述。

**I**  
1844—1868



阿德里安堡的巴哈伊

## 第一章



### 早年

由于巴哈欧拉和阿西叶·哈努姆之前的两个孩子都已夭折，所以1844年5月一个孩子的降生让两人喜出望外。他们以孩子的祖父米尔扎·布祖尔格的名字，为刚刚出生的儿子取名为阿巴斯。米尔扎·布祖尔格是努尔德高望重的维齐，于五年前去世了。这个孩子出生时，巴哈欧拉和家人正住在什米兰城门附近一所租来的房子里，离米尔扎·布祖尔格以前居住的宏伟府邸不远。

3

正是卡扎尔王朝的统治者首次将德黑兰作为他们权力的大本营。土耳其裔宦官头目阿迦·穆罕默德汗工于心计、冷酷无情，他经过十五年的野蛮斗争而夺取了权力。1794年，阿迦·穆罕默德汗抓住了赞德王朝年幼的末代统治者，并将其残忍杀害，夺取了王位。三年后，也就是1797年，他自己也死在了刺客的手中，他的侄子法塔赫-阿里沙阿继位。赞德王朝的国王们是在设拉子开始他们的统治的。而卡扎尔王朝的统治者们也决心要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留下自己独特的印记，于是选择了德黑兰作为首都。

位于巍峨的厄尔布尔士山脉下的德黑兰，尽管自然风光



4 旖旎无比，但在十九世纪伊始，它只不过是一个偏僻遥远、疾病肆虐的大村落而已。为了让自己的城市高耸一些，新上台的统治者便在城市周围挖了一条深深的壕沟，在壕沟的后面，又筑起了一道四英里长、铺着瓷砖的土墙，有六道拱门和十八座塔楼分隔其中。通往各主城门的干道在中央广场上交会。在这些满是尘土的大道上，有驮满货物的骆驼队、骡子和驴子，还有大群的鹅和其他家禽。

在紧邻中央广场的地方，卡扎尔王朝的统治者们筑起了自己的宫殿和主要的政府建筑。而原先离此不远的公共澡堂的蓄水池则被他们改为监狱。在广场附近，建起了清真寺、有盖顶的大集市、陶器铺、铁匠铺、布匹铺，还有新都富裕市民的居所。在清真寺、政府的办公场所和富人的宅邸的外面，聚集着穷人和职业乞丐，这些人要么一贫如洗，要么残疾、眼瞎、腿跛、精神失常。

当穆拉·侯赛因把一卷巴孛的圣作带到德黑兰并交给巴哈欧拉的时候，后来被我们称为阿博都-巴哈的阿巴斯此时只有三个月大。巴哈欧拉立即无条件接受了巴孛的启示，并且马上在家乡努尔省和德黑兰两地开始弘扬新教义。于是，从婴儿期最早的几个月开始，阿博都-巴哈便成长于上帝赐予人类的新天启的光芒与庇护之中。

祂早期的童年生活十分幸福，这要归因于祂的父母相濡以沫，持家和谐有序。1847年，巴哈欧拉与阿西叶·哈努姆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因其父赐予的头衔巴希叶·哈努姆而为我们所知。两年后他们又生了一个儿子，这个身体娇弱的孩子名叫迈赫迪，沿用的是巴哈欧拉一年前去世的一位亲近的兄弟的名字。迈赫迪就是众所周知的“至纯圣枝”，他

的这个头衔也是巴哈欧拉赐予的。

许多年后，巴希叶·哈努姆向布洛姆菲尔德夫人讲起了她童年时代的回忆、那些遥远而安宁的日子、她受人爱戴的父亲以及她温柔的母亲。

她说：

我总是想起她。在我的早期记忆里，她有着女王般的尊贵和美丽，总是无微不至地体恤他人，她温柔，而且很无私……无论走到哪里，她的莅临似乎总能营造一个充满爱与幸福的氛围，将所有在场的人都融进她和善的馨香之中。<sup>3</sup>

巴哈欧拉和阿西叶·哈努姆一家非常热情好客，他们的家门总是向穷人敞开着，没有一个求助的人在他们的家遭到过拒绝。他们两位的生活方式同当时许多贵族所沉湎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印度殖民政府中，有一位叫E. C. 贝利的人对波斯的上层阶级这样描述道：“他们所有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贪腐、自私、卑劣，他们恬不知耻、道德败坏，其程度简直让人难以想象。”

巴哈欧拉和阿西叶·哈努姆并不在乎贵族阶层的一贯追求。恰恰相反，他们用自己极为可观的财富去救济饥民，帮助受压迫和蹂躏的人们，并且在那些受过他们帮助的人中赢得了“穷人之父”和“慰藉之母”的赞誉。

巴哈欧拉大家庭的管家是一位非洲仆人，名叫伊斯凡迪亚尔。他诚实可靠、吃苦耐劳的名声在德黑兰家喻户晓。许多著名人物、大臣以及其他一些政府高官屡屡想请伊斯凡迪亚尔为他们的家庭服务，但是他要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巴哈

5

6

欧拉一家，便拒绝了所有的邀请。对于巴哈欧拉的孩子们而言，伊斯凡迪亚尔是亲密无间、值得信赖的朋友，他在孩子们的情感中占据着极为特殊的地位。

当夏天的酷热和霍乱的恐惧把德黑兰的大宅邸变为座座空房时，巴哈欧拉经常带着家人去一座别墅。别墅就坐落在城市背面凉爽宜人、绿树成荫的山坡上。这里的空气清新凉爽，溪流从陡峭的山坡上倾泻而下。在这花香四溢的花园和果园中，德黑兰的富人们为自己建起了别墅和凉亭。

不过，只要一有机会，巴哈欧拉和阿西叶·哈努姆就会带着孩子们去马赞达兰省的塔库尔村，巴哈欧拉祖上的家就在这个村子。巴哈欧拉和阿西叶·哈努姆俩的家族深深地植根于这个省，他们的祖先好几代人都生活在这里。马赞达兰省北部及里海南岸地区，当时生长着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再向南一些的地方，厄尔布尔士山脉开始崛起，陡峭的山坡耸立在深绿色的山谷上，牧羊的农民在山坡上勉强维持生计。塔库尔是一个有着大约六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坐落在一座长长的绿色山谷之中，从德黑兰翻山越岭到这里得骑上两天的马。

在塔库尔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溪旁，有一块肥沃的台地。阿博都-巴哈的祖父米尔扎·布祖尔格在这里建了一座宏伟的房子，并在房子周围修建了一座美丽的花园，其间长满了鲜花、果树和正开着花的灌木。在这里，年幼的阿博都-巴哈、妹妹巴希叶·哈努姆以及米尔扎·迈赫迪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阿西叶·哈努姆的娘家就在附近的雅尔鲁德，因此在美好的夏日里，孩子们可以去拜访许多亲戚，同时很多亲戚也会来看望他们。家族的联系十分紧密，孩子们也可以

分享到父母探访老家的快乐。

在德黑兰背后的山坡上以及塔库尔村，巴哈欧拉都会跟孩子们一起分享祂在乡间时内心深处的愉悦，以及祂对大自然之美的热爱。很可能就是在这样的夏日探访中，阿博都-巴哈学会了骑马，这是祂所钟爱并擅长的一项运动。在塔库尔，巴哈欧拉带着年幼的儿子，骑着马穿行于山中村落，而这些村落组成了祂广阔的家族产业的一部分。

巴哈欧拉是地主的典范，对所有依靠祂土地为生的人，祂都极为关心，处处为他们着想。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一天阿博都-巴哈在没有父亲陪同的情况下，去看当时祂家的成千上万只羊。故事是这样的：

为了向这位年轻的客人表示他们的敬意，牧羊人为祂准备了一顿盛宴。这一天结束了，就在阿巴斯被带回家之前，为首的牧羊人建议阿巴斯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惯例送这些牧羊人一件礼物。阿巴斯告诉这个人自己没什么东西可送。但为首的牧羊人却坚持要祂送点什么。<sup>4</sup>

很多年之后，阿博都-巴哈本人将故事的余下部分详述如下：

我当时真的是左右为难，但是稍作考虑之后，我想出了一个主意，那就是把我家羊群里的羊给每个牧羊人分几只。我给监工说了这个主意，监工对此相当满意。于是，监工用庄重的语气宣布了这个决定，并立即遵照执行。最后，在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天佑美尊得知了我的慷慨

8 之举，祂对此开怀大笑，说道：“我们必须委派一个护卫来保护阿迦（教长）免受自己的慷慨之害啊。要不然，有一天祂恐怕连自己也要送出去了。”<sup>5</sup>

## 第二章

### 恐怖之季

在德黑兰，巴哈欧拉在朝野内外都拥有很高的威望，这使得祂能为德黑兰其他不太知名的巴比信徒们提供庇护。巴哈欧拉的家很快就成了当地和旅行中的巴比信徒的避难所。塔希丽被软禁于德黑兰期间就是巴哈欧拉家的常客。

“每每仓促地来我家拜访，她总会把我抱在膝头，”阿博都-巴哈回忆道，“她轻轻地爱抚着我，跟我说话。我最尊敬的人就是她了。”<sup>6</sup>

阿博都-巴哈清楚地记得一次塔希丽来祂家拜访的情形。在母亲的私人客厅里，祂坐在塔希丽的腿上。房门开着，所以祂和塔希丽都能从帘子后面听见瓦希德讲话的声音，他正在“与我的父亲辩论”。<sup>7</sup>

早期信徒纳比勒-阿扎姆是新信仰初期的一位编年史学家，他记录了阿博都-巴哈本人的描述：

塔希丽隔着帘幕倾听瓦希德说话。瓦希德正在热情而雄辩地讲述证明新圣使来临的迹象和经文。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坐在她的膝上，而她在倾听从那博学者的口中不停地说出的引人注目的

证据。我清楚地记得她突然打断他讲话的情形，她热情洋溢地大声宣布说：“叶海亚啊！让行动而不是话语来证明你的信仰，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不要再徒然重复过去的圣训，因为服务的时代，坚定地行动的时代已经到来。现在是显示出上帝的真正迹象、撕碎胡思乱想之帷幕、宣传圣言和在圣道上牺牲自己的时候了。让行动，而不是言论，为我们生色增辉。”<sup>8</sup>

塔希丽在讲这些话时那种极具感染力的热情，给年幼的阿博都-巴哈留下了深刻永久的印象。

在《破晓群英传》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段关于阿博都-巴哈当年生活的生动描述。纳比勒写的是，有一次他去巴哈欧拉家拜访，被要求送阿博都-巴哈去上学的情形：

我欣然应允。正准备走的时候，我看见一个长相俊美的男孩（至大圣枝）……从祂父亲的房间里出来，顺着台阶朝门口走去。我赶紧伸出手想抱起祂。祂却说：“我们一起走。”祂拉着我的手，牵着我出了门。我们手拉着手，一边聊天一边朝着当时叫做“帕米纳尔”的宗教学院走去。到了祂的教室，祂转过来对我说：“今天下午再来接我回家吧，伊斯凡迪亚尔不能来。因为我父亲今天需要他。”……我按时返回宗教学院去接至大圣枝回家。<sup>9</sup>

1850年7月，巴孛被处以死刑。在赞詹，霍贾特和其他教友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仍然顽强抵抗，但是到了1851年

初，他们也被迫投降了。当局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来寻找证据，试图将巴哈欧拉同巴比信徒的抵抗联系起来，但是却未能找到。1851年7月，巴哈欧拉离开德黑兰前往伊拉克，去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的神圣灵祠朝圣，直到1852年夏初才返回德黑兰。

在1851年的某段时间里，阿博都-巴哈染上了肺结核。对于这件事，阿博都-巴哈1911年在巴黎这样说到：

在德黑兰，在我还是个七岁大的孩子的时候，我得了肺结核。当时没有痊愈的希望。后来，我得病的原因和其中的智慧开始显现出来。如果不是这场病，我就会在马赞达兰（巴哈欧拉祖上所在的省份）了。但正是因为这场病，当天佑美尊在德黑兰被捕入狱的时候，我也在那里。<sup>10</sup>

在巴哈欧拉离开德黑兰期间，几个巴比信徒陷入了极大的悲伤与绝望之中，他们视沙阿为一切麻烦的根源，于是密谋了一个刺杀沙阿的计划。从伊拉克返回的巴哈欧拉得知此事之后，当即强烈谴责了这个计谋，并力劝他们立即放弃。但祂的警示和劝告没有得到重视。

1852年8月15日早上，在沙阿从他的尼亚瓦兰的避暑行宫出外打猎时，密谋者中的三个巴比信徒向他开了枪。这次错误的行动正好给当局以口实，他们一直都在伺机对巴比信徒进行迫害。巴比信徒们无论贫富贵贱、男女妇幼，都被抓起来投进了监狱，而且遭到了严刑拷打和杀害。巴哈欧拉的贵族身份、巨额财富以及祂在朝廷中的显赫声望也未能使祂幸免于难。



12 当时，巴哈欧拉正在大维齐的兄弟家作客，并且暂住在主人于德黑兰市郊的拉瓦桑的一个庄园里。针对巴哈欧拉的逮捕令已经发出。主人劝巴哈欧拉赶紧躲起来，但祂却毫不畏惧地骑马奔向位于尼亚瓦兰的军营，去见要抓捕祂的人。他们扯掉了巴哈欧拉的外衣，取下了象征着祂贵族身份的头巾。他们脱下了巴哈欧拉的鞋子，并对祂施以笞跖刑，用木条狠狠地抽打祂的脚底。在一伙暴徒的嘲弄和押解下，巴哈欧拉被推搡着送往位于德黑兰的监狱，祂戴着锁链，赤脚走了大约十五公里。

阿西叶·哈努姆和她的孩子们正在城中的宅邸里，这时一个仆人焦虑不安、上气不接下气地闯了进来，将这条消息告诉了大家：

主人——主人被捕了——我看到祂了！祂游街走了很远的路！哦，他们还打了祂！听说祂还受了笞刑！祂的双脚都在流血！祂没有穿鞋！头巾也没了！衣服被撕烂了！脖子上还戴着枷锁！<sup>11</sup>

阿博都-巴哈、巴希叶·哈努姆和米尔扎·迈赫迪，看到母亲的脸色由于震惊和恐惧而变得惨白。他们紧紧抱着母亲，失声痛哭。然后，他们听到了暴徒们大呼小叫的声音逼近了。暴徒们打着鼓，吹着号，敲着钹。顷刻间，朋友、亲戚所有人都逃离了这所房子，只有一个非洲女仆除外。暴徒破门而入，像怒涛一样涌了进来。他们大嚷大叫，诅咒着他们所憎恨的巴比信徒，将房子洗劫一空，所到之处大肆劫掠。

阿西叶·哈努姆得不到伊斯凡迪亚尔的帮助，因为当时

他不在，他正在城外料理一些家庭事务。在那位勇敢的留守仆人的帮助下，阿西叶·哈努姆抓过几件值钱的东西，抱起米尔扎·迈赫迪，让另外两个孩子紧随其后，以免他们再受到暴徒们的袭击。阿博都-巴哈后来叙述道：“他们向我们的房子扔了好多石头”，“整个院子里落满了石头……”<sup>12</sup>

13

如同他们闯进来时那样，这伙暴民又疯狂地涌到了外面，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一扫而空，整座房子变成了一堆破败、荒凉的废墟。

阿西叶·哈努姆带着孩子们匆忙离开了城里危险的中心区，跑进了大市场中阴暗的小巷里。在市场的尽头，他们不得不走出市场阴暗的遮蔽处，穿过另外一片拥挤的、险象环生的而且常被用来召开宗教会议的开阔地。安全通过这片危险区域后，阿西叶·哈努姆设法在桑格拉吉镇找了个地方，隐姓埋名地躲了起来。在巴哈欧拉的兄弟米尔扎·穆萨的帮助下，她在这里租了间小房子。

伊斯凡迪亚尔回到了被洗劫一空的房子，之后他设法找到了这一家人，尽管他这样做要冒着生命危险。因为沙阿想从伊斯凡迪亚尔的嘴里榨出曾在巴哈欧拉家里进行过集会的巴比信徒的姓名，所以他已经派人去街上寻找伊斯凡迪亚尔的下落了。伊斯凡迪亚尔相信上帝会指引自己的脚步，他毫不费力地穿过了街道。没有人认出他来，他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人。

孩子们见到他时，简直喜不自胜。<sup>13</sup>许多年后，在阿博都-巴哈的西行之旅中，他这样说到伊斯凡迪亚尔：

如果在这个世界上能找到一个完美的人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伊斯凡迪亚尔。他是爱的本

质，他闪耀着圣洁与完美的光辉，他光彩照人。  
尽管伊斯凡迪亚尔去世已经五十年了，可每当我想起他，我总会感动得流下泪水。<sup>14</sup>

14 这时，阿西叶·哈努姆得到一个亲戚的帮助，在关押着巴哈欧拉和其他巴比囚犯的西亚查尔监狱附近弄到了两个小房间。还是在这个亲戚的帮助下，她弄了些食物给巴哈欧拉。这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囚犯的家人不能把食物设法送到监狱里，囚犯就会饿死，而他们的尸体就会被随便丢弃在监狱门口。

阿西叶·哈努姆和她的孩子们寸步不离地躲在这两个小房间里，而就在他们房子周围的街上，巴比信徒们正受到追捕、拷打和杀害。

关于这段痛苦的日子，巴希叶·哈努姆给我们留下了这段栩栩如生的描述：

在那些恐怖的场景中，充满了暴徒的身影，他们在喧天的锣鼓声中大声咒骂，残忍施暴。

我清楚地记得那些可怕的声音，当时我们三个孩子紧紧地抱着母亲，而她连受害人是不是她深深爱慕的丈夫都无从知晓。她无法知晓自己的丈夫是否还活着，直到深夜或者大清早她决定冒险出去一趟，这对她自己和我们都是危险的，因为暴徒们连妇女和孩子都不会放过。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在黑暗中我和至纯圣枝，也就是我的小弟弟米尔扎·迈赫迪蜷缩在一起……他蜷缩在我瘦弱的臂弯里，我当时只有六

岁。我恐惧地战栗着，因为我知道一些正在发生的恐怖事件，也意识到他们甚至有可能已经抓住了我的母亲。

所以，我就等呀等，直到母亲回来。这时，也在躲避的米尔扎·穆萨叔叔会冒险前来，看母亲是否收集到了什么消息。

我的哥哥阿巴斯一般会同母亲一道去执行这些令人伤心的任务。<sup>15</sup>

迈伦·费尔普斯，这位早期为阿博都-巴哈作传的作家，把巴希叶·哈努姆讲述的一件事写进了他的书里，这件事说明了阿西叶·哈努姆在出去的时候要带上阿博都-巴哈的原因：

15

刚开始，我母亲去她姑妈家的时候会带上我；但是有一天我们回来得特别晚，看见阿巴斯·埃芬迪被一群男孩包围着，他们试图对他进行人身攻击。而他就像羽箭般笔直地站在他们中间——这个年龄和块头都最小的小家伙——坚定而镇静地命令他们不要碰他。奇怪的是，他们似乎真的就不敢动手了。自此以后，我母亲觉得把他留在家里不安全，母亲知道他那种无所畏惧的性格，他通常会在街上等待母亲回来，急切地盼望着能有父亲的消息，尽管当时他年龄还很小，可他却深深地依恋着父亲，当他走到街上的时候，他就会受到那些男孩的骚扰和折磨。因此母亲就把他带在身边……<sup>16</sup>

在深夜或者大清早，即便是在更为平常的时刻，冒险走进德黑兰都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因为每天晚上在太阳落山四个钟头后，这里就会吹响让所有店铺和街道关门闭户的号角。只有少数拥有特权的人有夜间通行口令，才可以被允许留在外面。城里有一群凶猛的狗，白天的时候它们卧在集市的盖顶上，到了晚上就会被放进集市里，守护店铺免遭抢劫。

阿西叶·哈努姆几乎没多少钱，也没多少食物。阿博都-巴哈叙述道：

……一天，我们几乎无法维持生计了，母亲让我去姑妈家，让她找几个小银币给我们……我去了，姑妈也倾尽全力地帮助了我们。她把一个五分的钱币裹在手帕里交给了我。在回家的路上，有人认出了我，喊道：“这里有个巴比。”于是，街上的孩子就开始追赶我。我躲进了一所房子的入口处……我在那里一直待到夜幕降临，当我走出去的时候，我马上又遭到那些孩子的追赶，他们不断地冲着我叫嚷，扔出石块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已经是精疲力竭了。母亲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人也瘫软了。<sup>17</sup>

16

巴哈欧拉在监狱里被关了四个月。与父亲的这次残酷分离，让阿博都-巴哈十分伤心，他要求把自己带到那个地牢里去。后来他回忆道：

他们让我同一位黑人仆人一起去监狱探望

天佑的巴哈欧拉。看守指了一下牢房，仆人把我扛在肩上走了进去。我看到了一个阴暗、险峭的地方。我们走进了一个狭小的入口，向下走了两个台阶，再往下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走到台阶中间的时候，我们忽然间听到了巴哈欧拉的天佑之音：“不要带祂来这里”，于是他们又把我带了上去。我们坐在外面，等着他们把囚犯们带出来。忽然他们把天佑美尊带出了地牢。祂同其他的几个人被锁链拴在了一起。那条锁链是那么的沉重！囚犯们要费很大的气力才能将锁链挪动。那场景真是令人悲伤，让人心碎。<sup>18</sup>

巴哈欧拉病得非常严重，几乎无法行走。祂的头发十分凌乱，脖子被无情的钢质项圈磨破了，肿胀不堪。在一条重得吓人的锁链的重压下，祂的身体深深地弯了下去。看到挚爱的父亲如此“面容憔悴，衣容不整，难负铁链之重”<sup>19</sup>，阿博都-巴哈稚嫩的心被刺痛了。震惊和悲痛涌上心头，祂一下子昏了过去，就被带走了。

在巴哈欧拉最终获释，来到家人所在的那两间小房子的时候，祂仍旧穿着囚服。大家都能看到钢质项圈紧勒祂的脖子的印记，而祂的双脚也久失照料，还留有笞跖刑的痕迹。他们无法护理巴哈欧拉。祂所需要的照料，远非这个狭小的住处所能提供。巴哈欧拉搬进了异母兄弟米尔扎·里达-戈利的房子，在这里，巴哈欧拉才得以为即将踏上的艰苦旅程积蓄一点儿力量，因为祂和家人将要被逐出波斯。

刚与巴哈欧拉团聚，这个家庭却又要遭受残酷的分离。他们不敢冒险带着年仅四岁、身体孱弱的米尔扎·迈赫迪一

同经历这次漫长的仲冬之旅。他们把米尔扎·迈赫迪留在了阿西叶·哈努姆的外婆家，在所有的亲戚当中，她是唯一一个敢出来与他们作最后的伤心道别的人。

这是阿博都-巴哈第一次离开家乡。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

## 第三章

# 流放与分离

在那个寒冷的冬天，一小队流放者离开了德黑兰，其中包括巴哈欧拉的两个妻子和他们的孩子们，巴哈欧拉的两个兄弟米尔扎·穆萨和米尔扎·穆罕默德-戈利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还有一些仆人。现在他们即将面对的是三个月令人精疲力竭的行程，在一片阴冷荒凉的地带中，他们要冒着严寒翻山越岭。对此，巴哈欧拉本人这样形容道：“冷得让人不能开口说话，无处不在的冰雪让人寸步难行。”<sup>20</sup>巴希叶·哈努姆后来讲述道：

18

父亲病得非常严重。祂的脖子被锁链磨破了，又痛又肿。我的母亲怀有身孕，难以适应这般艰苦，我们近来的考验和前途莫测令她担忧和烦恼……所有人都饱受着衣不蔽体的痛楚。哥哥穿得尤其单薄。祂骑着一匹马，脚、脚踝、手以及手腕由于常常暴露在严寒之中，所以都生了冻疮，肿胀不堪，祂非常痛苦。<sup>21</sup>

这次冻伤在阿博都-巴哈的余生中一直都影响着祂。

1853年4月，这些疲惫不堪的流放者到达了巴格达。巴希叶·哈努姆回忆道：



我们抵达了巴格达，状况非常悲惨，我们几乎身无分文……父亲仍然病得非常厉害；母亲及其他妇女的身体也都十分虚弱；小孩需要照料，而我们的办法有限，甚至无法获得常用的生活必需品……

总之，我们所经受的苦难，至少我们自己家庭的苦难，是难以形容的。但是，我们尽可能勇敢地挺过了这段时期。直到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偶尔收到从德黑兰汇来的钱……<sup>22</sup>

阿西叶·哈努姆有几件比较值钱的嫁妆侥幸逃过了抄家祸患。在离开德黑兰之前，她想办法把这几件嫁妆变卖了，将换来的钱汇到了巴格达，流放者用这些钱才置办了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

阿博都-巴哈离开德黑兰后依然身患肺结核。这是一种很严重的病，而且阿博都-巴哈这一路上还经历了严冬的折磨，就连医生都曾宣布他的病已经治不好了。令人惊奇的是，出乎医生的意料之外，到达巴格达后，他彻底痊愈了。

在巴格达第一年里的某个时间，阿博都-巴哈通过自己的灵性洞察力，领悟了发生在西亚查尔监狱的隐秘的意义。他只是个九岁的孩子，但是他却悟出了“新光辉”的缘故，用巴希叶·哈努姆的话来说，那仿佛给父亲裹上了“一件闪耀的袍衫”<sup>23</sup>。他认识到，巴哈欧拉的身份是一位上帝的显示者。尽管阿博都-巴哈当时还小，但他却跪在父亲的脚下，乞求父亲允许他在服务之路上献身。

对于这件事，圣辅哈桑·巴柳齐写道：

巴孛称，第一个相信上帝显示者的人就是前一个天启成就的精髓。阿博都-巴哈坚定不移地相信父亲的使命，因此，对于巴孛所推崇的种种美德而言，阿博都-巴哈是最为杰出的代表。<sup>24</sup>

阿博都-巴哈是一个颇具天赋和洞察力的孩子。他早就知道巴哈欧拉的异母兄弟米尔扎·叶海亚对巴哈欧拉深深的嫉妒，也知道赛义德·穆罕默德（在伊拉克的巴比信徒小群体中制造分裂的人）的满腹敌意。正是因为这两人心中的嫉妒之毒，巴哈欧拉在1854年4月突然离开巴格达，而且没有跟任何人提及自己要去哪里以及是否打算回来。于是在很长的时间里，阿博都-巴哈都处于深深的悲伤之中。

阿博都-巴哈在尚且年幼的时候已经历了残酷的迫害，饱受了颠沛流离和极度贫困的痛苦。但是，当挚爱的父亲陪他一同经历时，这些事情倒是可以承受的。而现在，在阿博都-巴哈已经完全认识到了父亲的使命时，父亲却突然离开，去向不明，这令阿博都-巴哈深感孤独。

米尔扎·叶海亚是阿博都-巴哈家最不受欢迎的暂住客人。因为他的存在，这家人经受了极大的磨难和考验。阿博都-巴哈的弟弟在襁褓中便离开了这个世界，米尔扎·叶海亚和赛义德·穆罕默德的阴谋又永无休止且持续扩大。在父亲离开期间，阿博都-巴哈担起了这个流亡家庭家长的责任。那些日子里强烈的孤独感和不安定感，以及第二次与父亲似乎遥遥无期的分离所带来的极度痛苦，都让阿博都-巴哈有了一种超出他年龄的成熟。阿博都-巴哈私下里曾告诉纳比勒，他感觉自己虽是孩子，却与大人无异。巴希叶·哈努姆后来回忆道：

我哥哥深深地依恋着父亲，而这种依恋仿佛随着他的成长而不断加深。在父亲离开之后，他变得十分沮丧。他常常独自走开，当人们找到他时，总是发现他在哭泣，而且他时常突感悲伤，谁都安慰不了他。他在这段时间里的主要活动，就是抄写并背记巴孛的书简。事实上，我哥哥的青少年时期从各个角度来说都是不同寻常的……骑马是他唯一喜好的消遣方式；因此，他的骑术也练就得很精湛……<sup>25</sup>

虽然阿博都-巴哈为父亲的离去感到悲伤孤独，但陪他们家一起移居于此的还有一些信徒，在他们的陪伴下，阿博都-巴哈很是冷静沉着。米尔扎·穆萨常常会带他去参加朋友的聚会，他的能言善辩和聪明机智令所有人感到惊奇。阿博都-巴哈在巴孛的著作中找到了力量和慰藉，这力量与慰藉一直支撑着他。

一年多的时间慢慢过去了。尽管阿西叶·哈努姆和米尔扎·穆萨全力打听消息，却没有任何结果。在许多个晚上，阿博都-巴哈都彻夜不眠地做着虔诚的祈祷。

巴希叶·哈努姆后来对布洛姆菲尔德夫人讲道：

父亲长久的离去令我哥哥十分悲伤，悲伤得令人怜悯。有一次，他整夜念着一段祷文，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父亲重新回到我们身边。

就在第二天，阿博都-巴哈和我们的叔叔米尔扎·穆萨偶然听到两个人在谈论一位非常好的人，这人在苏莱曼尼亚的荒野山区过着托钵僧的

生活。人们称他为“无名者”，他用他的爱深深地吸引着乡间的人们。于是他们立刻意识到，这一定就是我们的挚爱者。<sup>26</sup>

在阿博都-巴哈和米尔扎·穆萨的要求下，谢赫·苏丹和伐木工贾瓦德立刻起程前往该山区寻找这位托钵僧。 22

谢赫·苏丹是一位忠诚的巴比信徒，他是从塔希丽那里得知新信仰的。在巴格达无亲无故的他，告诉阿西叶·哈努姆和她的孩子们，他最想得到的就是能获准去寻找备受爱戴的巴哈欧拉，对他而言，这是至高无上的幸福；如果找不到巴哈欧拉，他是不会回来的。巴希叶·哈努姆讲述道：

但是，他非常贫穷，甚至连一头旅途中用的驴子都弄不到；除此之外，他的身体也并不是十分健壮，所以他不能步行。我们没有钱买驴子，除了一条我们所有人都在上面睡觉的毛毯之外，也没什么值钱的物件能够变卖。我们把毛毯卖了，用换来的钱给这位朋友买了一头驴子，他随即踏上了寻找之路。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了，可什么消息也没收到，我们陷入了极度的沮丧和失望之中。最终，在我们的朋友离开四个月 after，我们收到了他传来的一则消息，说他第二天就会带我父亲回来。家里的其他成员无法确定这则消息的真实性，但我哥哥看上去却激动万分。他仔细盘查了信差，变得异常兴奋。他对父亲的归来无比确信，但其他人却都不这么想。

然而，就在第二天晚上，父亲走进了家门。我们几乎快认不出祂来了：祂的胡须和头发很长，而且缠结在一起，从外表上看，祂真的就是一位托钵僧。我哥哥与父亲的相见是我所看到过的最动人、最伤感的场景。阿巴斯·埃芬迪跪在父亲面前，亲吻、拥抱着祂的双脚，哭泣着喊道：“为什么离开我们？为什么离开我们？”这位伟大而褴褛的托钵僧在儿子面前也不禁潸然泪下。这一幕真是沉重得难以言表！<sup>27</sup>

23

## 第四章

### “上帝的奥秘”

从库尔德斯坦返回后，巴哈欧拉开始了复兴巴比团体的任务，并为之注入新的活力。在祂离开期间，这个团体已经坠入无比堕落的深渊。阿博都-巴哈出席了父亲同巴比信徒们召开的大部分会议。除了这项很重要的任务之外，巴哈欧拉还要接待其他许多从巴格达乃至更远的地方慕名而来的人们。巴希叶·哈努姆讲述道：

24

在巴哈欧拉回家之后，祂在苏莱曼尼亚山区获得的名声传到了巴格达。不只是巴比信徒，许多非巴比信徒也来听祂讲道；还有许多仅仅出于好奇的人也前来拜见祂。在祂想要休息的时候，这些好奇的人却给祂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和困扰。面对这些事情，我哥哥站了出来。祂宣布要保护父亲不受这些事情的干扰……祂自己会先去见那些前来拜访的人。如果祂发现他们确实是虔诚的真理找寻者，才会把他们引见给父亲；否则祂是不允许这些人去见父亲的。<sup>28</sup>

25 有很多次，当人们前来拜访时，阿博都-巴哈便回答他们的问题，解决他们的困难。祂对于学术和神学概念有着很深的理解。在当地的清真寺里以及祂日常接触的博学的神学家中间，祂的洞察力和敏锐的思维以及谦逊、温和的举止为祂博得了广泛的赞誉。

随着巴哈欧拉的被捕和流放，阿博都-巴哈接受正规教育的日子也就一去不返了。在巴格达，祂再也没有去上学。刚到巴格达时，祂有时会从母亲那里学习一些课程，其他时候祂会跟米尔扎·穆萨学一些，偶尔也会从巴哈欧拉那里学点儿。有时候巴哈欧拉还会在上午和下午安排一位品格高尚、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伊玛目同阿博都-巴哈一起讨论学术问题。这个人名叫阿卜杜-萨拉姆·埃芬迪，他告诉巴哈欧拉：

我教书、学习已有三十余年，有时面对学生的问题，我还不得不从书中寻找答案。而你这个才华横溢的儿子却能给出一些在书中都从未有过的解释。<sup>29</sup>

纳比勒将巴哈欧拉给这位博学的伊玛目的解释记录如下：

至大圣枝的本质意指上帝的本质……至大圣枝能够毫不费力地理解科学问题，领悟其他人根本无法理解的现实问题；就像巴孛一样，祂虽然只练过几页纸，但是却能写出那般优美的书法；也没上过几天学，但是从祂内心涌现出来的神圣知识却非常渊博。同样，当至大圣枝一旦注意到

知识的某一方面时，祂就能立刻理解它，理解程度之深非任何才能出色的学者所能及。<sup>30</sup>

在阿博都-巴哈十几岁时，巴哈欧拉便开始把祂的这位长子称为“教长”，在巴格达的许多信徒中间，大家也普遍开始以这个称号来称呼阿博都-巴哈。刚刚踏上人生舞台，阿博都-巴哈便开始扮演巴哈欧拉的代表角色；有些人仅仅是出于无聊的好奇前来，要求与巴哈欧拉见面，祂要保护巴哈欧拉免受这些人的打扰。阿博都-巴哈的这个角色贯穿了巴哈欧拉的使命期。米尔扎·马哈茂德-卡沙尼是一位在巴格达为巴哈欧拉服务的信徒，并且在后来的流放生涯中也一直陪伴着巴哈欧拉，他讲述了下面这件发生在巴格达的事：

26

阿迦（教长）这个词是授予阿博都-巴哈的称号。在巴格达市郊有一座令人赏心悦目的花园，名叫瓦沙斯，那时巴哈欧拉会偶尔光顾。我记得有一天当祂在瓦沙斯花园时，听到有人把某几个人称为阿迦。祂马上以命令的口吻说：“谁是阿迦？阿迦只有一个，那就是至大圣枝！”<sup>31</sup>

阿博都-巴哈对巴哈欧拉的感情并不仅仅是儿子对父亲的敬爱。自从阿博都-巴哈把巴哈欧拉——这个巴孛为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的人——视为自己的主，祂使用自己的态度和所有行动证明了祂对巴哈欧拉无上的谦恭、尊敬和服从。

在这些年里，巴哈欧拉还授予了阿博都-巴哈“上帝的奥秘”的称号。在描述阿博都-巴哈作为巴哈伊圣约中心的角色时，阿迪卜·塔赫尔扎德写道：



视阿博都-巴哈为凡夫俗子，以为祂先不懈努力清除自身私欲而后才被巴哈欧拉指定为继任者，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巴哈欧拉信仰的接受者的信念恰恰与之相反。上帝创造阿博都-巴哈的唯一目的，就是使其成为这个时代上帝之启示的领受者。我们都不会知晓阿博都-巴哈的真正身份，因为祂是“上帝的奥秘”，这是巴哈欧拉赐予祂的称号。祂是巴哈欧拉赐予人类的无价的礼物。<sup>32</sup>

当阿博都-巴哈在巴格达长大成人后，祂开始承担起管理这个流亡大家庭的任务，包括一些例行工作和日常活动。祂要确保供给充足，并保证巴哈欧拉家庭的各项事务顺利进行。巴哈欧拉到达巴格达时，祂的两个妻子以及孩子们，两个忠诚的兄弟米尔扎·穆萨和米尔扎·穆罕默德-戈利，都随祂一同来到了这里。祂的异母兄弟米尔扎·叶海亚在他们前往巴格达的途中也加入了他们。在巴格达的这些年里，巴哈欧拉的第二位妻子马赫迪-乌利娅生下了几个男孩，最大的一个名叫穆罕默德-阿里。

在巴格达，巴哈欧拉又娶了第三位妻子，她的名字叫乔哈尔·哈努姆。此时的流亡家庭已经非常庞大。在这个以巴哈欧拉为家长的家庭中，家庭的血缘关系是将所有人联结起来的纽带。

大约在1860年，米尔扎·迈赫迪被带到了巴格达与家人重聚，这次团聚让阿博都-巴哈喜不自胜。巴哈欧拉的著作让米尔扎·迈赫迪的心灵如沐春风，此时的米尔扎·迈赫迪也将自己的全部时间用于服侍父亲和巴哈伊信徒们。

阿博都-巴哈十五六岁的时候，在一位很有修养、受过

良好教育的贵族阿里·肖卡特帕夏<sup>①</sup>的请求下，就先知穆罕默德的一则著名的圣训作了一篇评注。这则圣训是：“我是一座隐藏的宝藏，我热爱被人们了解，因此我创造了人来了解我。”这篇清楚的评注显示出了阿博都-巴哈非凡的智力，以及祂优雅而清晰地传达深奥概念的能力。

1862年，为答复巴孛的一位舅舅提出的问题，巴哈欧拉启示了《笃信经》，这是祂最为重要的神学著作。阿博都-巴哈誊写了这本书，而且祂的誊写手稿至今还保存着。从此之后，祂经常忙于誊写父亲的圣作。

尽管处于流放之中，但此时的巴哈欧拉和祂的家人还没有沦为囚犯。阿博都-巴哈还能够享受到骑马的乐趣，还可以到城外走走。祂后来回忆道：

在巴格达的时候，有一次，我应邀去一位贫穷的捡柴人的家里。巴格达的天气比叙利亚还要热，而那天又是非常炎热的一天，但我还是走了十二英里去了捡柴人的茅屋。然后他的妻子用一些玉米面给我做了一个小蛋糕，不过在有的时候给烤焦了，于是做出来的蛋糕便成了一个黑乎乎的硬块。可是那仍旧是我受到过的最好的招待！<sup>33</sup>

---

① Páshá，帕夏，敬语，相当于英国的“勋爵”。——编注

## 第五章

---

### 伟大之城——君士坦丁堡

29           1863年3月下旬，在巴格达、君士坦丁堡和德黑兰的巴哈欧拉的敌视者们的不断施压下，急于让流放者离其边境更远的沙阿政府，说服奥斯曼政府邀请巴哈欧拉搬到君士坦丁堡。巴格达的行政长官纳米克帕夏非常不情愿监督巴哈欧拉搬走，他不肯与巴哈欧拉见面，而是派了他的副手去执行奥斯曼首都的命令。阿博都-巴哈和米尔扎·穆萨遵照巴哈欧拉的指示拜访了纳米克帕夏，并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对于这段日子，阿博都-巴哈这样写道：

上帝的干预使他们（敌人们）的喜悦变成了无比的懊恼和颓废，以至于驻巴格达的波斯总领事对那些阴谋家的诡计遗憾之极。<sup>34</sup>

30           听到巴哈欧拉即将离开巴格达的消息后，祂的追随者以及巴格达市里的许多人都陷入了惊愕和悲伤之中。有很多人去巴哈欧拉家向祂表示敬意，这使得祂的家人都无法开始收拾行李。在阿博都-巴哈的安排下，巴哈欧拉搬到了里兹万花园，这样他们一家才得以为君士坦丁堡之行做准备。阿博

都-巴哈和弟弟们，与巴哈欧拉一起乘船渡过底格里斯河，前往里兹万花园。在抵达里兹万花园的第一天，巴哈欧拉宣布，祂本人就是巴孛所预言的要降临的人，祂就是所有宗教的应允者。当时，在场的有阿博都-巴哈及其他几个信徒。

许多年后，阿博都-巴哈的妻子穆尼丽·哈努姆与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分享了自己对教长早年生活的记忆。布洛姆菲尔德夫人转述道：

阿博都-巴哈天生就有一种罕见的接受能力，父亲对祂的教育进一步增强了这种能力。在光辉的憧憬中，祂看到了神圣启示为“正直之士”所知晓和领悟，而且它将改变世人的心灵……<sup>35</sup>

在新天启的奇迹中，这种洞察力让阿博都-巴哈获得了一种新的愉悦。

在流放者离开巴格达的时候，阿博都-巴哈十九岁了，用哈桑·巴柳齐的话说，阿博都-巴哈“英俊、高雅、机敏，热心于服务，面对固执的人祂很坚定，面对所有的人祂都很慷慨”。<sup>36</sup>

在去君士坦丁堡的三个月的行程中，阿博都-巴哈一有机会就会策马到父亲的驼轿旁。阿博都-巴哈在后来的作品中描述了吉纳卜-穆尼卜。他是一位热情而天赋禀异的年轻信徒，放弃了安逸舒适的生活，加入到了流放者的队伍中。“他高兴地丈量着自己在沙漠中走过的距离，日夜吟诵祷文，与上帝交心，呼唤着上帝”。

31 阿博都-巴哈继续追忆着那次愉快的旅程：

晚上，我俩会分别走在巴哈欧拉驼轿的两旁，心中的喜悦难以描述。在那些夜晚，他有时会吟诗，咏唱哈菲兹<sup>①</sup>的诗颂，其中有一首开头是这样的：“来吧，让我们撒下这玫瑰，让我们泼洒这美酒……”<sup>37</sup>

在巴希叶·哈努姆的记忆里，从巴哈欧拉在巴格达宣示时起，阿博都-巴哈就担当起了父亲的特殊随从、仆人以及保镖。巴希叶·哈努姆讲道：

在去君士坦丁堡的途中，祂日夜护卫着父亲……骑马跟随在父亲的马车旁边，并在父亲的帐篷周围警戒着。这样一来，阿博都-巴哈几乎睡不了多少觉，年轻的祂变得极度疲乏。祂骑的是一匹阿拉伯良马，这匹马野性十足、活力四射，没有人能够驾驭，但在我哥哥面前它却像羊羔一般温顺。为了能稍稍休息一会儿，祂采取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先快速骑行，与大队人马拉开很远的距离，然后下马并让马卧倒，枕在马的脖子上席地而睡。这样祂便能一直睡到队伍赶上来。在大家赶上祂的时候，祂的马会把祂弄醒，祂就又翻身上马，继续前行。<sup>38</sup>

对于这段行程的艰辛和压力，阿博都-巴哈本人给我们

---

① Háfiz，哈菲兹，设拉子人，是一位伟大的波斯诗人。——编注

留下了这样一段描述：

通常，我们在一天或者一夜可以走二十五至三十英里路。由于极度疲劳，所有人一到客栈便会立刻躺下睡去：大家筋疲力竭，甚至都动弹不得了。<sup>39</sup>

32

祂自己却很少休息，由于身担重任，祂要确保这一大队人马有必备的供给，三十六头驮畜有草料和水。这项任务可不清闲。在行程大约过半时，他们路过了一个离马尔丁省不远的饥荒区。阿博都-巴哈讲述道：

一到驿站，米尔扎·加法尔和我会骑着马为人和牲畜努力地寻找着食物、麦秆、大麦等等，我们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走遍了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的帐篷。我们经常会在外面待到午夜……简而言之，我们所到之处都很艰难，直至到达卡包特。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牲畜已经变得非常清瘦，步履维艰。但我们却不能给它们找到草料和大麦。<sup>40</sup>

在巴希叶·哈努姆的回忆中，这次行程对妇女和儿童来说尤为艰难。大多时候天气都很恶劣，许多日子里他们都没有像样的食物。她讲道：

有一回，在一次漫长而又寒冷的跋涉中，我的哥哥弄到了一些面包、大米，还有牛奶，父亲亲手把这些东西煮在了一起，加了一点糖，做成一种布丁后，分给了所有人。父亲是在那两年旅

居山区时学会做这种食物的，那时别人给祂什么祂就靠什么生活，祂有时候会给自己做这道菜，而这是祂现在唯一能吃到的暖和的食物。

这样的时刻是快乐的，但恐惧感却时刻伴随着我们，仿佛有一把利剑悬在我们头上。<sup>41</sup>

33 每当该起程赶往下一栈的时候，阿博都-巴哈总会清醒而又警觉地鼓励精疲力竭或者怯懦的人。祂留给了我们一段妙趣横生的描述，说的是他们的厨师阿迦·里达和米尔扎·马哈茂德-卡沙尼：

他们一刻也不休息。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他们便立刻忙着为这个近七十二人的队伍做饭。而在此之前的整个白天或者晚上，他们一直都在为天佑美尊的驼轿牵马，这也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在饭做好，一切就绪之后，睡觉的人会醒来，吃完饭后又接着睡。这时，他们俩又要清洗所有的盘子并把它们收拾好。等做完这些，他们已经疲倦不堪，甚至在坚硬的石头上都能睡着。

在行程中，当他们极度疲惫时，他们走着路都能睡着。我时不时看到他们中的某一位跳跃，蹦来蹦去的。我就知道他又睡着了，梦到正过一条很宽的溪流，所以就跳起来。

总之，从巴格达到萨姆森，他们以罕见的忠诚服务着。无人能有这份毅力来愉快地承担所有这些繁重的劳动。然而，由于受到（上帝精神的）激发，他们是带着至高的幸福来服务的。我

记得在清晨，当我们要起程前往下一家旅馆的时候，经常发现这两个人正在酣睡之中，我们会把他们摇醒，他们好难醒来。走在路上的时候，他们总是亲密地交谈着，吟颂着祷文。<sup>42</sup>



## 第六章

---



### 在君士坦丁堡和阿德里安堡

34           1863年8月中旬，流放者抵达了奥斯曼首都。巴希叶·哈努姆回忆道：

到达君士坦丁堡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自己成了囚犯，我们被关进了一个小房子里，男的关在下层，女的关在上层。父亲和家人只分到了两个房间。天气非常寒冷、潮湿，我们既不能生火，也没有像样的衣物。由于房间里面挤满了人，空气十分浑浊。我们请求住到好一点的地方去，于是便住进了另外一所房子，某种程度上讲也算是有所改善。<sup>43</sup>

巴哈欧拉曾受到了礼貌的邀请，从巴格达搬到了君士坦丁堡。但德黑兰方面的压力，以及驻君士坦丁堡的波斯大使的种种阴谋，只让巴哈欧拉在奥斯曼首都做短暂的停留。同年12月，祂被强令离开这座城市。祂后来写道：“……以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轻蔑，他们把我们赶走了。”<sup>44</sup>

巴希叶·哈努姆回忆道：

在我们动身前，有人威胁说要把我们分开，即把天佑美尊送到一个地方，把祂的家人送到另一个地方，把祂的追随者送到其他地方。这让我们心中充满了恐惧，在整个行程中乃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恐惧都挥之不去，一直折磨着我们。对这件事或者对父亲可能被处死的恐惧是我们最大的考验——一种对未知危险的极度恐惧感时刻笼罩着我们。这段时间过后，像这样的威胁还是屡见不鲜。要不是这些威胁，我们会更加顺从地承受磨难，但是这些威胁总是让我们疑虑不安。<sup>45</sup>

流放者接到立刻动身前往阿德里安堡的命令。对于这座城市，巴哈欧拉写道：“到这个地方的人都是些叛君之徒。”<sup>46</sup>巴哈欧拉让阿博都-巴哈和米尔扎·穆萨接待下驱逐令的官员。大家为起程做着仓促的准备。阿博都-巴哈再一次担起了督导这些准备工作的责任。

时值仲冬，流放者的队伍被迫踏上了为期十二天的行程，在冰雪和刺骨的寒风中赶赴遥远的阿德里安堡——今称埃迪尔内的地方。在那个异常严酷的冬天，大家一路上吃不饱，穿不暖，没有住的地方，真是饱受磨难！

巴希叶·哈努姆回忆道：“阿德里安堡之行尽管只有短短九天，却是我们经历过的最可怕的旅程……抵达阿德里安堡的时候我们都病倒了，即使是年轻人、体格健壮的人也一样。在这次旅程中，我哥哥又一次把脚给冻伤了。”<sup>47</sup>

抵达阿德里安堡后，整队人最初都被塞进了一家条件极为恶劣的客栈。巴希叶·哈努姆后来这样叙述道：

我们一家十一口被安置在城外一座房子的三个房间里……那里就像监狱一样，毫无舒适可言，而且房子还被一队士兵包围着。发下来的那点监狱饭食是我们仅有的食物，根本不适合孩子和病人吃。

我们在那个冬天里饱受严寒、饥饿的折磨，而最折磨人的是房子里成群结队的寄生虫。即便在白天，它们都让人感到恐怖，晚上就更不用说了。忍无可忍无法入睡的时候，哥哥就会点上一盏灯（可以稍微震慑一下寄生虫），他还会唱歌，说笑，好让家人的精神振作起来。

到了春天，在天佑美尊向行政长官申请后，我们搬到了城里稍微舒适些的住处。<sup>48</sup>

在那几个月的行程、动荡与困窘中，阿博都-巴哈都毫不厌倦地服务着。他得料理巴哈欧拉的家务，还得照顾其他流放者，肩头的担子逐渐变重了。

在阿德里安堡，在野心勃勃的赛义德·穆罕默德的煽动下，米尔扎·叶海亚泛滥的嫉妒之情达到了顶峰。米尔扎·叶海亚决定谋杀巴哈欧拉。他在巴哈欧拉及其家人取水的井里投毒。尽管他把大家都弄病了，但是没有人因此丧命。紧接着米尔扎·叶海亚邀请异母兄弟巴哈欧拉喝茶，并在杯子里下了毒。巴哈欧拉因此重病不起，几乎要撒手人寰。整整一个月里，他都病得十分严重。在他的余生里，这次中毒的后遗症一直影响着他。虽然阿博都-巴哈对父亲是如此之亲，他也愿意为保护父亲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但他却

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地忍受着。

第二次谋杀未遂后，米尔扎·叶海亚又去讨好流亡队伍里的理发师乌斯塔德·穆罕默德-阿里-萨尔马尼。他暗示乌斯塔德·穆罕默德，巴哈欧拉常去浴室，可在浴室伺机将其杀死。听了这个阴谋，乌斯塔德·穆罕默德大惊失色，他直接把这件事告诉了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强烈建议他不要声张，但是心神错乱的乌斯塔德·穆罕默德根本听不进去。没过多久，所有的流放者就都知道了。一场巨大的骚动开始了。面对质疑，米尔扎·叶海亚拒绝承认自己有伤害巴哈欧拉的企图，并且指责是乌斯塔德·穆罕默德自己怀有杀心。巴哈欧拉要求米尔扎·叶海亚承认他是巴孛所预言的应允者，而米尔扎·叶海亚却自称应允者。

37

这些事情让巴哈欧拉痛苦不堪。祂悲叹道：“经过多少岁月，我用慈爱之手培养成人的他，今天却要结束我的生命。”<sup>49</sup>

巴哈欧拉知道流放者必须在自己和米尔扎·叶海亚之间做出选择。祂知道若这内部的不和继续下去的话，就会毁掉尚在襁褓之中的信仰，而巴孛和祂的同伴们用生命换来的一切也会付诸东流。因此，祂独自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而且建议那些伤心的同伴避免所有的争端，要祈祷，要相信上帝。

赛义德·穆罕默德和米尔扎·叶海亚恰恰相反，他们扩大了针对巴哈欧拉的阴谋，广泛地散布更多具有破坏性的谣言。在这些阴谋中，新帮凶阿迦·詹·比格-卡吉-库拉帮助他们，这人是一名前土耳其炮兵长官。他们三个做了诸多为人所不齿的冒险尝试，其中之一便是给刚刚就任阿德里安堡行政长官的胡尔希德帕夏写诽谤信。

这一举动很快为行政长官所驳回，因为他虽然刚到此地，但对巴哈欧拉的为人和声誉早有耳闻。这些信使他非常困惑，他便让巴哈欧拉本人予以澄清。

38 巴哈欧拉明白事情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于是，祂采取了一个严厉的举措，祂跟祂的异母兄弟断绝了关系，并且要求祂所有忠实的信徒都这样做。

今天，我们很多人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多么严厉的举措。在十九世纪的波斯社会，家族里忠诚的纽带在其他一切纽带中居于首位。在一个普遍贫穷、几乎无正义可言的社会中，这些巨大的波斯家族给一个人提供的不仅是最基本的身份，而且还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物质支撑网络，这种支撑网是建立在彼此的信任和忠诚之上的，经常被称作“面包和盐的纽带”。如果在波斯国内尚且如此，那对于一个在外流放的、客居异国的波斯贵族家庭而言，就更是如此了。

在巴哈欧拉的亲属中，米尔扎·叶海亚并不是唯一一个在信徒中制造混乱和分裂的人。巴哈欧拉的儿子，阿博都-巴哈的异母弟弟穆罕默德-阿里也给他的父亲增添了痛楚。阿迪卜·塔赫尔扎德告诉我们：

巴哈欧拉在穆罕默德-阿里童年时赋予了他言辞的力量，他的能言善辩在成年后变得尤为明显。但他并没有用这项惠赐来弘扬上帝的圣道，而是踏上了一条加速自我堕落的道路。十几岁时，在阿德里安堡，他用阿拉伯语写了一系列文章，在没有得到父亲的允许的情况下就在一些波斯巴哈伊之间传阅，还说这些文章是上帝的经文，是上帝启示给他的。他暗示信徒们说，在神

圣天启中，他与巴哈欧拉是伙伴关系。在加兹温，有些信徒受了他的影响，被他拉拢了去。这在加兹温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并且导致了一些信徒之间的分裂。加兹温已经因为诸多不同的巴比派别的存在而声名狼藉了，而且一些米尔扎·叶海亚的追随者还在这里散播针对巴哈欧拉追随者的谣言。

39

现在，在这些派别冲突中，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又自称上帝经文的启示者，这就使局面更加混乱了……

这种荒谬的宣称，这种个人野心的显露，激起了巴哈欧拉的愤怒，祂强烈地谴责了他，并亲手将其严惩……<sup>50</sup>

## 第七章



### “这神圣之枝”

40 嫉妒和背叛的毒疮被从家族中痛苦地切除以后，阿博都-巴哈继续在公众的注视下扮演着巴哈欧拉的代表角色。有一次，胡尔希德帕夏出席了一个集会，参加这次集会的都是城里最有名的神学家，而当时的阿博都-巴哈，用守基·阿芬第的话来说，“简短而令人惊讶地解析了一个困扰着与会者的复杂问题”<sup>51</sup>。当时在集会上，行政长官热情洋溢地赞扬了年轻的阿博都-巴哈。胡尔希德帕夏深受触动，守基·阿芬第记述道：“从此之后，他几乎不能接受在这样的集会上没有阿博都-巴哈”。<sup>52</sup>

同样是在阿德里安堡的这些年里，米尔扎·叶海亚的追随者谢赫·艾哈迈德·鲁希由于一直强烈反对信仰，被巴哈欧拉称为“邪恶的预兆”。他在布道坛上说，倘若巴哈欧拉没有其他证据来证明祂不同寻常的力量，那么，培养了阿博都-巴哈这样一个儿子的事实便足以为证了。

阿博都-巴哈已经承担了许多职责，来减轻巴哈欧拉的负担，除了这些，祂这时又开始帮助从波斯来的一心要拜见巴哈欧拉的朝圣者。

在阿德里安堡的最后几年里，在大分裂发生之后，巴哈欧拉连续不断地启示了宏伟壮丽、动人心弦的书简，向世界列王、统治者以及民众宣布了祂的使命，并为祂的追随者阐明了教义。

关于这次丰沛的启示，巴哈欧拉声明道：“我以上帝之名起誓！那些日子里的启示相当于以前所有先知的启示！”<sup>53</sup>

一位在场的人记述道：

每日每夜，神圣经文如雨水般倾泻而下，多得不可能将它们全都记录下来。巴哈欧拉一边口授，米尔扎·阿迦一边写，同时至大圣枝也不断地将它们誊写下来，一刻都不能停。<sup>5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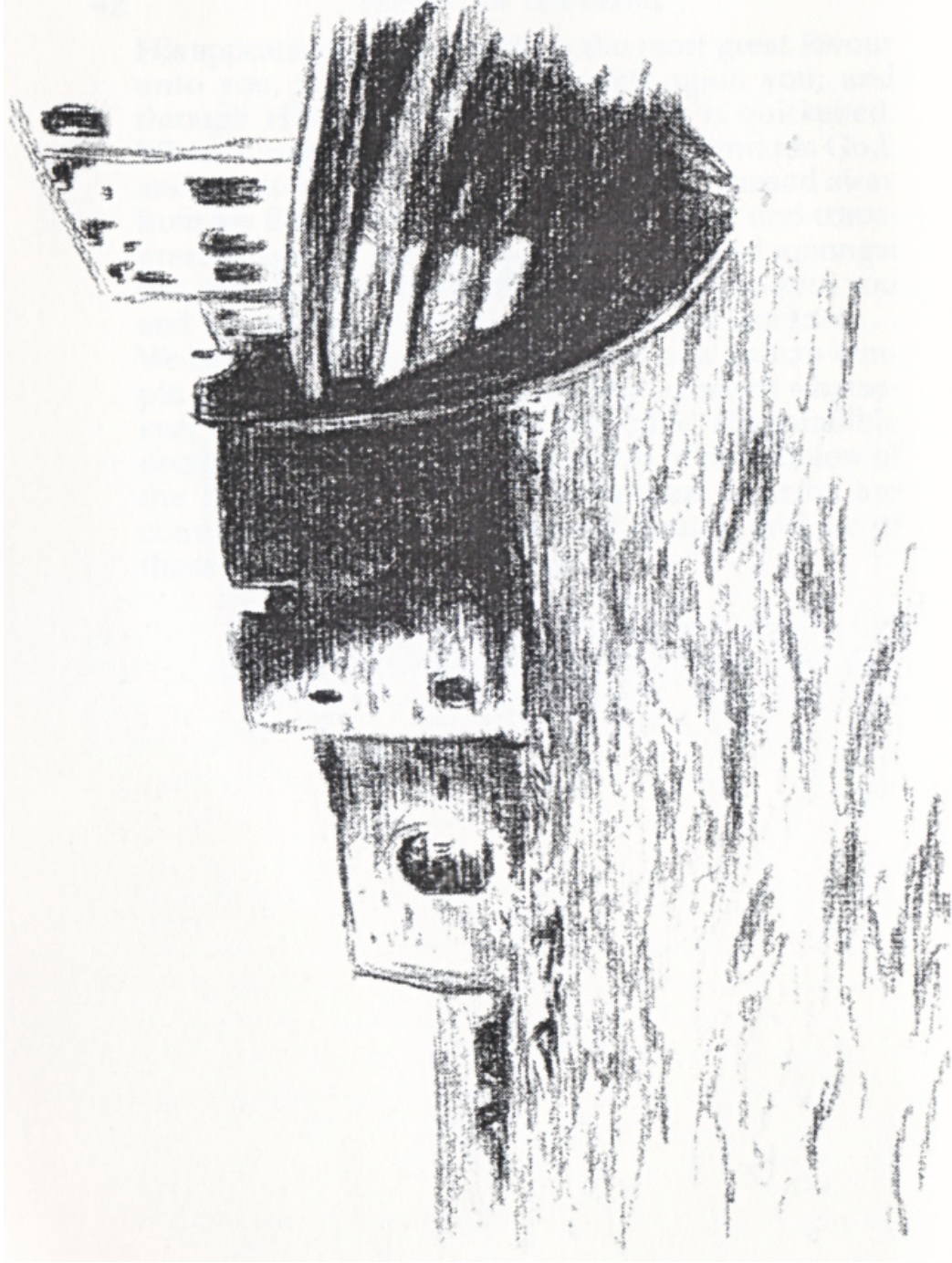
在这些书简中，有一篇是《古森书简》，即《圣枝书简》，是写给米尔扎·阿迦-里达的。他是呼罗珊省的维齐，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官员，也是新天启的信徒。在《古森书简》中，巴哈欧拉是这样间接提到祂的长子阿博都-巴哈及其注定之独特地位的：

此神圣而荣耀者、此圣枝乃出自终点圣树；  
凡寻求其庇护、委身其福荫者，必得善果。确然，上帝律法之枝杈已自固植于祂遗愿之土的本圣根长出，其分枝已被授予如此崇高地位，足以统摄整个受造界。故而，赞美祂吧，因该天工之为如此伟大、如此福佑、如此强能、如此崇高……一个词语已由至伟书简降示，作为我的仁慈标志，上帝以其自身真质将它装饰，令它统御



尘世及其一切，成为祂的伟大及威能在子民中的标识……世人啊，为祂的现身而感激上帝吧，因祂确乃赐予你们的至大宠爱及至善恩典，经由祂，每具朽骨得以重生。转向祂，便是转向上帝；背离祂，便是背离我的圣美，便是否认我的证据，便是违抗我。祂是你们当中上帝的信托者，是你们当中上帝使命的肩负者，是上帝在你们当中的显现，是上帝对其眷顾之仆人的莅临……我已令祂以人形降世。上帝至圣至仁，祂藉神圣不可侵犯及绝对无误之谕令订立其意愿。凡背离圣枝之庇荫者，必沦落谬误之荒野，必被俗世欲望之火吞噬，必确凿无疑地消亡。<sup>55</sup>

**II**  
1868—1892



阿卡的海路大门

## 第八章

### 阿卡之旅

1868年初，巴哈欧拉的敌人们对流放者日渐高涨的声望有所警觉，他们加倍努力要让巴哈欧拉离开这个城市。在阿德里安堡，这时的巴哈欧拉已经是一位备受尊敬的人物了。作为巴哈欧拉的代表，阿博都-巴哈经常应邀去行政长官的宅邸拜访。前来朝圣的人不断增多。土耳其外交大臣福阿德帕夏，在一次阿德里安堡之行后，给君士坦丁堡方面打了一份报告，其中夸大了流放者群体的规模 and 影响力。

45

君士坦丁堡当局对此深感不安。这可不是他们计划中的流放所应有的效果。阿扎利们，也就是米尔扎·叶海亚的追随者们，写信诋毁巴哈欧拉并指控祂与国外势力勾结，此时，这些诽谤信找到了生长的沃土。

7月下旬，在波斯大使哈吉·米尔扎·侯赛因汗的不断敦促下，两位奥斯曼大臣阿里帕夏和福阿德帕夏就再逐流放者一事获得了苏丹的同意。巴哈欧拉要被流放到遥远的监狱之城阿卡，并且要被终身囚禁于阿卡的高墙之内。与祂一起的还有另外五个人，即祂的两个忠诚的兄弟，一位信徒，以及米尔扎·叶海亚的主要同谋赛义德·穆罕默德和阿

迦·詹·比格。

46 行政长官胡尔希德帕夏接到了国王的命令。国王要求他立刻将命令的内容告知巴哈欧拉。胡尔希德帕夏十分难过，他拜见了巴哈欧拉，并表达了对这道命令的愤恨之情。他阻止再度流放的全部努力都白费了。对此他深感惭愧，又觉得强加在自己肩上的这项任务极不公正，于是他告了假，让自己的副官，也就是书记官监督流放者起程。

巴希叶·哈努姆讲道，这个新的危险如同飓风一般骤然袭来。

有一天，我们正坐在家中，只听见外面传来了很不和谐的喧嚣声，声音极大，不绝于耳。我们在想是什么事情引起了这样的骚动。我们从窗户往外一看，才发现我们被许多士兵包围了。<sup>56</sup>

在这座城市里开商店的或者做生意的巴比信徒被集中到了赛拉耶（政府办公室）。他们在那里接受审问，被通知他们所有的财产会在第二天被拍卖，而他们必须立即准备离开。巴哈欧拉也接到通知，他和家人以及十二位同伴必须马上离开这座城市。

巴哈欧拉拒绝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离开。他的管家在城里欠下了一大笔债，如果被囚禁于君士坦丁堡的追随者不能获释，这笔债就无法偿还。只有将他们释放，他们才可以把巴哈欧拉获赠的几匹值钱的马卖掉。巴哈欧拉宣布，只有还清了所有的债务，他才会准备上路。

47 第一个晚上，巴哈欧拉和家人没有食物。连续八天，都有士兵昼夜看守。每一天都有官员与阿博都-巴哈在外面的

房间里会面。几位外国领事主动提出要向奥斯曼当局交涉。巴哈欧拉拒绝了他们的提议，但他们继续前来与阿博都-巴哈见面，毫不理会把守在这里的士兵。

巴哈欧拉劝告刚来的朝圣者与流放者保持距离，以免他们也被流放到某个未知的地方。对于那段日子里的骚动和混乱，以及信徒们的忧虑，巴哈欧拉家里的厨师侯赛因-阿什奇生动地描述到：

被巴哈欧拉劝告自觉疏远的人中有一对兄弟，哈吉·加法尔-大不里士和卡尔巴拉·塔基……他们来到阿德里安堡就是为了见巴哈欧拉。他们两个非常勇敢，身材高大、热情洋溢、富有激情……哈吉·加法尔暗下决心，他宁死也不愿离开他的主。他携带剃刀来到这所房子的外室，那里挤满了军官和政府官员。他把头伸到了一扇临街的窗户外，割开了自己的喉咙。<sup>57</sup>

哈吉·加法尔没能切断自己的颈动脉，但是他骇人的叫喊声惊动了房间里的人。大家把他从窗户里拖了回来，正如侯赛因-阿什奇所讲述的：

他们立刻叫来了阿博都-巴哈。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吓坏了。当时我来外室清点人数，以便为每个人准备晚饭。至大圣叶正在厨房里等我报告人数。但是当我看到哈吉·加法尔鲜血直流，踉踉跄跄地到处乱走时，我被吓得动弹不得……士兵们告诉哈吉·加法尔，医生正赶来医治他。尽管他无法说话，但他却用手势清楚地告

诉他们，即使医生能把他的伤口缝合，他也会再次割喉……

由于我没有回厨房，至大圣叶就派米尔扎·穆斯塔法的遗孀来叫我。但是当她看到哈吉·加法尔时，这可怕的一幕使她昏倒在地。厨房那边又派来了一位信奉基督的女仆来探个究竟。这位女仆也昏厥过去，倒在了米尔扎·穆斯塔法的遗孀旁边！

与此同时，阿博都-巴哈派我到内室去取祂的衣服，祂好给哈吉·加法尔换上……

在哈吉·加法尔这边，阿博都-巴哈劝他到时要与医生配合，并向他保证让他加入巴哈欧拉的行列。<sup>58</sup>

巴哈欧拉推迟起程的请求和还债条件都得到了允许。关于流放者离开阿德里安堡的情景，侯赛因-阿什奇留有生动的描述：

接下来我们开始为行程做准备，亲友离别的痛苦在城中弥漫开来。因为要同他们挚爱的巴哈欧拉离别，许多人的灵魂在经受分离之火的焚烧。他们的心都哭碎了，因为要离祂如此之远……所有的家具都被以很低的价格拍卖了。我们花了八天时间把一切准备就绪。然后他们为我们带来了五十辆马车。许多人围着马车哭泣着，悲痛不已，其中有穆斯林、基督徒、犹太教信徒……伤心的场景比巴哈欧拉离开巴格达时更令

人心碎……巴哈欧拉安慰了所有人并向他们作最后的道别……在盖利博卢，我们把所有的随身物品存放在一家客栈，我们自己则住进了一所房子里。巴哈欧拉、神圣之家以及妇女住在楼上，我们其他人则住在楼下。<sup>59</sup>

在盖利博卢，所有人在疑虑中等待了三天，对即将到来的分离和分散流放的恐惧感到十分痛苦。随后，他们最恐惧的事情要发生了。他们得到消息说，他们确实会被分开。巴哈欧拉和祂忠诚的兄弟要前往阿卡，米尔扎·叶海亚要去塞浦路斯，其他人则要到君士坦丁堡。巴哈欧拉坚持要求所有人留在一起。在随行的奥斯曼官员的帮助下，再加上阿博都-巴哈的努力，这道命令得到了改变。巴希叶·哈努姆后来回忆道：

最终我哥哥用祂雄辩的论证和坚强的意志力，又一次成功地得到了君士坦丁堡政府的特许，我们得以继续待在一起。<sup>60</sup>

他们都登上了一艘拥挤的奥地利-劳埃德号汽船，前往亚历山大。巴希叶·哈努姆讲述道：

在当时那种匆忙、忧虑和未知的状态中，我们忽略了为航行准备食物，但是一位上了岁数的仆人在赶往汽船的路上忽然想到，大家没准备什么食物，于是他就买了一箱面包。这一箱面包，再加上汽船上给犯人定量配给的难以下咽的牢饭，是我们五天的行程仅有的食物……<sup>61</sup>



有一位信徒在阿德里安堡的时候就病倒了。他的名字叫吉纳卜-穆尼卜，在离开巴格达的途中，他曾与阿博都-巴哈分别走在巴哈欧拉驼轿两侧。阿博都-巴哈告诉我们，  
50 “吉纳卜-穆尼卜是一个很好的小伙子，相貌英俊、彬彬有礼、充满魅力……聪明且洞察力强；笃信上帝；是上帝之爱的一束火焰”；“忠实、谦虚、认真；对信仰和确信之道的坚定，无人能及”。<sup>62</sup>但是，由于身患重病，他十分虚弱，令人怜悯。

阿博都-巴哈讲述道：

他仍然不同意留在阿德里安堡接受治疗……我们一路同行到海边。此时的他非常虚弱，三个人才把他抬到了船上。上船后，他的情况立即恶化了，船长坚持让我们把他抬下船，但是由于我们不断地恳求，船长才忍耐到我们抵达士麦那。

……我们把吉纳卜-穆尼卜抬到了医院，但是工作人员只给了我们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让他躺在床上，把他的头靠在枕头上，而且拥抱、亲吻了他很多次。之后，他们便强行让我们离开了。我们当时的感受可想而知。<sup>63</sup>

他们悲痛地回到了汽船上。在亚历山大港，整队人被转到了另外一艘更小的船上，将经塞得港和雅法港前往海法。巴希叶·哈努姆讲述道：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听到了要把我们分离的传言。所有人都惊恐万分，于是没有人愿意下船去购买食物，以免遭到回船的禁阻。我们只能弄

到一些葡萄和矿泉水。

此时我们带来的那点面包已腐败变质；而且，由于饥饿、恐惧和悲伤，我们几乎失去了思考能力。<sup>64</sup>

在这艘小船上，条件差得难以形容，我们七十二人挤在一起，在恐惧中度过了十一天。押送我们的是十个士兵和两个官员。

51

船上的气味十分糟糕，我们大部分人都病得很重。<sup>65</sup>

船上没有躺卧之处……

食物的匮乏使得我们的健康状况堪忧。<sup>66</sup>

1868年8月31日清晨，他们的小船停在了海法。分离的传言和恐惧一路相随。终于，这个时刻到来了。

阿卜杜勒-加法尔是一位来自伊斯法罕的信徒，他是巴哈欧拉四位忠实的追随者之一，被判与米尔扎·叶海亚一同到塞浦路斯。阿博都-巴哈告诉我们：

他是一个颇具洞察力的人，他于从商期间已在小亚细亚旅行多年……

在从伊拉克前往伟大之城君士坦丁堡的途中，阿卜杜勒-加法尔都是一位和善可亲的亲密伙伴。他为所有人担任口译员，因为他的土耳其语说得非常好，而其他人都不会说……在“伟大之城”中，他依然是大家的伙伴和朋友。在阿德里安堡也是如此，作为犯人之一，他也同我们

一起到了海法。

在这里，我们的压迫者决定把他送到塞浦路斯。他非常惊恐，呼喊寻求帮助，因为他渴望与我们一起待在至大监狱。当他们强行把他抓回去的时候，他从船上很高的地方跳到了海里。<sup>67</sup>

52 巴哈欧拉刚迈上去码头的小船，阿卜杜勒-加法尔就喊着“呀巴哈乌-拉卜哈”纵身跳进了海里。士兵把他从水里拖上来。他艰难地醒了过来，巴哈欧拉安慰了他。后来，巴希叶·哈努姆回顾了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对所有流放者的鼓舞。

巴哈欧拉温和地问阿卜杜勒-加法尔，“你为什么要跳进海里呢？”“你是想要为鱼儿们准备一道盛宴吗？”<sup>68</sup>

之后，士兵把阿卜杜勒-加法尔当做囚犯关在了船上，“很残暴地将他控制住，并强行把他带去了塞浦路斯”。<sup>69</sup>

这时，流放队伍中的妇女已经极度虚弱，她们不得不坐在椅子上被人抬到海法的岸上。后来，她们所有人被留在码头边等了几个钟头之后，才踏上了最后的行程。

巴希叶·哈努姆回忆道：

七月的酷热令人难以忍受，我们坐上了一艘帆船。没有一丝风，也没有任何东西遮挡灼人的阳光，我们在极度痛苦中度过了八个小时，才抵达了行程的终点阿卡。<sup>70</sup>

阿卡没有码头，也没有任何登陆设施。男人们被迫蹚着水上岸。当局本来打算让妇女毫无礼数地由男人背着上岸。但是，正如巴希叶·哈努姆所讲述的：

哥哥不愿意那样做并表示抗议。他是第一批上岸的人之一，他弄到了一把椅子，让妇女们挨个坐在椅子上，在另外一个信徒的帮助下，他把她们运上了岸。<sup>71</sup>

## 第九章



### 在荒芜之城

53 精疲力竭的流放者一到监狱之城便遭到嘲笑和咒骂。当局在市民中间大肆散布谣言，说这些波斯囚徒十分危险，是最邪恶的罪犯，是卑鄙的叛徒。最糟糕的是，他们说流放者是异教徒，是伊斯兰教的破坏者，只配受到憎恨和鄙视。

巴希叶·哈努姆回忆道：

我们全都进入兵营后，沉重的大门便在我们面前关上，并被插上了巨大的铁门闩。这个地方条件恶劣，我无法形容这里的污秽和恶臭。我们被领进了一间屋子，里面的泥几乎没过了我们的脚踝。潮湿沉闷的空气掺和着士兵粪便的味道，散发出令人恐怖的臭气。<sup>72</sup>

第一天晚上，囚犯们没有得到一丁点食物和水。在夏日的闷热中，身处这些不透气的房间，他们全都口渴难耐。大一点的孩子由于饥渴而叫喊着，他们无法入睡，也无法平静。哺乳的妇女由于自己也是又饥又渴，所以也就没有奶水给婴儿。

阿博都-巴哈为孩子们央求了士兵很多次，大概在午夜时分，他终于给阿卡的行政长官送去了一封信。

巴希叶·哈努姆讲述道：

后来他们给我们送来了一点水，和一些熟米饭；但是米饭里满是沙砾，而且气味极其难闻，只有最强健的胃才能受得了……后来，有人在行李中发现了一些从盖利博卢带来的面包和一点糖。我们用这些为当时病得十分严重的天佑美尊做了一道菜。我们把菜端到祂面前，祂说：“我要求你们把它拿给孩子们。”于是我们就给了孩子们，然后他们便稍微安静了一些。

第二天早上，情形没有任何改善……<sup>73</sup>

阿博都-巴哈住进了监狱底层的一个房间，这里之前是停尸房。房里潮湿的空气严重危害了祂的健康，祂的余生都受其害。

在他们抵达阿卡三天后，苏丹判处巴哈欧拉终身监禁的命令在清真寺被大声宣读。流放者被称为腐蚀人们道德的罪犯。按照苏丹的命令，要把他们关在监狱里，而且不允许他们与任何人联系。

到达阿卡后仅仅几天，行政长官就来监狱视察。阿博都-巴哈和几位信徒与他见了面。行政长官言语傲慢无礼，威胁说如果有人逃跑，他就会断了信徒们仅有的面包供给。年轻的侯赛因-阿什奇不能忍受其恶言恶语，便很不礼貌地反驳了他。阿博都-巴哈当着行政长官的面扇了侯赛因-阿什奇一记耳光，并命令他回到自己的房间。这时，行政长官

开始注意到这个团体中是有一位领导的，或许，这些人绝不是寻常的囚犯。此后不久，当局不再向流放者分发标准的监狱配给黑面包，而是给了他们一小笔钱，并允许他们中的几个人每天在严格的监视下到城里为大家买食物。

阿迪卜·塔赫尔扎德讲述道：

行政长官传唤他，宣读布告的内容。听到要将他们终身监禁，阿博都-巴哈回应说，布告所言既无意义也无法理基础。听到这话，行政长官生气地说，这是苏丹颁布的法令，怎么能说是无意义的呢。阿博都-巴哈重申了他的看法，解释道，将他们的监禁说成终身的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是短暂的一瞬间，无论死活，被囚禁的人迟早都会离开这监狱。阿博都-巴哈的话使行政长官及其手下对他肃然起敬，他们变得和气起来。<sup>74</sup>

兵营里的士兵贪婪无情，因为他们不得不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他们的感知力也因无奈的工作环境而变得迟钝。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给新来的犯人带上锁链。几十年后，阿博都-巴哈在美国说起那些士兵是如何用锁链把他拴起来的，  
56 是如何绕着他的脚踝和膝盖套上钢圈的。当士兵们正在做这些事的时候，阿博都-巴哈又唱又笑。士兵们大为震惊，对他说道：

“怎么啦，你怎么还又唱又笑的？犯人们被这样锁起来的时候，他们一般都会喊叫、哭泣和悲叹。”阿博都-巴哈答道：“我欢喜是因为你们正在为我做一件大好事；这让我

十分高兴。很久以来，我就想知道戴锁链的犯人有何感受，想体验一下其他人已经历的事情。现在，我对此已有体味了；而且你们也教会了我，让我知道了它是什么样子的。你们已经给了我这个机会。所以我歌唱，我高兴不已。我非常感谢你们。”<sup>75</sup>

阿卡的确是一个令人很不愉快的地方，巴哈欧拉这样写道：它是“世界上最荒芜的城市”，“有着最丑陋的样子，最可恶的气候，以及最污浊的水。”<sup>76</sup>

城墙以内没有水源。这里没有公共卫生设施，疾病肆虐。街巷弯曲而狭窄，杂乱无章，一丝阳光都透不进来，肮脏、潮湿、寄生虫横行。大多数阿卡人无知，且充满偏见。他们食不果腹，住得很差，大半生都病殃殃的。这里几乎寸草不生。阿博都-巴哈后来回忆道：“城墙内种了几棵树”，“猫头鹰在枝头上，在城垛上整夜鸣叫着。”<sup>77</sup>

秋季来临，这个季节的阿卡酷热难耐。他们在监狱潮湿的地面上挤作一团。监狱污秽不堪，食物匮乏，卫生状况恶劣，新鲜空气稀少，身体得不到锻炼，囚犯们不得不忍受这些恶劣环境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几乎所有的流放者都因为各种热病、疟疾、痢疾而病倒了。阿博都-巴哈、米尔扎·穆萨和另外一个名叫阿迦·里达-甘纳德的信徒尽力地护理着他们，给他们喂饭、清洗，一直看护着他们。十个看守也病了九个。任何医生都不准进入监狱，他们也没法获得药品。

57

阿博都-巴哈对从城里带回来的物品检查得非常仔细。当负责日常采购的人回来后，祂都会检查他们买回来的每一样东西，甚至会要求查看他们的衣兜。任何祂认为有害于健康的東西都会被扔掉。在四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日常的饮食



就是一种简单的汤和一点煮熟的米饭。

尽管防范在先，还是有三个流放者死去了。其中两个是一对兄弟，他们在同一个晚上相拥去世。后来，当其他人康复后，阿迦·里达和阿博都-巴哈都病倒了。巴希叶·哈努姆记得当时阿博都-巴哈有多么疲惫：

他没有休息。当他最终带着我们其他人……走出这次危机，我们完全脱离了危险的时候，他自己却已精疲力竭，一下子病倒了，我的母亲以及其他三个人也是如此，他们之前都是健康的。其他人很快康复了，但阿巴斯·埃芬迪却患了痢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病危状态。之前他英勇的努力赢得了一位官员的尊敬，当这位官员看到我哥哥这个样子时，就向行政长官请求派一位医生来。行政长官同意了。在医生的护理下，哥哥康复了。<sup>78</sup>

58 在初到阿卡的几个月里，尽管日子令人痛苦，但是阿博都-巴哈没有动摇过一次。用哈桑·巴柳齐的话说，他“照顾病人，保护父亲，直面阿卡居民的蔑视和怒火，在冷漠的狱卒、残忍的士兵和满怀敌意的官员面前坚守着自己的立场，从未动摇。”<sup>79</sup>

巴希叶·哈努姆后来回忆道，到达阿卡后，为使自已免受外界侵扰，巴哈欧拉给了阿博都-巴哈一项特殊的任务。巴希叶·哈努姆回忆了父亲给阿博都-巴哈的指示：

现在，我要集中精力写下对未来世界的指示和建议，你的职责是跟人们交谈，给予他们帮

助。服务是崇拜的本质。我已不再需要外部世界，从今以后我只与信徒见面。<sup>80</sup>

在第一个冬天，流放者与外界几乎是完全隔离的。尽管如此，城里的人还是知道了阿博都-巴哈。有一天，祂和其他几个流放者外出购买日常所需。在一家肉铺等着买肉时，他们听到了一位基督徒和一位穆斯林之间的生动讨论。这两人滔滔不绝地讲着自己的信仰的优点。基督徒显然要赢得这次讨论。阿博都-巴哈礼貌、简约而优雅地加入了讨论，证明了伊斯兰教的正确性，令那个基督徒心服口服。这个消息很快在城中不胫而走。许多人的内心深受吸引。

然而，有一个阿卡人，他的内心却对流放者怀有强烈的仇恨之火。他的名字叫谢赫·马哈茂德，他出生于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家庭。阿迪卜·塔赫尔扎德讲道：

在他（谢赫·马哈茂德）十岁的时候，一位老谢赫——为马哈茂德的父亲所尊敬——预言将有一位“应允者”来到阿卡。老谢赫当着马哈茂德父亲的面向他讲了这个预言，还对他说，他本人和马哈茂德的父亲年岁已老，恐怕活不到亲眼目睹那一天的到来。但他向马哈茂德保证，到那时他已是成年人，嘱咐他密切注意主的来临。<sup>81</sup>

59

巴哈欧拉来到阿卡时，谢赫·马哈茂德是城里一位深受尊敬的宗教领袖。他是一个极其虔诚的穆斯林，博学而又忠诚。他在清真寺听到了苏丹的命令，听到对巴哈伊信徒的非难和终身监禁阿卡的命令，这时，他的内心怒火难遏。他愤恨不已：这样的异教徒怎能被准许来污染这里的空气！有一

天当他在清真寺遇到阿博都-巴哈时，他的不安进一步加剧了。阿迪卜·塔赫尔扎德讲述道：

据说他拽住阿博都-巴哈，大声叫嚷道：  
“你是上帝之子吗？”教长用祂特有的魅力指出，说这话的人才是，阿博都-巴哈不是。然后祂提醒他伊斯兰教义里有一条传统性的教规：“对待客人要仁慈，即便他是一个异端。”<sup>82</sup>

教长的一席话和慈爱之情触动了谢赫·马哈茂德。他对阿博都-巴哈的敌意消失了。阿迪卜·塔赫尔扎德继续讲道：

然而，作为一个宗教领袖，他无法对他认定的这帮可恶的流放者的出现置之不理。因此，他决定由他本人来结束这一切。一天，他将一件凶器藏在衣袍里，径直向军营走去，打算刺杀巴哈欧拉。在监狱的门口他对守卫说他要见巴哈欧拉。由于他是阿卡的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守卫依从了他的要求，进去告诉巴哈欧拉有一个宗教领袖要见祂。“去告诉他”，据传巴哈欧拉这样说道，“放下凶器，他就可以进来。”听到这话，谢赫·马哈茂德惊骇不已，因为他自信没有人会看见他衣袍里藏着武器。他脑子一片混乱，就回家了。然而他心乱如麻，烦躁不安。这种状态持续了若干时间，直到他决定再去军营。但是这一次他却不带凶器，因为他觉得自己身强力壮，赤手空拳就足以要巴哈欧拉的性命。

于是他再次来到监狱门口，跟上次一样提出要见巴哈欧拉。据说，巴哈欧拉得知谢赫·马哈茂德要见祂便说道：“去告诉他，他先要净化自己的心灵，然后才可以进来。”听到这话，谢赫·马哈茂德顿感困惑，不知所措，这一天他仍然无法让自己进去见巴哈欧拉。后来，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他父亲和那位老谢赫出现在他面前，提醒他有关主来临的预言。此后，谢赫·马哈茂德又一次来到了军营，并且见到了阿博都-巴哈。教长的话语触动了他的心扉，然后他被带领去见巴哈欧拉。祂的圣容透出的威严和荣耀征服了谢赫·马哈茂德，他亲眼见证了主来临阿卡之预言的实现。他拜倒在祂的脚下，成为一个虔诚的信徒。

认明巴哈欧拉的身份之后，谢赫·马哈茂德开始服务于祂和祂的圣道。<sup>83</sup>

流放者甫抵阿卡时，只有一位名叫米尔扎·阿卜杜勒-阿哈德的巴哈伊居于此地。当所有流放者都还在阿德里安堡的时候，巴哈欧拉就指示他搬到阿卡。他遵照指示来到了这里，在城里开了一家小商店，安静地住下来，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身份和信仰。囚犯们到1869年3月才与他取得了联系，此前由于卫兵密切监视着外出购买日常供给的人，所以整个秋天和冬天都没法与他联系。

在那孤独而艰难的几个月里，阿博都-巴哈始终是所有流放者最快乐的同伴。在每一天结束的时候，不管这一天有多么艰难，他们都会聚集到一起，讲述彼此记忆中最有趣、最好玩的事情，以此为乐。

## 第十章



### 无上的喜悦

62 流放者所面临的困难和考验不仅仅限于兵营内。阿迦·詹·比格和赛义德·穆罕默德在城门内住了下来，他们在那里日夜监视着任何试图进入阿卡的巴哈伊朝圣者。阿博都-巴哈讲述道：

一旦发现有人前来，他们就立即报告政府说来人身上带有信件，走的时候还会带着信件回去。当局随后便会逮捕这位朋友，没收他的信件，并把他关进监狱，最终把他驱逐出境。这套处理程序成了一种章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都是照此办理。<sup>84</sup>

阿博都-巴哈仍然要戴着锁链，不过一段时间之后，如祂自己后来所解释的，

……受命看守我的人和我成了亲爱的兄弟和同伴。他们尽量通过善意的行动来减轻我的囚禁之苦。他们说：“为了让你走在大街上不受人嘲笑，我们会整理你的衣服，不让他们看到这些

锁链。”他们拿起我四肢上的锁链，把它的末端弄到了一起，像腰带一样缠在我的腰上，然后他们再整理一下我的衣服，锁链也就看不见了。一天，我想去浴室（公共浴室），卫兵们说，“除非取下这些锁链，否则你是不可能去浴室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会引起街上行人的注意。”<sup>85</sup>

63

但是阿博都-巴哈坚持要去，于是卫兵们把悬吊着的锁链小心地缠在了他的腰上，然后他们就出发了。当他们走在街上的时候，在众目睽睽之下，阿博都-巴哈取下缠在腰上的锁链，把锁链悬吊着的末端放在了肩膀上。在去公共浴室的路上，他的这一举动引起了一群尾随者的嘲笑和谩骂。卫兵们十分担忧，但阿博都-巴哈却表现出无上的喜悦，因为这让他有机会在“通往上帝的路上自由行走”<sup>86</sup>。

阿博都-巴哈的行为不仅给卫兵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些管理监狱的高官在认识到巴哈欧拉不同凡响的品质之后，这回又看到了他儿子仁爱的性格。他们受到阿博都-巴哈的美德和品质的吸引，就找他寻求忠告。

由于这种交往，对流放者的严格限制被慢慢放宽。随着这种情况的出现，阿博都-巴哈能够雇到一位做席子的埃及人，请他到狱中教流放者做灯芯草席。他自己熟练地掌握了编织篮子的技巧。他常说每个人都应该熟练掌握一门技术。

阿卡最重要的宗教领袖是穆夫提。现任穆夫提是谢赫·阿利-米里，他是一个有着强烈正统宗教观念的人。有一天，他问阿博都-巴哈自己能否与巴哈欧拉见面。当时巴哈欧拉很少同意与别人会面。奥斯曼帝国已经判处他单独终身监禁，而巴哈欧拉也不想因为无视这项命令而惹怒当局。

64

不过，阿博都-巴哈代穆夫提请求，然后巴哈欧拉准许了。那天正在厨房工作的侯赛因-阿什奇，给我们留下了以下描述：

他被引领就座，阿博都-巴哈却侍立门旁。我做饭的厨房正好对着巴哈欧拉的房间，能够看见他们并听到他们说话。穆夫提先提出了一些问题，然后宏伟之舌开始讲话。有一会儿，巴哈欧拉还没有讲完，穆夫提就开始说些什么。阿博都-巴哈用断然和命令的手势示意他不得打断巴哈欧拉的讲话。他遵从了，但自尊心受到伤害。<sup>87</sup>

尽管他离开时，教长陪送到监狱门口，但是穆夫提还是因为这件小事而恼怒不已。阿卡人都对他十分尊敬，服从有加。当时穆夫提还不知晓圣道的伟大。阿迪卜·塔赫尔扎德继续道：

但这并未持续多久，因为他终于明白，在阿博都-巴哈尊前，他实在是算不上什么。他经常去教长那里求教取经。由此，他转变了态度。在大街小巷或市场，只要陪伴阿博都-巴哈，他总是跟随在祂身后几步之遥，绝不会走在祂的前面……阿博都-巴哈一直对穆夫提宠爱有加……<sup>88</sup>

65 当局对流放者的严格限制逐渐放松，允许阿博都-巴哈使用清真寺里的一间小房间独自祈祷和冥想。1869年夏，就是在这座清真寺，巴迪打扮成一个卑微的运水工，在阿扎利的眼皮底下溜进了城里，从一群波斯人中间认出了阿博都-

巴哈，并设法给他递了一张便条。当晚，阿博都-巴哈就安排巴迪进了大本营与巴哈欧拉见面。当其他的朝圣者来到这里的时候，阿博都-巴哈会给他们借一点钱，这样他们就能作个货郎或者行商来维持生计了。

谢赫·马哈茂德在帮助朝圣者进入阿卡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时他会出城去，晚上让信徒扮做仆人，提着灯走在他前面，同他一起返回。有时他会安排人把绳子从城墙上放下去，这样一来巴哈伊朝圣者进城时就不用冒着在城门口被人发现的危险了。他接下来会为这些拜访者提供躲避的地方，直到他们能够见到巴哈欧拉，然后他会帮助他们安全地离开这座城市。

1870年6月，在流放者被禁兵营将近两年的时候，悲剧将巴哈欧拉的家庭卷入了深渊。阿博都-巴哈的弟弟米尔扎·迈赫迪（即至纯圣枝）在兵营的房顶上边走边祷告，不慎从天窗跌落。他受了致命的重伤。万分悲恸的阿博都-巴哈去见了巴哈欧拉，乞求父亲治愈米尔扎·迈赫迪。

据说巴哈欧拉这样说道，“我的至大圣枝啊，把他交给上帝之手吧！”<sup>89</sup>

接着，巴哈欧拉让家人全部离开，自己单独与儿子待在一起。米尔扎·迈赫迪的遗愿是所有的信徒都能来到巴哈欧拉的尊前。

巴哈欧拉向他保证：“会的，上帝会满足你的愿望的。”<sup>90</sup>

阿迦·侯赛因-阿什奇记得巴哈欧拉悲痛地呼唤道：“迈赫迪！噢，迈赫迪！”<sup>91</sup>

阿博都-巴哈为弟弟的葬礼安排好了一切。对于那个悲



痛的日子，侯赛因-阿什奇给我们留下了这一段描述：

至纯圣枝去世的时候，谢赫·马哈茂德求教长让他有幸清洗遗体，而且不要让任何阿卡人来践行这一服务，教长答应了他的请求。兵营中间搭起了一个帐篷。我们把福佑的遗体放在了帐篷中间的一张桌子上，谢赫·马哈茂德开始清洗。这些上帝所爱的人们正在失声痛哭，泪眼汪汪，悲痛不已，像灯蛾围着上帝之手点燃的烛火。我拿了水进去，一同清洗遗体。而教长则在帐篷外来回踱步，脸上满是沉痛的哀伤……

……在无比的宁静与庄严中，棺材被高高地放在男人们的肩膀上，抬出了兵营。大家把棺材安放在了阿卡郊外的纳比-萨利赫墓地……在返回兵营时，那片大地一阵颤动……<sup>92</sup>

1870年10月，兵营被军队征用。流放者搬了出去，并获准在城里租一所小房子。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巴哈欧拉和家人被迫搬了三次，因为找一个住处实在是太难了，最后他们搬进了乌迪·哈马尔在海堤附近的房子。这座房子非常小，难以满足他们的需要。

67 他们的同伴则从兵营搬到了城里最大的旅馆——阿瓦米德旅馆。这家旅馆并不适合定居，这里潮湿、肮脏、寄生虫肆虐。阿博都-巴哈在旅馆找了个房间住了下来，他的家人则都住在乌迪·哈马尔宅。只要下雨，他的房顶便会一直往下滴水。墙上湿迹斑斑，地上布满了厚厚的灰尘。阿博都-巴哈坐卧都是一张席子。他的床罩是一张羊皮。在这个布满

灰尘的房间里，到处都是跳蚤，正如阿迪卜·塔赫尔扎德的描述：

当祂盖着羊皮睡觉时，跳蚤便聚集起来咬祂。阿博都-巴哈想出了一个打败跳蚤的办法，即每隔一会儿祂就把羊皮翻过来。在跳蚤找到路径，再次进入祂贴身的那一面之前祂先睡上一阵儿，然后祂会再把羊皮翻过来。每天晚上祂都要用这种方法翻个八到十次。<sup>93</sup>

就是在这间房子里，来自波斯的朝圣者受到了阿博都-巴哈的欢迎。在这里，祂要确定他们已经为拜见巴哈欧拉做好了准备。条件允许的时候，祂会为他们提供干净的衣物，这样他们就可以把一路上穿脏了的衣服换下来。朝圣者就在这个旅馆吃饭。食物都是些简单的汤和米饭，有时候会有比较像样点儿的肉食。

阿博都-巴哈把祂在巴格达时收到的一件礼物卖掉了，用换来的钱修葺流放者居住的房间。祂把自己的房间留在最后修，可是用于修缮的钱早就已经用光了，也就没有对自己的房间做任何修葺。

流放者仍然过得非常简朴。伙食经常不够，而且很差。他们没法在城里买到燃料，因为这里的商人仍然充满敌意，没有人愿意卖给他们。哈桑·巴柳齐在阿博都-巴哈的传中讲述了那段日子里的一件事：

在阿卡有一位信奉基督的商人，像其他的阿卡人一样，他也对巴哈伊信徒缺乏尊重。有一次，巴哈伊们获准在城外买来了一车木炭，凑巧

被他碰到了。看到这堆燃料品质上等，这位商人便拿去自己用了。对他而言，巴哈伊行为不端，因此可以将他们的货物扣留。阿博都-巴哈听到这个事情后，就到这位商人的商铺要求归还木炭。在商铺周围的许多人都专心地做着自己的生意，他们对阿博都-巴哈丝毫没有留意。他便坐在那里等。三个小时过去了，那位商人转向阿博都-巴哈并对他说道：“你是这个城里的一个囚犯吗？”阿博都-巴哈说自己就是，商人接着问道：“你犯了什么罪被关起来的？”阿博都-巴哈答道：“与基督被指控的罪名一样。”商人突然大吃一惊。他是一名基督徒，而这个人说自己的行为与基督的行为具有相似性。他反驳道：“关于基督你都知悉些什么？”阿博都-巴哈接着向他娓娓道来。商人的傲慢遭到阿博都-巴哈耐心的对抗。当阿博都-巴哈起身离开的时候，商人也站了起来，把他送到街上，向这个人——一位受人嫌恶的囚犯，表达了自己的敬意。从那时起，他便成了巴哈伊的朋友，不仅如此，还成了一位坚定的支持者。<sup>94</sup>

## 第十一章

### 最黑暗的日子

由于当局逐渐放宽了对巴哈伊信徒的严格限制，赛义德·穆罕默德和阿迦·詹对巴哈伊日渐高涨的声望深感不安，于是，他们就加快了扰乱活动的步伐。他们不断毒害官员和阿卡杰出市民们的心灵，想玷污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的名誉。但是这些官员和要人与阿博都-巴哈接触得越多，对他也就越尊敬。每当这样的情况出现时，阿扎利们就会更加嫉妒得发疯，并采取更为极端的方式。

69

有一个叫米尔扎·里达-戈利的信徒，是米尔扎·叶海亚的内弟，他之前由于公然做出不齿之事而被巴哈欧拉驱逐了，这时他又去支持赛义德·穆罕默德与阿迦·詹了。他们三个人一起获得了驻阿卡的波斯领事的信任。在金钱与荣誉的诱惑下，领事同意与他们同流合污。阿博都-巴哈尽力阻止他走上这条路，但未能成功。随着阿扎利人数的增加，他们开始了一场剧烈的诽谤运动。

就在当局开始看到囚犯的真正品质之时，他们的心中又种下了疑惑。这场谎言行动很快对当地人产生了影响。流放者刚到阿卡时就有警告在先，阿卡人很容易受到阿扎利们的

70

谎言与诽谤的影响。有些人对巴哈伊公开表现出敌意，在一阵愤怒与嫉妒的狂暴中，阿扎利们威胁要杀死巴哈欧拉。为了离父亲近一点，阿博都-巴哈离开了阿瓦米德旅馆，搬回了乌迪·哈马尔宅。

如先前在阿德里安堡时那样，巴哈欧拉决定不与任何人会面。阿扎利们利用巴哈欧拉的离群索居，开始与祂的一些虔诚的追随者接触，企图毒害他们的心灵，暗地里破坏他们的忠诚。米尔扎·里达-戈利收集并篡改了一些巴哈欧拉的圣作，使之听上去具有挑唆性和异端性，然后把篡改后的圣作在公众中散播。他随后宣布他和姐姐巴德里-詹，也就是与米尔扎·叶海亚分居的妻子，已然放弃了新信仰，他们现在是穆斯林了。赛义德·穆罕默德和阿迦·詹也做了同样的宣言。赛义德·穆罕默德给波斯的信徒写信，称巴哈欧拉已经把自己同追随者隔离开了。

这一切一下子搅乱了流放者的生活，一群信徒请求巴哈欧拉允许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对付阿扎利们。巴哈欧拉批评了他们所有的报复想法，并劝他们忍耐克制。当一位从贝鲁特来的信徒执意要让赛义德·穆罕默德及其同党永远闭嘴时，巴哈欧拉立刻命令他回家。

然而，在1872年1月22日，七位巴哈欧拉的忠实追随者，冲进了赛义德·穆罕默德、阿迦·詹和米尔扎·里达-戈利寄宿的房子里，并将他们三人全部杀死，当时年轻任性的侯赛因-阿什奇也在这七个人之中。随后，所有阿卡人一齐站在了流放者的敌对面。暴徒们带上了任何能够找到的武器，在行政长官及军队的援助下，包围了乌迪·哈马尔宅。巴哈欧拉、阿博都-巴哈以及其他几位信徒遭到了逮捕，并

被送到了赛拉耶，即政府的总部。而住在城里的其他信徒也遭到了围捕。

阿博都-巴哈戴上了锁链，在监狱被关了一夜，随后他与巴哈欧拉关在了一起。三天后，他们俩得到释放，但是这次事件的后果却极其严重。本已放松了的限制又立即严格地强加在了他们身上。他们在大街上受到公开的咒骂，而他们的孩子，只要冒险走到街上去，就会有人向他们投掷石块，并且恶语相向。伊利亚斯·阿布德是乌迪·哈马尔的亲戚，而且他们两家是隔墙之邻。近来发生的事情让阿布德感到十分害怕，于是他加高了他们两家的界墙。行政长官这时也决意与巴哈伊为敌。用守基·阿芬第的话来说，一个才能平凡的人，他的思想“已经中了与信仰及其追随者对立的毒药，真是无可救药”<sup>95</sup>。而且，朝圣者也被禁止进入阿卡城内。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遭到残存的阿扎利们的指控，且受到调查，他们全家人仍然难以摆脱嫌疑。几个月后，这些指控才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这几个月在巴希叶·哈努姆的记忆中，是一段充斥着极度焦虑和恐慌的日子。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是阿博都-巴哈代表巴哈欧拉与调查谋杀案的政府官员们会面，在阿卡城因谋杀而导致的怒火中，首当其冲的也是阿博都-巴哈。哈桑·巴柳齐写道：

在这个耻辱的时刻，阿博都-巴哈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一个奇迹。祂此时表现出来的品质充分而明确地证明了祂的确是父亲所坚称的“上帝之奥秘”。祂有着无可测量、坚持不懈的耐性；祂有着不离正道、永不动摇的坚定；祂宽宏

大量；祂毫不妥协；祂是仁慈的化身；祂不屈不挠；祂为人谦逊；祂的言谈透着无误权威的语气；祂温文尔雅；祂是威严的典范；神圣的矛盾因祂的临在、行为以及言辞而得到揭示。<sup>96</sup>

在巴哈欧拉与阿博都-巴哈和谋杀阿扎利的案子撇清关系之后，阿博都-巴哈便继续投入到祂之前在阿卡已启动的工作。不管祂可支配的钱是多么的少，祂都会把这些钱分给贫穷者、饥饿者与生病者。祂身上的衣服是用最便宜的料子做成的。每天，祂都会花很多时间拜访、鼓励病人与穷人，为他们提供所缺之物。通过祂的这些日常所为，巴哈伊教义的精神在监狱之城的黑暗中闪闪发亮。甚至连伊利亚斯·阿布德这位对流放者满怀疑虑的邻居，此时也成了教长的朋友。之前，为了在这些危险的邻居面前保护自己，他在匆忙与恐惧之中在两家之间架设了界墙。现在，这界墙也被他亲手拆除了。

1873年初，巴哈欧拉开始启示《亚格达斯经》，即祂的律法之书，祂本人将此书称作祂的天启的“母经”，此时强加于流放者身上的限制依然被十分严格地执行着。在《亚格达斯经》中，只有两句话涉及到巴哈欧拉继任者的问题：

若我亲临之洋退潮，我启示之书封笔，你们须转向祂，祂乃是上帝所属意者，是发自本亘古圣根之分枝。<sup>97</sup>

73

世人啊！若神秘之鸽自其赞美圣所起飞，寻觅其遥远之目标，其隐秘之归巢，凡对本经书不明者，皆须求助于出自本圣茎的祂。<sup>98</sup>

其中并未提到任何具体的名字，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巴哈欧拉的继任者会是祂的一位家庭成员。

同年春天，朝圣的巴哈伊仍然不能获准进入监狱之城，这时，一位来自伊斯法罕的年轻女子到达了阿卡。她叫法蒂玛·哈努姆，也就是为我们所知的穆尼丽·哈努姆，这是巴哈欧拉赐予她的名号。

穆尼丽·哈努姆是巴孛的两位早期追随者的女儿。她的父亲名叫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奈赫里，是伊斯法罕显赫家族的一员。当巴孛从祂在设拉子的家被流放至伊斯法罕时，这里的行政长官请求城里最重要的宗教人物主麻伊玛目接待巴孛。如哈桑·巴柳齐所讲述的：

一天晚上，几位客人应邀与巴孛共进晚餐，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奈赫里便是其中一位。巴孛问他膝下可有儿女，他回答说，虽然结过两次婚，却并无儿女。听到这个回答，巴孛就从自己的甜点中取出一勺给了他。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奈赫里自己吃了一点，剩下的给了他的妻子。不久之后，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奈赫里的妻子发现自己有了身孕。<sup>99</sup>

她所生的女儿便是穆尼丽·哈努姆。在穆尼丽·哈努姆九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前往巴格达，希望能够拜见巴哈欧拉。穆尼丽·哈努姆自己也对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74

她告诉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当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我就喜欢认真思索诸位圣者的生活，如主基督、穆罕默德，以及上帝的其他先知。我常常为自己没有生活在祂们的



年代而伤心落泪。”<sup>100</sup>

还是个小女孩的穆尼丽·哈努姆接受了新的教义，成了新天启的坚定信徒。她告诉布洛姆菲尔德夫人：

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贾迈勒·穆巴拉克在阿卡要塞被捕的消息由纳比勒传到了伊斯法罕，听说他被关在铁门之内，永远不能出来！

当我想到他这样一个热爱大海、高山、平原、花园、鲜花、户外运动的人，身处那样一个令人讨厌的天气中时，我的心仿佛碎了，我自己关在房间里，泪流成河。<sup>101</sup>

在阿扎利谋杀案发生后不久，巴哈欧拉派祂的信使谢赫·萨勒曼去伊斯法罕，让他将穆尼丽·哈努姆和她的弟弟赛义德·叶海亚护送到阿卡。

穆尼丽·哈努姆后来回忆道：

我喜出望外，因为我居然可以在有生之年见到我的主！尽管旅途中充满了困难和危险，充满了无法形容的苦难和难以计数的风险，但与踏上朝圣之旅的喜悦、坚定地去拜见那神圣者相比，这些都无足轻重！<sup>102</sup>

75 他们行进得并不快，因为巴哈欧拉吩咐他们首先要去麦加朝圣。在其他二十位信徒的陪同下，他们去了麦加。他们没有告诉任何人行程的终点，直到那二十个人返回家中，他们又在吉达等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了前往阿卡的行程。在亚历山大港他们接到一封电报，指示：“在有人接你们之

前不要上岸。”<sup>103</sup>当船在阿卡岸边靠岸时，他们左等右等，却一直不见有人来接。

穆尼丽·哈努姆回忆道：

我们想如果再不下船，船可能就要离港了。就在最后时刻，我们看到一条小船快速向我们靠近。我们听到有人喊道：“谢赫·萨勒曼，谢赫·萨勒曼！”当我们登上那条小船时，我们的心欢快地唱起了喜悦的歌。我们已经到阿卡啦！<sup>104</sup>

穆尼丽·哈努姆和赛义德·叶海亚作为伊利亚斯·阿布德的客人获准进入阿卡，那天晚上，伊利亚斯·阿布德本人和米尔扎·穆萨一起在岸边迎候新来的客人。当穆尼丽·哈努姆第一次见到巴哈欧拉时，巴哈欧拉首先对她说道：

在这样一个时刻，当监狱之门向所有人关闭时，我们把你带入了监狱之城，是为了让所有人清楚地看到上帝的力量。<sup>105</sup>

在一家旅馆住了几天后，穆尼丽·哈努姆和赛义德·叶海亚住到了米尔扎·穆萨家中。穆尼丽·哈努姆讲述了自己在这段日子里的故事：

我和弟弟常常会站在窗户边上看阿巴斯·埃芬迪游泳；他真是一个强壮、优雅的游泳健将。每天下午大约五点钟的时候，米尔扎·穆萨的妻子会同我一起去巴哈欧拉那里。我无法形容见到他时的那种惊奇、喜悦和幸福……

不时有父母举荐他们的漂亮女儿，盼望他们

的女儿能够有幸成为教长的妻子。在我来之前，祂谁都不考虑。我们见过一面之后就结婚了。

婚礼推迟了，因为在这所“小房子”里没有可以用的房间了。

这时，这所“小房子”以及旁边那所大一点的房子的房东阿布德，为教长做出了牺牲……

一天，阿布德求见巴哈欧拉，对祂说道：

“婚礼为何推迟了呢？”

得知原因后，他惊叫道：

“我可以安排房间。我恳求你，让我有幸为教长和祂的新娘准备新房吧！”

他急忙打开了一间闲置的房子的门，做了简朴而舒适的布置。<sup>106</sup>

婚礼在第二天举行。那天，巴哈欧拉让阿博都-巴哈迅速从城里的慈善工作中抽身回家。阿西叶·哈努姆已为新娘做好了一件精致洁白的衣服。这天晚上，穿着这件新衣，戴着鲜亮洁白的头饰的穆尼丽·哈努姆被领去拜见巴哈欧拉。客人不多，仪式也很简单。巴哈欧拉对穆尼丽·哈努姆说道：

我的圣叶和女仆啊，我们选择了你，接受你为我的至大圣枝服务，这是因我的荣耀之名而成的，世间与天堂所有的财富都无法与之相比。在巴格达、在阿德里安堡、在这至大监狱里，多少少女都希望能得到这个恩赐，但她们并没有得到。你必须感谢上帝对你的伟大恩惠和高贵赐

予。愿上帝与你同在！<sup>107</sup>

巴哈欧拉本人吟唱了祷文，穆尼丽·哈努姆则吟唱了巴哈欧拉特意为这一时刻启示的一篇书简。

穆尼丽·哈努姆讲道：“婚礼上没有蛋糕，只有几杯茶；没有装饰，没有唱诗班，但却有贾迈勒·穆巴拉克的祝福；荣耀、爱与幸福的美好超越了所有奢华的仪式与排场。”<sup>108</sup>

## 第十二章



### 穿过城门

78           在阿扎利谋杀案发生后不久，一位睿智仁慈的人被任命为阿卡的行政长官，他的名字叫艾哈迈德·比格·陶菲克。在他到任后，被杀的米尔扎·里达-戈利的妹妹巴德里-詹，给他带去了一些巴哈欧拉的圣作。她希望以此让新任的行政长官相信巴哈欧拉参与了谋杀她哥哥及其同党的案子。

艾哈迈德·比格·陶菲克读了这些书简，其中的内容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是他便去找了阿博都-巴哈。他们俩第一次见面是在海边，阿博都-巴哈刚刚在这里游过泳。就在这里，面临大海，教长和新任行政长官促膝长谈后，行政长官所有的疑虑都被打消了。从那时起，每当行政长官去拜见教长时，出于对教长的尊敬，他总会脱去鞋子。不久之后，他便把自己的儿子送去给教长教导。他自己也常常去教长那里，请他就阿卡的相关管理问题给出一些建议。

1875年，阿博都-巴哈租下了一小块土地，这是一个叫做纳迈恩的小岛，溪水环抱而且离阿卡很近。在这里，他开始建造一座花园。他花了六七年的时间把这座小岛变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花园。许多植物都是朝圣者从波斯精心带来

的。巴哈欧拉把这座花园命名为里兹万花园，意为“天堂花园”，但祂还没有去过那里。

深受巴哈欧拉信任的信使谢赫·萨勒曼，每年一次地把信件从波斯带回阿卡，因此流放者可以保持对祖国状况的了解。从这些信和来阿卡的朝圣者的描述中，人们了解到波斯信徒所受到的折磨和迫害，以及1871年的可怕饥荒，那场饥荒让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丧失了生命。

尽管阿博都-巴哈承担着为巴哈欧拉管理家庭日常事务的工作，尽管祂还要关照当地信徒以及朝圣者的日常所需，但祂从未在未经巴哈欧拉准许的情况下给任何信徒写过一封信。尽管在巴哈欧拉的使命时期，有许多信徒给阿博都-巴哈写了信，但祂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回过信。不过，阿博都-巴哈却经常给米什金·盖莱姆写信。米什金·盖莱姆是巴哈欧拉的忠实追随者，与米尔扎·叶海亚一同被流放到了塞浦路斯。正是教长的这些信滋养了这位坚定的信徒的信仰。

1875年，阿博都-巴哈写了《神圣文明的隐秘》一书。这本简短的专著是写给祂祖国的统治者的。其中赞扬了沙阿为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国土安全及国家繁荣的明显决心。阿博都-巴哈阐述道：“为了颂扬上帝，赞美沙阿陛下所做的巨大努力，才认为必须要简要地纪录一些紧迫的问题。”<sup>109</sup>

1882年，这本书第一次在孟买以波斯语出版，署名是波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而不是阿博都-巴哈。书中简要而犀利地分析了波斯统治者和人民所面临的问题，列举了一个正义、高效的代议制政府必须具备的条件，概述了国际集体安全的原则，并坚决地确定了宗教与灵性在文明发展中的头等重要性。这本书彰显了阿博都-巴哈广博的欧亚历史、法律

与文化方面的知识，而且在一些颇具预见性的篇章中预示了建立公正、持久的世界和平所必需的步骤。然而这部专著一直没有得到波斯统治者的重视。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曾经驱逐巴哈伊至阿卡终身监禁。在1876年，他由于无力执政以及过度奢侈而遭废黜，并于四天后离世。至于他是死于暗杀，还是如十九位医生所证实的，死于自杀，则无法确定。

阿卡行政长官艾哈迈德·比格·陶菲克的任期持续了两年。在他任职期间，阿博都-巴哈从未向他寻求过优待。在他离开时，在巴哈欧拉的准许下，阿博都-巴哈为他举办了一场丰盛的告别宴会。大家在靠近海岸的地方搭起了一座帐篷，行政长官可以在这里接见向他道别的人。

继任的行政长官是阿卜杜勒-拉赫曼帕夏。此人表面上对阿博都-巴哈礼遇有加，实际上很快便与阿扎利们站在了一起。他向大马士革的上级打了报告，导致大马士革方面下达了新的命令，禁止巴哈伊囚犯开设商店或从事其他商业活动。

81 时值莱麦丹月，即穆斯林斋戒的月份，阿卜杜勒-拉赫曼打算在斋戒期间实行新命令。他计划带他的官员们走到市集中，公开命令巴哈伊关闭他们的店铺。然而，阿博都-巴哈得知了这一计划并告诉了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告诉巴哈伊们那一天坚决不要营业。

那天早上，在一队官员和一些阿扎利的簇拥下，行政长官大张旗鼓地走进了市集。他发现所有巴哈伊的店铺都还没有开门，但他确信流放者过不了多久就会来，于是他就在一个哨岗等了几个钟头。然而，来人却是阿卡的穆夫提，他带

来了大马士革方面解除阿卜杜勒-拉赫曼帕夏职务的电报。

之后继任的几位行政长官对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尊敬，其中的一位甚至还表示，巴哈欧拉可以离开监狱之城，并可以随时在城外建造自己的住所。

阿博都-巴哈给我们留下了巴哈欧拉离开阿卡的亲笔描述。

巴哈欧拉热爱乡间的美和青葱生气。有一天祂传话过来：“我已经有九年时间没有看过青翠树木了！乡间是灵魂的世界，城市是肉体的世界。”听到别人传来的这番话，我知道祂渴望去乡间，同时我也确信，只要能满足祂的愿望，不管我做什么都能成功。那时在阿卡有一个很敌视我们的人，名叫穆罕默德·帕夏·萨夫瓦特，他拥有一个庄园叫迈兹拉阿，在阿卡城以北约四英里处。那地方很漂亮，周围有花园，还有一条溪水流过。我便去他的家拜访这位帕夏。我说：“帕夏，你让庄园空着，却住在阿卡。”他回答说：“我身体不行啦，也离不开城里。要是我去那里，与朋友隔绝，我会感到孤独。”我说：“你要是让它空着，不在那里住，那不妨让我们住。”他听了我的话感到很吃惊，但又很快同意了。我用很低的价钱——每年五英镑——得到了这庄园。我付给他五年的租金并订了租约。我派工人对庄园进行了修缮，整理了花园，还建起了一间浴室。我还为天佑美尊之用准备了一辆马车。一天，我决定亲自去看这住处。尽管又有一



道道圣旨下来，一再禁止我们踏出城门一步，但我还是徒步向城门走去。城门有宪兵守卫，但他们没有加以阻止，于是我扬长而去，到了庄园那里。第二天我又去了，这次有几个教友和政府官员同行，尽管有警卫和哨兵站在城门的两边，但也同样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就出去了。在另一天，我在巴吉宅邸的松树下放好桌子举行宴会，邀请城里的名流和高官出席。晚上我们所有的人一起回到城里。

一天，我去见天佑美尊，对他说：“迈兹拉阿庄园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有一辆马车载您去那里。”（那时阿卡或海法均无马车）他拒绝了，说：“我是一个囚徒。”之后我再次请求他去，得到同样的回答。我第三次去请求他，他仍然说“不！”于是我再也不敢坚持了。但是，阿卡有一位伊斯兰教的谢赫，他是知名人士，他很有影响力，敬爱巴哈欧拉，极受他的优待。我找到这位谢赫，对他讲了巴哈欧拉拒绝搬迁的情形。我说：“你是有勇气的人，今晚去圣尊那里，在他面前跪下，紧握他的手，他不答应离开阿卡你就决不放手！”他是一个阿拉伯人……他直接去到巴哈欧拉那里，紧挨着他的膝盖坐下来。他紧握并亲吻天佑美尊的手，问道：“为何您不出城？”他说：“我是一个囚徒。”谢赫回应说：“上帝禁止！谁有权力使您做囚徒？是您把自己囚禁的，是您自己愿意被囚禁的，现在我恳求您

离开这里到庄园去。它美轮美奂、郁郁葱葱。那里的树木非常可爱，桔子长得跟火球一样！”天佑美尊还是老调重弹：“我是一个囚徒，不能这样做。”谢赫拿起祂的手亲吻。有一个小时的光景，他一直不停地央求着。直到最后，巴哈欧拉说，嗨里呼卜（好吧）。谢赫的耐心和坚持终于有了回报……尽管阿卜杜勒-阿齐兹的诏令严禁我与天佑美尊会晤或交流，但第二天我照样叫来马车将祂载到庄园。没有人对此加以反对。祂留在了那里，我自己回到了城里。<sup>110</sup>

## 第十三章

---



### “祂甘为我做挡箭牌”

84        在之后的十五年里，阿博都-巴哈住在阿卡；而巴哈欧拉先是住在迈兹拉阿，后来住在巴吉宅邸。这样的分离对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而言都是痛苦的。但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这又是必要的。首先，阿博都-巴哈住在阿卡，这样一来祂就可以作为父亲最好的挡箭牌，承担起与政府官员以及其他人员会面的重任，这样就保证了巴哈欧拉有时间启示祂的圣作并与朝圣者会面。

若干年后，哈吉·米尔扎·海达尔-阿里用这些话记录下了巴哈欧拉本人对阿博都-巴哈为自己服务的看法：

在巴格达的那些日子里，我常常去一家咖啡馆，同朋友、陌生人以及形形色色的人见面。通过这样的方式，人们才可以听到上帝的言辞，而且许多灵魂被引入了圣道。但是在阿德里安堡以及如今的阿卡，这些服务都是由教长来完成的。祂必须面对之前我面对的同样的艰苦。在巴格达，我没有被囚禁，圣道的声名还不及现在的百分之一。而且，圣道的敌人既没有今天这么

众多，也没有今天这么强大。在阿德里安堡，我见到了许多人，但是在至大监狱，我却很少接见非信徒。所有这些重担都落在了教长的肩上。为了给我提供一些和平与舒适，祂已使自己成为了我的挡箭牌。因此，祂料理着我在政府和民众两方面的事务。祂先是为我准备了在迈兹拉阿的房子，之后又弄到了巴吉宅邸。祂忠诚地投身于自己的服务之中，繁忙的事务有时让祂几周都不能到这里来看望我。在我与朋友交往，启示书简的时候，祂却深陷于世间的辛劳与烦扰之中。<sup>111</sup>

第二个原因比这种分离还要痛苦。阿博都-巴哈同父异母的弟弟们，尤其是穆罕默德-阿里，对阿博都-巴哈十分嫉妒。他们憎恨祂所获得的名声，嫉妒巴哈欧拉对长子的厚爱。祂留在阿卡可以缓解这种嫉妒。

阿博都-巴哈和穆尼丽·哈努姆继续住在乌迪·哈马尔宅，这所“小房子”紧挨在阿布德宅的后面。他们在这里生下了两男七女共九个孩子。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在襁褓中夭折。一个女儿在十五岁时去世。1888年，另外一个儿子侯赛因在只有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这个小男孩热心而又活泼，深得巴哈欧拉喜爱。他在巴吉住了很久，在那里，巴哈欧拉喜欢带他散一会儿步。玛尔齐耶·盖尔讲道：

我们在《马哈茂德日记》中读到，有一天教长说：“我有一个小儿子。在他三四岁时，我睡着后，他会悄悄地来到我这里，轻轻地溜到我的床上，躺在我的身边。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愉

悦。”大概一年后，这个小男孩离去了。<sup>112</sup>

86 几年后，穆尼丽·哈努姆对布洛姆菲尔德夫人说，爱子侯赛因去世后巴哈欧拉写下了下面这些文字：

“你那可爱的孩子被召回了，原因在于上帝的意愿，而这个原因会在上帝认为时机成熟时显示出来。对于上帝的先知来说，现在与未来是一样的。”<sup>113</sup>

活下来的四个女儿的名字分别叫迪亚叶、图芭、鲁哈以及穆纳瓦尔。

几年后，图芭·哈努姆向布洛姆菲尔德夫人描述了在那些年里阿博都-巴哈的一天：

祂总是很早起床，喝过早茶之后去做祂自愿承担的善事。祂常常在夜里很晚才回来，没有休息，也没有吃东西。

祂常常先去比鲁尼（一间大接待室），那是先前租来的，在街的对面，面对我们的房屋。我们常常从窗户观察拥进那里寻求教长帮助的人。

有人想弄一间店铺，非要先征求一下祂的意见。有人请求祂写封介绍信，以便谋得一官半职。求告者还可能是一位贫穷的妇女，向祂哭诉丈夫受到了诬告或被抓去当兵，而丢下她和孩子在挨饿。有人可能来告诉祂有人虐待孩子或者殴打妇女。

阿巴斯·埃芬迪常会派一个能干的人，带着

这些穷人一起到法院陈述案情，这样，他们就可能讨回公道。

比鲁尼还有其他客人。这里被视为社交中心。

当地的穆夫提、行政长官、谢赫派信徒以及法官们，要么单独地要么成群结队地到比鲁尼来拜访教长。在这里，他们会品尝到特制的美味“加赫维伊-汗尼吉”（咖啡）。喝咖啡时，他们会谈论各种新闻，向教长征求意见，要求祂给予解释或评论。他们渐渐把祂看做是博学睿智、富有同情心、能给所有人以实际帮助和忠告的人。

87

在退庭后，法官总会来到比鲁尼，谈论复杂的案件，确信阿巴斯·埃芬迪能解决问题，而无论案件有多么难。通过这种方式，他得以公正执法，使专横者不得其道，使受压迫者得到慰藉。

有些日子，祂为了来比鲁尼求助的人忙得顾不上回家。

祂始终如一地关心许多病人，无论他们是不是巴哈伊信徒。无论他们什么时候想见祂，祂都会去……

除了祂自己的休息和吃饭外，祂决不会忽略任何事情。穷人总是祂最关心的对象。

……阿拉伯人称祂为“慷慨之主”。

……由于在阿卡没有医院，教长就给一位名叫尼科拉基·贝的医生定期付薪水，让他照料那些非常穷的人。祂要求医生不要说出是谁付费

的……

教长那充满怜悯的仁爱与慈悲之举多得写都写不完……<sup>114</sup>

城中的穆夫提和瓦利<sup>①</sup>经常去比鲁尼拜访阿博都-巴哈，与祂谈论阿卡以外的新闻。在阿博都-巴哈每周去拜访巴哈欧拉的时候，祂又会让父亲知晓这些新闻。

88 阿齐兹帕夏现在是贝鲁特的瓦利，他曾在阿德里安堡见过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他两次来到阿卡，只为拜见巴哈欧拉并且重温与阿博都-巴哈的友情。在1878年或1879年的某段时间里，当时巴哈欧拉还居住在迈兹拉阿，迈扎特帕夏邀请仍为苏丹囚犯的阿博都-巴哈拜访贝鲁特。迈扎特帕夏是一位主要的自由主义革新者，也是一位天才政治家。巴哈欧拉就这件事启示了以下意义非凡的文字：

赞美上帝，经由万名围绕之祂的莅临，给贝城（贝鲁特）赋予了荣耀。尘世间所有原子对万物宣告：尊美之星、上帝之至大圣枝——其亘古及既定之奥妙，已自监狱之城的大门后冉冉升起，在其地平线上熠熠闪耀，正赶赴另一国度……凡祂足迹所到之处，凡欣然目睹祂尊容之美的慧眼，凡有幸聆听其召唤的聪耳，凡尝到其爱之甘甜的心灵，凡因对其念记而开阔的胸襟，凡表达对其赞美的笔端，凡载有其著述之证据的书卷，皆倍享福佑。<sup>115</sup>

---

① Valí，瓦利，官位名，州知事。——编注

拿撒勒的穆夫提谢赫·优素福邀请阿博都-巴哈访问这座小镇，这里因作为耶稣基督的故乡而被圣化。快到拿撒勒的时候，一队官员和权贵出城远迎阿博都-巴哈，这是对最高贵的客人的敬意表达。

事实上，迈兹拉阿的房子还是太小。它既要供巴哈欧拉一家居住，又要作为巴哈欧拉与朝圣者会面的场所，而朝圣者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这时阿博都-巴哈安排租下了巴吉宅邸。1879年，也就是在迈兹拉阿仅仅住了两年之后，巴哈欧拉搬到了巴吉宅邸，并在这里度过了祂于尘世间的余年。相比迈兹拉阿，巴吉离阿卡更近一些，阿博都-巴哈每周都步行前来拜见父亲。每当看到宅邸，阿博都-巴哈便会拜倒在地，谦卑地叩着头。巴哈欧拉总是能预知阿博都-巴哈的到来，每每都会派家人前去迎接。

89

阿博都-巴哈和妻子穆尼丽·哈努姆、妹妹巴希叶·哈努姆、母亲纳瓦卜以及祂的孩子们继续住阿卡城里的两所房子中较大的那所房子——阿布德宅。这里靠近海堤，巴哈欧拉在兵营监禁解除后，就搬到了这里来住。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位名叫穆罕默德-优素福的新行政长官受命管理阿卡。由于行政长官的府邸已经被变卖且遭到毁坏，所以他没有自己的官邸。穆罕默德-优素福一向以贪婪和狂热著称，他受到了一群敌视巴哈欧拉的人的影响。

在这些人的怂恿下，穆罕默德-优素福开始觊觎阿博都-巴哈及其家人的住处，要求征用阿布德宅。阿博都-巴哈的母亲纳瓦卜当时已病入膏肓，但阿博都-巴哈还是礼貌地回应了行政长官的要求。祂告诉行政长官，一找到其他住处就立即搬走。温柔圣洁的纳瓦卜去世了。行政长官对



此毫不在意，继续索要这所房子。阿博都-巴哈和全家人尽可能快地腾出了房子，不曾有过半句怨言。在接下来的一年，也就是1886年，巴哈欧拉忠实的兄弟和最亲密的伙伴米尔扎·穆萨去世了。他的离去再一次令阿博都-巴哈悲恸万分。

不久，穆罕默德-优素福便灰溜溜地离开了阿卡。他被指控侵吞政府款项而被撤职。

## 第十四章

### “愿上帝保护祂……”

1890年春天，剑桥的东方学者爱德华·格兰维尔·布朗为了见上巴哈欧拉一面而专程来到圣地。在拜访期间，他是阿博都-巴哈的客人。对于教长，他给我们留下了如下描述：

91

我很少见过一个其容貌令我印象如此深刻的人。祂身材魁梧，挺拔如山，着白色头巾和衣袍，黑色长发几乎及肩，天庭阔大饱满，透出高度的智慧和坚定的意志。双目锐利如鹰，轮廓分明而使人愉悦的面容——这就是我对被大家尊称为“教长”的阿巴斯·埃芬迪的第一印象。随后的交谈只是增加了祂的外表最初带给我的敬意。我想，比祂有更雄辩的口才、更敏于辩论、更擅于阐述、更熟知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经典的人，即使在祂所属的那个雄辩、机智和敏锐的民族中，也很难再找到。这些人格与品质，加上既威严又亲切的仪态，使我对祂在父亲信徒以外的圈子也享有影响力和声望不再惊讶。对这个人

92            的伟大及其力量，凡是见过祂的人都不会有丝毫的怀疑。<sup>116</sup>

米尔扎·马哈茂德-卡沙尼形象地记述了巴哈欧拉与阿博都-巴哈在一起时的极大爱悦：

很多次当我在巴哈欧拉尊前时，阿博都-巴哈也都在场。因为祂在跟前，巴哈欧拉的欣喜之情便会溢于言表。我们可以看到祂神圣的面容洋溢着喜悦的光芒，那种慈爱真是无法言喻。祂总是一遍遍地颂扬教长，甚至仅仅是听到祂的名字都足以让天佑美尊喜不自胜。没有哪支笔能够完全描述出这种情形。<sup>117</sup>

几年后，著名诗人米尔扎·阿里-穆罕默德·瓦尔加——巴哈欧拉的使徒，后获殉道者之称——问巴哈欧拉，祂家庭中的哪位成员将成为祂的继任者。对于这个问题，巴哈欧拉在《亚格达斯经》中已有所提及。阿迪卜·塔赫尔扎德讲道：

在一封写给瓦尔加的书简中，巴哈欧拉表示，这位继任者祂指的是至大圣枝，在祂之后则为次大圣枝。但这并未透露给巴哈伊群体。<sup>118</sup>

93            巴哈欧拉的另一位追随者，为信仰饱受苦难的哈吉·米尔扎·海达尔-阿里，向巴哈欧拉呈送了一份自己写的评论，其中援引了某些他认为指涉阿博都-巴哈的伊斯兰圣训。巴哈欧拉称赞了哈吉汇编的这份评论，肯定地说他的论断确实是正确的。哈吉回忆道：

巴哈欧拉补充道，至大圣枝言辞的力量以及祂的权能尚未完全展现出来。未来的世界会见证，祂将独自以力量、权威以及神圣的光辉，在世界的最中心擎起至大圣名的大旗。祂将把世间万民聚集在和平与和谐之帐下。<sup>119</sup>

哈桑·巴柳齐讲过塔拉祖拉-萨曼达里的朝圣笔记中的一件事：

……巴哈欧拉给了他一个温和亲切，但又意义非常的告诫。他一连几天没有受到巴哈欧拉的召见，后来他遇到了这个家庭中的一个小孩，在确定了巴哈欧拉独自在家后，他让她把自己的请愿书交给巴哈欧拉。请愿书的内容是想拜见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召见了她，问道：你不是每天都见教长吗？萨曼达里作了肯定的回答。巴哈欧拉又问：你每天都见到教长，而且得到了与祂相伴的荣耀，那你为什么还说几天都没有在这里见我呢？巴哈欧拉说见阿博都-巴哈就等于与祂本人见面。<sup>120</sup>

1891年前来朝圣的信徒哈吉·米尔扎·哈比布拉-阿夫南，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巴哈欧拉和一些朝圣者在阿卡附近的朱奈恩花园的一次游览。阿迪卜·塔赫尔扎德节译如下：

那天，至尊极为高兴，每位教友都从祂尊前接受了一份恩典。我们在花园里吃了午饭，然后

一起去谒见祂。

正在那时，阿博都-巴哈从阿卡到来了。天佑美尊说：“教长来了，赶快去照料祂吧！”……在那些日子，巴哈欧拉总是在信徒们的心中播下对“上帝属意者”阿博都-巴哈的忠诚与忠实服务的种子，并向所有的人解释了教长的崇高地位和隐藏的实质。

在大家的陪同下，阿博都-巴哈极为谦恭地进来谒见天佑美尊。然后高贵之舌说道：“从早晨到现在，这花园都不怎么令人愉快，但现在，由于教长的光临，它已变得确实令人非常快乐了。”然后祂转向教长说道：“你该在早上来的。”阿博都-巴哈回答说：“阿卡的行政长官和一些居民要见我。因此，我不得不接待他们。”巴哈欧拉满脸微笑地说：“教长是我们的盾牌。这儿的每个人都生活在舒适祥和之中。与这样一些外界人打交道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正是教长勇敢地面对一切，为所有的教友们准备了舒适的条件。愿上帝保护祂免受妒忌者与敌意者的祸害。”<sup>121</sup>

巴哈欧拉非常清楚祂的继任者面临的是巨大的磨砺和考验。祂启示了这样的文字：

人们啊，以上帝之名！我的眼睛在流泪，阿里（巴孛）的眼睛在上天众灵中流泪；我的心在  
大声呼喊，穆罕默德的心在最荣耀之帐中大声呼

喊；我的灵魂在呐喊，众先知的灵魂在有理解力的人面前呐喊……我伤心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将要继承我的人——祂在我圣道的荫蔽下，祂有着显而易见且无可置疑的权威——因为，他们不会欢迎祂的出现，他们不会接受祂的指示，他们会怀疑祂的权威，与祂争斗，他们会背叛祂的圣道……<sup>122</sup>



**III**  
1892—1902





卢阿·格青杰

## 第十五章

### “这个灾难之日”

巴哈欧拉十分清楚自己在人间的日子快到尽头了。我们不知道祂启示《阿赫德经》（《圣约经》）的具体时间，在这部经书中祂指派了祂的继任者，不过我们了解到它很可能写于1891年。那一年，祂启示了最后一部主要圣作《致狼子书》。在这部书中，祂称《阿赫德经》为“殷红之书”。祂没有把这本书的内容，也就是祂的圣约与遗嘱透露给任何人，而是一直自己保存着，直到祂最后一次生病时，才把锁着这份文件的盒子托付给了阿博都-巴哈。

99

1891年，在最后一次拜访海法期间，巴哈欧拉给阿博都-巴哈下达了一项特殊的命令。在卡尔迈勒山坡上的柏树荫下，巴哈欧拉指定了巴孛尸骨应安葬的确切地点。那些柏树至今仍然长在那里。巴哈欧拉命阿博都-巴哈在这里建造一座美丽的大型建筑，以纪念殉教的巴孛。当时巴孛的神圣遗体仍然藏在波斯。

1891年9月，巴哈欧拉对阿博都-巴哈暗示了祂想离开这个世界的愿望。1892年5月8日，祂病倒了。守基·阿芬第描述了巴哈欧拉最后一次生病时的情形：

祂发着低烧，翌日体温有所升高，不过很快又降了下来。祂继续接见一些朋友和朝圣者，但是很快祂的身体就明显不行了。祂又发烧了，比之前那次要严重得多，整个身体的状况越来越差，继而又出现了一些并发症……<sup>123</sup>

阿博都-巴哈的女儿图芭·哈努姆讲述道：

在那个伤心的日子，一位仆人骑马从巴吉宅邸赶来，带来巴哈欧拉写给教长的一封信简，其中说道：“我身体不太好，带上巴希叶·哈努姆到我这里来。”

仆人为他们牵来了马，父亲和姑姑立即去了巴吉宅邸；我们这些孩子同母亲一起满心焦虑地留在家中。每天传来的消息都是：我们深深敬慕的巴哈欧拉还没有退烧，祂患了疟疾。

五天后，我们所有人都去了巴吉宅邸。让我们痛苦不已的是，巴哈欧拉的病已经非常严重了。<sup>124</sup>

对这段悲恸的日子，阿博都-巴哈本人在《希扎尔·拜提》（《千节文》）中也有记述。阿迪卜·塔赫尔扎德对其中的一部分做了如下概括：

……在巴哈欧拉生病期间，阿博都-巴哈日夜照料着天佑美尊，大部分时间都处在一种极度悲痛和沮丧的状态中。一天，病榻上的巴哈欧拉命令阿博都-巴哈把房间里祂所有的文件都收起

来，并且放到两个特殊的箱子中。巴哈欧拉习惯在离开宅邸去阿卡或者其他地方时，把所有的文件放在这些大箱子里。阿博都-巴哈明白这个命令意味着什么，他的灵魂深深地为之震颤。就在阿博都-巴哈还在犹豫是否遵从时，巴哈欧拉又重申了自己的命令。阿博都-巴哈两眼含泪，双手颤抖着整理文件，这时马吉德丁走进了房间。

马吉德丁是巴哈欧拉忠实的兄弟阿迦-卡利姆的儿子，但是他却与他的父亲截然不同。他是家族中最为阴险的人，也是阿博都-巴哈的劲敌。确实……他即便不是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违反圣约的主要煽动者，也是中坚分子，是巴哈欧拉圣约的主要破坏者。

在书简中，阿博都-巴哈进一步描述了在奉命整理巴哈欧拉的文件时的心痛。看见马吉德丁走了进来，阿博都-巴哈便要他过来帮忙，这样或许能尽快完成这项令他无比痛苦的任务。当所有的文件、印章以及其他物品都被锁进箱子后，巴哈欧拉就对阿博都-巴哈说道：“这两个箱子现在属于你了。”这话意味着巴哈欧拉将不久于人世，它像利箭一样刺穿了阿博都-巴哈的心。<sup>125</sup>

图芭·哈努姆继续讲道：

巴哈欧拉让我们这些女人和孩子都到他身边去。他告诉我们，他在自己的遗嘱中为我们指明了未来的领导；至大圣枝阿巴斯·埃芬迪将会为

家族、朋友和圣道安排一切。<sup>126</sup>

5月29日黎明时分，巴哈欧拉的灵魂离开了祂的肉体。阿博都-巴哈立刻给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发了一封电报，电文写道：“巴哈之阳陨落了。”在这封电报中，阿博都-巴哈还提出要把父亲葬在巴吉宅邸附近。苏丹同意了。

阿博都-巴哈处在一种巨大的震惊和悲伤之中。巴哈欧拉升天后几个小时，在清晨的第一束阳光中，阿博都-巴哈与弟弟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一起开始为安葬巴哈欧拉做准备。阿迪卜·塔赫尔扎德详细地记录了接下来的事情：

要清洗巴哈欧拉的神圣遗体时，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向阿博都-巴哈建议最好把那两个箱子搬到巴迪乌拉的房间里去，因为清洗遗体会弄湿房间的地板。阿博都-巴哈当时处于震惊与悲伤之中，对周围一切几乎是无意识的。祂从未想到在这个提议的背后会是一个奸诈的阴谋，是为夺走祂那份珍贵的信托物而设的。

祂同意把两个箱子搬出去，而这是祂最后一次看到它们。<sup>127</sup>

当天晚上，在毗邻巴吉宅邸的一所房子里，巴哈欧拉的神圣遗体被安葬在了一个小房间中。

巴哈欧拉离世的消息一传开，很多人涌进巴吉宅邸来表达他们对巴哈欧拉最后的尊敬，并与其家人一同哀悼。图芭·哈努姆讲道：“乡间每个村子里的人都涌入巴吉宅邸，来表达他们最后的敬意并且参与居丧。”她补充道：

许多客人在巴吉宅邸周围的树下宿营。在九天的时间里，五百多人都是在这里接受招待的。

款待客人的工作给教长带来了不少麻烦，所有的安排都要由祂来做，所有的细节都要由祂监管；在这九天中，每一天祂还要给穷人们一些钱。<sup>128</sup>

在阿博都-巴哈心碎的时候，祂还得料理这一切。祂后来讲述道：在连续三天三夜的时间里，祂片刻都不能休息。尽管有一次祂哭了好几个钟头，但祂的痛苦并没有得到缓解。祂还要负责把巴哈欧拉离世的消息告知波斯以及其他地方的巴哈伊。在亚兹德惊闻噩耗的哈吉·米尔扎·海达尔-阿里后来写道：

103

我一下子惊呆了，哭都哭不出来……祂升天的消息传到了每个地方，尽管波斯人民当时正经历一场无情的霍乱，但是他们却寻欢作乐，嘲笑巴哈伊信徒。<sup>129</sup>

阿博都-巴哈在《千节文》中讲道，巴哈欧拉升天后的第四晚午夜时分，祂起身下床，然后在自己的房间里走了一会，希望以此来平静内心的痛苦。阿迪卜·塔赫尔扎德就教长当时所见概括如下：

当祂开始在房间里踱步的时候，窗外的一幕让祂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祂不忠的弟弟们已经打开了那两个箱子（它们已经被搬出了巴哈欧拉的房间），正在翻阅巴哈欧拉的文件，那些

巴哈欧拉托付给祂的文件！

父亲才刚刚升天，弟弟们便背叛了，这让阿博都-巴哈深感不安。如此卑鄙地背弃上帝最神圣信任的行径，给阿博都-巴哈满怀悲伤的心平添了更大的痛苦和煎熬。看到这一幕后，祂立刻回到了床上，因为祂不希望弟弟们知道自己发现了他们翻弄箱子里的东西……<sup>130</sup>

## 第十六章

### 珍贵无比的遗产

巴哈欧拉升天后不久，阿博都-巴哈便派人前往阿卡去取那个上着锁的盒子，里面有《阿赫德经》（《圣约经》），它自被启示就一直保存在这个盒子里。巴哈欧拉升天后第九天，由祂本人贴在文件上的封条被撕开了。自巴格达一直陪同巴哈欧拉被流放的设拉子的信徒阿迦·里达-甘纳德，在九位证人的见证下宣读了《阿赫德经》。证人都是从巴哈欧拉的家庭和同伴中挑选出来的。其中一位便是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

104

《阿赫德经》的开篇这样写道：

虽然荣耀之境绝无俗世之虚荣，但我仍从信任和顺从之宝库中将一项卓越和无价之遗产赠与我的继承人。我未遗赠世间财富，亦不为其继承处分事宜费心劳神。<sup>131</sup>

在这篇简短的书简的最后，巴哈欧拉用这样的话清楚地指出了祂的继任者：

神圣遗嘱者之遗愿乃是：所有阿格桑、阿夫



南及本人之眷属，皆须将其面庞转向至大圣枝。

你们须思量我在我的《至圣经》里所启示的：

“若我亲临之洋退潮，我启示之书封笔，你们须转向祂，祂乃是上帝所属意者，是发自本亘古圣根之分枝。”该段神圣经文所指无他，唯至大圣枝（阿博都-巴哈）。此乃我仁慈启示于你们之大能遗嘱，我确然是仁慈者，全能者。确然，上帝已命定次大圣枝（穆罕默德-阿里）之地位逊于至大圣枝（阿博都-巴哈）。祂乃真正的命定者，全智者。如同全知全觉者之谕令，我确定“次大者”次于“至大者”。<sup>132</sup>

巴哈欧拉的《圣约经》结语道：

众望所归的祂已垂示旨在复兴世界及拯救世人之谕令。你们当洗耳恭听荣耀圣笔之告诫。此乃最有益于你们者，胜过世间之一切。我的圣荣及非凡之经书为此作证。<sup>133</sup>

同一天，一大群信徒聚集到巴哈欧拉陵殿。就在这里，《阿赫德经》又一次被宣读，这次是由马吉德丁读的。随后阿博都-巴哈会见了家族中的妇女和仆人，而马吉德丁再一次向众人宣读了这篇书简。图芭·哈努姆讲述道，在阿博都-巴哈被任命为圣约的中心时，穆罕默德-阿里的母亲马赫德-乌勒娅表示出了欣喜。

在阿博都-巴哈的安排下，《阿赫德经》的抄本被送到了远在波斯的朋友那里。哈吉·米尔扎·海达尔-阿里讲述道，亚兹德得到巴哈欧拉去世的消息仅仅一周后就收到了抄

本：

祂清楚明确地指定敬爱的教长作为祂圣言的唯一阐释者。朋友们收到这一伟大的消息后很安慰，他们满怀希望地挺身举起了服从的大旗，使尽全身的力量将它高高擎起。<sup>134</sup>

《阿赫德经》在朋友间传开后不久，一位信徒请求阿博都-巴哈用巴哈欧拉本人的一枚印章为巴哈欧拉写给他哥哥的书简盖章。巴哈欧拉临终前吩咐阿博都-巴哈把这些印章都放在了其中的一个箱子里。于是阿博都-巴哈让两个异母弟弟把印章还给祂。他们却回答不知阿博都-巴哈想要什么，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箱子。阿博都-巴哈后来讲述道，当祂听到这样的回答时，祂整个人都在发抖，因为这意味着祂即将面对可怕的考验和磨难。

图芭·哈努姆讲述道：

我们在巴吉宅邸时，阿卡城中爆发了一场可怕的霍乱。那时的习俗是，家族中的成员应该在已逝亲人的房间里待上四十天。但是，穆罕默德-阿里的母亲以及她其他的儿子都无礼地表示不希望我们待下去。

于是，尽管霍乱还在肆虐，萨尔卡尔-阿迦（阿博都-巴哈）、巴希叶·哈努姆、我的母亲、姐妹们以及我，我们所有人都离开了巴吉宅邸，回到了我们在阿卡的房子里，我们相信上帝的保佑。

我们几乎是阿卡城中唯一留下来的一家。大

多数人因为害怕已经逃走了，其他人也已经大批大批地死了。<sup>135</sup>

多年后阿博都-巴哈回忆道，大多数在霍乱时逃走的人都把他们的家托付给了巴哈伊。阿博都-巴哈安排了守门人来看护他们的房子。

对于那段紧张的日子，图芭·哈努姆继续讲述道：

我们这些孩子感到非常恐惧，那些可怜的死者被抬出去下葬的情景让我们惊骇不已。

……把我们带回阿卡后，教长去了在巴吉宅邸的陵殿，第二天又伤心地回到了我们这里；祂的两个年幼的异母弟弟当时和祂在一起。我的母亲让他们两个留下来给萨尔卡尔-阿迦帮忙，因为祂那里有做不完的事情。他们拒绝了，说很忙。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家族里没有一个男人来协助我们挚爱的父亲处理各项事务。<sup>136</sup>

在《阿赫德经》被宣之于众之后，阿博都-巴哈立刻给波斯以及其他地方的信徒写了一篇书简：

祂是万荣者！

世界的伟大圣光已经离去，它曾经光辉地照耀着全人类，如今在祂永恒荣耀的王国——阿卜哈的地平线上永远闪耀，从天堂为祂深爱的人们撒下光辉，将他们的心灵和灵魂融入永生的呼吸之中。

摇。不要被恐惧支配，也不要困顿低迷。慎勿让这灾难之日减弱你热情的火焰，泯灭你脆弱的希望。今天是坚定之日，是恒久不变之日。上天保佑如磐石般坚定不移的人，保佑这些在这狂乱的时刻勇敢面对压力和暴风雨的人。的确，他们将领受上帝的恩典，得到祂神圣的帮助，并获得真正的胜利。

那真理之阳、至伟圣光已落下地平线，又将在无限圣域中升起，闪耀着永恒不灭的光辉。在祂的《至圣经》中，祂对自己坚定不移的朋友们呼唤道：“世人啊！若我圣美的光辉被遮蔽，我身体的圣殿被藏起，切莫感到不安，要挺身而出，振奋精神，我的圣道必得凯旋，我的圣言必为全人类所聆听。”<sup>137</sup>

## 第十七章

### “孤身无援”

109 在波斯以及其他近东地区，在印度，在埃及，信徒们怀着喜悦之情阅读了阿博都-巴哈的第一封书简。在书简的鼓舞下，巴哈欧拉坚定的追随者们挺身而出，以新的热情去传播祂的圣言。哈吉·米尔扎·海达尔-阿里当时正在波斯旅行，他后来这样描述阿博都-巴哈使命伊始的日子：

阿博都-巴哈的使命期一开始就很有活力，这让各地的巴哈伊团体都深受影响。教长的信件如春雨般洒向了每一个乡村、城市和国家。祂的话语赋予人生命，朋友们欢欣鼓舞、倾心向往。在整个东方，每一位收到书简的人都会复制好多份，并把它们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朋友们。这开启了一个新的活动领域，所有的信徒都开始经常通信，信的内容包罗万象。<sup>138</sup>

阿博都-巴哈写信的范围并不仅限于波斯，还有埃及、伊拉克、印度以及缅甸；信仰传播到哪里，阿博都-巴哈便把祂的指导送达哪里。但是，在堂兄马吉德丁的怂恿下，米

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已经有所行动，企图反对阿博都-巴哈作为巴哈欧拉圣约中心的任命。

在巴哈欧拉生前，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一直与几个在波斯有影响力的巴哈伊有联络，他们都是些汲汲于声望和地位的人。尤其是自负的穆罕默德-贾瓦德-加兹维尼和贾迈勒-布鲁杰迪。他们说服了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他们说波斯的整个信徒群体都听他们二人的领导，而且他们可以说服所有的巴哈伊追随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而不是作为巴哈欧拉圣约的中心的阿博都-巴哈。

110

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不声不响地开始了他的离间行动。他首先把住在巴吉宅邸的巴哈欧拉的家人拉了过去，毒害他们的心灵和头脑，让他们敌视阿博都-巴哈。之后，他开始针对其他住在圣地的信徒施展诡计。

阿博都-巴哈对正在发生的一切心知肚明。祂禁止其他地方的朋友打开任何没有加盖祂本人印章的信封。同时祂私下劝告两个异母弟弟以及其他亲属抵制破坏父亲圣道的行为。但是，正如哈吉·米尔扎·海达尔-阿里所描述的那样，他们对这些忠告充耳不闻。

在阿博都-巴哈使命期的第一个夏天，祂痛心于两个异母弟弟的所作所为，于是在卡尔迈勒山上隐居了整整一个月。祂在以利亚底层山洞附近的石制建筑中租了一个小套间，在这里长时间诵祷文，做祈祷。

在之后几年写给米尔扎·穆罕默德-巴基尔汗的书简中，阿博都-巴哈道出了巴哈欧拉去世后两个弟弟的背叛对自己的影响：

忤逆中心将专属于这位仆人的神圣信托物整

111

个窃取了。他拿走了一切，而且一样都未归还，时至今日他仍然不仁不义地占有着。尽管对于阿博都-巴哈而言，被夺走的每一件东西都要比人间及天堂的统治权更为珍贵，但到目前为止我一直都保持沉默，什么话都没有说，因为我不想使我们在陌生人面前蒙受耻辱。这对我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我忍受了，我哭泣了，但我什么都没有说。<sup>139</sup>

阿博都-巴哈试图将纠纷控制在巴哈欧拉的家族范围之内，他仍然会全力满足住在巴吉宅邸的亲人的要求。但是，他们提出的要求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真正所需，他们故意要让阿博都-巴哈穷困不堪。他们把阿博都-巴哈对他们离心离德的伤心解释为他软弱的表现。巴哈欧拉住在巴吉宅邸的家人过着清闲、奢侈的生活，而阿博都-巴哈一家却在阿卡过着拮据的日子。

与此同时，阿博都-巴哈从未放松自己在阿卡的穷街陋巷里的慈善事业。据迈伦·费尔普斯讲，自从二十四年前到阿卡以来，阿博都-巴哈经常帮助一个阿富汗人。他描述道：

教长刚来的时候，阿卡住着一个阿富汗人，他是一位朴实、坚定的穆斯林。对他而言，教长是一位异教徒。他对教长满怀敌意，挑唆其他人反对他。一有众人集聚的机会，比如在清真寺，他就会用尖酸刻薄的言语谴责教长。

……当他在街上遇见教长时，他便小心翼翼

地用斗篷遮住脸，以免自己的双眼受到玷污。

这便是这个阿富汗人的所作所为。而教长却以德报怨：这个人非常穷，住在一个清真寺里，常常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而教长却给他送去了衣服和食物。他接受了这些东西，却毫不感恩。他生病了，教长给他请医生，送食物、药品，还有钱。这些他也接受了。但是当他伸出一只手让医生把脉时，却用另一只手抓起斗篷把脸遮住，以免看到教长。整整二十四年间，教长从不间断自己的善举，而阿富汗人却一直心怀仇恨。终于有一天，这个阿富汗人登门拜倒在祂的脚下，悔恨不已，泣泪涟涟。

“阁下，原谅我吧！”他哭泣着说。

“二十四年来我对你施恶连连，二十四年来你却对我和善有加。我现在知道了，一直以来都是我错了。”

教长让他站起来，两人从此成了朋友。<sup>140</sup>

在巴哈欧拉去世前，阿博都-巴哈便已经失去了一直以来支持祂的母亲。圣洁的纳瓦卜在阿博都-巴哈的阿卡家中度过了晚年。阿博都-巴哈的儿子们早已夭折。阿博都-巴哈深爱的叔叔米尔扎·穆萨——巴哈欧拉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和最忠诚的追随者——在1887年也去世了。阿博都-巴哈的另外一位叔叔米尔扎·穆罕默德-戈利，与家人已经定居在了加利利海东岸的约旦谷，他年事已高，虽然忠诚，却无力在诸多事务中为祂分忧。



一个月后，阿博都-巴哈从卡尔迈勒山返回，并搬进了之前祂母亲在阿布德宅的房间。在这房间的隔壁是巴哈欧拉曾住过的房间，里面仍旧保留着原先的布置，跟祂生前居住时一模一样。作为巴哈欧拉圣约的中心，阿博都-巴哈重任在肩，祂的妻子，祂未出嫁的妹妹巴希叶·哈努姆，以及四个女儿都特别希望能够为祂分忧解难，但是，正如图芭·哈努姆所言：

家里的妇女都无能为力，因为根据穆斯林的律法，女人是不可以跟任何男人说话的，即便是在商务活动中。因此，只有在家里，我们才能够做些事，减轻挚爱的教长的负担。<sup>141</sup>

事实上，没有人能够减轻阿博都-巴哈的负担。但是，巴哈欧拉已经赋予了祂特殊的力量，使祂能够负起肩上的重任，践行巴哈欧拉赋予祂的责任。正如阿迪卜·塔赫尔扎德所说的：

对普通人而言，他们的大脑一次只能处理一件事情。不同的是，阿博都-巴哈拥有巴哈欧拉赋予祂的全部力量，祂突破了这种限制。通常，当一个人遭受磨难或者面对难以跨越的障碍时，他会感到难以招架。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能力出众的人也会表现出脆弱的一面，暴露出人性的弱点。他们只能一次处理一个问题，而且常常会寻求专家和顾问的意见，请他们帮助自己做出决定。

阿博都-巴哈却不是这样的。首先祂会独立

行事，因为在那些纷繁复杂的事务中，没有人有足够的能为祂提出建议或提供帮助。祂的灵魂不受俗世人性的限制，当同时面对大量问题时，祂的心智也不会被压倒。处于灾难之中时，能力最强的人也会屈服于压力，而祂却可以超然其外，将注意力投向祂所期望的一切。<sup>142</sup>

因此，尽管阿博都-巴哈为挚爱的父亲的去世而伤心，为两个异母弟弟以及众多近亲的背弃而痛苦，但是祂并没有偏离祂的道路。祂与许多远方的信徒保持着联络，如到过印度甚至远至（中国）西藏、泰国、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的贾迈勒·埃芬迪。祂还与当时最著名的巴哈伊学者米尔扎·阿布-法德勒保持着联系。阿布-法德勒听闻巴哈欧拉去世时正在去萨马尔罕和布哈拉传道的途中。

114

1894年，阿博都-巴哈邀请米尔扎·阿布-法德勒来圣地。在这里，在教长的尊前，这位万分悲恸的学者找到了安慰与新灵感。十个月后，阿博都-巴哈派他去开罗传播信仰，并建议他采用间接方法，这样他就可以接触到开罗主要知识分子的圈子了。

圣地忠实的信徒因为圣约破坏者的无休止的诡计而低迷。这时，阿博都-巴哈振奋了他们的精神，坚定了他们的信仰，让他们看到了圣道的伟大和力量。祂不忠的亲属不遗余力地破坏圣道，阿博都-巴哈因更多的苦难而祈祷。

但是圣约破坏者的行为却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图芭·哈努姆讲道：

巴哈欧拉去世大约三年后，由于敌人无休

止的活动（他们狡诈地设计了一些虚假陈词和诬告），我们的生活变得难上加难。

115 忽然间教长又去了太巴列，去过一段隐退的日子，陪同他的只有一个仆人。

我们这些家里的妇女，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中；没有男人来帮我们做任何事情；没有可以信赖的人；面纱必使我们几乎与囚犯无异。<sup>143</sup>

阿博都-巴哈的妻子、妹妹和女儿们给阿博都-巴哈写信，请他准许他的长女迪亚叶·哈努姆嫁给一位名叫阿迦·米尔扎·哈迪的年轻人。他是巴孛的一位亲属，早就得到了巴哈欧拉的认可。阿博都-巴哈在书简中同意了这桩婚事，他说道：

我的家庭罹受的灾难让人难以承受，那些伤心的圣叶（我的妹妹、妻子、女儿）所面对的困扰也没有尽头。

苦难之箭春雨般连绵不绝地向她们袭来，不忠之矛持续不断地投向她们……

她们的内心伤痕累累，重创给她们留下了无形的伤口。悲哀撕扯着我们的灵魂，伤痛的利剑刺穿了我们的的心灵，但也让我们心心相印。

是啊，在这灾难的餐桌上应有尽有！

这悲伤的一家啊，一切都是牺牲！

你们不奢望任何欢愉。

我知道你们的悲伤。

在周日于神圣陵殿举行的婚礼上，可以请穆

夫提吟诵婚礼诵文。<sup>144</sup>

婚礼是在巴吉宅邸举办的。巴希叶·哈努姆邀请了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一家晚上来参加婚礼。图芭·哈努姆讲述道：

116

他们来了，对婚礼的简陋嘲笑不已……

因为教长为使上帝之圣道受益而经受的磨难，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充满了悲伤。

没有婚礼上该有的欢乐。一种艰险的感觉压迫着我们。我们就像在一块悲痛和不幸的乌云之下。但我们都欢迎阿迦·米尔扎·哈迪在我们困苦的时候给我们提供巨大的帮助和慰藉。<sup>145</sup>

巴哈欧拉家族内部的分裂，对阿博都-巴哈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让他过早地衰老了。他的脸上至死都写着莫大的哀伤。

阿博都-巴哈当时写道：“我以亘古美尊起誓，我的悲伤与悔恨如此深重，以致我指间的笔不听使唤！”<sup>146</sup>

令人痛苦的背信弃义不断加剧，且愈演愈烈。然而，就在这黑暗的时刻，巴哈欧拉的教义之光照射到了一个遥远的大陆。

## 第十八章



### “意义重大的发展”

117        1888年，一位名叫易卜拉欣·海鲁拉的叙利亚基督徒开始研究巴哈伊教义。他是叙利亚新教学院早期的一位毕业生，因为在家乡很难找到工作，他便到埃及继续学业。1890年，海鲁拉在那里遇到了巴哈伊商人阿卜杜勒·卡里姆-德黑兰尼，后者在十余年前从德黑兰移居到埃及。

易卜拉欣·海鲁拉不会读写波斯文，对阿拉伯语也知之甚少，但是，在为期两年的时间里，为了学习更多巴哈欧拉的主张，他每天都去拜访阿卜杜勒·卡里姆。他对《圣经》预言的实现有着强烈的兴趣，并于1890年成为巴哈伊。他对《圣经》的预言充满热情，并坚信巴哈欧拉就是上帝的显示者，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经典所预言的应允者，但除此之外，他所拥有的巴哈伊教义的知识实在是少得可怜。不过，他很荣幸地收到了巴哈欧拉的一封信筒，受启发于许多到过圣地并谒见了巴哈欧拉的巴哈伊的亲述。

海鲁拉希望能够游历西方，阿卜杜勒·卡里姆对此十分支持。安东·哈达德是海鲁拉最亲密的朋友，也是他的叙利亚同胞，他曾向安东·哈达德谈及巴哈伊教义，哈达德本

人也渴望进一步了解。阿卜杜勒·卡里姆帮助海鲁拉说服了哈达德，哈达德同意与海鲁拉一同去欧洲和美国。阿卜杜勒·卡里姆可能还为他们提供了一些经济上的资助。在他们快要离开埃及的时候，哈达德接受了新信仰。

在他们正为行程做最后准备的时候，巴哈欧拉去世的消息传到了开罗。1892年6月下旬，怀着“沉重而悲伤的心”，他们从亚历山大港起程了。安东·哈达德在这年夏天到了纽约。海鲁拉首先去了俄国圣彼得堡，12月为帮哈达德打理一桩日益艰难的合伙生意去了纽约，并与哈达德在那里会合。大约一年后，在1893年9月，芝加哥举办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盛会。为纪念哥伦布抵达北美四百周年，这里不仅举办了哥伦布博览会，还召开了数百场会议，其中之一便是宗教会议。这次会议上有亨利·H. 杰赛普牧师题为《英语国家的宗教使命》的报告。杰赛普是一位神学博士，也是北叙利亚长老会传教机构的主任。这份报告由另外一位也在叙利亚传教的牧师乔治·A. 福特在会议上宣读，其中结尾部分这样写道：

在叙利亚海岸边，有一个名叫巴吉宅邸或者乐园的地方，正好坐落于阿卡城堡外。在这里，一位著名的波斯贤者、巴比圣徒于几个月前去世了，祂的名字叫巴哈欧拉，意为“上帝之荣耀”，是波斯穆斯林改革派的领袖。祂承认《新约》是上帝的言辞，耶稣是人类的解救者。祂视普天下为一家，视全人类为同胞。三年前一位剑桥的学者去拜访祂时，祂表达观点的言辞是如此

的高贵，诚如耶稣基督一般。就以祂的这些言辞作为我们的结束语吧：

119 “所有的国家必须团结在同一个信仰下，所有的人必须情同兄弟姐妹；人类之子间的友爱与团结的纽带必须加强；宗教间的分歧必须消除，种族间的差异必须摒弃——这些又有什么不好呢？！然而，这一切一定会实现；这些无益的冲突，这些毁灭性的战争，必将结束，‘至大和平’必定到来。你们欧洲不也需要这些吗？……爱国家不值得骄傲，爱人类才值得荣耀。’ ”<sup>147</sup>

尽管这次会议号称“世界宗教会议”，但与会者绝大多数都是基督徒。有一百位发言人就是基督教新教徒，而他们大多数都是牧师。稍带讽刺的是，这份报告的本意是为了体现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优越性以及对人類的基督化统治，而就是在这份报告的最后，新启示竟然第一次在北美的土地上被提到了。作者杰赛普牧师并不怎么欣赏新信仰，听他发言的人不多，然而他对巴哈欧拉的提及却让这为数不多的人念念不忘。

五个月后，也就是1894年2月，易卜拉欣·海鲁拉定居在了芝加哥地区。同年，他开始将自己对新教义的理解与一些寻求者分享。他还写信把这些传教活动告诉了阿博都-巴哈，并获得了祂的同意。

一开始他只有四个学生，其中一位是保险销售员，名叫桑顿·蔡斯。桑顿·蔡斯是一个极为渴求真理的人，所以在此之前他自己就已经开始了对巴哈伊信仰的探究。1894年7

月，桑顿·蔡斯宣布接受巴哈欧拉的信仰。

1896年，海鲁拉开始定期讲授一系列课程。在次年五月，芝加哥地区已经有大约六十名信徒了。这些新的巴哈伊在入教之时都给阿博都-巴哈写了信，但他们并没有收到单独的回信。因为在当时，阿卡没人能把英语翻译为阿拉伯语或者波斯语，因此所有的信件都必须由海鲁拉经手。

120

在阿博都-巴哈刚刚担起巴哈欧拉赋予祂的领导重任，在祂正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极其严重的危机之时，巴哈伊信仰在北美大陆上建立了起来，在这个一向视基督教为至高宗教的民族中建立了起来，这的确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发展！



## 第十九章



### 圣约破坏者公开身份

121       1896年，在芝加哥地区参加海鲁拉课程的人数迅速增加，与此同时，在圣地方面，巴哈欧拉不忠的家庭成员也开始了对圣约中心的公开对抗。

在过去苦难重重的四年里，阿博都-巴哈为了指引、开导误入歧途的亲属已经竭尽全力。圣地的信徒都知道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心怀怨恨，但是在波斯以及其他建立了巴哈伊信仰的地方，信徒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不忠。阿迪卜·塔赫尔扎德讲述道：

……在对自己的地位经过四年的巩固后，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及其同党觉得揭开面具的时候到了。他们印刷了充满对圣约中心的谎言、错误陈述和诽谤的信件，将自己标榜为真理的声音，说自己正在设法净化圣道，而且还无耻地宣称忠诚于阿博都-巴哈的人玷污了圣道。在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的宣传中，他并没有质疑《阿赫德经》的真实性，而是不满于自己不能够与阿博都-巴哈一同指导圣道事务。他想要与阿博都-

122

巴哈共同担任圣约中心。<sup>148</sup>

尤尼斯汗-阿夫鲁赫提医生是阿博都-巴哈的秘书。他回忆了阿博都-巴哈得知这些信刚被散发时对异母弟弟米尔扎·迪亚乌拉说的一番话：

我以上帝之正义起誓，终有一天，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会希望自己的手指已被砍掉，这样他就不会拿起笔来宣布他对圣约的破坏了。四年来我一直没有揭露这件事情，以免上帝的挚爱者知道你们对圣约不忠。而现在我再没有能力替你们隐瞒下去了，是你们自己向信徒们公开了你们的身份的。<sup>149</sup>

在这些年启示的书简中，阿博都-巴哈非常明确地指出，尽管自己被巴哈欧拉指派为圣约中心及其圣言的唯一阐释者，但祂的第一身份还是仆役：

天佑美尊是真理之阳，祂的光芒是真理之光芒。同样，巴孛是真理之阳，祂的光芒是真理之光芒。这便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就是我光明正大的信仰——也是阿卜哈天国的臣民所共有的信念和信仰……我的身份只是仆役——这是一种彻底的、持久的、明显的而且坚定的仆役，它纯洁而真实，它得到了坚定的确立和清楚的启示；而且没有其他的解释余地。我是上帝圣言的阐释者；这便是我的阐释。<sup>150</sup>

此时的教长和家人仍然住在阿布德宅里。但房子还是太

小，还是住不下教长一家，因为女儿们已长大结婚了。1896年10月，阿博都-巴哈租下了阿卜杜拉帕夏前府邸的主屋。这座房子坐落在阿卡西北角的马加德里区。它现在成了教长的家，同时也成了祂女儿们的家，成了祂的女婿及其家人们的家。1897年3月，就在这所房子里，阿博都-巴哈的长外孙守基·阿芬第出生了。

1897年，米尔扎·阿迦同圣约破坏者勾结了起来。他曾是巴哈欧拉的誊写员，在巴哈欧拉宣布祂的使命前，他是第一个意识到了巴哈欧拉身份的人。米尔扎·阿迦为巴哈欧拉服务了将近四十年，他是巴哈欧拉的秘书、仆人和亲密的伙伴。但是，在生命的最后，巴哈欧拉却解除了米尔扎·阿迦的服务。

那时，米尔扎·阿迦为自己能如此亲密地接触到巴哈欧拉而沾沾自喜，他开始有一些令巴哈欧拉极不高兴的行为。米尔扎·阿迦贪图财富，他曾经求巴哈欧拉赐一些珍贵的礼物，而这些礼物都是信徒们赠与巴哈欧拉的。此外，他在阿博都-巴哈几个异母弟弟的帮助下在阿卡地区已获得了一些地产。也是阿博都-巴哈的这几个弟弟，在巴哈欧拉去世后不久，为了将这些礼物和地产据为己有，便图谋杀死米尔扎·阿迦。

于是他逃到了阿博都-巴哈面前乞求原谅，希望能在阿博都-巴哈家里获得庇护。阿博都-巴哈同意了他的请求。但是，没过多久，圣约破坏者们就后悔之前对米尔扎·阿迦的谋害。他们又打算说服米尔扎·阿迦到巴吉宅邸加入他们，这样他们就可以利用他达到自己的目的了。他们假借波斯巴哈伊的名义给米尔扎·阿迦写了一封信，信里鼓动他做

巴哈伊团体的领导人，并建议他在巴哈欧拉逝世五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向聚在巴吉宅邸的信徒大胆宣布这一决定。

圣约破坏者们在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后扩大了活动范围，他们在当地政府官员中诋毁阿博都-巴哈的名声，指责祂夸大了自己的地位而激起不和与纷争。在巴哈欧拉逝世五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圣约破坏者安排了一位政府高官来到巴吉宅邸。他们让这位高官在大家的视线之外，暗中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他们希望米尔扎·阿迦的行为能在信徒中引发暴乱，并且以此为借口向君士坦丁堡方面递交一份报告，从而使阿博都-巴哈遭到逮捕和拘押。

可惜他们的如意算盘完全打错了。米尔扎·阿迦确实宣布了自己的打算，而且也确实引发了动乱，但是阿博都-巴哈一到现场，米尔扎·阿迦便立即叫骂着逃进了巴哈欧拉的陵殿中。阿博都-巴哈的威严使在场的所有人都镇静了下来。但是，在这一幕发生后，米尔扎·阿迦便公然支持圣约破坏者。

巴吉宅邸一楼的一间屋子本是阿博都-巴哈休息的地方。阿卡的信徒在进入陵殿前通常也在这里休息。现在既然圣约破坏者们公开与阿博都-巴哈为敌，他们也就不再允许祂和信徒继续使用这间屋子了。为此，阿博都-巴哈使用了陵殿附近的另一间小屋，这便是今天的巴吉朝圣者招待所。

大约一两年后，圣约破坏者们竟然准许米尔扎·阿迦住进了巴哈欧拉的陵殿。这件事发生后，阿博都-巴哈禁止任何信徒进入陵殿，祂自己也从未进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01年米尔扎·阿迦去世。

米尔扎·阿迦加入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及其同党后

不久，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兄弟们就贿赂了阿卡的警长，并起草了一份针对阿博都-巴哈的官方起诉书。接着带着一张荒谬指控的清单，他们将此案带到了阿卡的一个法庭上，这些荒谬指控的第一条就指出，巴哈欧拉并不是上帝的先知，祂只是一个在其一生的隐居生活中祈祷、冥思的宗教人士而已。另一方面，他们宣称阿博都-巴哈出于政治原因夸大了巴哈欧拉的身份。

阿博都-巴哈出现在了法庭上。祂大声宣读了明确指定阿博都-巴哈为圣约中心的《阿赫德经》，即《圣约经》。祂清楚地说明，圣约破坏者的所作所为已将他们自己从巴哈伊群体中完全割离了出去。对于其他指控，阿博都-巴哈同样也给予了有力的反驳。法庭撤销了这起诉讼。

尽管圣约破坏者的这次图谋失败了，但他们仍然用尽浑身解数诋毁阿博都-巴哈的名誉，羞辱祂并使祂极度痛苦。在巴哈欧拉去世后的几年里，圣约破坏者们建立了一个非常可观的通信网络。不过在这次严重的危机中，除了少数波斯信徒与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有勾结外，绝大多数波斯信徒自始至终都绝对忠诚于阿博都-巴哈。

126

阿博都-巴哈一直保持着与祖国的密切联系。在这些年里，那里的信徒经历了很多困难。有一次，杰出的信仰教导者米尔扎·马哈茂德-福鲁吉前来朝圣，阿博都-巴哈告诉他沙阿将遭到刺杀，并嘱咐他一定要警告众位信徒小心提防。

1896年，就在一次周年纪念庆典的前一晚，纳赛尔丁·沙阿确实被刺身亡了。巴哈伊与这次暗杀没有任何关系，但是1852年三位疯狂的巴比信徒刺杀沙阿的事在当时还

依然有着很大的影响。伦敦《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怀疑凶手是“巴比”。之后，人们才慢慢意识到巴哈伊与此次谋杀毫无瓜葛。

当时民众的第一反应便是指责这些他们仍然称为“巴比”的人。刺杀事件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当时狱中的著名巴哈伊诗人瓦尔加和他十二岁的儿子鲁胡拉惨遭杀害。其他一些地方也出现了针对巴哈伊的暴行。

随着宪政运动在波斯的兴起，反动政治势力开始指责巴哈伊，视他们为煽动这场运动的人。同时，阿扎利们也在散布谣言，称巴哈伊是沙阿的支持者。正是在这些年间，阿博都-巴哈向信徒们提出了不要加入任何政党或派系的忠告。

在这些年里，圣约破坏者不再要求教长为他们提供生活费用，但同时又两度谋杀阿博都-巴哈。有人曾两次在阿博都-巴哈的水壶中下毒，但都被及时发现了。另外一个人则将一把匕首藏在了衣服里，企图用它杀死阿博都-巴哈，但是没有成功。尤尼斯汗医生讲道，这两个人后来都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阿博都-巴哈原谅了其中的一个，对另外一个则不予理会。

127

阿博都-巴哈“永不停歇的笔”劝告着、激发着、鼓舞着信徒们。与此同时，祂也在计划将巴孛的遗骨从波斯安全转移到圣地，并在卡尔迈勒山的山坡上予以安葬。阿博都-巴哈已着手购买巴哈欧拉指定为巴孛陵殿的那块地。要不是圣约破坏者从中作梗，这桩土地交易是可以顺利进行的。

阿博都-巴哈让一位住在海法的德国商人代表祂同土地的拥有者谈判。但是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却百般阻挠，这位商人也不得不把这桩生意交回阿博都-巴哈手中。然

而，当土地的拥有者最终同意以合理的价格出售这块土地时，圣约破坏者们又煽动了几个人向当局递交了请愿书，称他们拥有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六个多月后，这些申诉被证实是虚假的。在此之后，阿博都-巴哈才终于将这块地买到手。

## 第二十章

### “天堂就在那里……”

1897年，安东·哈达德从美国去中东。易卜拉欣·海鲁拉劝他在返美前去阿卡见阿博都-巴哈。他听从了易卜拉欣·海鲁拉的建议。同年12月，他回到了纽约，给海鲁拉写了这样的话：

128

我亲爱的兄弟啊！天堂就在那里，上帝的乐园就在那里。在那个地方，每个人都渴望成为仆人……除了荣耀的表征外，祂还有着仁慈与慷慨，为人类谋幸福与对人类的爱的特质。正因为如此，祂（阿博都-巴哈）夜不成寐，人们一刻也离不开祂。每一个人都向祂寻求帮助，而祂也从未拒绝过。祂把自己的时间用来启蒙所有的人，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对祂而言没有区别。祂的知识、见解以及品质就是祂的特点……<sup>151</sup>

安东·哈达德对阿博都-巴哈的描述，燃起了早期信徒们的热情，他们都纷纷前去拜访阿博都-巴哈。

在新建立的加利福尼亚巴哈伊群体中，有几位非常富



有的人，其中最有名的是菲比·赫斯特夫人，她是参议员乔治·赫斯特的遗孀。赫斯特夫人因慈善活动而广为人知。她之前计划在1898年的秋天去埃及访问，而此时她还决定去阿卡访问。她邀请了爱德华和卢阿·格青杰与她一同前往，她就是通过这两个人才听说了巴哈伊教义的。她还邀请了易卜拉欣·海鲁拉和他的妻子，他们欣然接受了邀请。海鲁拉当时正在把自己所知道的巴哈伊教义写成一本书，而且他非常渴望这一计划能够得到阿博都-巴哈的同意。在菲比·赫斯特夫人一行人中，有她已成为巴哈伊信徒的亲戚和雇员，她的男管家罗伯特·特纳——第一位接受新信仰的美国黑人——也在其中。

朝圣者队伍在9月下旬航行到了瑟堡，接着又去了巴黎。海鲁拉随后先去了埃及拜访一些亲戚。他的妻子则去了英格兰拜访她已成为巴哈伊的婶婶。赫斯特夫人在巴黎有一间公寓，那里住着赫斯特夫人的两个侄女以及一位名叫梅·埃利斯·博尔斯的年轻女士。不久，梅·埃利斯·博尔斯和赫斯特夫人的两个侄女也接受了巴哈伊教义，并且加入了朝圣者队伍。

海鲁拉在埃及待了三周后，于1898年11月11日抵达阿卡。阿博都-巴哈为父亲服丧已有六年半的时间了，为庆祝海鲁拉的到来，祂结束了居丧，并首次为朝圣者打开了巴哈欧拉陵殿正上方的房间。阿博都-巴哈还赐予了海鲁拉一项绝无仅有的特权，让海鲁拉协助祂在卡尔迈勒山上巴哈欧拉指定的巴孛遗骨的埋葬地举行破土仪式。

海鲁拉把一些美国信徒的信带到了阿卡，阿博都-巴哈也都作了回复。尽管祂的回信直到1899年2月才能送达美

国，但是祂与美国信徒之间的直接通信至此已然开始。

其他的西方朝圣者不得不留在埃及，他们要在得到阿博都-巴哈的允许后才可以前往阿卡。由于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同党在官方人士中激起疑心，这九个人不能一起去阿卡。爱德华和卢阿·格青杰首先得到了前往阿卡的邀请，并于1898年12月抵达。他们也就成了最早见到阿博都-巴哈的北美信徒。

阿卡的信徒中除了易卜拉欣·海鲁拉外，只有一个人会说英语。因此，语言交流非常困难，不过卢阿·格青杰在随后给桑顿·蔡斯的信中写道：

这个地方的氛围十分美妙，知识与智慧仿佛弥漫在我们周围的空气中……我觉得没有什么词语可以描述它（这个家庭），谁若想真正了解它，就必须亲眼来看。并不是说房子有多么宏伟，或者周围的环境有多么豪华；跟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即使他们的穿着都极为简朴，但正是在这种简朴中却流露出了一种无法描述的尊贵与伟大。教长有着非常尊美的面容；祂的双眼能读懂一个人真正的灵魂，而且充满了神圣的爱意，简直能将人的心融化！祂的头发和胡须已经变白了，但却非常柔软，非常漂亮，犹如丝绸一般。祂的容貌轮廓分明而且标致非常——天庭高而饱满，嘴部美丽无比，而祂的双手跟女人的一样，真是小巧又洁白。我努力给出这样一段描述，但是你要知道这只是一种无力的尝试。我向你保证，我的这些描述与最好的描述还相差甚远！<sup>152</sup>

131 格青杰一家不愿离开阿卡，于是阿博都-巴哈允许他们留下来，以便他们学习波斯语并更加深入地研究巴哈伊信仰。海鲁拉也获准留了下来，不过为避免当局因这么多外国人的出现而生疑，其他西方朝圣者只获准在阿卡停留几天时间。

大约在12月20日前后，赫斯特夫人和其他几个人抵达了阿卡，他们中来自英国的索恩伯勒-克罗珀夫人这样描述他们抵达海法时的情景：

我们当时乘坐着一条很小、很糟糕的船去海法……我们在这条各方面都很差的汽船上饱受磨难。抵达海法后，我们去了一家旅馆，在那里一直待到了傍晚……陌生人如果被发现进入了悲伤之城的话，对我们，对阿博都-巴哈都是非常危险的。<sup>153</sup>

他们趁着夜色，沿着砂石从海法来到了监狱之城的城门外，在那里有一位值得信赖的车夫安排他们进入了阿卡。索恩伯勒-克罗珀夫人继续讲道：

一进屋我们便发现朋友们正在等候，我们拾阶而上，高低不平的楼梯把我们带到了教长的尊前。有人拿着一小支蜡烛走在我们前面，在这个寂静的地方，烛光在墙上投下了奇怪的影子。

忽然间烛光里出现了一个轮廓，乍看上去像是雾与光的幻影。在烛光的照耀下，我们才看清楚那确实是教长。祂那白色的袍子、飘逸的银发、明亮的蓝色眼睛让我们觉得祂并非凡人，

而是一个精灵。我们想对他迎接我们的举动表示深深的谢意。他回答道：“不，你们能来非常好……”

然后他微笑了，这时我们又注意到他身上的那种光辉。而且他那英俊而高贵的脸庞上散发着光彩。这是一次神奇的经历。我们四位从西方世界来的拜访者觉得，虽然我们的行程中有诸多不便，但是相比于我们从教长的精神和话语中所领受到的财富，这些都微不足道……<sup>154</sup>

132

朝圣者只能在这里停留几天的时间，但是，正如赫斯特夫人一年后在给朋友的信中所提到的一样：

……我向你保证那三天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时至今日，我依然不能将其描述出来，哪怕是从最浅的层面。

……我不会试着去描述教长，我只能说，我全心全意地相信他就是教长，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幸福就是有幸见过他……<sup>155</sup>

在另外一封写于同一年的信中，她提到：

虽然他从不刻意去给任何人留下些什么印象，但是他威严而谦卑的品质中散发着力量、权能、纯洁、仁爱以及神圣，环绕在他身上的那种灵气对所有因亲近他而有福的人们产生了最大的影响，而这种灵气真是难以言表……<sup>156</sup>

2月中旬，又有一小队朝圣者来到了阿卡。梅·埃利

斯·博尔斯描述了他们到达时的情景：

我们静静地坐在甲板上，继续着我们的行程，直到暮色降临，影子越来越深，在逐渐暗淡的天空中，星星一个接一个地亮了起来，天朗气清，星星显得巨大而明亮。我们起身往前走，看见卡尔迈勒山宏伟的轮廓隐约出现在黑暗之中，起初影影绰绰，慢慢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壮丽……

133

船上有两位俄国的朝圣者，在几个钟头的时间里，他们一动不动地面朝东方站在船的栏杆旁，而此时他们坚定的目光正注视着前方的阿卡。于是，随着船缓缓驶进海法的港湾并抛锚停航，我们都站着祈祷。<sup>157</sup>

第二天早上，梅·埃利斯·博尔斯拜见了当时在海法的教长，祂在这里租下了一座房子供朝圣者使用：

……我在门口隐约看见房间里挤满了人，他们都安静地靠墙坐着，接着我便看到了挚爱的教长。我不知不觉地拜倒在了祂的脚下，然后祂轻轻地将我扶起来，让我坐在了祂的身边，并自始至终用波斯语说着一些充满爱意的话，祂的声音让我的心灵为之颤动。对于这第一次见面，在我的记忆中既没有喜悦也没有痛苦，没有任何能一吐为快的感觉。忽然间，我被带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方；我的灵魂已与圣灵有了接触；这种力量是如此地纯洁、神圣、强大，使我浑然忘我。祂

同我们每个人一一讲话，依次问到了我们个人，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所爱的人。虽然祂的话不多且很简单，但是却给我们的灵魂注入了生命的灵气……

前一天晚上，在船上的两名俄国犹太教徒这时也到了，见到教长时他们的脸上闪耀着光彩。我们的眼睛无法从祂光辉的脸上移开：我们倾听着祂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按照祂的吩咐与祂喝茶；一切都仿佛停住了，当祂起身忽然离开我们时，我们便又重新开始了生活；但是，感谢上帝，这生活绝不是从前在这个世界上的那种生活！我们“看到了圣王之尊美。我们看到了远方的土地。”<sup>158</sup>

第二天，梅生病了。这一天是一个礼拜日，阿博都-巴哈本来安排这天与朝圣者在卡尔迈勒山会面。祂一早便去看望了梅，在发现她的身体依然很虚弱而且不舒服后，祂宣布道：

我们今天就不在卡尔迈勒山会面了。如果上帝属意，我们过几天将在其他地方见面。我们不会走，不会把上帝挚爱的一个人留在病痛和孤独中。除非每一个上帝的挚爱者都幸福了，否则我们所有人都不会感到幸福。<sup>159</sup>

134

每一个人都感到吃惊，特别是梅本人：

因为有人生病而取消了本应在神圣的卡尔迈

勒山上举行的集会，这似乎让人难以置信……教长的话语使得上帝王国的大门敞开了，让我们看到了这无穷巨大的世界的唯一法则便是爱。我们曾多次看到阿博都-巴哈将大爱与仁慈，以及每一个灵魂应得的同情与怜悯置于其他一切考虑之上，而这次只是其中之一。<sup>160</sup>

梅和她的同伴坐着马车沿海岸来到了阿卡：

……我们充实的内心已不再需要言语，在虔诚的宁静中，我们注视着这座由城墙包围着的城市，它躺在静谧的晨光中，显得洁白、清新、美丽，深蓝色的地中海躺在它的脚下，明亮的苍穹悬在它的头上。我们穿过了两条小溪……马儿蹚水上岸，最终到了阿卡的石砌城门。这早起的东方世界令人心潮澎湃，我们穿过如画般的狭窄街道来到了阿博都-巴哈的居所。<sup>161</sup>

## 第二十一章

### “永不褪色的日子”

在那里，我们看见了我们的挚爱者，祂在小屋里倚窗而立，远眺着蔚蓝色的大海。我们跪倒在祂的脚下，向祂倾诉着我们无法抑制的爱与感激，而祂按手在我们的头上，对祂可怜的仆人们低声细语。这时至大圣叶、神圣之母以及她的女儿们进来了，她们满怀爱意，含着愉悦的热泪欢迎了我们，就像我们在离开一段时间之后最终又回到了我们天堂般的家中一样。是啊，我们确实回家了！她们带着我们去看房间。哎呀！他们竟然已为我们腾出了房间……<sup>162</sup>

135

梅在几天后写道：

任何时刻见到我们挚爱的教长，听到祂神圣的声音，与祂的福佑之身同住在一个屋檐下，都是那么地美好！……在黄昏时分，房子里的所有人聚到了一起，我们轻声谈论天佑美尊和我们的教长时，教长驾临的灿烂光芒照耀在我们



身上，我们所有人都会起身相迎。接下来，在祂的女儿鲁哈吟诵书简的时候，祂会静静地坐在我们中间，祂身上会有一种天国般的尊美，并释放出极致的温厚、和善与谦卑，这些都触动着我们因自己的罪恶而感到羞愧和痛苦的内心，与此同时，又将我们的内心放到了希望和理想的巨大翅膀上。祂通常会向我们每个人道晚安，告诉我们在天父的家园中好好休息，做个好梦；清晨，祂很早就会来问候我们，问候每一个人的灵性健康和幸福，对身体欠佳的人会表现出最为钟爱的关怀。<sup>163</sup>

用餐时，阿博都-巴哈会把祂父亲更多的教义温和地讲给客人们，同他们分享巴哈欧拉一生中的故事。

梅写道：“……我从未见到过像在阿卡时那样的幸福，也从未听到过那样的欢声笑语。教长似乎奏响了人类所有的天性之弦，震颤着奏出天国的乐章。”<sup>164</sup>

怜悯动物是教长特别强调的一种美德。一次吃饭时，梅讲道：

阿博都-巴哈说我们应该永远对所有的造物都充满关怀和怜悯；残忍是罪孽，人类绝不能伤害任何上帝的造物，而须时时戒除任何会扰乱或者毁灭生物秩序的事情；人类可在需要时将动物、鱼和鸟作为食物，或者用于任何正义的服务，但绝不能用它们来取乐或者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打猎是最为错误和残忍的行为。<sup>165</sup>

在朝圣的最后一天，阿博都-巴哈安排客人们拜访了巴哈欧拉生前常去的里兹万花园，之后与他们在巴吉宅邸会面。梅·埃利斯·博尔斯讲述道：

下车以后，我们发现一百多个东方信徒正在等候着我们。他们知道我们是第一批美国朝圣者中的几位，因此从四处赶来看我们长什么样子。他们脸上洋溢着的爱与喜悦，令我们惊奇而难忘。<sup>166</sup>

他们到茶室见到了教长。梅继续讲道：

137

祂起身相迎，以无限的爱意向我们表示问候，并吩咐我们入座和祂一起用茶……接着，祂道了一声失陪后便离开了。祂走上阳台，倒背着双手，抬着头走来走去。教长最细微的动作或者言语也不无含义，我们很快便看到祂在阳台上走动，祂所有的仆人能看到祂；我们看到我们的东方兄弟们在茶室下的草地上站着，一动不动，十分安静……

不久，祂来到了茶室门前，如炬的目光落在了我们身上。祂沉静地低声说道：“现在我们要去神圣陵殿”……接着，祂吩咐我们跟着祂沿台阶往下走。教长领先几码远，我们美国的朝圣者跟在祂身后，其他所有信徒跟在我们后边，按照这样的顺序，我们慢慢地向着巴哈欧拉的陵殿走去。来到外门，阿博都-巴哈脱下了鞋子，并示意我们也这样做。我们跟着祂穿过了走廊，来

到了一个有着玻璃顶的方形庭院，它的中间有一块土地，上面生长着开花灌木和柑橘树。在我们进去的时候，对面墙角的门打开来，神圣之家的妇女戴着厚厚的面纱到了这里；她们走上前来，温柔地问候了我们。在庭院更远端有一扇独门，里面便是神圣陵殿。我们注视着这扇隐藏着的门，我们的灵魂激荡着，仿佛在寻求释放……福佑的教长非常镇静且容光焕发，祂带我们向庭院尽头、陵殿旁边的空地走去。柔光从陵殿的彩色玻璃射了进来，我们所有人都静静地站着，直到祂吩咐我们之中的一位唱起了《圣城颂》。没有哪支笔可以描绘出那一刻的庄严之美，那位年轻的女孩用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对上帝的赞颂和上帝的荣耀，而所有人都沉浸在那临在之圣洋中。朝圣者泪如泉涌，坚强的男人们也失声痛哭。接下来，阿博都-巴哈带我们来到了陵殿门前，在我们跪拜片刻后，祂领我们进了陵殿。那些跨过陵殿门槛的人已与创造他们的上帝作了短暂的会面，此时，他们心中全无世俗杂念。一位年轻的波斯人唱起了《谒陵书简》。在我们离开那福佑之地后，东方信徒慢慢地走了进去。待所有人都去过了陵殿，我们挚爱的教长才关上了门，在按照祂的要求唱过《更近我主》后，我们安静地退了出来……

从那时起，一种极致的安宁降临在了我们身上，在阿卡最后一晚那神圣的平静与美好中，对未来，我们充满了力量。<sup>167</sup>

第二天早上，朝圣者起程去海法。当天下午，他们在海法登上轮船离开。那天一大早，阿博都-巴哈叫他们前去与祂见面。一想到即将与祂分离，一些信徒流下了伤心的泪水。梅讲述道：

教长要求大家看在祂的份儿上不要哭泣，而且如果我们不擦干泪水并且不能完全平静下来的话，祂就不跟我们讲话，也不给予我们教导。然后，祂说道：

“愿你们的心灵与你们的肉体分离开来，与尘世分离开来，愿你们为圣灵所确认，愿你们充满上帝的仁爱之火……如果你拥有信仰，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而现在，我要给你们一道命令，我们应将其作为你们和我之间的一个契约——你们应有信仰；你们应如磐石般对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不为疾风暴雨所动，不受任何事物干扰，使其历经一切直到最后……因为你们拥有信仰，你们也将拥有力量和福佑。这就是天平——这就是天平——这就是天平。”<sup>168</sup>

139

随后，阿博都-巴哈带他们来到了另外一个房间，在那里他们看到了巴孛和巴哈欧拉的画像。梅继续讲道：

我无法不与巴哈欧拉对视，直到阿博都-巴哈忽然转向我们。祂双手举过我们的头顶，以一种感染人心的悲伤语气高声说道：

“现在到了我们必须分开的时候了，但是分开的只是我们的身体，在精神上我们还是团结

在一起的。你们是光，应该普照四方；你们是大海里的浪花，应该洒满世界、充溢世界。对我而言，每一朵浪花都是珍贵的……

“我给你们的一道命令是，要求你们要像我爱你们那样去爱彼此……请你们看着我，要像我一样；你们必须献身于你们彼此及世界，这样方可获得天国的重生。看一下蜡烛是如何发出光亮的。它一点点地将自己的生命消耗掉，为的就是放出自己的光之烈焰。”

教长讲完后，神圣之家的成员和善地领着我们离去，有一刻我们仿佛要死去一样。但是教长慈悲的眼睛一直注视着我们的面孔，直到我们因泪水模糊了视线而看不见祂。随后我们与神圣之家的成员一一紧紧相拥，心中涌起无限痛楚，仿佛生命之线断开了一样。在我们离开天父家的时候，忽然间祂的灵性来到了我们身边，一种伟大的力量和宁静充盈着我们的灵魂，直到此时，肉体分离的痛苦变成了灵魂相聚的喜悦。<sup>169</sup>

正如梅早些时候在她的朝圣日记中所记录的：

140

……在祂尊前度过的每一刻都不属于此生此世。那些日子是永不褪色的！那些永不褪色的日子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之前所有的生活都是为达到这个目标而做的准备；那些永不褪色的日子是我们的一生开始涌动的源泉！<sup>170</sup>

## 第二十二章

### 人杰应允而来

1899年，一位年轻的波斯朝圣者阿里·戈利汗来到阿卡。他出身贵族，可以流利地读写英语。他在来圣地的途中历经艰辛，并且两年来一直都是地板上睡觉。他曾经立下誓言：在实现自己的朝圣目标之前，绝不在床上睡觉。汗在教长的房间里见到教长，他一下子瘫倒在了地上。阿博都-巴哈把他扶了起来，张开双臂拥抱着他，亲吻了他的双颊。他稍作休息，喝了些茶。之后，阿博都-巴哈向他表示了热情的欢迎并说道：

141

天佑美尊巴哈欧拉曾许诺，祂将激发一些灵魂前来加紧为圣约服务，帮助我传播祂的信仰。巴哈欧拉的圣道现在已经传入美国，许多西方国家正在为祂的教义所吸引。你有着英语方面的知识，你是巴哈欧拉许诺给我的灵魂之一。你是来协助我的，你要把祂的圣作，还要把我写给美国以及西方其他国家朋友的信件译成英文。<sup>171</sup>

在一次简短对话的最后，阿博都-巴哈说祂在德国殖民

142 地有一座房子。祂又指着房间的角落里自己的床对汗说：  
“这就是你的床了，睡在上面吧。”<sup>172</sup>

不过，阿里·戈利汗却继续在地板上睡了几个晚上，之后，才鼓起勇气按照教长的吩咐睡在了床上。

1899年，阿什哈巴德的巴哈伊写信给阿博都-巴哈，他们想建造一座灵曦堂，请求获得祂的允许。阿什哈巴德位于俄罗斯的外里海州，波斯呼罗珊省的边界以外。一些在国内受迫害的巴哈伊便会逃亡至此。这里已成为巴哈伊的避难所。巴哈欧拉生前曾表示，要在这个地方建起一座灵曦堂，于是阿博都-巴哈此时也同意了这个计划。祂给哈吉·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写信，请他来监督这项工作。哈吉·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是巴孛的表弟，在阿什哈巴德已经有了自己的房产。当时他住在亚兹德，收到信后很快结束了他在当地的事务，准备前往阿什哈巴德。

1899年5月，易卜拉欣·海鲁拉结束了他的旅行，返回美国。他之前在圣地时已经与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建立了联系。几周后，格青杰夫妇也结束了在阿卡为期五个月的停留，返回美国。海鲁拉本希望自己被任命为美国巴哈伊团体的领袖。当他发现这一愿望显然不能实现时，便开始怀疑阿博都-巴哈的领导地位，美国的巴哈伊团体至此出现了分歧。1900年4月，阿博都-巴哈派阿卜杜勒-卡里姆-德黑兰尼前往美国调查。他所接受到的任务是，帮助海鲁拉理解教长的身份，并加深美国巴哈伊团体对巴哈欧拉教义的理解。

143 后一个任务他很好地执行了，但是到6月底，海鲁拉与巴哈伊团体之间的所有联系都终止了。海鲁拉拒绝接受阿博都-巴哈的权威。

1899年，阿博都-巴哈指示德黑兰的巴哈伊选举出一个灵理会。这个萌芽机构由九位成员组成，其中一位是犹太人，还有一位有着琐罗亚斯德教背景。同一年，缅甸仰光的巴哈伊将一具大理石棺送到了圣地，用来盛放巴孛的珍贵遗体。遗体被安葬在卡尔迈勒山之前，一直保存在阿博都-巴哈的房子里。

更多的朝圣者从西方前来，其中便有萨拉·法默，她在缅因州的埃利奥特建了一个会议中心。前来朝圣时，她把格林埃克会议中心的设施贡献给了阿博都-巴哈。1900年，另外一位美国朝圣者劳拉·克利福德·巴尼应阿博都-巴哈的要求，陪同米尔扎·阿布-法德勒从埃及前往美国。她遵从了阿博都-巴哈的安排。在随后的一年，也就是1901年，阿博都-巴哈派去了阿里·戈利汗，以协助米尔扎·阿布-法德勒深化美国信徒的信仰。

阿博都-巴哈这时把精力都放在了在卡尔迈勒山陵殿的建造上，这座陵殿要用来安放巴孛的珍贵遗体。他已经买下了建造陵殿所需的土地，但是通往陵殿的路却很难走，因此就需要用南边的一块地来修路。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及其同党这时又从中制造新的麻烦。他们怂恿土地的拥有者给出很高的价格，并向他保证他们会出比阿博都-巴哈高一倍的价钱。阿博都-巴哈后来出了一个很高的价格来购买这块地，但是拥有者仍然拒绝出售。

阿博都-巴哈后来讲道：“一天晚上，我摆脱不了自己的忧虑，也没有其他办法，只有一遍一遍地背诵我所拥有的一篇巴孛的祷文。这样的背诵使我镇静了下来。第二天一早，这块地的拥有者来到了我跟前，向我道歉并求我买下他



的地。”<sup>173</sup>

随着新世纪（二十世纪）的到来，陵殿的建设真正开始了。为了督导这项工作，阿博都-巴哈频频来到海法，每天都带着极大的热情谈论着这项工程。当时卡尔迈勒山的山坡上布满岩石，十分荒凉，杳无人迹。阿博都-巴哈所要建造的石质建筑非常坚固，不过相当简单，庄严的结构只有六个房间组成。但是圣约破坏者对阿博都-巴哈能够继续这项工程感到万分愤怒。看到越来越多的朝圣者从西方前来，他们对此更是怒火中烧。在陵殿正式开工建设的时候，阿博都-巴哈便立刻劝止朝圣者们拜访圣地，因为祂知道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会利用任何拜访者来制造更多的事端。

到这个时候，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已经失去了一位主要的同党，他的兄弟米尔扎·迪亚乌拉已于1898年过世。米尔扎·阿迦的钱物全部都用在贿赂官员上了，他甚至连巴哈欧拉的衣物和私人物品都用上了。米尔扎·阿迦于1901年去世，他在死前曾警告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不要阻挠卡尔迈勒山的建筑工程。他说犹太教圣经预言过这个工程。不过，他的建议并没有被听取。

为获得新的资金来源，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抵押了巴吉宅邸。然后，他派米尔扎·马吉德丁去了大马士革，给叙利亚的行政长官纳齐姆帕夏带去了一份诉状。诉状中称，阿博都-巴哈正在卡尔迈勒山上建造一座要塞，准备反叛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而且还在招募西方军事顾问。米尔扎·马吉德丁见到了行政长官和另外一位高级官员。他给这两个人都献上了珍贵的礼物。随后他回到了阿卡，满怀信心地以为成功完成了任务。但是，这桩阴谋很快便落空了。

## 第二十三章

### 再度囚禁于阿卡

1901年8月20日，阿博都-巴哈与信徒们聚在了巴吉宅邸，按照阴历庆祝巴孛宣示周年纪念日。祂在返回阿卡后得知弟弟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和米尔扎·巴迪乌拉在巴吉宅邸遭到了武装逮捕，米尔扎·马吉德丁也以同样不光彩的方式在他太巴列的家中被带走了。

146

阿博都-巴哈立刻去了行政长官的办公室，祂得知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下令要将祂和祂的弟弟们囚禁于阿卡城内，再度实行当时对初到阿卡的巴哈欧拉及其追随者的同样的囚禁。行政长官十分敬慕阿博都-巴哈，他不愿意执行这条法令。实际上，他已经推迟执行了，但他现在别无选择。

阿博都-巴哈在政府总部被拘押了好几天，受到了长时间的讯问。祂请求政府准许祂的弟弟及当地信徒拥有行动自由，并保证祂自己会继续留在阿卡。

绝望中的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给纳齐姆帕夏写了两封信，乞求准许自己返回家中。但是这两封信全都石沉大海。不过，阿博都-巴哈在阿卡地区拥有极高的威望，因此这样严格的监禁是不可能重新实施的。慢慢地，骚动逐渐平

147

静了下来。阿博都-巴哈的请求得到了允许。祂的弟弟们回到了巴吉宅邸，阿卡的巴哈伊也能够重新回到日常工作和事务中去了。

阿博都-巴哈留在了阿卡。祂唯一的也是最大的悲痛就是不能再去拜访巴吉宅邸，不能再到巴哈欧拉的陵殿祈祷了。祂安排人在房顶上建造了一间小木屋，在这座小木屋里，祂可以看着巴吉宅邸。祂平时就在小木屋里作祈祷。阿卡有一座不高的小山俯瞰着巴吉宅邸，在那段时间，山上开满了红色的花朵。信徒们在拜访过陵殿返回阿卡时，阿博都-巴哈便会殷切地问道：“鲜红鲜红的花朵是不是已经在殷红之地盛开了？”<sup>174</sup>

阿卡的行政长官希望能够为囚禁在阿卡的阿博都-巴哈做些补偿，于是便请求阿博都-巴哈带他去拜访陵殿。之后他又一次请求拜访陵殿，这次他还带上了当地其他的一些主要官员。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追随者，从阳台上看到他们来到了这里，还发现官员们对阿博都-巴哈尊敬有加，便对自己计划的落空大为恼火。他意识到监禁并不能给阿博都-巴哈带来伤害。于是他又开始了新的阴谋，这次他的目的是要阿博都-巴哈被驱逐出境或者被处以死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同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的首席顾问谢赫·阿卜勒-胡达取得了联系。

1902年，阿什哈巴德灵曦堂的地基打好了。这座建筑的总体计划由阿博都-巴哈提出，一位名叫沃尔科夫的俄国建筑师以阿博都-巴哈的设计为基础完成了设计。同年12月，整整一个月时间里，来自纽约的迈伦·H. 费尔普斯律师和卡纳瓦罗伯爵夫人都在阿博都-巴哈家做客。对教长当时的

生活，迈伦·费尔普斯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记录：

……阿巴斯·埃芬迪的生活是在安静、谦逊的工作中度过的。一般而言，祂每天的安排是：在日出时祈祷，用茶；在中午用餐之前口授书信或者“书简”，接待来拜者，为穷人提供救济；午餐之后，祂会小睡半个钟头；接下来的整个下午祂会拜访一些病人，还有城里其他一些祂有机会去看望的人；晚上祂会给信徒们讲话，或者给任何希望听祂讲解的人详细阐述《古兰经》，在这方面，即便是在穆斯林中间，祂也是最高的权威之一，这个信仰中的许多博学之人常常会不顾路途遥远前来请祂阐释《古兰经》。

接下来，祂会返回家中回复信件，直到大约凌晨一点钟。这项工作十分繁重，如果由祂一个人来阅读并回复这些信件的话，那么祂全部的时间也不够用。祂也发现自己一个人做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但是又认定这些信件应该受到仔细、公正的对待，于是祂便求助于祂的女儿鲁哈，她的智慧和认真投入是值得阿博都-巴哈信赖的。白天，鲁哈会阅读收到的信件并做摘要，晚上她便将这些摘要呈给阿博都-巴哈。<sup>175</sup>

两位拜访者在阿卡时正值莱麦丹月，也就是穆斯林的斋月。费尔普斯注意到，阿博都-巴哈会在此期间斋戒，祂每天晚上都会给这个地区非常贫穷的穆斯林提供一顿晚餐。每周，祂都会毫无例外地救济穷人。每到周五，教长的门外便

会聚集着一些衣衫褴褛的人们，费尔普斯这样描述到：

149

他们之中许多人都是盲人；更多的人则脸色苍白，面容憔悴，或者年事已高。有的人拄着拐杖，有的人虚弱得连走路都困难。大多数妇女都严严实实地裹在面纱之下，但是这些少数没有用面纱遮掩的脸庞已足以使我们坚信，如果将这层面纱揭起，我们将看到更多的痛楚和苦难。她们中有的还带着婴儿，孩子们的脸都极度消瘦，面色蜡黄。聚集在此的人可能有上百个，此外还有许多的孩子。他们来自这些街道中我们所能见到的各个种族……<sup>176</sup>

费尔普斯接着描述了教长的样子：

一扇门打开了，一个人走了出来。他中等身材，十分强壮。他身着平滑的浅色长袍，头戴一顶淡黄色土耳其毡帽，帽边用一条白色头巾围着。他大约有六十岁，灰白的长发披在肩上。他的额头宽广、饱满，鼻子有点像鹰钩鼻，髭须都快白了，须髯浓密而轻盈。他灰蓝色的眼睛很大，目光柔和而犀利。他举止简约，但是却在一举一动中流露出一种优雅、尊贵，甚至于王者风范。<sup>177</sup>

费尔普斯描述了阿博都-巴哈从人群中走过时的样子，他亲切地问候每一个人，然后站在街道的窄角，向所有朝他走来的人挥手致意：

人们挤过来时有点太急切。祂轻轻地把他们推回去，让他们一个一个从祂身边走过。当他们走来时，他们都会伸出手。在每一个伸开的手掌中，祂都会放下几个小硬币。祂认识他们所有人。祂用手抚摸着他们的脸，他们的肩膀，他们的头……祂让一名带着婴儿的妇女停了下来，深情地抚摸着那个孩子。在人们走过时，有的人会亲吻祂的手。祂向每个人说道：“马哈巴，马哈巴！”——很好，很好！<sup>178</sup>

初冬的时候费尔普斯在阿卡。他讲述了阿博都-巴哈向大概五六百个阿卡城中最贫穷的人提供冬衣的情景：

祂亲自给许多人披上衣服，尤其是那些最为体弱多病或是身有残疾的人，祂用手为他们把衣服摆弄好并赞许地轻抚着……

节日的时候，祂会登门看望穷人，与他们聊天，详细询问他们的健康状况，问他们是否感到舒适，就连他们外出的家人也会问候到，并给所有人留下礼物……

每个人都知道祂，爱戴祂，无论贫富老幼，甚至是母亲臂弯里跃跃欲动的婴儿。如果祂听说城中有谁生病了，无论是穆斯林、基督徒或者其他任何教派的人，祂都会每天陪在他们身边，或者派一位可靠的信使前去看望。如果有病人需要医生，而这个病人又十分贫穷，祂就会带一位或者派一位医生前去，并带上一些必要的药品。如

果祂发现谁家的屋顶漏水或者是窗户破了，威胁到了他们的健康，祂会叫来一位工匠，而祂会在在一旁亲自等候，直到这些缺口被补上为止。任何人遇到了麻烦，都会直接向教长寻求建议或者帮助。例如，一个人的儿子或兄弟被投进了监狱，或者受到了法律上的威胁，抑或是遇到了任何他难以应对的巨大困难，他都会求助于教长。确实，无论贫富，所有人都会向祂寻求建议。对于所有人而言，祂就是一位慈父。<sup>179</sup>

费尔普斯讲述道，阿博都-巴哈花在自己身上的时间很少。这样一来，祂便能够慷慨地对待其他人：

151 祂的衣物一般都是棉布的，而且是所能买到的最便宜的。祂在波斯的朋友经常……会给祂送来一些贵重的衣物。出于对赠送者的尊重，祂会穿上一次；之后，祂便把这些衣服送给其他人。几个月前便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教长的妻子即将外出旅行。她怕丈夫把披风送人，对祂自己却一件都不留，她便把另一件披风留给了女儿，吩咐她不要让她的父亲知道。她离开后不久，教长对这件事似乎有点起疑，便问祂的女儿，“我是不是还有一件披风？”女儿不能否认，只好把母亲的吩咐告诉了祂。教长回答道：“当我知道自己有两件披风，而有的人却一件都没有时，我怎么会感到高兴呢？”直到把第二件披风送人后，祂才心满意足。<sup>180</sup>

卡纳瓦罗伯爵夫人常常同巴希叶·哈努姆交谈，之后她会把自己所听到的讲给迈伦·费尔普斯。按照当时的社会习俗，费尔普斯是不能亲自参与她们的交谈的。

巴希叶·哈努姆说，教长的婚姻幸福而和谐。她解释说因为两个女儿健康不佳，她的嫂子最近觉得有必要带女儿们到贝鲁特旅行，而这是穆尼丽·哈努姆自结婚以来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地离开阿博都-巴哈。在她离开很短的一段时间后，阿博都-巴哈每天早上向女儿鲁哈问的第一个问题都是，“鲁哈，你觉得你母亲什么时候能回来呀？”<sup>181</sup>

1902年，阿博都-巴哈开始要求圣地的信徒们为波斯，特别是为亚兹德的巴哈伊做特殊的祈祷。祂警告说他们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IV**  
**1902—1912**



卡尔迈勒山

## 第二十四章

### 剧 痛

在巴哈欧拉去世前一年，亚兹德的巴哈伊团体遭到了残酷迫害，有七人因此殉教。在阿博都-巴哈使命期的第一年，又有一名亚兹德的巴哈伊被谋杀。在其他地方，迫害也时有发生。1896年，在纳赛尔丁·沙阿遇刺后不久，在呼罗珊省的图尔伯德-海达里又有五名巴哈伊为信仰丧生。1898年，一位著名的商人在马什哈迪惨遭杀害，尸体也被焚烧了。

155

1896年，穆扎法尔丁沙阿在父亲死后继位，不过实际的权力仍然掌握在阿米努-苏丹手中。阿米努-苏丹是首要的反动大臣，纳赛尔丁·沙阿在执政的最后几年里深受他的影响。那些年里，与西方大国的接触以及西方人带来的新思想使波斯紧张不安。人民对开采本国资源的外国势力深恶痛绝，尤其是对法国、英国和俄国。

除民族主义情绪以外，一场宪法改革运动也应运而生。然而，这场改革运动招致了一些团体的强烈反对，例如神职人员，因为求变思想使他们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在这种动乱的氛围中，巴哈伊是最合适不过的替罪羊了，他们成了这两

方发泄恐惧的对象。

156 随着改革运动愈演愈烈，反动力量加强了他们对巴哈伊的指责，称巴哈伊煽动并支持民族主义者和宪法运动。经济压力使正遭遇困难的巴哈伊雪上加霜。基本生活用品的价格迅速上涨。社会贫困阶层对物价飞涨非常憎恨。很多民众受教育程度较低，保守派领导利用他们的劳苦、恐惧和偏见作威作福。

在北部地区，阿米努-苏丹的残酷统治以及平民生活的艰苦激发了民众的政治反抗情绪，这种情绪宣泄在了对外国人、犹太人以及琐罗亚斯德教徒的零星攻击上。大不里士出现了骚乱，并蔓延到了一些镇上。在南部地区，不满情绪更为强烈，而这种不满直接体现在了对巴哈伊的攻击上。

1903年5月初，拉什特爆发了骚乱，不过由于该省的总督做出了果敢迅速的反应，骚乱没有波及其他地方。同月，在该城宗教领袖谢赫·穆罕默德-塔基的煽动下，伊斯法罕也爆发了骚乱。巴哈欧拉在祂最后一部重要著作中称这位谢赫为“狼子”，因为他曾残暴地袭击过巴哈伊教徒。在此期间，一位已是八十岁高龄的深受尊敬的巴哈伊惨遭杀害。谢赫·穆罕默德-塔基致信波斯主要城市的宗教领袖，敦促他们效仿他的做法。

他的信在亚兹德找到了沃土。在这里，刚刚上任的主麻伊玛目迫切希望巩固他的权威，证明他的宗教热情。在抵达亚兹德仅仅一天后，他便布道反对巴哈伊。同一天，即6月13日，一伙乌合之众横冲直撞地攻击并洗劫了巴哈伊的家。  
157 这伙暴民极其凶残，该城的行政长官也无法保护巴哈伊。6月15日，第一个殉道事件发生了。接下来的一周，亚兹德周

边的村子也发生了暴乱。在亚兹德城内，骚乱持续了两周时间。

这是亚兹德有史以来最可怕的骚乱。6月28日，这座城市的宗教领袖宣布，掠夺巴哈伊的家是合法的。妇女和儿童遭到了骇人的虐待，而且被活活饿死。为安抚这伙暴民，行政长官甚至下令将一位著名信徒从炮口中射出，并将另一位信徒的喉咙撕开。

世界各地的报纸都报道了这次暴乱。伦敦《泰晤士报》报道称，有一百二十名巴哈伊在亚兹德丧生。自从1852年那个可怕的夏天以来，巴哈伊还从未经历过这样的迫害。随后，卡尚、哈马丹以及马拉耶尔也都爆发了骚乱。

听到这些事件后，阿博都-巴哈无比痛心。一连两周，极度伤心的祂几乎没有合过眼。阿迦·米尔扎·阿迦是巴孛妻子的侄子，此时住在设拉子，在迫害仍在残酷继续的时候，阿博都-巴哈急忙给他寄了一封信，要求他复原巴孛的住所。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这所房子几经改变，除了阿迦·米尔扎·阿迦，很少有信徒能记得这所房子在巴孛居住时的样子了。阿迦·米尔扎·阿迦给阿博都-巴哈寄去了一份计划，把巴孛在世时房子里的每一处细节都列了出来。阿迦·米尔扎·阿迦的计划得到了批准。尽管困难重重，危险巨大，但是在他的密切监督下，这项工作最终得以完成。在复原工作结束后不久，阿迦·米尔扎·阿迦便去世了。

与此同时，阿博都-巴哈写信给美国的巴哈伊，答应了他们要在北美建造灵曦堂的请求。祂鼓励他们要一起磋商；祂提到波斯的巴哈伊正饱受压迫，激励北美的信徒用行动为波斯教友带来心灵上的慰藉和愉悦。

## 第二十五章



### 多事之秋

159           在圣地，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支持者们仍企图阻止卡尔迈勒山上的建筑工程。他们千方百计地污蔑阿博都-巴哈。这时，他们已经与贝鲁特的瓦利、大马士革的穆夫提以及叙利亚的一些基督教传教士取得了联系，并且还试图影响苏丹的首席部长谢赫·阿卜勒-胡达。阿卡警察局局长叶海亚·贝受到了圣约破坏者的影响，他派了一些秘密特工将虚假报告带去了君士坦丁堡。

1903年2月，米尔扎·巴迪乌拉与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决裂，宣布忠实于阿博都-巴哈。米尔扎·巴迪乌拉听说英国学者爱德华·G. 布朗拜访过巴哈欧拉，并得知布朗对巴哈伊信仰很感兴趣，于是他在1903年给布朗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称，所有针对阿博都-巴哈的指责都是毫无根据的，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的行为纯粹是出于怨恨和个人野心。事态的发展证明，米尔扎·巴迪乌拉还是无法长时间离开自己之前的同党——圣约的破坏者。

一些信徒这时力劝阿博都-巴哈向奥斯曼当局申诉，向其解释圣约破坏者造成的损害。阿博都-巴哈拒绝这样做。

在西方，巴黎的巴哈伊正在筹钱，并计划派特使前往君士坦丁堡，争取使阿博都-巴哈获释。阿博都-巴哈听说了这个计划后，立刻给巴黎的朋友们发了电报，告诉他们放弃任何类似的计划。但是关于这个计划的消息传到了圣约破坏者耳中。他们十分高兴得到这样一件有利武器。他们对贝鲁特的瓦利添油加醋地说，要不是阿博都-巴哈叫停了这个计划，瓦利是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好处的，而阿博都-巴哈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个人不喜欢瓦利。瓦利当然大为恼火，进一步加深了对阿博都-巴哈的敌意。

1904年，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的阴谋直接导致阿卡行政长官被撤职，这位长官对阿博都-巴哈十分尊重。新的行政长官接替了他的位置，此人则对教长心怀敌意。然后，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又在这座城市一些居民中间搅起了新的憎恶情绪。前些年间，这些人就已经表现出了对巴哈伊的敌意。他通过散布诬陷阿博都-巴哈的谣言达成了这一目的。于是，针对教长的煽动性文章出现在了埃及和叙利亚的一些报纸上。事件在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及其同党起草了一份针对阿博都-巴哈的正式诉状之后达到了顶点。

他们为了拿到这份文件所必需的签名而行贿。这份送去君士坦丁堡的诉状，控告阿博都-巴哈正在煽动一场叛乱，反抗奥斯曼对巴勒斯坦的统治，甚至还煽动了约旦河外的贝都因人；祂已经聚集了巨大的财富，并且获得了海法三分之二的土地，作为祂即将建立的王国的基础。这份文件还称，尽管巴哈欧拉只不过是一个圣人，一个逊尼派穆斯林，阿博都-巴哈还是坚称自己是一位先知。

这样的控告自然而然地使得奥斯曼当局警惕起来。他们



很快派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前往阿卡。他们派出密探监视教长的住处，报告祂的一举一动。朋友们和仰慕者都停止了对教长的拜访。

阿博都-巴哈非常关心阿卡信徒的安全。到此时为止，大约有一百位波斯巴哈伊居住在监狱之城，并在这里谋求生计。阿博都-巴哈向住在巴黎的一位美国信徒借了些钱，安排这其中的大约七十位信徒迁往埃及。对于留在阿卡的信徒，祂不允许他们在祂的住所里聚集。祂大量减少了获邀前来朝圣的信徒的数量，还一度中止了所有的拜访。祂命令助手们把他们持有的所有巴哈伊著作转移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祂把祂的信件重新寄到了埃及，有一段时间祂下令所有的信件都要留在埃及，不得将任何信件寄给在阿卡的祂。

正如教长的女儿鲁哈·哈努姆在这段时间里写给卢阿·格青杰的信中所描述的：

我们的主受到政府的巨大困扰已经有三个多月了。祂又一次被禁闭在阿卡城中了，他们今天说要把祂流放到苏丹，明天又说些其他的东西，没有人知道他们想要干什么。有位当地人在我们的主来到阿卡后成了巴哈伊信徒，他因为脱离了自己的宗教改宗巴哈伊，而被投进了监狱，受到了残酷的惩罚。亲爱的卢阿呀！在这样的动乱中我们很难见到我们的主，祂在阿卡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困难的时期，甚至连祂之前的朋友现在也成了祂的大敌，每个人都试图伤害祂，祂仅剩的几位朋友也被行政长官从阿卡遣走了……

……我的母亲身体还是不好，她本不应该留在阿卡，因为这里的气候对她很不利，但离开是不可能的，因此她一直是疾病缠身……<sup>182</sup>

教长的另外一位女儿穆纳瓦尔·哈努姆给卢阿的信中称，人们害怕遭到逮捕，在整整三个月里，没有人前来看望他们，没有人在街上同他们说话。

尽管经受着所有这一切，阿博都-巴哈还是继续指挥着卡尔迈勒山上巴孛陵殿的建筑工程，尽管祂不能亲自去工地视察。正是在这个多事之秋，致东西方信徒的书简不断地被启示了出来。有人见证说阿博都-巴哈经常在一天里写出多达九十封信件，祂常常是整晚都忙于处理那么多的信件。尽管如此，祂却从未放缓对阿卡城中穷苦人民的慈善工作。

阿博都-巴哈被调查委员会传唤了好几次。每一次祂都向调查人员证明指控是被可笑地捏造出来的，针对每一项指控祂都给出了清晰、合乎逻辑的论证。祂的陈述优雅而雄辩，每个人听过之后很快就明白了对祂的指控的虚假性。调查委员会又询问了为什么美国人会来阿卡。哈桑·巴柳齐对随后的情形有一段激动人心的描述：

阿博都-巴哈回答说，他们是来参观巴哈欧拉陵殿并学习宗教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又问，关于传播一些煽动性的作品且有人见过祂有这样的作品，对此指控阿博都-巴哈有何话说。祂回答祂不曾有过这样的作品，因此也不可能有人看到过。调查委员会之前曾哄骗、贿赂甚至强迫一些人作假证。此时，这些证人被列举了。听到这些

后，阿博都-巴哈站了起来，极具威严而且威风凛凛，他强调自己不可能有任何煽动性的作品。而后，他便走出了房间，没有受到任何阻拦。接下来，调查委员会的整个询问便以失败告终了。<sup>183</sup>

## 第二十六章

### 一次有益的监禁

也是在这多事之秋，一位名叫劳拉·克利福德·巴尼的美国信徒开始记录阿博都-巴哈同一些登门拜访祂的信徒的谈话。这些谈话被汇编到了《已答之问》中，劳拉在得到教长的允许后将这本书出版了。她在前言中写道：

164

“我已把我疲惫的时刻都给了你，”这是阿博都-巴哈在回答了我的一个问题以后从桌旁站起来时说过的一句话。

当天的情形就是这样，此后也仍是如此：在长时间工作的间隙，祂会通过稍事活动来解除疲劳，偶尔可以谈得长一些。然而祂时常在谈话开始后不久便被人请走，虽然某些话题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讲完；可是过后却会有几天甚至几周祂都抽不出空来教导我。然而我可以很有耐性，因为在我面前一直在进行着更为精彩的另一课——祂的个人生活就是我的绝好教材。<sup>184</sup>

尤尼斯汗医生是教长的秘书和口译员，在他的帮助下，

这些在用餐时的谈话被记录了下来。有一次，教长宴请我们，其间灵性的滋养超过了上席的食物。对此，尤尼斯汗医生描述道：

165

阐释问题时，教长说话的方式常常令听者陶醉。一天，祂坚持让我先吃饭再讲话，我又全神贯注于正在讨论的话题。这时祂问劳拉在英文中“口译员”怎么说，劳拉告诉了祂。祂又问“饥饿”怎么说，她也告诉了祂。于是，阿博都-巴哈指着我喊道，“饥饿的口译员！饥饿的口译员！”

尽管圣约破坏者并没有放松他们的行动，但是1905年和1906年这两年对教长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在波斯以及奥斯曼帝国，改革运动的力量得到了增强。阿里·戈利汗带着他的美国妻子和襁褓中的儿子来到阿卡朝圣。他们正在去往波斯的途中，由于戈利汗的国家局势动荡不安，所以他希望在波斯找到一份工作。他们的女儿玛尔齐耶·盖尔在《追忆流年》中有一篇关于他们朝圣之旅的文章。

玛尔齐耶的母亲弗洛伦斯·布里德生于波士顿。她惊异于阿博都-巴哈清新干净的外表，即便祂一早便到城里拜访病人和其他有困难的人时也是如此。弗洛伦斯写道：

祂身上一直散发着灵性光辉和芳香，使人的认知富有灵性，使人的内在自我得以升华，进入一种天国的和谐、愉悦和满足的氛围当中……祂有张无私的、非同寻常的脸，脸上刻着饱受苦难的印记。<sup>185</sup>

戈利汗看到教长被禁闭在阿卡城内，房子周围还有士兵把守，他感到十分悲痛。阿博都-巴哈对他说：

这囚禁于我是一种休息，其中并无困苦……

166

……我现在在外面的工作还不及从前的一半多。我怎么能说这是监狱呢？这里有玫瑰，有树，有植物，还能看到海景。况且，对人而言受苦是必需的，因为这些困苦可以使人更为高效。<sup>186</sup>

还有一次，为了安慰戈利汗，他说：

基于很多原因，这囚禁于我是有益的。一个原因是，这保护了我。当敌人发现我们已被囚禁后，就不会再去想其他的方法来伤害我们。此外，在天佑美尊之后……我们必须以下狱为乐，其他任何状态都不能为我们带来好处，任何自由都不能让我们得以休息。我们的目的是在全能的上帝的门槛前服务，无论我们是囚犯还是自由之身。如果我们住在某位国王惬意的穹顶下，周围环绕着令人赏心悦目的花园和草地，平和与宁静唾手可得，但是倘若信徒们对信仰毫无激情，他们的行为与律法以及上帝的急切呼唤不相一致，当此类消息传来时，这样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又能带给我们什么安慰呢？<sup>187</sup>

尽管阿博都-巴哈对囚禁毫不在意，佛罗伦斯的一些日记却向我们展示了这些日子里的压力。有一次：

……在一个拱形走廊里，佛罗伦斯遇到了

教长的妻子，看到她面色苍白、身患疾病的样子……这时她哭着说道：“是的，他们把我们送到这里慢慢消亡，就像油灯的火焰一样。我们的生命慢慢消逝——一切也就终结了。”那天晚上，作为一种改变和休息，教长安排妻子去拜访了一位太巴列的亲属。<sup>188</sup>

167 还有一次，弗洛伦斯半夜听到哀号。她和戈利汗就住在阿博都-巴哈房间的隔壁：

她听着这哀号。仿佛是某人在任由自己陷于悲痛之中，而这悲痛似乎无人倾听。

“对于这样的痛苦，这样的忧伤，我真的是闻所未闻。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叫醒戈利汗吗？我应该请人来帮忙吗？”

之后，她惊讶地发现这是阿博都-巴哈的声音。她自问：“是什么超人的、未曾降临人世的悲痛在折磨着祂光辉的灵魂？是什么伤害了祂？是什么令祂失望？信仰的永不罢休的敌人们又要搞什么阴谋？”

祂仍旧在忧伤着，悲痛着，这两个房间之间的墙似乎非常薄。

“这样的忧伤令我深深敬畏，也许我能够这样理解它：阿博都-巴哈温柔的心灵伤痕累累，压力重重，它承受着全人类一切的苦难和悲伤、罪恶和逆行。”

过了一阵子，声音慢慢地静下去，她也睡去

了。<sup>189</sup>

在1907年春天，美国信徒科琳娜·特鲁到圣地来朝圣。她在描写与教长的初次见面时讲道：

我真的没有为阿博都-巴哈显示出的力量做好准备。我预料到了祂的爱，但我想象的阿博都-巴哈就像基督徒想象温顺谦卑的拿撒勒人耶稣那样。我发现祂是一个精力十分充沛的人，一头雄狮，我曾希望见到的最威严的人。<sup>190</sup>

同年4月，第一位美国信徒桑顿·蔡斯到阿卡朝圣。对于他与阿博都-巴哈的第一次见面，蔡斯给我们留下了一幅生动的画面：

168

有人说道：“教长！”祂自如地大踏步进了房间，用清亮的嗓音欢迎了我们……祂拥抱、亲吻了我们，就像父亲对待儿子，就像长久分离的兄弟。因为在表达爱时祂从不迟疑，而祂也的确爱着每个人身上的人性，难怪有些人觉得教长爱他们胜过其他所有人……

祂叫我们坐在了那张小长沙发上；在房间一侧的又高又窄的床上，祂盘起一条腿坐了下来，问候了我们的健康和旅途情况，要我们开心一些，并表示了自己对我们能安全到来的欣喜之情。过了几分钟，祂又一次握了握我们的手，然后就突然离开了……我们的心中满是喜悦的泪水，因为我们“回家”了。祂亲和的精神驱走了



陌生，好像我们一直都认识祂一样。就仿佛是在经历了漫长的旅程、疲倦、艰苦和找寻后，我们终于回到了家中。<sup>191</sup>

对于教长的住所，桑顿·蔡斯是这样描写的：

全部是石质建筑，用石灰水和灰泥刷过，有着监狱的外观。

我们的窗户俯瞰着花园，还有阿博都-巴哈的帐篷，帐篷在房子靠海的一边。花园的一边与行政长官的房子挨着，行政长官的房子可以俯瞰花园，另一边是一道内防御墙。几英尺外是临海的外墙，两堵墙之间是一直处于警戒状态的持枪卫兵。在墙和花园一角有一个哨岗，从哨岗上可以看到地面和帐篷的情况。阿博都-巴哈在这个帐篷里接见暂住于此的拜访者，以及经常拜访祂的官员。这样一来，对于教长在房子以外的一切活动，行政长官透过窗户都可以看到，警戒的人也可以一览无余。这也许是官员们常常成为祂的朋友的一个原因。<sup>192</sup>

## 第二十七章

### “身处险境”

1906年，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在改革派的压力下，穆扎法尔丁沙阿承诺要在波斯确立宪法，并成立由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这些事件让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大为惊恐，因为他害怕失去手中的权力。圣约破坏者决定抓住这个机会。他们改写了早前对阿博都-巴哈的诉状，并递交到了君士坦丁堡。

170

1907年的冬天，阿博都-巴哈把自己刚刚做的一个梦告诉了巴哈伊们。他说他看见有一艘船驶进了海法湾，鸟儿从船上飞向了陆地，它们看上去像是一捆捆炸药，令阿卡的居民惊慌失措。在梦中，他站在这群鸟中间，毫无惧色，只是看着群鸟在城市上空不停地盘旋，直到回到它们来时的船上。阿博都-巴哈说，危险即将到来，但终将过去。

几天后，以阿里夫·贝为首的新的四人调查委员会从君士坦丁堡直接赶了过来。他们带来了被前任调查委员会认定为毫无价值的文件。他们住在阿卡当地的一位显贵家里，就在巴吉宅邸附近。这个显贵和圣约破坏者的关系非常密切。这四个人和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及其支持者们一起制订

了他们的计划。

171

他们撇开了大马士革的瓦利，而是和在君士坦丁堡的苏丹的几个主要大臣建立了直接联系。他们派了密探监视阿博都-巴哈的家，还严密监控着进出城市的任何信件和电报，并向当地百姓施压，让他们提供对阿博都-巴哈不利的证据。一名当地的食物商因拒绝这样做，结果被他们扔进了监狱。阿博都-巴哈的朋友们又不敢来拜访他了，即使是穷人也害怕靠近他。城里一时流言四起。阿博都-巴哈清楚，他很快就要被流放到黎波里塔尼亚的费赞去了，那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荒漠，他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阿卡城里的要人都毕恭毕敬地拜访了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唯有阿博都-巴哈没去。很多尊崇他的人都力劝阿博都-巴哈去拜访，他们知道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因阿博都-巴哈不曾来拜访而愤怒。尊崇阿博都-巴哈的人，强烈请求他前去拜见，哪怕只是为了他的人身安全着想。但是，阿博都-巴哈断然拒绝了。他说他没有什么要解释，也没有什么要索取。如果他去了而且被宣布无罪，那么就好像他是通过巴结和贿赂来洗脱了罪名似的。

阿迪卜·塔赫尔扎德讲述道：

在这段日子里，教长一直都镇定自若、信心十足。他继续给东西方的巴哈伊写书简，还在他的小花园里栽了些树。阿卡的显贵们都认为他很快就会被流放，所以当他们看到他修理自己租赁的房屋时都倍感惊讶；而当他们得知他还买了燃料并储藏起来过冬的时候，更是大为诧异。<sup>193</sup>

瓦利哈里勒帕夏对调查委员会无视他的权威的行为极为不满，于是他下令对阿博都-巴哈进行审讯。当地巴哈伊的行动再次受到限制，有些人还受到了骚扰。从埃及来的巴哈伊商人被禁止离开阿卡。西班牙领事是一位住在海法的意大利人，他赶忙趁着夜色秘密驾车到阿卡拜会阿博都-巴哈。当时有艘意大利的货船停泊在港口。领事为祂提供了一条安全通道，可以把祂带到任何祂想去的地方；他特意让那艘船推迟离港，直到他得到答复。阿博都-巴哈和一些信徒商讨祂是否应该接受这个帮助。信徒们都建议祂离开，但是阿博都-巴哈的答复是留下。祂说巴孛没有逃走，祂也不会。

调查委员会的成员频频收到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的电报。他们都忙着从阿博都-巴哈的起诉人那里获取证据。

就是在那些危险的日子里的某一段时间，阿博都-巴哈写下了自己的遗嘱，祂指定守基·阿芬第——也就是祂十岁的长外孙——为祂的继承人，并封祂为“圣护”。遗嘱被秘密地埋了起来，因为阿博都-巴哈当时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遗嘱有一段的开头这样写道：

啊，我深爱的朋友们啊！我现在的处境极其险恶，我的生命已时日无多，因此，为保护上帝的圣道，保全上帝的律法，捍卫上帝的圣言，维护上帝的教义，我不得不立下本遗嘱。<sup>194</sup>

遗嘱里的一篇祷文生动地表达了那些日子里祂的痛楚：

主啊，我的悲伤之杯已然斟满，我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无情打击。苦难之鏢已将我包围；不幸之箭已射向了我，势如骤雨，瓢泼而下。忧

患消磨着我，当我孤零零地站在悲伤之中时，我的力量因为敌人的猛击而被削弱。主啊，赐我慈悲吧！让我荣升到你的尊前，让我用殉道之圣杯畅饮，因为这蛮荒而广阔的世界再也容不下我了。<sup>195</sup>

阿博都-巴哈要面对的痛苦不仅仅来自调查委员会，还来自祂同父异母的兄弟们，他们正在密谋杀死祂。在诬陷阿博都-巴哈自称先知后，他们推断杀死阿博都-巴哈是可嘉的事。他们还引用巴哈欧拉的一些经文作为凭证，经文中写道：

谁若在满千年之前自称从上帝那里得到了直接启示，这个人必是个冒名顶替的骗子……而他若执迷不悟，上帝必会派人来惩罚他，绝不手软。事实上，上帝之惩罚是可怕的。<sup>196</sup>

阿迪卜·塔赫尔扎德讲道：

据说教长在一次谈话时讲到，上帝在祂的使命期内一直在帮助圣约破坏者，让他们不遗余力地破坏圣道的堡垒，如此一来，教长便能阻止他们所有人，因此将来就不会再有人这样做了。<sup>197</sup>

174 同样在那段时间里，阿博都-巴哈给哈吉·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也就是瓦基勒-道莱，他是巴孛的表弟，曾在阿什哈巴德建了一座灵曦堂）寄去了一封书简。关于这封书简，阿迪卜·塔赫尔扎德讲述道：

在书简里，祂把自己所面临的巨大危险告诉了瓦基勒-道莱，并请求他在必要的时候为世界正义院的选举做好准备。为了做好这件事，祂让他把阿夫南和圣辅聚集到同一个地方，并按照祂遗嘱中的安排来建立这个机构。<sup>198</sup>

委员会的成员不遗余力地工作着。有一天他们都去视察了卡尔迈勒山上的工程建造情况。他们对坚实的石质大厦下面的陵殿格外关注。

哈桑·巴柳齐讲述道：

就在这次视察后不久，他们便上了他们从君士坦丁堡来的同一艘船，而这艘船现在就停泊在海法。太阳渐渐西沉，船转向了阿卡。两个城市的人都能看见它驶上了一条不祥的航线……阿博都-巴哈的家人和其他巴哈伊都陷入了绝望之中。但是阿博都-巴哈却镇静、安详，祂独自一人在自家院子里散步。在阿卡海岸的制高点上，巴哈伊们正心急如焚地望着那艘带着凶兆的船行驶着。太阳沉入了地中海，那艘船继续保持着航向。船离阿卡非常近了，但是它突然改变方向驶向了公海……当教长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而祂仍然在院子里散步，祂“欣然默许了这一切”。<sup>199</sup>

君士坦丁堡很快传来了坏消息，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

或被炸死或被炸伤。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在几天后回到君士坦丁堡，发现苏丹和他的官员们对他们从阿卡带来的报告毫无兴趣。所有人都忙着在首都及周围地区找出革命分子。

几周后，几个月后，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对付革命威胁中，但是他没法遏制迅速兴起的革命浪潮。1908年7月，继莫纳斯提尔和塞萨洛尼基的叛乱之后，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青年土耳其党人要求苏丹恢复他三十年前废止的宪法，否则就会被强制废黜。就在第二天，苏丹便服从了这一要求。转眼间，苏丹的帝国里所有的政治犯和宗教犯都被释放了，其中当然也包括阿博都-巴哈。不过，由于阿卡的圣约破坏者强烈反对，市政官员们只好给君士坦丁堡发去电报，询问大赦是否也适用于阿博都-巴哈，最后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阿博都-巴哈终于结束了漫长的囚徒生涯。当祂被关进监狱之城时只有二十四岁，而在祂重获自由的时候已经六十四岁了。

## 第二十八章

### “最令人欣喜的消息”

阿博都-巴哈一直渴望能够自由拜谒巴吉宅邸父亲的陵殿。既然祂能够再度去巴吉宅邸了，祂也就能重新开始护理以前种在陵殿附近的花床了。每周五和周日祂都会给花床里的植物浇水，有时候祂要在最近的水龙头和花园之间往返六十多趟，即使在当地官员和显贵前来陪同的时候也不例外。祂的身体状况很不好，过去十年的压力已经影响到了祂的健康，也使祂为一些疾病所纠缠，但是浇灌花园的工作对祂来说弥足珍贵，给祂的心灵带来了欢乐与平和。

176

祂终于自由了，终于可以完成巴哈欧拉的嘱托——将巴孛的遗体安放在卡尔迈勒山上了。正如哈桑·巴柳齐所讲述的：

1909年3月21日清晨，也就是诺鲁孜节那天，阿博都-巴哈把大理石棺——仰光巴哈伊送来的礼物——抬到了山上并放进了陵殿中。那天晚上，祂将装着巴孛及其殉道门徒的两具不可分割的遗骨的木盒放入石棺。一盏孤灯点亮了当时的场景，是那般的辛酸，那般的欣喜。巴孛曾被人恶



意中伤，又被人肆意冤枉，最后被人残忍杀害，祂支离破碎的遗体长年没有安息之所。而现在卡尔迈勒山的心将永远接纳祂。关于这个事件，《撒迦利亚书》中曾写道：“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

那天晚上，在这座耗费了阿博都-巴哈无数心血的陵殿里，既有来自东方的巴哈伊，也有来自西方的巴哈伊。还有许多资深信徒，他们都追随信仰走过了最黑暗的时期……<sup>200</sup>

当时十二岁的守基·阿芬第记录下了那晚的情形：

大功告成，设拉子殉道先知的肉身遗体经过诸多周折后终于安全地放置到上帝圣山的怀抱中，得以永久安息，此时此刻，阿博都-巴哈取下头巾，脱去鞋子和长袍，在尚未封闭的石棺前俯身下拜。祂的一头银发随风飘逸，神情激动，容光焕发。祂将额首置于木棺边沿，声泪俱下，在场者无不随之落泪。当晚，祂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彻夜未眠。<sup>201</sup>

在致全世界巴哈伊的信中，祂写道：

最令人快慰的喜讯就是，神圣的、生辉的巴孛遗体……因敌人的优势地位，出于对恶意破坏的担心，且已知发难作恶之心并未安息，因而在长达六十年的时间里多次转移不同的地方，如

今，通过阿卜哈美尊之慈悲，在诺鲁孜节，在神圣灵枢里，在卡尔迈勒山的崇高陵殿内，终于隆重安放了……非常巧合的是，同样是在诺鲁孜节的这一天，一封电报自芝加哥发来，宣布美洲的各巴哈伊中心选派代表去往芝加哥……对灵曦堂的地点和建筑作出了明确的决定。<sup>202</sup>

不到一个月后，即1909年4月13日，君士坦丁堡发生了兵变，四月底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被罢黜了。此后他一直受到严密监控，直到九年后去世。

阿什哈巴德有一位名叫阿迦·米尔扎·加法尔-哈迪奥夫的巴哈伊，他提出要出资建造一座靠近巴孛陵殿的朝圣者招待所。招待所很快就建好了。今天，它欢迎着从世界各地来到巴孛陵殿的朝圣者。

在安葬好巴孛的遗体后，阿博都-巴哈从阿卡搬到了海法，住进了一座为祂建造的房子里。这里的气候条件要比阿卡更有益于健康，但是阿博都-巴哈的病周期发作，有的时候还病得很厉害。祂没有向巴哈伊透露自己的病情，但祂的医生强烈建议祂去一个不同气候的地方旅居。

1910年8月中旬，阿博都-巴哈去了埃及。美国巴哈伊伊莎贝拉·布里廷厄姆收到了西德尼·斯普拉格的信，信上说：

我有一个很重大的消息要告诉你。四十二年来，阿博都-巴哈第一次离开圣地，去了埃及……当听到阿博都-巴哈离开的消息时，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因为直到最后一分钟都没有人知道祂有离

开的想法。在离开的那一天，祂到米尔扎·阿萨德·乌拉的家来看我们，我们坐在一口新打的井边，祂说祂来尝尝井水。我们没有想到祂来访是为了告别。然后祂坐着马车上了山，来到（巴亭）陵殿。那天晚上和平常一样，信徒们聚在阿博都-巴哈的房子前领受每天到祂跟前的福分。但是那天我们没有等到祂，因为祂的一个女婿来告诉我们，阿博都-巴哈已经乘坐总督号汽船去塞得港了。<sup>203</sup>

阿博都-巴哈在塞得港待了几周，巴哈伊纷纷从开罗赶来拜见祂。阿博都-巴哈这次旅行的随员赛义德·阿萨杜拉-库米记述了如下内容：

有一天，祂叫我陪祂去城里的街道上散步，祂说：“你现在是否知道，当我告诉朋友们我的小病中蕴涵着智慧时，我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吗？”我答道：“是的，我记得很清楚。”祂继续说道：“这智慧就是我必须始终按照圣道的要求行事。圣道所要宣扬的，就是我一刻都不可懈怠要去完成的！现在，圣道要求我前往这些地区，如果我当时透露了我的打算，就会遭遇很多困难。”<sup>204</sup>

在塞得港待了一个月后，阿博都-巴哈登上了一艘开往欧洲的船，但是祂不得不在亚历山大下船，因为祂的健康状况不允许祂做这次耗费精力的旅行。在亚历山大发生了很不寻常也很突然的变化。埃及和波斯的记者此前一直公开对阿

博都-巴哈来埃及表示出敌意，现在却纷纷前来采访他，并且在文章里表达了他们真挚的敬佩和尊敬之情。事实上，亚历山大港的波斯团体邀请阿博都-巴哈去参加穆哈兰姆月举行的一个仪式——纪念伊玛目侯赛因的殉道。哈桑·巴柳齐回忆道：

他去了，且备受尊敬。他向一位吟诵卡尔巴拉城悲伤的故事的人赠送了一件长袍，以表彰他的才华和奉献。他还向活动组织者捐了钱，由他们代表他召开一次纪念大会，并接济穷人。<sup>205</sup>

1910年11月，英国崇拜者韦尔斯利·图德-波尔来到亚历山大港附近的雷姆莱拜访阿博都-巴哈。后来他在给英国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自从来到塞得港之后，阿博都-巴哈的健康得到了极大的恢复。无论怎么看，他都非常健壮，充满活力。他常常谈起在美国的事业，无疑他很看重这件事。他还谈了很多关于各个欧洲中心的事，也谈起了伦敦，他希望英国在来年会有一伟大的事情发生。<sup>206</sup>

阿博都-巴哈希望在1911年夏天前往欧洲，但是在五月份的时候他来到了一座靠近开罗的小镇。这个国家的记者再一次将注意力投向了，并对他十分敬重。埃及的穆夫提和总督的首席宗教顾问都来拜访了他，他也回访了他们。随后，总督本人两次前来面见他，并对他敬重有加。

基奇纳勋爵也与他会过面，阿博都-巴哈的性格给他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哈桑·巴柳齐总结了阿博都-巴哈那一年在埃及度过的最后几个月：

181

的确，许多神职人员、贵族、行政官员、国会议员、文人、记者、政治评论家、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还有波斯人都来见祂。穷人和一无所有者也能见到祂，并满意地离开。

在阿博都-巴哈的个人胜利轰动了整个埃及的时候，祂又将注意力转向了欧洲。1911年8月11日，祂登上了开往马赛<sup>207</sup>的科西嘉号汽轮。

## 第二十九章

### 从埃及到英国

阿博都-巴哈从马赛出发，到了日内瓦湖南岸的托农莱班。祂在那里休息了几天。美国巴哈伊霍勒斯·霍利为我们留下了他在托农莱班初见阿博都-巴哈时的难忘情景：

182

我看见人群中站着一位气宇不凡的老人，祂身着淡黄色长袍，洁白的发须在太阳下闪闪发亮。祂的身材俊美，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想过谁的气度和衣着会如此浑然一体。尽管我不曾见过教长的相貌，但我确信那就是祂。我的整个身体都在颤抖。我的心狂跳不已，双膝变得软弱无力，一种强烈的，愿意接受祂的感觉从头传到了脚。面对这崇高的形象，我似乎已变成了某种极为敏感的传感器，我的眼睛和耳朵好像不够用了一样。我的每一部分都意识到了阿博都-巴哈的存在。我高兴极了，我都想大喊——这似乎是最适合我的自我表达指令了。我自己的个性正在飘走，被一个新的生灵取而代之。一种荣耀，像是从人性的巅峰上倾泻下来一样，泼洒在了我的身

上，我感到一种最为强烈的膜拜的冲动……阿博都-巴哈回答了一些问题，并评论了西方的宗教。祂有时会开怀大笑——的确，苦行主义的理念和任何无用的痛苦都不能与这个全面发展的个性相比。祂身上的神性不是以人性的损失为代价的，相反，这神性以其充裕而赋予人性以活力并丰富人性，就好像是祂已经以最大的热情完善了祂与他人的关系，从而获得了祂自己的灵性发展一样。<sup>208</sup>

教长从托农莱班旅行到了英国，于1911年9月4日抵达伦敦。伊波利特和劳拉·克利福德·德雷富斯-巴尼夫妇从巴黎赶来，协助祂把波斯语翻译成英语。布洛姆菲尔德夫人为教长准备了她在卡多根花园97号的家，“希望祂能屈尊在此小住一段时间”。<sup>209</sup>她为我们留下了一幅教长到来时的生动画面：

祂来了，谁来描述祂呢？

当我们看着祂时，似乎有一种挚爱和敬畏的静谧压倒了我们。祂彬彬有礼，着一身简单的白色衣裳，披着淡色的波斯斗篷；祂头戴低沿的淡色塔杰帽，上面缠着一小条优质纯白的亚麻头巾；祂那曾经乌黑的头发和短须已经变得雪白；祂的眼睛很大，蓝灰色，长着又长又黑的睫毛，还有两道浓厚的眉毛；祂那椭圆形的脸，有着象牙般的肤色，既英俊又温暖；祂还有个笔挺的鼻子和一张厚实和善的嘴。仅凭这些外表的细节就

能判断出祂充满了个人魅力。

祂体态匀称，浑身透着尊贵和优雅，祂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祂那非同一般的高度。祂是爱和理解的化身，是同情和权能的化身，是智慧和权威的化身，是力量的化身，充满活力的青春的化身，这些都蔑视着岁月置于祂身上的重负，啊，蔑视着这些岁月！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祂的内心里装满了美好与慈悲，这使得祂的内在魅力胜过了外表。在祂伸出手，迎上前来时，这种内在魅力的荣光在祂的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里闪耀着。<sup>210</sup>

184

阿博都-巴哈到房间里的第一句话是：“我很高兴看到你们所有人。是你们的爱把我吸引到了伦敦。我在监狱中等了四十年，就是为了给你们带来神圣讯息。你们是否欢迎我这样一位客人呢？”<sup>211</sup>

当时，有这样一种风俗，那就是在家里吃饭的时候要上很多菜，尤其是有客人的时候，比如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家。在那儿吃过第一顿饭后，阿博都-巴哈说道：“菜肴非常好吃，水果和鲜花也都惹人喜爱，但是我们还可以分一些菜肴给贫穷饥饿的人们呀，他们甚至连我们这里的一样菜都没有。”<sup>212</sup>

在场的所有人当即同意了这一提议：

一盘实实在在而又够分量的菜，加上沙拉、奶酪、饼干、甜点、水果，和桌上的鲜花，餐前



汤，餐后的咖啡或茶，对任何晚餐都已足够。这样可以极大地简化生活，减少烹饪和劳动量，而且相比于吃大量不必要且昂贵的菜肴，这肯定更符合基督教的观念。<sup>213</sup>

阿博都-巴哈来伦敦时带了秘书米尔扎·马哈茂德，以及一个名叫霍斯劳的仆人。布洛姆菲尔德夫人这样描述了祂的日常安排：

185

祂起得很早，接着会朗诵祷文，喝茶，写书简，还会口述一部分书简。然后便开始接见蜂拥而来的拜访者，有些人天刚一亮就来了，在门口耐心地等着，直到大门为他们打开。<sup>214</sup>

这些朝圣者啊，这些客人啊，还有这些访客啊！一想起那些日子，我们的耳朵就充满了他们的脚步声——他们好像来自世界各国！每天都有，一整天都是，就像川流不息的溪水……

这些人当中有：牧师和传教士、东方学者和神秘学研究者、务实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英国国教天主教徒和非国教教徒、神智学者和印度教徒、基督教科学派成员和医学博士、穆斯林、佛教徒以及琐罗亚斯德教徒；还有政治家和救世军战士、为人类福祉工作的人、争取妇女参政的人、记者、作家、诗人、医生、裁缝、贵妇人、艺术家和艺人、贫穷的待业者和富裕的商人、戏剧界和音乐界人士；所有人都来了，他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来接受这位神圣信使的爱怜……<sup>215</sup>

胸襟豁达的R. J. 坎贝尔牧师邀请了阿博都-巴哈，请祂去位于伦敦中心的市圣殿教堂，在礼拜会上发表演讲。之前阿博都-巴哈从未在任何地方做过公开演讲。祂的开场白是这样的：

啊，高贵的朋友们啊！上帝的探求者啊！

赞美归于上帝！今天，真理之光普照世界，天堂花园的清风吹拂着所有地区，每一块土地都听到了天国的召唤，所有虔诚的心灵都感受到了圣灵的气息。上帝的灵气创造着永恒的生命。在这个美好的时代里，东方受到了启蒙，西方充满了馥郁，灵魂处处能呼吸到圣洁的芳香。<sup>216</sup>

在简短的演讲中，阿博都-巴哈用令人愉悦欣喜的话语完美地总结了巴哈伊天启的核心：

186

人类大同的海洋正在卷起它喜悦的浪花，因为人类的心智之间有了真正的交流……

这是人类力量的一个新周期……你们从那些愚昧的古老迷信中被解放了出来……

上帝对这个时代的恩赐就是赋予人们对人类一体和宗教在根本上的统一的认识。国家间不再有战争，以上帝之愿，至大和平就要到来……

上帝唯一，人类一体，宗教同源。让我们崇拜祂吧，赞美所有彰显了祂光明与荣耀的伟大先知和信使吧！<sup>217</sup>

离开市圣殿教堂之前，阿博都-巴哈受邀为布道坛上的

《圣经》题词如下：

这是一本上帝之圣书，一本天启之圣书。它是赎罪的圣经，是高贵的福音书。它是天国的隐秘及光芒，是神圣的恩惠，是上帝指引的印记。

——阿博都-巴哈·阿巴斯<sup>218</sup>

9月17日，应副主教威尔伯福斯的邀请，阿博都-巴哈在威斯敏斯特市的圣约翰教堂向信众发表了演讲。《基督共同体》在其发表于9月20日的文章中报道了这次演讲：

187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这位巴哈伊运动的领导人身上。祂身着传统的东方式衣袍和头巾，和一个西方领导人手拉着手走过来……

沿着教堂的走道，他们来到了主教的椅子旁，这把椅子已专门为阿博都-巴哈放到了坛前。副主教威尔伯福斯站在诵经台上，介绍了这位“了不起的”客人。祂讲述了自己曾在监狱里的生活，祂的磨难和勇敢，还有祂的自我牺牲，以及祂确然荣耀的信仰……然后阿博都-巴哈站了起来，祂的声音十分清晰，抑扬顿挫，祂从容地挥动着手臂。尽管祂说的是波斯语，但是听众似乎都能领悟到祂的意思……<sup>219</sup>

上述两座教堂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遭到轰炸。炸弹直接击中了市圣殿教堂，而且摧毁了这座教堂，不过现在已被重新建好了。

伦敦市长邀请阿博都-巴哈到他府上做客，阿博都-巴

哈接受了邀请。祂拜访了女工聚居点，这个聚居点在萨里的一个名叫拜夫利特村子。祂还在布里斯托尔待了一周，住在克里夫顿客人之家。在那里，人们为祂开了一个欢迎会，九十多位布里斯托尔的名流到场聆听了祂的演讲。祂拜访了里奇蒙公园附近的詹纳夫妇家，那里郁郁葱葱的环境让祂欣喜。

9月29日，在塔维斯托克广场的帕斯摩尔·爱德华寓所大厅，布洛姆菲尔德夫人为祂组织了一场有四百六十人参加的欢送会。其间，祂再次清楚而中肯地说到了巴哈欧拉：

祂的使命是把愚昧的狂热变成普世的爱，在祂追随者的心中打下人类团结的基础，将人类平等付诸实践……

由于东西方都接受着同一轮太阳的照耀，所以所有的种族、国家和信徒都应该被看做同一个上帝的仆人。整个地球是一个家庭，所有的人——希望他们知道——都沐浴在唯一上帝的仁慈中。<sup>220</sup>

188

9月30日，阿博都-巴哈给神智学会做了一次演讲，这是祂此行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祂准备在10月3日早晨起程离开。对于那个早晨，布洛姆菲尔德夫人这样讲道：

阿博都-巴哈安静地坐在那里写作。我们提醒祂该动身去搭乘火车了。祂抬起头，说道：“有比火车更重要的事情。”然后祂继续写着。

突然有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进来，手里拿着香气怡人的白花环。他朝教长深鞠一躬，说

道：

“以至纯者琐罗亚斯德门徒的名义，我称呼您为那‘应允者巴赫拉姆王’！”

这个人给阿博都-巴哈戴上了花环，然后给每个惊讶不已的人涂上了散发着鲜玫瑰香味的珍贵精油。

当这个短暂但令人印象深刻的仪式结束后，阿博都-巴哈小心翼翼地摘下了花环，动身去坐火车了。<sup>221</sup>

## 第三十章

### 首访法国

阿博都-巴哈于10月3日抵达巴黎。伊波利特和劳拉·德雷富斯-巴尼夫妇为他在卡蒙大街四号找了座宽敞明亮的公寓。从这条大街走过一段台阶就能到特罗卡代罗花园。布洛姆菲尔德夫人讲述道：

189

……教长常常一个人悠闲地散步。在这间既现代又舒适的巴黎公寓中，我们尊敬的教长连同他的秘书、随从，还有一些亲密的朋友，度过了难忘的九个周。<sup>222</sup>

每天早上，阿博都-巴哈都和来访者谈话。他说的是波斯语，伊波利特和劳拉·德雷富斯-巴尼夫妇会把他的话翻译成法语。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和她的两个女儿，以及比阿特丽斯·玛丽昂·皮亚特小姐，从伦敦赶到了巴黎，在阿博都-巴哈的整个访问过程中她们一直都待在巴黎。她们一起记录了阿博都-巴哈在巴黎的演讲。教长要求她们准备一份这些演讲的英文稿以供出版。1912年，汇编后的《巴黎谈话》在伦敦出版了。

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写道：

190 阿博都-巴哈的话语尚可记在纸上，但是该如何描述祂的笑容、祂那诚恳的祈求、祂的仁爱、祂光芒四射的活力，还有不时从祂的言语中透出来的凛凛威严呢？祂抑扬顿挫的声音仿佛要将听众拥入圣灵的氛围之中，仿佛要渗入存在的核心。<sup>223</sup>

阿博都-巴哈演讲的对象要比在英国时更为广泛。当时的巴黎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是艺术家的麦加，是思想知识的中心。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因各种原因离开家园流亡于此的人，其中就有一些曾在祖国显赫一时的波斯人。布洛姆菲尔德夫人这样描述了阿博都-巴哈的一些访客：

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信仰，有的从东方来，有的从西方来，包括神智学者、不可知论者、唯物主义者、唯心论者、基督教科学派成员、社会改革家、印度教徒、苏非派教徒、穆斯林、佛教徒、琐罗亚斯德教徒和其他很多人。一些致力于减轻穷人痛苦的不同人道主义机构的工作人员也经常拜访阿博都-巴哈。<sup>224</sup>

其中就有一个在赤道非洲工作。他说道：

啊，阿博都-巴哈！我来自法属刚果，我一直致力于减轻一些当地人的苦难。我在那个国家已经工作了十六年了。

阿博都-巴哈答道：“当我在监狱的黑暗中得知你所做的一切时，我感到非常欣慰。”<sup>225</sup>

霍勒斯·霍利那一年分别在伦敦和巴黎待过一段时间，他评价道：“在伦敦强调的是巴哈伊教的社会和精神层面，而在巴黎展示的则是它的思想内容以及无与伦比的释义能力”。<sup>226</sup>

191

正是在巴黎的时候，阿博都-巴哈谈到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他说：

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力量，令人高兴的是，人类还未发现它。让我们祈求挚爱的上帝，求祂不要在精神文明主导人类心智之前让人类科学发现这种力量。如果它落入有着低级物质本性的人类之手，它的威力足以摧毁整个地球。<sup>227</sup>

像在其他地方一样，阿博都-巴哈在巴黎同样劝告听众要有信仰，要为国家间的和谐而努力：

要使你们的心超越现在，满怀信心地看到未来！今天，种子播到土里，籽果落在地上，而我们要看到那一天定会到来：种子长成挺拔的大树，枝头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欢呼吧，高兴吧，那一天的黎明已初露曙光！你们要认识到它的威力，因为它的确是神奇的。<sup>228</sup>

阿博都-巴哈在这个最为国际化的城市里着重强调了友善，尤其是对待那些远离故国的人们：

当你们同陌生的外国人相处时，别拘泥于陈



规陋习，以免让人觉得你冷漠无情……对陌生人要友好相待……

关心他们的膳食居停，使他们有宾至如归之感……

光是嘴上说说普天仁爱多么美好，大同理想多么崇高，又能有什么益处呢？只要这些想法未被付诸行动，它们就毫无价值。<sup>229</sup>

192

布洛姆菲尔德夫人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位驻欧洲某国首都的日本大使当时住在热那酒店，他和妻子都知道阿博都-巴哈当时在巴黎。大使夫人迫切地想见到教长，她第二天早上就要离开巴黎了，现在她患了严重感冒又不能离开酒店去见祂。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回忆道：

在漫长而疲惫的一天后，教长回来了。祂知道了这个消息。

“告诉那位女士和她的丈夫，既然她不能到我这里来，那我就去拜访她。”<sup>230</sup>

祂随即前往，尽管当时天色已晚，天气挺冷，还下着雨。祂给他们带来了欢乐。祂在那里待了一个多小时，和他们谈论了世界时局。在场的朋友们都感到很惊奇，因为尽管祂在监狱之城阿卡度过了大半生，但祂却对世界事务有很好的理解，而且还能够简明扼要地提出恰当的解决办法。

一天，布洛姆菲尔德夫人收到了一封信，威胁说如果阿博都-巴哈去访问某国的话，祂就会受到伤害，而我知道祂会在不久的将来提议前去访问该国。<sup>231</sup>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将信交给了阿博都-巴哈，并对祂的安全表示担忧。祂笑着说

道：

我的女儿啊！难道你还没有意识到，我的生命无时无刻不处在危险之中吗？难道你还没有意识到我会高高兴兴地离开这个世界，去和我的父亲重逢吗？<sup>232</sup>

然后，阿博都-巴哈安慰她，向她和其他朋友保证：若上帝不介入，敌人是没有力量危及祂的性命的。因此，当一群巴哈伊在附近的花园遭到一个面目狰狞的人的威胁后，他们平静地说：“保护教长的力量也会保护祂的仆人。所以我们毫不畏惧！”<sup>233</sup>

193

那个人离开了，从此再也没有来骚扰他们。

一些教会领袖前来探望阿博都-巴哈，有些诚心求教，而有些人则在来之前就已经把自己的心智蒙蔽了起来。

布洛姆菲尔德夫人讲述道：

一天下午，来了一群人，他们属于那后者，其言语偏执、狭隘而且冷酷无情。他们尖刻地谴责所有那些不接受他们那一套信条的人……

阿博都-巴哈因这次会见而黯然神伤。当祂谈起这些来访者时，祂的眼睛里充满了爱怜，还带着极度的不赞同……然后祂用充满威严的声音说道：

“耶稣基督是仁慈的主，这些人居然以主的名自诩！耶稣为他们感到羞耻！”

祂似乎因为寒冷而浑身颤抖。祂披上斗篷，做了一个手势，仿佛是在严正驳斥他们的谬论。<sup>234</sup>

在巴哈伊的家中，在神智学者的总部，在圣灵主义联盟，在牧师瓦格纳教堂的会众面前，阿博都-巴哈都进行了谈话。根据布洛姆菲尔德夫人的回忆，祂有次在回教堂的路上，在巴黎一个非常贫穷的街区碰到了一群情绪激昂的人：

……他们当中有个大个子挥舞着一根长条面包，大声叫嚷，手舞足蹈。

194

阿博都-巴哈走进了人群中……那个挥舞着面包的人突然看见了祂，立刻停住了脚步，站着一动不动。然后他用手中的面包继续四处挥舞着，并大声叫道：“让路，让路，祂是我的父，让路！”教长穿过了人群，这时人群安静了下来，纷纷向祂致敬。阿博都-巴哈笑容可掬地对他们说道：“谢谢你们，我的朋友，谢谢！”<sup>235</sup>

12月1日，阿博都-巴哈在格鲁兹街十五号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说道：

人与人之间唯一真正的差别在于他们发展程度的不同……他们都是上帝的孩子。你们要全心全意地爱他们。相互之间不要见外，人人都是朋友……

我在东方，你们在西方，让我们尽心尽力使世界团结起来，使所有的民族成为一个民族，使整个大地变得像一个国家那样，因为真理的太阳无分彼此，普照四方。<sup>236</sup>

第二天，也就是12月2日，阿博都-巴哈从巴黎去了埃及。

**v**  
**1912**



霍华德·科尔比·艾夫斯

## 第三十一章

### “非常渴望见到你们”

阿博都-巴哈在埃及度过了整个冬天。英法访问结束后，祂的身体极度疲惫，但是在祂的气力刚刚恢复后，祂就已经在为下一次更加耗费精力的旅行做准备了。

197

北美的巴哈伊们都祈求阿博都-巴哈前来看望他们。他们筹集了三千二百英镑寄给了祂。他们建议阿博都-巴哈乘坐将要进行处女航的泰坦尼克号穿过大西洋。然而，阿博都-巴哈却将钱寄了回去，选择了一条更小更慢的船。

3月25日，阿博都-巴哈乘塞德里克号轮船离开了亚历山大港。时年十五岁的守基·阿芬第当时和祂在一起。船停靠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那里的医生诊断出守基·阿芬第和阿博都-巴哈的两位侍从都染上眼疾了。由于医生的这个诊断，他们三人失去了进入美国的资格，于是被迫返回埃及。

4月11日，塞德里克号抵达了纽约。码头上聚集了很多巴哈伊。其中有位名叫朱丽叶·汤普森的艺术家。她讲述道：

船靠岸了，教长却没有出现。突然，我猛地瞥见在甲板那边昏暗的大厅里，有个人在门附近大步流星地来回走着，祂让人感到震撼！祂那简

198

单的一步，却充满了力量，袍服飘动，威严的头颅冕以头巾——这就是我当时所看到的一切……<sup>237</sup>

阿博都-巴哈要求信徒们先行离开，并答应下午见他们。在船上的时候，祂见到了一些媒体记者，他们问祂为什么来美国，祂说为了推动世界和平与建立人类大同。祂希望能见到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美国人。

教长自费住进了安索尼亚旅馆。和在英国与法国一样，祂拒绝接受任何信徒的钱财，从不要求捐款，也不接受任何贵重的礼品。当天下午祂在爱德华·B. 金尼夫妇的家中接见了巴哈伊。通过朱丽叶·汤普森的叙述，我们可以瞥见当时的场景：

……祂坐在餐厅的正中间，旁边有一张桌子，上面布满了鲜花……金尼家的孩子桑福德和霍华德站在祂的膝边，祂用胳膊搂着他们。祂脸色洁白，浑身散发着光芒。祂的平静真是难以言状。人们一行行、一圈圈地站着：有数百人站在相互敞开着的大房间里……我们为祂提供了暗色的背景……祂如神明般将头从一个孩子转向另一个孩子，从一群人转向另一群人……就在那转头的一瞬，关怀的真谛与最为浓烈的温情体现得淋漓尽致。<sup>238</sup>

教长这样开始了祂的演讲：

今天来到这里以后，尽管旅途劳顿，但我还是非常渴望见到你们，而且我也无法抗拒这次会面。现在，既然我们已经相见，我的疲劳也就

烟消云散了，因为和你们相见是我精神愉悦的源泉。<sup>239</sup>

阿博都-巴哈在纽约的第一次公共演讲是于4月14日在升天教堂进行的。教堂被堵得水泄不通。在那里，祂谈到了国际团结与和解的迫切需要。

4月19日，祂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了演讲，当晚，祂还拜访了包厘街救济所。在那里，祂向大约四百名城里最贫穷的无家可归者发表了演讲。祂开始道：“今晚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已来到了这里看望我的朋友们。”“我把你们当成我的亲戚，我的伙伴，而我就是你们的同志。”<sup>240</sup>

祂告诉他们巴哈欧拉是如何在伊拉克度过两年身无分文、无家可归的日子的，祂常常称呼自己为“德尔维希”，意即“贫穷者”，祂因这个头衔而深感自豪。在简短的讲话结束后，阿博都-巴哈站在门口，和祂的听众一一握手，并在每个人的手掌中放了一两枚硬币。

那天晚上在回到安索尼亚旅馆后，祂说道：“一定要救济穷人！”“如果你只给他们一句空话，那么当他们把手伸进口袋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自己并没有因为你而变得富有一些。”祂把剩下的钱给了一名女清洁工。当她得知阿博都-巴哈怎样使用其余的钱之后，她说道：“我也要这样用这些钱，我也会把它们给别人。”<sup>241</sup>

4月20日，阿博都-巴哈乘火车去了华盛顿特区。那里有位十分富有的信徒阿格尼丝·帕森斯夫人，她预计阿博都-巴哈会访问华盛顿，就事先为祂建造了一座房子。阿博都-巴哈希望租房子住，但是为了不让帕森斯夫人失望，祂同意和一名翻译住进她的房子里，而其他的随行人员则住在



租来的房子里。当天晚上，阿博都-巴哈到达了华盛顿，他在公共图书馆大厅举行的东西方联合大会上发表了演讲。

他说道：“希望民主的美国，成为第一个奠定国际团结基础的国家。希望它成为第一个宣告人类大同的国家。希望它成为第一个举起‘至大和平’大旗的国家……”<sup>242</sup>

帕森斯夫人同阿博都-巴哈谈起了在泰坦尼克号海难中丧生的一位挚爱的艺术家朋友。阿博都-巴哈对她说道：

只要一个人毕生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不管是艺术，还是其他——这都可以看做是一种对上帝的尊崇，他肯定会为上帝的慈悲所环抱。

阿博都-巴哈接着补充道：

如果有人帮助过你，却又伤害了你，你应该因这一面而忽略另一面——你只需要想到好的那一面。<sup>243</sup>

阿博都-巴哈对很多团体发表了演讲，其中有神智学者、普救教会以及霍华德大学（一所主要的非裔美国人学校）的师生等，所做演讲之多，不胜枚举。有些时候，他一天会有三个或三个以上不同的约会。

4月24日，阿博都-巴哈在安德鲁·J. 戴尔夫人家中说了以下这些话：

当美国的各个种族以真正的友谊和协作团结起来的时候，人类大同的光芒便会照耀，永恒荣耀与福佑的日子就会来临，上帝的圣灵就会围绕着我们，神圣恩典就会降临到我们身上……这便是大同的福佑与好处；这便是爱的结果；这便是

至大和平的征兆；这便是人类世界统一的星辰。  
想一想吧，这种情形该是多么地神圣啊！我为你们祈祷，我为你们向上帝祈求肯定和帮助。<sup>244</sup>

一天深夜，电话发明者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邀请阿博都-巴哈去他家做客。那天，祂已经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发表了演讲。哈桑·巴柳齐讲道：

祂显得极度兴奋……祂的声音清晰而洪亮，祂大声呼喊着：“噢，巴哈欧拉！您做出了多么大的功绩！噢，巴哈欧拉！我愿为您将我的生命献祭！噢，巴哈欧拉！我愿用我的灵魂为您拜祭！您的一生充满了考验和苦难！您所忍受的折磨是多么地严酷啊！可您最终奠定的基础是多么的牢固，您所举起的大旗是多么的光荣啊！”<sup>245</sup>

第二天，土耳其大使优素福·迪亚帕夏为阿博都-巴哈举办了一场晚宴。大使称阿博都-巴哈为“本时代之独一无二者——传播上帝的荣耀和完美的人”。教长回应道：“过奖了。”<sup>246</sup>

在华盛顿停留期间，阿博都-巴哈会见了西奥多·罗斯福，而且祂还于4月27日与美国财政部长李·麦克朗共进午餐。4月27日晚，帕森斯夫人在家中为阿博都-巴哈举办了一场欢送会。其间，来了三百名最负声望的首都市民。第二天上午，阿博都-巴哈即将离开华盛顿的时候，一些外国大使前来拜访祂，其中就有英国大使詹姆斯·布莱斯。

帕森斯夫人希望为阿博都-巴哈提供一大笔钱以资助祂接下来的西部之旅。阿博都-巴哈拒绝了，并建议她把钱捐

给穷人。当开往芝加哥的火车载着他快速驶过美丽的绿色田野时，阿博都-巴哈为他的父亲曾长时间与翠绿的田野和广阔的天地相隔绝而遗憾万分。

火车到达芝加哥时已经是晚上了。阿博都-巴哈对芝加哥尤其喜爱，因为正是这一座城市在北美大陆上第一次响起了巴哈欧拉的号召。大批巴哈伊在火车站等着迎接教长。巴哈伊灵曦堂团结会正在芝加哥召开会议，并计划在第二天闭幕。

第二天，也就是4月30日，阿博都-巴哈首次在记者面前发表了详尽的讲话。然后，他在赫尔大厦的跨种族聚会上发表了演讲。接着，他又在汉德尔大厦举行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第四次年会上发表了演讲。最后，他向参加巴哈伊灵曦堂团结会闭幕仪式的巴哈伊发表了演讲。除此之外，他还下榻的宾馆里接见了个人和团体。

第二天上午，阿博都-巴哈参加了在密歇根湖畔的威尔梅特举行的西方灵曦堂母堂的奠基仪式，并安放了基石。他所选择的基石是妮蒂·托宾夫人费了很大工夫，经历了许多的困难才搬来的一块大石头。妮蒂·托宾夫人并不富裕，除了这块石头外，她没有什么可以奉送的。

奠基仪式上，阿博都-巴哈讲道：

203

成千上万的灵曦堂——赞美和颂扬上帝的曙光点，将在东方和西方为所有宗教人士建立起来。但是，它作为在西方建立的第一座灵曦堂有着重要的意义。<sup>247</sup>

阿博都-巴哈日复一日地发表演讲，拜访并接见来访者，向人们泼洒他所有的挚爱。有些人开车跟随着他，从一

个会议到另一个会议。5月5日，阿博都-巴哈在与芝加哥的巴哈伊道别时说道：

你们要精诚团结。切勿互生怨气，将你们的目光转向真理王国，而非盯着造物界。爱所有的人是为了上帝，而非为他们自身……人无完人，各人皆有各自的不足，如果你只看人本身，那你永远不会高兴……因此，不要看任何人的缺点；要以宽恕之眼看人。不完美之眼只看缺点，而遮过之眼则看灵魂的创造者。<sup>248</sup>

5月6日，阿博都-巴哈离开了芝加哥。祂在克利夫兰和匹兹堡均待了一天，然后坐火车去了华盛顿，旅途花了十二个小时。阿博都-巴哈的随从强烈建议祂单独住一个隔间，好让祂休息一下，但是祂没有同意。

回到华盛顿后，阿博都-巴哈住在了帕森斯夫人家附近的出租屋内。5月11日，祂坐火车来到了纽约，人们已经在河边大道为祂租了间公寓。当天下午祂与信徒在这里见了面，并告诉他们：

虽然我们与纽约的朋友们分离只有短短三周的时间，但是想见你们的渴望却是如此地强烈，让人觉得这三周好像三个月一样。自从离开你们后，我们就没有过一天或者一夜的休息，不是旅行、四处奔波就是做演讲。不过，所有这一切做得都非常好，我们也极其高兴。赞美归于上帝！每时每地都在“哈拉卡特”，“哈拉卡特”，“哈拉卡特”（“运动”，“运动”，“运动”）！<sup>249</sup>

## 第三十二章



### 打下坚实的基础

205 第二天，尽管阿博都-巴哈感觉非常疲惫，但祂还是去新泽西州的蒙特克莱发表了演讲，并于当晚在纽约的一座教堂里发表了演讲。接下来的一天，阿博都-巴哈因为精疲力竭，不得不躺在床上休息，但祂还是坚持出席由纽约和平协会为祂举办的欢迎晚宴。朱丽叶·汤普森坚持让祂卧床休息，对此祂笑道：

“我的工作靠的是圣灵的肯定，而不是健康法则。如果我遵照健康法则的话，那么我就一事无成了。”<sup>250</sup>

作为晚宴的主要发言人，祂告诉听众当前没有比为和平事业服务更为荣耀的了：

上帝赋予了这个伟大而荣耀的世纪以特权和恩惠，地球上的任何强权都无法与这特权和恩惠相抗衡。这是本时代的急切需求。人类可以与任何事物相抗衡，唯独不能违抗神意对这个时代及其要求的暗示与意旨。<sup>251</sup>

接着，阿博都-巴哈参加了在莫宏克湖举办的和平与仲裁大会，并发表了演讲。回到纽约后，祂于同一天在两座教堂里向会众发表了演讲。祂的第二次演讲是应时任兄弟教堂牧师的霍华德·科尔比·艾夫斯的邀请而做的。

科尔比·艾夫斯写道：“……在那天晚上的大厅里，有一种过去从未有过的宗教氛围。”<sup>252</sup>

我在观众席面对着教长，凝视着祂，我发现憧憬一个为神圣的兄弟精神所改造的世界并不困难。因为教长本人就是那种精神的化身。祂那飘动的长袍，那淡黄色的土耳其毡帽，还有那银灰色的发须，都使祂与祂的西方听众截然不同。但是祂的微笑却似乎充溢着同志情谊，拥抱着我们；祂的眼睛环顾着屋子，似乎在找寻在场的每一个人；祂的手势融合了权威与谦卑，睿智而又幽默，这一切至少对我传达了一种真正的兄弟精神——当最无助的人仍有不足时，它永远不会满意；在所有的人都得到圣灵所恩赐的神圣丰裕之前，它不会满意。<sup>253</sup>

阿博都-巴哈那天晚上说道：

要坚信上帝的帮助，不要只看到你自己的能力，因为上帝的恩惠能使一滴水变成大海，能使微小的种子长成巨树。确然，神圣的恩惠就像大海，而我们就像置身其中的鱼。鱼是不能只看自己的，它们必须看到巨大而精彩的海洋。海洋能够滋养一切，因此上帝的恩惠能够包容一切，永

恒的爱能够照耀一切。<sup>254</sup>

207 阿博都-巴哈还去了波士顿、剑桥和伍斯特。他在波士顿的一位论会议上说道：

宗教是神圣存在的外在表达。因此它须栩栩如生、生机盎然、感人肺腑、不断进步。如果停滞不前，不具备进步性，那么宗教就没有神圣的生命，就是一个死物。神学机构始终是积极向上、变化发展的，这就要求对它们的启示也必须是不断进步、连续不断的。所有的事物都是屈服于改革的。这是一个充满了活力与革新的世纪。<sup>255</sup>

5月26日，阿博都-巴哈回到了纽约，尽管有时候他十分疲惫，但他活动的步伐却不减从前。这时阿博都-巴哈已经七十岁高龄了。6月2日，阿博都-巴哈第二次拜访了升天教堂，有人问他：“您和您信仰的创始人是什么样的关系？您成为他的继承人的方式是不是和成为罗马教皇的方式一样？”阿博都-巴哈答道：

我是创始人巴哈欧拉的仆人，我为此感到荣耀。在我看来，这是无上的光荣，我希望自己为巴哈欧拉的服务能够获得肯定。这就是我的身份。<sup>256</sup>

6月3日，阿博都-巴哈乘火车来到宾夕法尼亚州的米尔福德，并在那里住了一晚。在回来的路上，当火车从美丽的乡间驶过时，阿博都-巴哈目不转睛地看着这番景色，而此时他的随从发现他正在哭泣。

哈桑·巴柳齐写道：“对父亲经受的磨难和困苦的记忆

忆再次涌现出来，这明显的反差让祂陷入了深深的悲伤之中。”<sup>257</sup>

6月8日，阿博都-巴哈再次踏上了旅程，这一次去的是费城。尽管极度疲劳，祂还是在两座教堂里发表了演讲。费城的巴哈伊对传播信仰非常积极，所有听说阿博都-巴哈的人都对祂的这次到访满怀感激。6月11日，祂这样对纽约的巴哈伊讲道：

208

我们刚刚从费城访问回来……这些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传播真理之光。由于我年事已高，旅行于我而言并非易事，有时候遇到的困难还很大，但是出于对上帝的朋友们的爱，以及在通往上帝的路上牺牲自我的愿望，我满心欢喜地承受着这些困难。这目的已经有了结果，这便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和团结。<sup>258</sup>

在纽约，阿博都-巴哈搬进了西78街的一栋房子里。这所房子是一名教徒最近为祂租的。在纽约之行余下的日子里，祂一直住在那里。朱丽叶·汤普森说，房门每天在七点半或更早时候就打开，直到半夜才关上。

在那里，阿博都-巴哈每天都发表讲话。哈桑·巴柳齐讲述道：

由于身体状况很不好，祂不得不勉强制定出一套制度，通过这套制度，祂只在私下见那些之前没有见过的人，或者有特别紧急问题的人。其他人则在客厅里一起会见。<sup>259</sup>

哈桑·巴柳齐从米尔扎·马哈茂德-扎尔加尼的日记摘



引道，阿博都-巴哈过去常常和祂的随从去市场购买所需的食物，亲自为祂的客人们下厨，指导厨房的各项安排。

209            大多数时候，阿博都-巴哈都让客人们与祂共进午餐或晚餐。偶尔没有客人来的时候，祂只吃些面包和奶酪便心满意足了，以免给随从带来额外的麻烦。<sup>260</sup>

除去这些日常的聚会、见面和访问，祂还频繁访问教堂、社团和巴哈伊家庭。6月18日，人们在麦格纳家里给祂录了一段录像。第二天，也就是6月19日，阿博都-巴哈向聚集在祂房子里的朋友发表了一项重要宣言。祂清楚明确地说明了自己作为圣约中心的地位，并将纽约命名为圣约之城。朱丽叶·汤普森的讲述或许能让我们一窥教长那天的神采：

祂走出房间，顺着楼梯走下来，经过我和卢阿，当时我们都站在三楼的走廊里。当祂从四楼走下来的时候，我们能看见并能感觉到祂脚步中那种特别的力量——仿佛某种神奇的力量在支配着祂；这种力量强大到要挣脱身体的束缚，从身体里射出来，几乎要逃离祂的身体，甚至能将其分开。我无法描述那坚定不移的步伐，它充满了令人敬畏的威严，我也无力描述祂眼中闪现的奇异的光芒。《旧约》里壮美的词句：“此人从波斯拉而来……气愤愤地踹着酒醉”<sup>①</sup>可以勉强表

---

① 《旧约·以赛亚书》第65节，踹着酒醉，意为结束大灾难，终结这世代。——编注

达出我所看到的教长走下楼梯时的情景。<sup>261</sup>

阿博都-巴哈对聚集的朋友说了以下这番话：

我想明天去一趟蒙特克莱。今天是我们相聚的最后一天，要向你们道别了。因此，我想向你们阐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圣约。

210

在以前的周期中，至高圣笔从没有写下任何清晰明了的圣约；没有任何人被指定为辨别真假的的标准，使祂所说的一切均是真理，祂所否定的一切均为虚假。神圣的耶稣基督至多只给了一种暗示、一种象征，那不过是彼得坚定信仰的征兆而已……

但是，天佑美尊的统治有着与众不同的一点，那便是祂并没有让人们陷入疑惑之中。祂向人们立下了圣约与遗嘱。祂指定了圣约的中心，并亲笔写进了律法与圣约之书——《亚格达斯经》中，祂还指定阿博都-巴哈为该书的阐释者。你必须向祂寻问圣文的含义。祂所说的一切都准确无误。除此之外，巴哈欧拉也在很多书简里明确地记载了这点，其内容翔实、有凭有据、充满力量。巴哈欧拉在《圣枝书简》中清楚地写道：“无论圣枝说什么，都是正确无误的，任何人都必须终生不渝、心口如一地服从。未经圣枝的同意，任何人都不得有半句言语。”这是天佑美尊的明确说明，所以不需要任何人来补充，任何人都不可擅自胡言。根据巴哈欧拉在《圣枝书简》

中清楚明了的文字，不管祂（阿博都-巴哈）说什么，不管祂写什么，都是准确无误的！

211

神圣的亚伯拉罕命定了摩西，神圣的摩西是亚伯拉罕的应允者。摩西命定了神圣的基督，称基督为应允者。神圣的基督命定了神圣的“抚慰者”——神圣的穆罕默德。神圣的穆罕默德命定了巴孛，称巴孛为“我的应允者”。神圣的巴孛在祂所有的文章和信札中都明确地命定了巴哈欧拉——天佑美尊，巴哈欧拉是神圣的巴孛的应允者。神圣的巴哈欧拉立约，祂并没有将我命定为应允者，而是将阿博都-巴哈命定为圣作的阐释者和祂的圣约中心。巴哈欧拉的应允者会在千年，或几千年之后降临。这便是巴哈欧拉所命定的圣约。倘若谁背离了祂的圣约，就不能进入巴哈欧拉的大门。一旦出现分歧，就必须向阿博都-巴哈请教，必须遵从祂的意愿。在阿博都-巴哈之后，只要世界正义院一成立，它就会避免一切分歧……

我为你们祈祷，我对你们所有人都十分满意，愿上帝能帮助你们，肯定你们！我会从蒙特克莱回来再次见到你们。纽约比较特殊，因为我从这里离开又回来。纽约的朋友一定会非常感激。而现在，我要向你们道别了！<sup>262</sup>

对于那一天，卢阿·格青杰这样写道：

我敢肯定在场的人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一天。虽然祂在传达讯息的时候声音非常平稳低沉，但

是我敢肯定那种力量震撼了整个纽约城。毫无疑问，当天在场的每个人都被一种具有重塑力的精神所感染了。<sup>263</sup>

6月20日，祂到了蒙特克莱。此时正值仲夏，酷热难耐，阿博都-巴哈的健康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祂在蒙特克莱停留了一周。在此期间的一个晚上，祂拜访了纽瓦克市。此外，祂每天都和巴哈伊以及其他访客见面。6月29日，祂乘火车去了西恩格尔伍德，途中祂一共换乘了四趟车。祂邀请了纽约以及周边地区的朋友参加在罗伊·威廉家附近的果园里举行的团结宴会。有超过两百人参加了团结宴会。

212

阿博都-巴哈告诉他们：“要幸福，要快乐，因为上帝的赐福是给你们们的，圣灵的生命气息正吹拂着你们。”

希望你们成为同一个大海里的波涛，同一片天空里的星辰，同一棵树上的果实，如此一来，通过你们就可以在人类世界建立起人类一体的庙宇，因为你们是那些要在世界各国弘扬大同圣道的受感召者。<sup>264</sup>

第二天，阿博都-巴哈坐车来到了莫里斯镇，祂受邀出席在波斯总领事托帕克严先生的家中举行的午宴。在那里祂会见了当地一些名流，随后又接受了新闻记者的采访。

阿博都-巴哈在纽约又待了三周。祂决心在纽约为圣道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6月1日，祂对齐聚在祂住所里的朋友们说：“我渴望把新的光辉展现给美国朋友，让他们成为一个崭新的民族并打下新的基础，实现完全和谐，因为巴哈欧拉的基础便是爱。”<sup>265</sup>

## 第三十三章

### 新英格兰和加拿大

213           7月23日，阿博都-巴哈从纽约来到了波士顿。抵达波士顿的第一天晚上，祂在维多利亚酒店发表了一篇关于经济问题的演讲。

整个经济的基础本质上是神圣的，并与心灵和灵性世界息息相通……

……当对上帝的爱建立起来后，一切都能够实现。这才是所有经济领域的真正基础。好好思考一下吧！你们应该努力去吸引他人的灵魂，而不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之上。<sup>266</sup>

在波士顿停留了两天后，阿博都-巴哈来到了都柏林，这是新罕布什尔州的一处高档避暑胜地。华盛顿特区和其他一些大城市的富有的知识分子经常光顾这里。对于阿博都-巴哈在这里的访问，霍华德·科尔比·艾夫斯这样写道：

试想这个刚刚度过五十多年的流放与牢狱生活的东方人，突然出现在这个代表着西方世界最引以为傲的文化成就的地方，会是怎样的一种情

形呢？人们会理所当然地以为，祂的一生一无所有，无法为这次会晤做准备……

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阿博都-巴哈并未自惭形秽，祂不仅毫不逊色地融入了这些财富与文化的最高级的产物中，而且让这些知识分子在自己所擅长的领域也相形见绌。

214

不管提到什么话题，祂都熟稔有加，但阿博都-巴哈始终都不动声色地表现出对他人意见的谦逊和喜爱。<sup>267</sup>

帕森斯夫人的大庄园里有一所大房子，她邀请阿博都-巴哈住到这里。阿博都-巴哈替祂的随从们答应了她的邀请，但前提是他们的一切开销由祂来负担。而祂自己则住在酒店里，酒店在山坡的低处，所以晚上不会太冷。一两天后，帕森斯夫人在家里安排了一场午宴，据哈桑·巴柳齐回忆：

她邀请了各行各业大约二十个精英来见阿博都-巴哈。文化界、科学界、艺术界、商界、政界等成功人士的代表悉数到场。帕森斯夫人本想让阿博都-巴哈向这些社会领袖们讲一下巴哈欧拉以及祂向人类宣布的信仰。而客人们大概也以为自己是来听一场讲座的。但是阿博都-巴哈却讲了一个故事，令他们捧腹大笑，祂自己也笑得很开心。结果，在祂的引导下，大家也开始讲起了故事。整个午宴充满了欢声笑语。祂告诉他们：

“笑是件好事，笑是精神的放松。”

就在这时，阿博都-巴哈谈起了自己的监狱岁月。他说：生活很困难，痛苦永远都在身边。但是，当一天结束的时候，他们会坐在一起，回忆一些美好的事情，而这些过往的事情则让他们欢笑不已。好笑的事情并不是很多，但是他们却一直寻找着，然后开怀大笑。他告诉他们，欢乐并不是物质上的富足与安逸的副产品；否则，那些日子里的分分秒秒都会充满沮丧；然而，那段日子里他们的灵魂却非常的快乐……后来，他问帕森斯夫人对他是否满意。<sup>268</sup>

一天，在酒店的院子里，阿博都-巴哈正在向他的秘书作口述，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出现在了街上。阿博都-巴哈停了下来，让秘书把流浪汉带进了院子里。巴柳齐讲道：

他握住老人满是污垢的双手，满怀仁爱的与他交谈。好像他一直以来就认识这个疲惫、沮丧的流浪汉一样。他发现老人的裤子又脏又破，而当时四周都没有人，于是他走到酒店的门廊里，将长长的衣袍裹在了自己身上。然后，将自己的裤子脱了下来，送给了老流浪汉，并且告诉他——“愿上帝与你同在。”<sup>269</sup>

阿博都-巴哈在都柏林的一位派教堂做了一场演讲，霍华德·科尔比·艾夫斯为我们描述了一幅难忘的画面：

我记不清他演讲的题目，也没有记住他演讲的只言片语。我的记忆里都是那安静的新英格兰

教堂，拥挤的会众，以及讲台上的阿博都-巴哈。还有祂那淡黄色的长袍，银白发须，以及灿烂的笑容和彬彬有礼的举止。还有那些手势！祂既不独断地将手朝下挥去，也从不朝上伸出警告的手指，更不会摆出一副教师面对学生的姿态。祂一直向上挥着手，鼓舞人们，好像祂真的能用手把我们举起来一样。啊，还有祂的声音！好像一口音色绝佳的洪钟，虽然声音不大，却极富穿透力，以至于房间四周的墙壁似乎也随着它的音符在颤动。<sup>270</sup>

216

在都柏林的最后一晚，帕森斯夫人的一个朋友宴请了阿博都-巴哈。帕森斯夫人讲道：在晚餐准备好之前，她的朋友讲了一个印度的故事，其中有许多对杀戮的描述。之后，有一位客人请阿博都-巴哈也给大家讲个故事。帕森斯夫人在日记里写道：

我求祂讲阿亚兹的故事，那是我唯一听祂讲过的故事。故事很美，富有道德意义，当然祂讲得很好，人们也非常喜欢。但是当故事结束后，祂说：“现在让我给你们讲一个阿拉伯故事，不过不是布道。”然后祂讲了这个阿拉伯故事，而且在一连串不断响起的笑声的陪衬下，现场气氛高潮迭起。无须说，阿博都-巴哈把这个精彩故事里的每个精妙之处都表现了出来。这个魅力十足的东方人有着那些讲故事高手所特有的激情，给听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在回去的路上，我们纷纷表达着当晚祂给我们带来的愉悦之情。祂则用孩子般简洁的口吻说道：“现在，你们都对我满意了吗？”啊，多么美妙的归程啊！祂的和蔼可亲无法用语言形容，是祂让我们在都柏林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如此地快乐！<sup>271</sup>

阿博都-巴哈从都柏林来到了格林埃克。格林埃克是一座位于缅因州皮斯卡塔夸河岸的会议中心，归慈善家萨拉·法默所有。萨拉·法默是一个对真理孜孜以求的人。阿博都-巴哈一到那里就向欢迎祂的群众发表了演讲。然后，祂来到了萨拉·法默接受治疗的疗养院。接下来，在萨拉·法默的陪同下，阿博都-巴哈又回到了格林埃克。在格林埃克逗留的一周里，阿博都-巴哈给巴哈伊们做演讲，还和许多来格林埃克协会的访客们交谈。阿博都-巴哈亲身展现了什么才是对所有人礼貌和关怀，不管人们的信仰如何。

一天晚上，有个青年来到了格林埃克。用朱丽叶·汤普森的话说，他的打扮“从头到脚都很吓人，浑身都是煤灰。黑灰色的脸上长着一双直瞪瞪的蓝眼睛”。<sup>272</sup>

这个青年名叫弗雷德·莫藤森，他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监狱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期的大部分时光。巴哈伊律师阿尔伯特·霍尔曾为他辩护，让他获得了假释，并向他介绍了巴哈伊信仰。弗雷德一直急切地想见到阿博都-巴哈，由于没钱买火车票，他只好扒上一辆货运列车，从明尼阿波利斯一直坐到格林埃克。当他来到酒店时，他脏兮兮的模样让艾哈迈德·苏赫拉布在接待他时表现得既冷漠又反感。阿博都-巴哈把弗雷德叫了过来，十分热情地欢迎了他，并问他是怎么

来的？弗雷德日后写道：

在所有我想回避的问题中，我最不想回答的就是这一个！我低头看着地板——祂又把问题重复了一遍。我抬起头，看着祂的眼睛，那双眼睛就像两颗乌黑发亮的宝石，仿佛能看到我灵魂的最深处。我知道祂明白，而且我必须告诉祂。当我回答问题时，我在想艾哈迈德会怎么想——是否以为我神志不清呢。

我答道：“我来的方式和那些通常来看你的人都不一样。”

“那你怎么来的？”

“我是坐在火车顶上过来的。”

“请详细解释一下。”

当我再看阿博都-巴哈的眼睛时，我发现它们有了变化，好像有一束奇异的光芒要从里面喷射出来一样。那是充满爱的光芒，我感到如释重负，且倍感幸福。我向祂说了我是如何坐火车来的，随后祂亲吻了我的双颊，给了我很多水果，并亲吻了我戴的脏帽子，在来时的路上，这顶帽子已变得肮脏不堪了。<sup>273</sup>

218

当阿博都-巴哈离开格林埃克前往马萨诸塞州的莫登时，祂让弗雷德·莫藤森坐进祂的车里。这让弗雷德·莫藤森大为惊诧。在起程回家之前，他与教长一同旅行了一周。

弗雷德后来写道：“巴哈欧拉的话便是我的食粮、我的饮品、我的生命。”“除了服务于祂的圣道并服从于祂的圣

约外，我别无他求……”<sup>274</sup>

在去往莫登的路上，阿博都-巴哈在朴次茅斯疗养院又一次拜访了萨拉·法默。在莫登期间，阿博都-巴哈在波士顿附近举行的三个集会上发表了讲话，随后祂从这里北上去加拿大的蒙特利尔。

在这次短暂的加拿大之行中，阿博都-巴哈只带了两个随从——米尔扎·马哈茂德-扎尔加尼和艾哈迈德·苏赫拉布。由于时间的缘故，阿博都-巴哈只能拜访蒙特利尔。祂于8月30日晚上抵达了蒙特利尔，住在了梅和萨瑟兰·马克斯韦尔的家中。第二天，祂乘车在城里转了转，如哈桑·巴柳齐所描述的：

……看到罗马天主教宏伟的圣母大教堂后，祂走了进去。出来的时候，祂站在门廊里，转身告诉陪同祂的人要向这个教堂学习。正是因为基督使徒完全的自我牺牲，才使得在这片远离他们辛劳付出的土地上矗立起了这座壮丽的大厦。阿博都-巴哈说，这些使徒约定去广阔的世界传播福音，为了他们的主而接受所有的苦难。他们坚守誓言，没有一个人退缩。<sup>275</sup>

219

9月1日，阿博都-巴哈在弥赛亚教堂就人类团结和宗教团结发表了演讲，称上帝带着公正的仁爱和智慧，已将祂的先知和神圣的教义送到了人间，并对偏见的危险发出了警告。祂的演讲使得当晚有许多人去拜访了马克斯韦尔的家。巴柳齐先生讲道：

阿博都-巴哈向这些访客发表了演说。祂的

讲演和动作非常有力，以至于帽子掉了他都并不在意。他没有戴帽子，头发散开着，又继续讲了半个钟头。然后，穿过拥挤的人群，向他在楼上的房间走去。但是人们不愿离去，于是阿博都-巴哈又走了下来，再做了一次演讲。甚至之后，有一些人乞求阿博都-巴哈能在他的房间里接见他们。阿博都-巴哈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在自己的房间里接见了很多人。<sup>276</sup>

第二天，阿博都-巴哈搬到了温莎旅馆。不过，在蒙特利尔最后的时间里，他仍然在马克斯韦尔家举行的集会上发表了演讲。他还在蒙特利尔市的两次公共集会上发表了演讲。阿博都-巴哈首先在加冕大厅向听众们发表了演讲。蒙特利尔《公报》将这场演讲描述为“一次社会主义的、世界性的集会。”<sup>277</sup>他对听众们讲了经济上的幸福，并就应对一个国家财富过剩问题的计划进行了论述。在圣詹姆斯卫理公会教堂，阿博都-巴哈向一千二百人做了演讲。其间，他就欧洲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以及成立一个国际法庭的必要性发出了警告。无论是从篇幅上还是质量上讲，对于教长加拿大之行的新闻报道都非常好。

220

此时的阿博都-巴哈已非常疲惫，身体状况不允许他离开蒙特利尔。但是，在他把去布法罗的计划定下来不久之后，他就于9月9日坐火车去了布法罗。他不得不在多伦多换乘，在那里他还在联合车站附近简单转了一下，并对陪同他的人说自己极度疲劳。巴柳齐先生说：“他在想该如何长途跋涉才能到达加利福尼亚；但是他必须去，因为在通往上帝的路上，要将困难视为恩惠，视为最大的恩赐！”<sup>278</sup>

## 第三十四章



### 前往西部各州

221 布法罗的信徒带着阿博都-巴哈参观了尼亚加拉大瀑布，并强烈建议祂在那里休息几天。阿博都-巴哈谢绝了这个建议，仅仅两天后就起程去了芝加哥。在那里，阿博都-巴哈在科琳娜·特鲁夫人的家中待了四天。人们络绎不绝地到科琳娜·特鲁夫人家和阿博都-巴哈见面。第四天时，祂给神智学会的会员们做了一场演讲。随后祂从芝加哥出发，拜访了威斯康星州的基诺沙县，并于9月16日离开芝加哥，去了明尼阿波利斯。到达那里后，因为过度疲劳，祂不得不拒绝许多演讲邀请。但是，祂还是在商会俱乐部和犹太改革会堂分别做了演讲。在这两个地方，祂明确地肯定了耶稣基督使命的真实性。

从明尼阿波利斯出发，祂到了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城拜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但是因为布赖恩本人不在，只见到了布赖恩夫人和小姐。阿博都-巴哈坐了整整一晚上的火车，于第二天下午抵达了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仅仅休息了两个小时后，阿博都-巴哈接见了记者，然后直接去了一个巴哈伊教徒家中，那里有很多人在等着祂。第二天祂在第二

神圣科学教会做了演讲。

阿博都-巴哈讲道：

人类的最大需求是合作与互惠。人们之间的  
交谊和团结越是紧密，人类各领域建设与成就的  
能力就越强大……

222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美国人民和东方人民之间  
能建立起最为牢固、最为持久的纽带。<sup>279</sup>

在又一天排得满满的活动结束后，阿博都-巴哈离开了丹佛城，这让雪莉酒店的客人们感到十分遗憾。教长的书记员米尔扎·马哈茂德-扎尔加尼记述了他们最后一晚在那里的情景：

那些男男女女起先因为自己腰缠万贯而自视  
甚高，不曾正眼瞧过我们，现在却到处找我们。  
所有人都为阿博都-巴哈的威严和伟大所吸引，纷  
纷向他敞开胸怀。<sup>280</sup>

在接下来的一天里，阿博都-巴哈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清晨早些时候，他已经被连续的旅行和火车的颠簸弄得疲惫不堪了。在随从的劝说下，阿博都-巴哈下了火车，在格伦伍德斯普林斯待了一天。巴柳齐先生讲道：

在1912年长达八个月的美国旅居生活中，只  
有在9月28日这一天，阿博都-巴哈才算是得到了  
休息与放松。他去洗了个温泉浴，并在科罗拉多  
酒店宽敞的草地上吃了午饭。但即使是那一天，  
当他站在冰凉的流水旁，看着翠绿的山峦时，他

内心还是涌起了无限的忧伤，祂难以忘记那荒凉的监狱以及巴哈欧拉身处高墙之内的情景。<sup>281</sup>

223 在格伦伍德斯普林斯逗留期间，阿博都-巴哈收到了一封电报，得知桑顿·蔡斯的身体状况在医院里急剧恶化。午夜时分祂再次坐上了火车，并于第二天夜里到达了盐湖城，住进了凯尼恩酒店。在盐湖城期间，祂订购了一批花籽，这是为圣地陵殿周围的花园而准备的。10月1日前夕，临近午夜时分，祂到达了旧金山。

访问旧金山期间，教长住在加利福尼亚街上一栋为祂而租的房子里。在祂到达的第二天，小利兰·斯坦福大学的大卫·斯塔尔·乔丹博士前来拜访，并邀请祂去该大学做一次演讲。10月6日，阿博都-巴哈在一个一位派教堂做了第一次公开演讲。第二天，祂在奥克兰的日本独立教会做了演讲。10月8日，阿博都-巴哈在斯坦福大学做了演讲，到场听众超过了两千人。全体教员、学生、学校行政人员，还有当地名人都慕名而来聆听祂的演讲。用巴柳齐先生的话来说，那天的演讲是“祂使命时期内最伟大、最有力的演讲之一”。<sup>282</sup>

卢阿·格青杰也在听众当中，她在当天晚些时候写给阿格尼丝·帕森斯的信中说：

我们和阿博都-巴哈一起度过了最为美好的一天。今天上午，阿博都-巴哈为由乔丹博士介绍来的一千五百名学生做了演讲。祂演讲的主题是国际和平，我们都听得特别专注，在一小时十五分钟的时间里（整个大厅）鸦雀无声。演讲结束时，听众不停地喝彩，直到祂站起身来，在场所

有人也都跟着站了起来，学生们发出大学里特有的欢呼声！场面无比壮观！<sup>283</sup>

在和乔丹博士共进午餐之后，那一天剩下的时间里阿博都-巴哈都待在帕洛奥托。当天晚上，祂还在当地一位派教堂做了一次演讲。10月10日，阿博都-巴哈在一个公开论坛上做了演讲，这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和自由思想者举行的集会。两天后，祂又在两千名犹太信徒面前做了演讲，听众里还包括一些犹太社区的领袖。祂谈到了亚伯拉罕和摩西，又谈到了犹太民族的特殊命运。祂以简洁易懂的口吻解释了基本教义：上帝诸使者的教义都来自同一本源，都是一致的。然后祂继续解释道：次要教义要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渐进步而改变。接着阿博都-巴哈宣布：

224

基督宣扬的是律法的基础，穆罕默德宣扬的同样也是宗教的基础。既然所有的先知都劝告人们接受这一现实，那么这些先知们就都是一样的。<sup>284</sup>

阿博都-巴哈大胆直白地阐释了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的神圣使命，直到演讲结束时在场的所有人没有任何异议。那天晚上，教长说从来没有有人在犹太教堂里称耶稣基督是上帝的代言人，称穆罕默德是上帝的使者。

著名慈善家菲比·赫斯特夫人也来到了旧金山，她曾于1898年带领一小群美国朝圣者去过阿卡，她想邀请阿博都-巴哈和祂的随从去她在普莱森顿附近的家做客。因为一些信徒曾强迫她散财布施，她为此深受伤害，于是她不愿再做巴哈伊教徒了。但是她还是为一些重要人物举行了一场大型的



家庭聚会，以便他们与阿博都-巴哈见面。教长接受了她的邀请。在10月13日，赫斯特夫人陪教长来到了自己的家中。

225 在那里的三天时间里，只有在赫斯特夫人要求时，阿博都-巴哈才会谈及关于信仰的问题。离开之际，教长请求和她的仆人们说几句话，并给了每个人两几尼作为祂这次拜访的纪念。

在旧金山访问期间，阿博都-巴哈对奥克兰进行了好幾次访问。有一次访问回来后，祂发现自己的印章戒指不见了。从此，每一封信上祂都要亲笔签字，不管是祂自己写的还是口述的。

教长发现，祂有必要对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多加防范，尤其是祂的亲戚阿米努拉·法里德医生。此人一直是教长的翻译，但是他“反复无常的破坏行为……让教长既忧虑又伤心”<sup>285</sup>。法里德医生还暗地里向美国的朋友们索要钱财。

波特兰和西雅图的巴哈伊教徒都盼望着阿博都-巴哈的到来，但是教长极度悲伤地告知他们祂去不了了。祂必须尽快赶回家去。因为巴尔干半岛已经陷入战火，欧洲大战也即将打响。

同年10月，由于担心君士坦丁堡当权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恢复奥斯曼在巴尔干的势力，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黑山摒弃了他们之间的纷争。他们联合发表了战争宣言，决心将土耳其人赶出巴尔干地区。巴尔干战事意味着圣地居民要被强征入伍，也意味着生活环境的急剧恶化。巴勒斯坦处于新土耳其政府的控制之下，新政府会利用一切可支配的资源来对抗巴尔干地区的新兴国家。

在阿博都-巴哈还没有到达洛杉矶的时候，桑顿·蔡斯

就已经去世了。10月18日，教长来到了洛杉矶桑顿·蔡斯的墓地，吊唁他的第一个美国信徒。教长说他不能接受任何演讲的邀请，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他必须尽快返回圣地。

墓地不在市区，阿博都-巴哈乘电车到了墓地。巴柳齐先生讲述道：

下车后，他一边默默地走进墓地，一边评议着四周优美的环境，一直到他来到桑顿·蔡斯的坟墓前。然后，他靠着一棵树，静静地站在西方基督徒世界第一个巴哈伊的安息处。他要了一些鲜花，小心翼翼地、充满爱意地把它们放在了墓上。然后，他面朝坟墓，向着阿卡的方向吟诵起了《拜谒书简》——这是在巴孛和巴哈欧拉的陵殿中朗诵的书简。接着他为桑顿·蔡斯吟颂了一段祷文，并历数这位专注于信仰的人所做出的贡献。最后，阿博都-巴哈跪在地上，亲吻了桑顿·蔡斯的坟墓。<sup>286</sup>

那天晚上，阿博都-巴哈极度疲乏，不能进食。许多人都在他下榻的宾馆里等着他，第二天来的人更多，有信徒、寻道者和新闻记者。10月21日夜里，阿博都-巴哈坐上了返回旧金山的火车。海伦·古多尔夫人为所有人都买了卧铺票，但是阿博都-巴哈却心事重重，难以入睡。在最后一次对奥克兰的访问结束后，阿博都-巴哈在萨克拉门托短暂停留，并在萨克拉门托酒店做了两次演讲。

阿博都-巴哈告诉听众：

今日世界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国际和平。

227

欧洲大陆现在就像一座军火库，一个随时都可能爆炸的炸药库，星星之火便可点燃整个欧洲，尤其是现在摆在世界面前的巴尔干问题。此刻，战争也正在一些地区肆虐！因此，当今世界最需要的就是国际和平！是时候废止战争了！是时候让国家与政府团结起来了！是时候让东西方凝聚起来了！

加利福尼亚人看上去应该是热爱和平的，而且十分富有、能力非凡，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加利福尼亚人拥护和平！愿第一面倡导国际和平的旗帜能够矗立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土地上！

……让我们在互爱中合作，通过灵性上的相互作用享受永恒的快乐与和平！<sup>287</sup>

## 第三十五章

# 告别北美

10月26日，阿博都-巴哈乘火车从萨克拉门托去了丹佛。他在那里待了二十四个小时，但是却做了两次演讲。午夜时分，他便坐上了开往芝加哥的火车，却不想买卧铺票。然而第二天夜里，他说随从人员经受的苦修已经够多了，他要求给所有人都买上卧铺票。当他的随从建议给他订一张单独的卧铺票时，阿博都-巴哈拒绝了，坚持要和大家享受同等待遇。

10月31日，芝加哥的巴哈伊在车站迎接了阿博都-巴哈一行，欢迎阿博都-巴哈第三次到访。他再一次住进了广场酒店，面对纷至沓来的邀请函，他只接受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这次停留时间很短。在两次与朋友的聚会中，阿博都-巴哈对那些违反巴哈欧拉圣约的人发出了警告。

巴哈欧拉不允许任何异议……就在那一天天佑美尊庄严宣布：“此人便是我圣书的阐释者，所有人必须归服于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他的追随者之间的分歧和异议。<sup>288</sup>

229 11月3日是阿博都-巴哈在芝加哥的最后一天。那天上午，祂在酒店发表了演讲，接着又在恩格尔伍德教堂和公理教会做了演讲，晚上祂参加了为祂举行的欢送会。第二天，阿博都-巴哈坐上了开往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火车，途中在辛辛那提待了一晚，辛辛那提的朋友在格兰德大酒店为祂举办了一场宴会。第二天，阿博都-巴哈再次在酒店做了演讲，之后，祂坐上了中午去华盛顿的火车。当天晚上，祂在普救教会发表了一次演讲。

土耳其和巴尔干联盟之间的战争成了祂的心头大事。第二天，祂向朋友们引述了巴哈欧拉对奥斯曼帝国的未来所做出的一些预言和警告，并解释道：

引述这些的目的，就是要表明巴哈欧拉在东方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就是为了团结人类……为国际和平铺路，为幸福安宁奠基……但是，唉，天佑美尊的指令和引导已被人们忽略。日复一日，他们所追随的是自己的臆断和幻想，以至于到了现在，战争之火还在熊熊燃烧。<sup>289</sup>

11月8日，阿博都-巴哈在第八街会堂发表了演讲，肯定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神圣起源。阿格尼丝·帕森斯夫人当时在场，对于当夜的情形，她这样写道：

一大段音乐过后，犹太教的拉比对一出讲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犹太戏剧做了一段很长的描述。接着，阿博都-巴哈开始了演讲，正如所有先知所教授的那样，祂讲了灵性真理的基础的同一性。祂首先谈到了亚伯拉罕和摩西的丰功伟

绩，并对犹太史做了精彩的回顾。然后，一直讲到另外一个上帝的伟大先知——“神圣的耶稣基督”！这在人群中引起了骚动，拉比想通过法里德医生来停止演讲，但是阿博都-巴哈却继续温和地讲着，并请求人们专心地听下去。等祂传达完祂的讯息后，祂迅速离开了讲台。然后，拉比站起身来，作了几句总结。

拉比说：“我们不习惯在这里提及不属于我们的先知，但是全世界的文化人都会听取他人不同的意见。他们也许是对的，我们也许是错的。”在阿博都-巴哈演讲的后半段，很多人都离开了教堂，很多留在座位上的人也坐立不安。阿博都-巴哈能留下来，并做完演讲，这是上帝力量的最好证明。<sup>290</sup>

第二天，那个拉比来拜访了阿博都-巴哈，和祂一起重返会堂，在那里，两人交谈良久。根据巴柳齐先生的讲述，拉比评价道：“我相信你说的话都是正确的，但是我必须问你一个问题。你能告诉那些基督徒们，让他们多给我们一点点爱吗？”

阿博都-巴哈回答说，祂已经建议他们这样做了，而且还会继续建议他们这样做的。<sup>291</sup>

11月9日，在劳舍尔大厅举行了一场大约有三百人参加的宴会。其间，阿博都-巴哈给每个桌子上的客人都奉上了鲜花和糖果，然后对他们说了一番充满爱意和鼓励的话。当晚，阿博都-巴哈在最后的发言中说到了以下这些话：

愿你们每个人都变成一束闪耀的光芒，就像这些极其明亮的电灯一样。不，愿你们每个人都能成为一颗星，就像神圣意愿之天庭里闪闪发光的星星一样。这是我在上帝的宝座前为你们做的祈祷。这是我对你们的期望，它来自于巴哈欧拉的恩典。<sup>292</sup>

231 11月10日是阿博都-巴哈在首都的最后一天。那天祂参加了两次聚会，第一次是在祂租的房子里，第二次是在晚上，在约瑟夫和波琳·汉嫩的家。晚上的时候，阿博都-巴哈已经疲惫万分，不得不一边在长椅上休息，一边接访个人或团体。那天夜里，在这个因种族隔离而分裂的國家的首都，阿博都-巴哈特意谈起了伊斯凡迪亚尔，这位服务于巴哈欧拉的非洲裔管家。阿博都-巴哈讲述了这位杰出人士的故事。阿博都-巴哈讲道，因为有了伊斯凡迪亚尔，巴哈欧拉的大家庭才得以井井有条地运转，而巴哈欧拉对他也非常信任：

如果在这个世界上能找到一个完美的人，那么这个人就是伊斯凡迪亚尔……尽管伊斯凡迪亚尔在五十年前就去世了，可是每当我想起他，我总是感动得流下泪水。他是巴哈欧拉值得信赖的仆人，巴哈欧拉会很放心地将秘密告诉他。<sup>293</sup>

11月23日晚，在大北方酒店举行了一场宴会。其间，阿博都-巴哈提议相聚于此的朋友们：

努力使你们今晚来此的态度和目的都是为

全人类的、利他的。你们应该在促进全人类的进步，服务全人类的路途上无私奉献。你们不能再心存芥蒂，不能再有个人偏见，因为当你们的动机是为了全人类的时候，当你们的目的无比崇高的时候，当你们的愿望都凝聚在上帝王国的时候，毫无疑问，你们都将受到上帝的恩赐，你们都会为上帝的美意所青睐。<sup>294</sup>

阿博都-巴哈在美国期间，有好几次，朋友们恳求祂接受馈赠，来支付祂的旅行开支。可每一次，教长都是委婉而又坚决地拒绝了，并且祂还要求这些朋友们把钱捐赠给孤苦无告的人。11月30日，当祂离开的日子临近时，朋友们给祂带来了许多礼物，可阿博都-巴哈还是谢绝了这些馈赠。

232

祂告诉他们：

我非常感激你们的服务。事实上，你们的服务非常好，对我非常热情。你们不分日夜地为我服务，极力传播着上帝的芬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们的服务，因为你们所做的一切只求上帝满意，别无他求；你们除了天国的入口之外，从不寻求在别处驻足。现在你们又为我的家人带来了礼物。这些礼物很精致，我也很中意，但是与之相比，更好的礼物是来自于上帝的爱，而这爱要被保存在心灵的宝库中。这些礼物很快就会被遗忘，但是那些礼物却是永恒的。这些珠宝会被放在盒子或者地窖里，而且最终只会消失。但是存于心灵宝库中的珠宝会长存下去，会一直在上帝



的世界中存在下去。我的家人们不戴钻戒，也没有宝石，所以也就摆脱了这些诱惑。现在，我要接受这些礼品，但我要把它们留给你们，我要你们把这些都变卖掉，然后把钱用到芝加哥的灵曦堂。<sup>295</sup>

巴哈伊们仍然恳求阿博都-巴哈接受这些礼物，祂再次谢绝了，祂说更希望接受心灵宝库里的珠宝。

阿博都-巴哈于12月5日登上了塞尔提克号轮船。在船上，祂向送别的人们讲了最后这些话：

233

这是我对你们最后的告诫……你们一定要对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表现出最伟大的爱与仁慈……

……我们的天父希望每一颗心都能充满愉悦，希望我们都能生活在幸福与快乐之中……

要时刻注意，不要冒犯任何人，不要在背后说人坏话，不要疏远上帝的仆人，你应视他们为你自己的家人和亲属。将快乐给予那些穷困之人，将食物给予那些饥饿之人，将衣服给予那些需要之人，赞美那些卑微之人，对此，你们要全力以赴。帮助每个无助之人，关怀你们的同胞，这样你们会得到上帝的赞许。这有益于启发人类世界，有益于你自己获得永恒的幸福。我为你们向上帝寻求永恒的荣耀。这就是我的祈祷和告诫。<sup>29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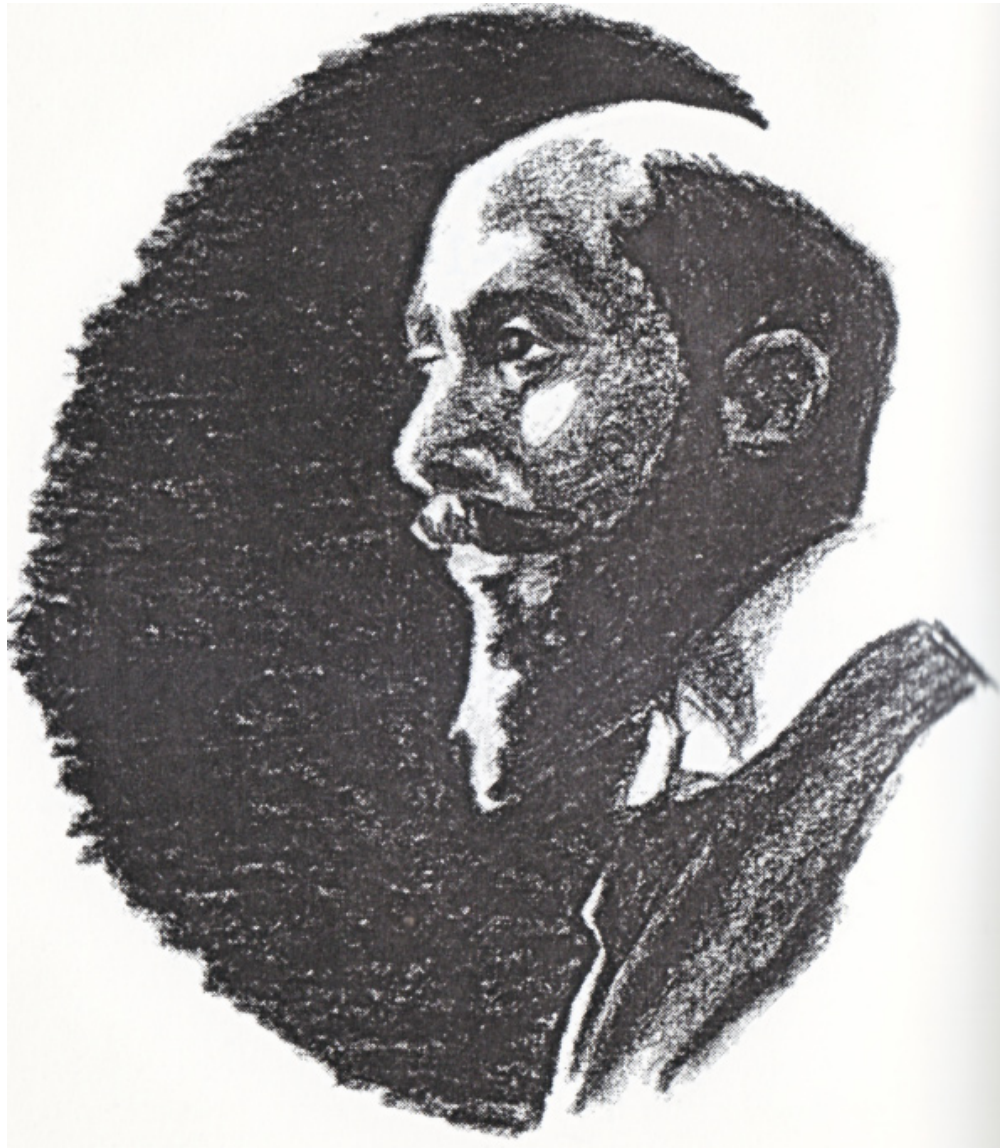
在朋友们下船之后，轮船启程出发了。朱丽叶·汤普森

在日记里写道：

轮船的离去简直让人悲痛欲绝。我和梅·马克斯韦尔站在码头上，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透过滴滴泪珠，我看见教长站在那群波斯人当中，向我们不停地挥手。教长一直挥着手，祂那只优美、坚韧的手就那样挥舞着，直到祂的身影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sup>297</sup>



**VI**  
1912—1914



伊波利特·德雷富斯

## 第三十六章

### 回到英国

237

塞尔提克号轮船于12月13日抵达了利物浦，伦敦、巴黎和北英格兰的巴哈伊前来迎接阿博都-巴哈。在利物浦的时候，教长住进了阿德尔菲酒店。12月16日，在乘火车去往伦敦之前，阿博都-巴哈在一个神智学者的集会上发表了演讲，并在彭布罗克礼拜堂向会众们发表了演讲。

到达伦敦后，阿博都-巴哈再次住进了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在卡多根花园的家，和他上一次来访的时候一样，各行各业的人一刻不停地前来拜访。爱德华·格兰维尔·布朗教授曾经在阿卡见过巴哈欧拉，现在又不止一次地前来拜访阿博都-巴哈，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回忆道：他和教长用波斯语进行交谈，教长见到他很高兴，两人谈了很多事情。<sup>298</sup>

妇女参政主义的领袖人物潘克赫斯特夫人也前来拜访。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回忆道：教长告诉潘克赫斯特夫人要坚定不移地继续自己的工作，因为妇女很快就能获得她们在这个世界上应有的权利，这次访谈让她深受鼓舞。<sup>299</sup>

潘克赫斯特夫人和教长交谈的时候，把教长称作先知。哈桑·巴柳齐记载了教长的回答——“哦，不！我只是个普通人，像你一样。”<sup>300</sup>阿博都-巴哈强烈建议妇女参政主义

者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使用暴力。

238

一天，一个形容粗鄙的流浪汉敲响了卡多根花园的门，他走了三十英里的路才来到这里。他曾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可当他看见报纸上登载的阿博都-巴哈的照片时，他觉得他应该先来拜访教长。巴柳齐先生讲述道：

阿博都-巴哈亲自为这位可怜的流浪汉打开了门，祂伸开双手，祂的欢迎满含温暖与深情……流浪汉低着头，坐在阿博都-巴哈身边的矮椅上。阿博都-巴哈握住流浪汉的手，轻抚着他凌乱的头发，对他说：“高兴些！高兴些！当你羞耻不堪的时候，不要满腹悲伤。上帝的恩赐与力量对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无限的。”

当那个人起身离开的时候，他已不再是一个沮丧的流浪汉了。他对布洛姆菲尔德夫人说道：

“请帮我记下祂说的话。我已经得到了所有我想要的，甚至更多。”<sup>301</sup>

布洛姆菲尔德夫人说，有一天，一位妇女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想直接拜见教长：

那位在门厅接见她的过分热忱的朋友回答道：“对不起，祂现在和最重要的人物在一起，你不能打扰祂。”

这位妇女深感卑微，转身离去，不再作任何的请求。但是，她是多么地失望啊！当她走到楼梯口的时候，阿博都-巴哈派来的传话人气喘吁吁地赶上了她。

“请留步。祂想见您。祂让我来请您。”

这时，我们听见祂那不容辩驳的声音从接见室里传来：

“有一颗心受到伤害了。快，快去把她带到我这里来！”<sup>302</sup>

哈吉·阿明是一位著名的资深巴哈伊，他曾经在阿卡的公共浴室里与巴哈欧拉见过面。现在，他也从巴黎来到了伦敦。当他第一次从巴黎到伦敦找教长时，由于不会说英语和法语，也不会说任何其他欧洲语言，他只好又回到了巴黎。他的第二次尝试成功了。“阿博都-巴哈笑着对哈吉说，多半是他舍不得巴黎的乐趣，匆匆跑回那里去了。”<sup>303</sup>

239

很多权贵也前来拜见阿博都-巴哈，其中有前孟买总督拉明顿勋爵和印度加拉瓦王公。12月20日，在伦敦的波斯大臣穆什鲁尔·穆勒克前来表达他的敬意，听教长讲述祂的美洲之行。贾拉勒-道莱王子也前来拜访，在1903年他担任亚兹德省行政长官期间，那里的巴哈伊教徒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他现在流亡国外，潦倒不堪。此次前来是为自己在职期间参与了对巴哈伊教徒的迫害而请求宽恕的。贾拉勒-道莱王子跪倒在阿博都-巴哈脚下，但是教长不允许他这样自我羞辱。

12月20日，阿博都-巴哈去看了一场名为《渴望之心》的戏剧。该剧由埃利斯·巴克顿创作，讲述的是耶稣的诞生。教长平生第一次去剧院，并当众流下了眼泪。12月24日，祂和记者就这次西方之旅的目的谈了很久。当晚，当祂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祂开玩笑地说其实祂并不饿，“祂来到餐桌前只是因为布洛姆菲尔德夫人的坚持。两任暴虐的东



240 方君主都不能命令祂，不能让祂屈服，但是美国和欧洲的女士们却可以给祂下命令，因为她们都是自由人”。<sup>304</sup>

圣诞节当晚，阿博都-巴哈拜访了救世军招待所，向在场的五百名穷困的人发表了演讲。祂仔细地查看了救世军招待所的住宿条件，还去了儿童收容所，参加了为穷孩子举办的圣诞晚会。祂所看到的一切让祂感慨不已，阿博都-巴哈慷慨地向招待所和孩子们捐了款。无论去伦敦的哪个地方，阿博都-巴哈都会对孩子们表现出极大的爱，结果他们都以为祂就是圣诞老人，为祂唱起了赞歌。

12月29日，阿博都-巴哈在伦敦卫理公会发表了演讲，并于12月31日参观了牛津大学。其间，祂接受了著名圣经研究学者T. K. 切恩博士的邀请，在曼彻斯特学院发表了演讲。尽管时逢假日，但还是有很多人前来听祂的演讲。切恩博士和教长见面的时候，布洛姆菲尔德夫人也在场。后来她写道：

阿博都-巴哈和这位德高望重的T. K. 切恩博士见面时的情境十分感人……

阿博都-巴哈颇有风度、满怀爱意地拥抱了切恩博士，赞扬他在毕生事业中所表现出的坚定和勇敢——切恩博士常常不得不与日渐虚弱的身体做斗争。祂称赞他头脑和精神上的光芒穿透了乌云的笼罩。他忠诚的妻子对虚弱的天才丈夫无微不至的照顾，也深深地打动了阿博都-巴哈的心。在回伦敦的路上，祂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了我，和索恩伯勒-克罗珀夫人，当时祂那双友善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sup>305</sup>

1月6日，应亚历山大·怀特博士及其夫人的邀请，阿博都-巴哈从伦敦去了爱丁堡。怀特博士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也是一位卓越的苏格兰联合自由长老会牧师。他的夫人曾经于1906年在巴勒斯坦和教长见过面。阿博都-巴哈和一个翻译住在怀特夫妇在夏洛特广场的家，其余的随从则住在附近一家宾馆里。抵达爱丁堡的当晚，阿博都-巴哈在怀特家见了当地的一些杰出人士。第二天他参观了瞭望塔博物馆。在那里，阿博都-巴哈见到了教授帕特里克·格迪斯爵士，他是社会和教育改革的先锋人物。乘车沿着皇家麦尔大道参观沿途的标志性建筑后，阿博都-巴哈在一个观众爆满的会议上发表了演讲，这个会议是由世界语协会在共济会大厅组织举办的。其间，大约有三百人由于无法进入会场而只好站在外面。阿博都-巴哈就国际辅助语言的必要性做了演说，帕特里克·格迪斯爵士向阿博都-巴哈致辞。

于是，和卡多根花园的情形一模一样，访客和询问者开始涌向夏洛特广场。1月8日，一个由埃及、印度和日本的大学生组成的团体前来拜访，怀特博士深深地为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们聚集在他的房子里而感动。他说：“亲爱的教长啊！我在这座房子里举行过很多次聚会，但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聚会。这让我想起了圣保罗的话——‘上帝让所有国度的人都一脉相通’”。<sup>306</sup>

同样是在1月8日，由帕特里克·格迪斯爵士统管的瞭望塔协会举办了一场会议。教长在此次会议上发表了演说。当地的主要报纸《苏格兰人报》对这次会议做了全程报道。1月9日，阿博都-巴哈在一个神智学者的大型集会上发表了演讲。阿博都-巴哈来到会场时已经极度疲惫，但是据布洛姆菲尔德夫人记载：

然后，祂挺起身来，似乎在凝聚体力，言行举止间透出勃勃生气。祂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上了演讲台。而在祂发表演讲时，祂的言辞中充满了一股伟大的圣力。<sup>307</sup>

第二天，阿博都-巴哈去了伦敦。1月11日，祂在卡克斯顿大厅发表了演讲。1月14日，祂作为贵宾出席了波斯公使馆的晚宴。像以前的日程安排一样，阿博都-巴哈在伦敦的日程安排也十分紧张。当祂在伦敦东区的教堂发表演讲时，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在日记中写道：“会众们似乎为一种来自另一个更高的世界的力量深深地吸引住了”。<sup>308</sup>

1月15日，阿博都-巴哈从伦敦去了布里斯托尔。在那里，祂住在了图德-波尔夫妇所有的克里夫顿旅馆。图德-波尔夫妇在当晚筹办了一场公共集会。当地有近一百名重要人士前来听阿博都-巴哈的演讲。第二天，阿博都-巴哈回到了伦敦。1月18日，阿博都-巴哈到了沃金萨里，在与一些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领导人共进午餐后，按照日程安排，祂要在清真寺发表一场演讲。听众非常多，有印度人、土耳其人、埃及人和英国人，结果祂不得不在清真寺的广场上进行演讲。第二天，应当地宗教领袖R. J. 坎贝尔博士的邀请，阿博都-巴哈参加了一场午宴。其间，还有其他一些由坎贝尔博士邀请来见阿博都-巴哈的神职人员。晚上，阿博都-巴哈作为贵宾出席了由拉吉普特王子为祂举办的晚宴。

1月20日下午，阿博都-巴哈参加了由费利克斯·莫谢莱斯博士为祂举办的欢迎会。当晚，阿博都-巴哈在“高等思想中心”发表了演讲。1月21日，阿博都-巴哈动身去了巴黎。

## 第三十七章

### 第二次大陆之行

在巴黎，阿博都-巴哈租住在圣迪迪埃街的一间公寓内。期间，阿博都-巴哈参加的公共活动不太多，他将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会见许多波斯和其他国家的巴哈伊教徒，他们都希望见到祂。

243

阿博都-巴哈到巴黎仅一周后，波斯公使就来拜访祂，当晚祂又做了回访。在那些年里，有很多波斯的政治流亡者和贵族在巴黎居住。他们中的很多人前来拜访阿博都-巴哈，请祂指点迷津。在巴黎学习的波斯青年也慕名而来。阿博都-巴哈对所有人都从不吝啬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客厅的俄式茶壶里每天都备有茶水，而祂每天还会为远道而来的东方客人提供饭菜。

阿博都-巴哈的拜访者一直都很多。一位名叫拉希德帕夏的前贝鲁特瓦利，之前因为对教长的敌意而臭名昭著，这时也怀着敬意前来拜访教长。阿博都-巴哈非常友好地在自己的房间里接见了祂，并在当天下午回访了祂。

在客厅里，阿博都-巴哈详谈了波斯的历史，并向祂的听众保证他们的国家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祂还回忆了自己

在巴勒斯坦的一些事情。祂对巴黎社会的唯物主义感到压抑。祂说工作为了人而存在，而人不是为了工作而存在的。

244 欧洲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明显差异让祂十分伤心。祂的身体很虚弱，睡不好，而且偶尔还会发烧。

2月12日，阿博都-巴哈应邀在巴黎世界语集会上发表了演讲。第二天晚上，祂又在神智学者的集会上发表了演讲。2月17日，祂在三名巴哈伊教徒的家里发表了演讲，当天晚上祂拜访了帕斯泰·莫尼耶的神学院。2月21日，在特鲁瓦市的萨拉地区，阿博都-巴哈在一个由唯灵论协会组织的会议上发表了讲话。26日，阿博都-巴哈患重感冒，几乎不能说话。但是祂仍坚持在病床上接见来访的客人。祂的公共活动、拜访巴哈伊教徒以及圣迪迪埃街的谈话会都不得不暂停下来。3月9日，布朗博士携夫人前来探望，阿博都-巴哈和他们谈了一个小时。这次谈话让祂疲惫不堪。

3月19日，阿博都-巴哈搬到了劳里斯顿大街的旅馆，在那里和一些客人们庆祝了诺鲁孜节。当天晚些时候，祂在伊朗公使馆发表了演讲，并走访了伊波利特和劳拉·德雷富斯-巴尼夫妇的家。

几周来，德国的巴哈伊一直盼望教长能拜访他们，布达佩斯的斯塔克博士及夫人向教长发了一封邀请函。到3月30日的时候，阿博都-巴哈的体力大为好转，祂便动身去了德国的斯图加特。阿博都-巴哈没有通知斯图加特的巴哈伊，祂想给他们一个惊喜。祂非常喜欢德国的巴哈伊，对他们的品质也大为赞赏。

245 阿博都-巴哈于4月1日深夜带着四名波斯随从宣而至，在斯图加特的马夸特酒店订了房间。祂一登记完便让一

名随从电话通知当地的巴哈伊。有些人得到消息后，激动得当即就跑了过来。第二天来的人更多了，这让酒店里的工作人员大为吃惊。4月3日，阿博都-巴哈在斯图加特市博物馆的一个大型集会上发表了演讲。祂这样开始道：

我来自一个遥远的地方。我长途跋涉了两万英里才来到斯图加特，来到你们的身边。我当过四十年的囚徒。在被关进监狱的时候，我还是个年轻人，而重获自由，走出监狱时我已经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了……现在，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和你们团聚，是为了和你们相见。我想也许你们的光芒能照耀人类世界……<sup>309</sup>

祂继续讲了当今世界的宗教由于教条的不同而导致不和与仇恨。

宗教必须是所有情谊的基础。想想今天在巴尔干的冲突……巴尔干诸国已经成为一座火山。由于教条的不同而产生的偏见、迷信和种族偏见，是酿成所有这些灾难的祸根。

……现在的人类已经忘记构成真正宗教的是什么了。每个人、每个国家都坚持着某种既定的教条。

……这些传统和教条就像将果仁包裹着的果壳一样，我们必须把果仁从果壳中取出来。<sup>310</sup>

教长拜访了埃斯林根，由八十名成年人和五十名小孩参加的喜气洋洋的聚会在这里举行。祂听取了他人的建议，拜

246 访了距斯图加特一百英里的巴德梅根茨海姆。在迷人的温泉公园里，祂听到了夜莺的歌唱。祂说自从离开波斯后，祂没有在这么迷人的地方听到过这么多夜莺的歌唱。但是，祂不会在此多待一个晚上。回到斯图加特后，直到祂于4月8日赶赴布达佩斯前，祂的日程都十分紧张。

当时，布达佩斯还没有巴哈伊教徒，阿博都-巴哈住在里茨酒店，在好客的斯塔克夫妇的引见下，祂会见了思想界的一些名人，其中有东方学者阿米尼乌斯·范贝里教授。当时，范贝里教授已经是八十二岁的高龄了，他的身体不大好。阿博都-巴哈便两次登门拜访了他。

阿博都-巴哈的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张，公开演讲、走访和接待的数量依然不减从前。4月15日，阿博都-巴哈的重感冒愈发严重，无法在4月19日之前离开维也纳。在维也纳期间，阿博都-巴哈住在格兰德酒店。祂第一个拜访的是土耳其大使，此人因激进的宗教思想而闻名。土耳其大使被教长的出现深深地吸引住了。第二天，阿博都-巴哈到波斯公使和土耳其大使那里做客。在维也纳的时候，教长给这里的神智学者做了三次演讲。祂于4月24日离开了维也纳，4月25日早些时候回到了斯图加特。

斯图加特的巴哈伊于25日晚上在市博物馆筹办了一次公开演讲并广做宣传。阿博都-巴哈的感冒侵入肺部，到下午的时候，祂的病情恶化。医生建议祂待在室内，尽量少说话。阿博都-巴哈对此置之不理。巴柳齐先生描述道：

247 替阿博都-巴哈上台的威廉·赫里格尔正在发言的时候，祂走进了大厅，这让听众又惊又喜。祂用洪亮的嗓音发表了演讲，主题是对世界

和平的需要，以及保障世界和平的力量……第二天有人问到祂的健康状况，祂答道尽管昨天晚上的行为很冒险，但事实证明那对祂是最好的药剂。<sup>311</sup>

在斯图加特剩下的时间里，阿博都-巴哈的日程没有那么紧张了，在完全康复后，祂于5月1日去了巴黎。阿博都-巴哈知道祂必须尽早回到圣地。1912年10月开始的巴尔干冲突，在1913年4月结束了，土耳其已从该地区撤出。随之而来的和平局面并不稳定，因为巴尔干联盟的成员国为了战利品已经开始产生纷争了。

在最后一轮的巴黎之行中，阿博都-巴哈首先住在了离国家图书馆很近的加利福尼亚酒店。和往常一样，天天都有人来访，但很多时候由于健康问题，阿博都-巴哈不能到巴哈伊家中拜访。不过，祂还是坚持每天出门散步。有一天，一些波斯的名人用车把阿博都-巴哈带到了隆尚的跑马场，但是祂没有在那里待太久。祂说喜欢走路，不喜欢坐车。

有好几次，阿博都-巴哈就圣约问题向信徒们发表了讲话。祂说：“有些人以为天佑美尊考虑的仅是父子关系。他们不知道祂建立圣约的权威是为了上帝圣道的传播，为了圣言的胜利。”<sup>312</sup>

5月下旬，阿博都-巴哈住进了位于劳里斯顿大街的一家酒店。祂疲倦极了，想在巴哈伊和其他人知道祂在哪里之前先休息几天。阿博都-巴哈不断收到来信，6月1日，一位来自圣地的访客带来了消息，说很多朝圣者都在圣地静候阿博都-巴哈的归来。6月6日，伊扎特帕夏——被黜的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政权的重要人物——专门为阿博都-巴哈举



行了一场晚宴。

据巴柳齐先生的讲述：

6月12日早上八点时，阿博都-巴哈离开酒店前往车站。在车站，祂向前来送行的信徒们发表了讲话，号召他们要时刻团结在一起。中午的时候，祂的火车起程前往马赛，并于十二个小时后抵达。祂在车站旁的酒店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九点坐上了半岛与东方航运公司的喜马拉雅号汽船。

至此，阿博都-巴哈结束了祂富有历史意义的西方之旅。<sup>313</sup>

## 第三十八章

### 在埃及和圣地

在塞得港，在祂下榻的酒店的屋顶上搭起的大帐篷里，阿博都-巴哈向朝圣者和其他客人表示了欢迎。来自东西方的信件连续不断地寄来，来访者川流不息。但是，阿博都-巴哈还是找时间回复了信件，而且这几个月里的书简都是祂亲笔写的。高烧周期性发作并没有退去，但是祂的幽默却丝毫未减。有一次，祂对客人们说，当别人为了躲避埃及的高温赶去巴黎的时候，祂已经从巴黎来到了埃及。

249

6月27日，一位来自设拉子的巴哈伊为所有在塞得港的信徒们举办了晚宴。有七十名教徒赴宴，他们在阿博都-巴哈帐篷的荫蔽之下共进了晚餐。阿博都-巴哈亲自上菜，并给在场的所有人发放了糖果。塞得港灼人的高温严重地影响了阿博都-巴哈的身体健康，7月11日，祂搬到了伊斯玛伊利亚。那里的气候不那么湿热，但教长发烧的病情却更严重了。7月17日，阿博都-巴哈搬到了亚历山大港附近的雷姆莱。祂在那里租了三间房子，一间给了抱病的杰出的巴哈伊学者米尔扎·阿布-法德勒。雷姆莱的气候很适合教长，祂的身体得到了恢复。巴柳齐先生讲道：

一天早上，大约六点左右，阿博都-巴哈来到了祂的秘书们住的房子里，发现大多数人还在睡觉。而祂已经把信件和其他事务处理完，且已经写了好几封书简了。<sup>314</sup>

8月1日，至大圣叶与守基·阿芬第以及阿博都-巴哈的长女迪亚叶·哈努姆一起从海法到了埃及。8月17日，埃及总督阿巴斯·希尔米帕夏前来拜访了阿博都-巴哈。土耳其议会代表和贝鲁特的叙利亚新教学院的教员都来拜会了阿博都-巴哈。与此同时，更多的信也一刻不停地寄过来。巴柳齐先生讲道：

个别信徒，尤其是东方的巴哈伊信徒，在信中和祂无事不谈，有人会征求买地的建议，有人会为新生儿求个名字，还有人问祂自己是否该结婚，或者是否进行一次旅行。对此，阿博都-巴哈一直都在消除他们的误解，抚慰他们的情绪。随着巴哈伊教团体、社区以及灵理会数量的增加，阿博都-巴哈花在劝告、建议及指导上的时间也越来越多。阿博都-巴哈不只和巴哈伊通信，许多人并不是祂的追随者，他们也写信给祂，并得到了祂的回复。<sup>315</sup>

1913年的夏秋之交，教长基本恢复了健康。但是随着冬天的临近，祂再一次被高烧和失眠所困扰。病情因为法里德医生的乖张行为而愈加严重。早在西方之行时，他就给阿博都-巴哈制造了很大的压力。在阿布齐尔的休养并没有让阿博都-巴哈得到放松，于是，祂决定返回圣地。祂于12月2

日登船，并于12月5日回到海法。到海法后，祂让随行人员先登岸，要他们保证在祂下船的时候，信徒们不会前来欢迎祂。午夜时分，祂下船了。

当时在海法的一位叫艾摩金·霍格的美国朝圣者写道：

在阔别三年零四个月以后，阿博都-巴哈的还乡可以称得上一个真正的节日。这个神圣的家庭沉浸在难以想象的兴奋和幸福之中……在阿博都-巴哈的家里，有一个房间位于整座房子的正中央，其他房间都围绕在它的周围。这间房子里面铺上了波斯地毯，桌子上摆满了水果和糖果。

……阿博都-巴哈的进门声传来的那一刻，大家凝神屏息，当祂走进房间时，所有人都低头致意。没过多久，祂向所有的人表示了感谢。祂在房间一头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大多数信徒则坐在了地板上。阿博都-巴哈很是疲惫，所以没有坐多久，在祂女儿齐亚·哈努姆（迪亚叶·哈努姆）诵祷词后，祂便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然后，女士们退了出去，好让男士们进来。看着这些强壮而又诚实的男士，他们的脸庞分明在诉说着他们对于信仰的热情，对使命的忠诚和决心，你会觉得这些真的值得铭记。我相信所有人都会热泪盈眶……祂向他们表示欢迎，自己也坐在了地板上和他们聊了一会儿，之后便去休息了。<sup>316</sup>

第二天早上，阿博都-巴哈来到位于圣山上的巴孛陵

殿。巴柳齐先生讲道：

圣地的巴哈伊和朝圣者早已等候在那里，他们沿着通往陵殿的路排成了一队。阿博都-巴哈让他们从东边的前厅进入陵殿，而祂自己一个人走进了西边的前厅。<sup>317</sup>

252 在海法待了两天后，阿博都-巴哈乘火车去了阿卡。在一大群人的护送下，阿博都-巴哈进入了这个曾长期监禁祂的城市。护送的人群中有的巴哈伊，有的不是巴哈伊，而这些非巴哈伊中则包括海法及阿卡的重要人士。

大约六周后，亦即1914年1月21日，米尔扎·阿布-法德勒在开罗去世。对于他的去世，阿博都-巴哈悲痛万分。祂告诉朋友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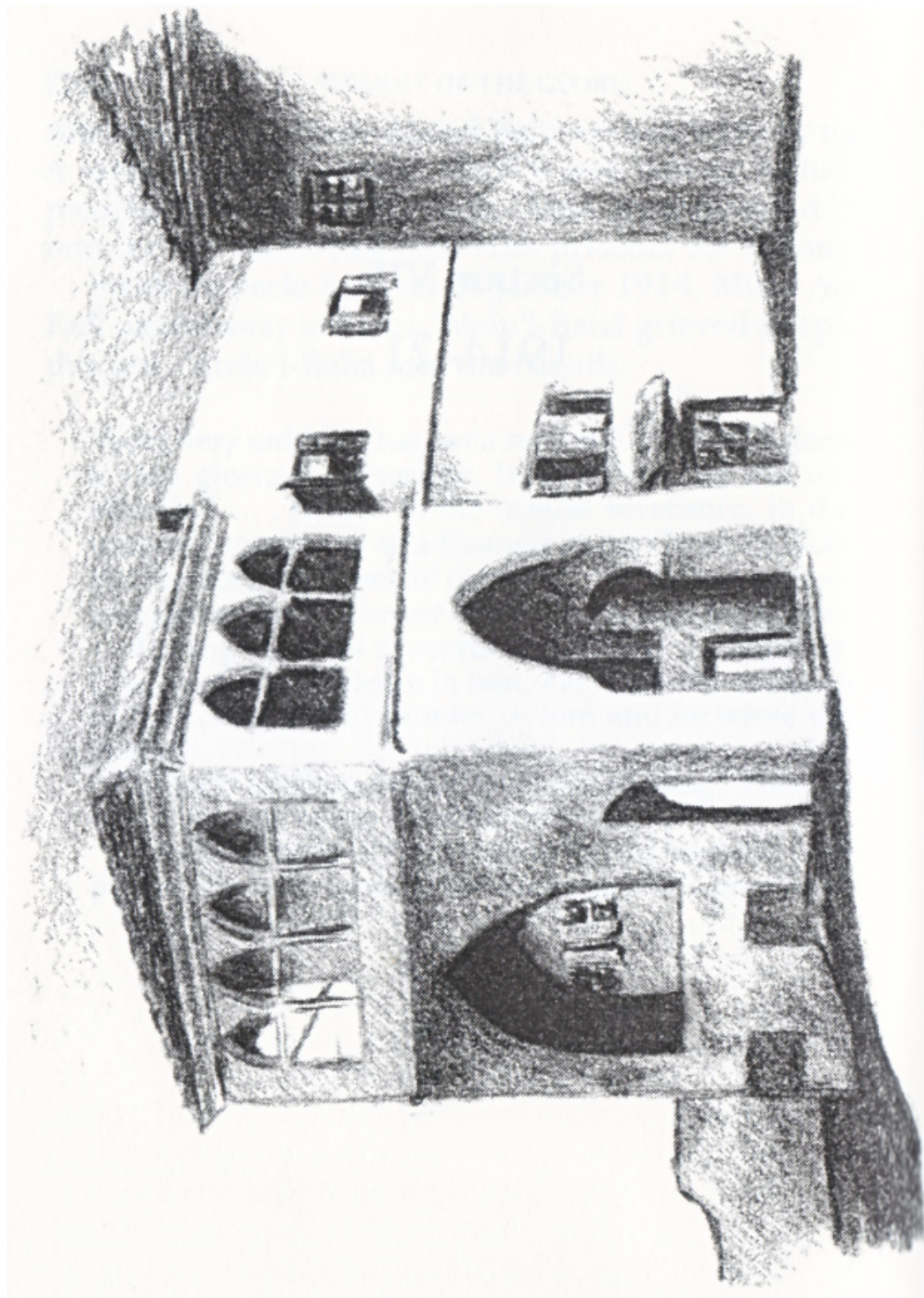
今天我们收到了一个令人痛心的消息。他的确是一位光荣的名士。他在任何方面都出类拔萃……在上帝的圣道中，他心无旁骛、坚定不移、从不动摇……他超然物外。在神圣门槛前的服务中，他也参与其中了，他是我的伙伴。

在那些悲伤的日子里，是他给了我安慰。我完全信赖他。对于每一份关于圣道的评价，我都会去征求他的意见，而且都会得到他的答复……

我们必须以伟大的智慧来对待他的离去。除了锻炼耐心，我们什么也不需要……

所有上帝的朋友都应该聚在巴孛的陵殿前祈祷，而我也在这里祈祷。

**VII**  
**1914—1921**



阿布德宅

## 第三十九章

### 冲突爆发

1914年初，战争的阴影愈加浓重。历史学家和军事战略家B. H. 里德尔·哈特写道：“……（欧洲）大陆撒满了火药，空气里到处都充满了宿命论的思想”。<sup>318</sup> 255

朝圣者和其他来访者仍源源不断地来到海法。阿博都-巴哈经常十分疲惫，祂太过操劳，使得祂不堪重负。祂在1914年初这样写道：

朋友们！我来日不多了。我已做了所有该做的事。我极尽全力服务于巴哈欧拉的事业。我日夜劳作，终年不休。哦，我多么希望看见我所爱之人承担起圣道的责任！……我一直附耳倾听四方之音，希望听见虔诚的人颂唱爱与友谊之歌。除此之外，我屈指可数的生命别无快乐……

啊，我等待着，等待着，等待传来那令人欣喜的消息，说信众便是坦率、诚实的代表，是亲善、友好的化身，是团结和谐的象征。到那时，我的心不就会感到愉悦吗？我的愿望不就会得以实现了吗？我的追求不就会得以彰显了吗？我的

256



心愿不就会得到满足了吗？我的呼唤不就可以得到回应了吗？<sup>319</sup>

6月的时候，战争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阿博都-巴哈不能再让朝圣者来圣地了。那些已经来了的人都被要求立即回家。教长这样安慰他们：

实际上，我感到十分悲伤，但是我不会对你们说再见，因为我们的灵魂完全相通，我们的灵魂团结在一起……当朋友们心连心的时候，就没有分离，尤其当你们服务于上帝的圣道时……<sup>320</sup>

年中的时候，法里德医生的离经叛道完全暴露了出来，他不承认阿博都-巴哈是圣约的中心。他已经开始在欧洲巡讲，而且计划去英国。阿博都-巴哈派了两个年轻的巴哈伊——有一个还在叙利亚新教学院念书——去欧洲制止法里德医生的活动。劳拉和伊波利特·德雷富斯-巴尼夫妇回国应对法里德分裂美国信徒所造成的影响。

6月28日上午十一点，一个斯拉夫民族主义者在萨拉热窝开枪打死了奥匈帝国的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如里德尔·哈特所言，这些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杀死的却是同情他们的事业且在奥匈帝国非常有影响力的人。这次事件为奥匈帝国重新控制塞尔维亚提供了借口，7月28日上午十一点整，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

257

里德尔·哈特说道：“被‘军事需要’的发动机所驱使，以不可阻遏的速度冲进深渊……双方都渴望战争，都惧怕处于劣势。”<sup>321</sup>

7月份的时候，爱德华·格青杰在从印度返美途中经过

圣地。同年秋天，他详细记下了他在7月份所见到的情景：

所有叙利亚人都处于一种悲痛之中。土耳其正在调动军队，所有在二十岁到四十五岁之间的男子都被征调，或者被迫上了前线。巴尔干军团的士兵回乡还不到六个月，现在他们必须重新回到部队。而这次，所有的男人都被带走了，而且如有不愿参军者，就会被强制带走……

物价上涨了两倍，两个月之内叙利亚就会发生饥荒。政府征用了百分之八十的人畜用粮，还带走了上千只羊，且分文不付……

官员们带走了所有养家糊口的人，留下来的妇女和孩子无以为生。有时，少数几家还能储存一些过冬的食物。然而，就这么一点儿仅有的食物也早被破门而入的士兵们洗劫一空了。商人交出了全部的货物，得到的不过是一纸欠条，那就意味着破产。所有的马和马车都被没收了……

农田里见不到一个男人，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们毫无防御之力，为躲避贝都因匪帮的夜袭，他们正急忙往乡下或城里跑。城市里人满为患，人们没有食物，也没有钱在饥荒时购买食物……

穷困的妇女带着他们的孩子，哭着坐在有钱人家的门口乞讨面包，而就连乞讨很快也变成了一种奢侈。港口曾经每周能来十到五十艘船，现在却寥寥无几……

……巴尔干战争持续一年后的境况，也没有现在开战一个月这么糟糕。<sup>322</sup>

7月底，俄国和德国都开始调集军队。7月29日，英国海军离开朴次茅斯基地，向奥克尼群岛的斯卡帕湾开进。8月3日，德国对法宣战。8月4日，德国入侵比利时，要求对方为其军队开放通道。同样在8月4日，英国向德国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其尊重比利时的中立态度。然而德国政府对英国的最后通牒不予理睬，当晚十一点，英国也卷入了战争。

在西线，讨厌的德国军队和英法军队逐渐进入作战状态，很快，双方就处于对峙状态。俄国应英法盟军的强烈要求，于8月中旬入袭东普鲁士，以缓解西线的压力。但是德国军队在坦南贝格重创俄军，俄军伤亡惨重。在西线，马恩河战役于9月打响。法国军队削弱了德军防线，英军也重创了德军。但是，正如里德尔·哈特所言，后来证明，英军在马恩河战役结束后行动迟缓，坐失战机，未能在德军撤退时将其一举歼灭。而这也酿成了长达四年的可怕的堑壕战，千千万万的青年在战壕里彼此屠戮。这接下来的四年里，双方不是想穿过防线，就是想绕过去，都在极力试图打破僵局。

259 德国政府极力想缓解俄国施加给它的压力。德国的一个重要战略就是拉土耳其参战，成为德国的盟友，因为与土耳其结盟就能将俄国南部途经黑海的补给线切断。在过去整整一个世纪里，英国都是日益衰败的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同盟。自从青年土耳其党于1908年推翻苏丹后，德国就设法在君士坦丁堡取得了极大的影响力。所以，土耳其的新主人反感与英国这个奥斯曼帝国统治者曾经最强大的盟友结盟。

10月底，土耳其在高加索和西奈半岛的军事挑衅迫使法国、英国和俄国对其宣战。作为回应，土耳其于11月14日对英法俄协约国宣战。

## 第四十章

### “恐怖统治”

此时，阿博都-巴哈计划让巴哈伊离开海法地区。据布洛姆菲尔德夫人描述，巴哈伊商人全部的货物和店铺都被政府没收了，“尽管教长安慰他们说海法不会受到军队侵扰，但是朋友们还是处于持续不断的恐慌之中。而孩子们听到了四处流传的骇人传言，变得非常不安，畏惧的眼睛总是在向四处张望”。<sup>323</sup>

260

德鲁兹人的阿布斯南村的谢赫，向巴哈伊团体发出了殷切邀请，阿博都-巴哈决定接受邀请。德鲁兹人居住在距离阿卡两小时路程的内陆地区，巴哈欧拉曾和他们共同生活过三个月。谢赫把自己的屋子腾了出来给教长及其家人，而其他的德鲁兹家庭则热情招待了其他巴哈伊家庭。他们的生活十分拮据，但是纯净的空气，简单的食物和远离轰炸的恐惧振奋了他们的精神。

卢阿·格青杰在1914年12月3日从印度来到了圣地。在印度的拓荒工作让她精疲力竭，她在圣地以阿博都-巴哈客人的身份一直待到1915年8月下旬。1月1日她在阿布斯南写的信中这样说：

我高兴地写信告知你们敬爱的教长身体非常健康，其家人现在都在上述安全的地方。我是在12月3日找到他们现在的安身之地的……

……教长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阿卡，祂给那些充满忧愁的人带来光明和希望，没有祂，这些人肯定就会陷入绝望的深渊！<sup>324</sup>

12月中旬，土耳其政府军在两条战线上发起进攻，在高加索攻击俄国，在西奈半岛攻击英国。土耳其对英国的进攻，目的在于切断英国通过苏伊士运河与东方的联系。几周之后，作为其打破欧洲战场僵局战略之一，英国夺下了位于海湾地区最前端的巴士拉，并罢免了埃及总督。所有这一切在圣地引起了极大的恐慌。

布洛姆菲尔德夫人讲道：“海法，这座仍受土耳其统治的城市，陷入了极大的恐慌之中。大部分居民担心遭到协约国的轰炸，纷纷逃往内地”。<sup>325</sup>

阿博都-巴哈在阿布斯南开设了一间诊所，延请医生为所有需要医治的人提供帮助。祂安排巴哈伊孩子上课学习，尽管祂大部分时间都在海法和阿卡，因为在那里有很多人需要祂的建议，此外祂还很有先见之明地在那里储存了很多谷物。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告诉我们：

阿达斯伊村的庄稼非常好。阿博都-巴哈教朋友们种植营养丰富的蔬菜，这些蔬菜连同祂在阿达斯伊村的谷物，拯救了许多饥肠辘辘的人……

有的时候阿卡的行政长官、司令官、治安

官、穆夫提，抑或是帕夏，会来拜访阿博都-巴哈，作为村子里的客人待上一两个晚上。他们都来征求在困难时期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的建议……<sup>326</sup>

1月19日，米尔扎·法德鲁拉从设拉子来到海法朝圣。他从波斯出发，途经印度来到圣地，尽管绕了个大圈子，但这却是唯一可行的路线。他是几个月以来到访的唯一一位朝圣者。

在这段时间里，海法朝圣者招待所的唯一住户就是哈吉·米尔扎·海达尔-阿里。根据布洛姆菲尔德夫人的讲述，在五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没有关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任何消息。

在这段相对平静的日子里，阿博都-巴哈很不适应，因为一来没有朝圣者来访，二来与外界的联络业已中断。有一天，他说希望去印度，在那里，也许他能终日忙于传播教义。

1915年初，贾迈勒帕夏控制了圣地和整个叙利亚。作为第四军团的司令官，他的任务就是夺取苏伊士运河，将英国人赶出埃及。巴柳齐先生写道：

他带来了恐怖统治……在1915年和1916年整整两年时间里，贾迈勒帕夏把很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送上了军事法庭。他处决了其中的三十四人，而更多的人则被驱逐出境。声名狼藉的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同伙，在经过长时间的蛰伏和沉默之后，现在又找到了新的机会来祸害

阿博都-巴哈。<sup>327</sup>

圣约破坏者在这位新上任的督军面前散播谣言，称阿博都-巴哈反对军事管制。他们甚至把巴哈欧拉本人用过的帐篷送给了这位督军。

263 卢阿·格青杰在随后寄给美国朋友的信中写道：

从1月底到2月初，我们的挚爱者一直都处于极度危险之中。有好几个晚上，祂彻夜未眠，和几个家人为似乎在所难免的变故做着准备……教长叫我去海法就这些谣言做一些声明。当教长告诉我即将发生的事情时，我不由得为祂在判断谣言的出处时所表现出来的温和，以及祂的刚毅和对所有相关人员的仁爱所折服。三位圣叶也和我一起到了海法。这个时候来了一封电报，教长让我们尽快赶回阿布斯南……我们谁也不知道电报里的内容，也不知道电报意味着什么。而祂却和艾哈迈德·苏赫拉布留在了海法，独自面对只有祂一人知道的即将降临在祂身上的事情。几天后，我们从阿卡得知祂即将被捕入狱，并会被押送至大马士革。那里的朋友和居民，以及阿布斯南的人们都陷入了惊慌和绝望之中……

第二天早上，阿博都-巴哈来到了阿卡，祂只待了一会儿。祂让大家保持镇静，帮助大家，宽慰大家。然后，在一声招呼都未打的情况下，祂来到了阿布斯南！哦，见到祂我们是多么地高兴啊！祂那微笑的面容，清晰、充满慰藉的声

音，以及充满爱意的关怀像光芒四射的太阳一样，刹那间驱散了黑暗……<sup>328</sup>

两天后，教长叫来了卢阿，和她谈了将近一个小时。祂谈了很多事情，其中说道：

我已经处于极度危险之中，现在我仍然像是坐在一柄悬着的利剑之下，而这把剑随时都有可能落下！我不担心自己，我早已为牺牲做好了准备，我也向往能为圣道而殉难。但是我考虑到那些我不得不离开的人，在我离去后，他们无助的哭喊，所以我真的希望能为他们多待上一会儿。当然，我已经准备好了。然而有一天我会离开所有人，而你们再也不会见到我，所以现在我要求你们也做好准备。<sup>329</sup>

264

第二天，卢阿写下了这样一番话：“祂突然离开，正如祂突然到来一样。祂回到了海法，回到了阿卡。”<sup>330</sup>

夏天刚刚到来的时候，圣地爆发了蝗灾。卢阿在6月11日写道：

……整整一年时间里，人们都要面对严重的饥荒。蝗虫来袭时，成群结队、遮天蔽日，即使这样，它们还是不停地袭来。除了几块麦田之外，其余一切都被蝗虫吞噬掉了。我们祈祷这几块麦田能逃过一劫，否则真的就连供一个人吃的面包都没有了。<sup>331</sup>



## 第四十一章



### 战火与屠杀

265 有一次，贾迈勒帕夏将军队驻扎在了阿卡附近，他要求见阿博都-巴哈，教长便骑着驴子去见他。在巴柳齐先生的描述里，贾迈勒帕夏很有礼貌地接待了教长：

……但是却称他为宗教麻烦的制造者，正因为如此，他的行动才会受到限制。凑巧的是，在阿卜杜勒-哈米德时代，贾迈勒帕夏自己就是个政治麻烦的制造者。于是阿博都-巴哈就回应说麻烦有两种，即政治麻烦和宗教麻烦。然后，他指着这个傲慢的帕夏说，目前政治上的麻烦制造者还没有惹出什么祸事来，希望宗教的麻烦制造者也不会。<sup>332</sup>

1915年，当大批军队在西线陷入僵局时，战争的中心开始东移。紧随其后的是，协约国在1915年1月制订了一项计划——“准备在2月份发动一次海上进攻，轰炸并夺取盖利博卢半岛及君士坦丁堡”。

对土耳其海岸的海上炮轰于2月下旬开始。4月25日，协

约国在盖利博卢半岛上发动了一次旨在控制达达尼尔海峡的陆上进攻。5月下旬，意大利——这个自1882年起就是德国和奥匈帝国盟友的国家现在向奥匈帝国宣战，不过还没有和德国完全决裂。但意大利人很快发现他们和意志坚定的奥匈军队陷入了堑壕战的对峙之中。

5月份，阿博都-巴哈觉得局势已经相当稳定，于是不顾仍在继续的冲突，同意巴哈伊返回海法。5月5日，巴哈伊离开阿布斯南。在德鲁兹人的村子开设诊所的穆阿亚德医生起程去了波斯。刚刚从波斯传来的消息说，谢赫·阿里-阿克巴尔-古查尼已经殉教，他是一位知名的教师和学者，在家乡的市场购物时遭人枪杀。教长对一名在马什哈迪的信徒发了一封电报，上面写道：“（希望）我能用我的生命来祭奠阿里-阿克巴尔。我很好。阿巴斯。”<sup>333</sup>

他们返回海法后不久，法国舰队炮轰了海滨地区。炮击通常都是局部性的，而且法军指挥官还在炮击前通知岸上的居民，让他们撤离目标地区。卢阿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尽管炮击持续的时间很短，但还是非常恐怖。我很惊奇地看到教长在那个时候还如磐石般坐着，双眼望着窗外，这样的情景我已见过两回。祂那非凡的脸庞告诉人们祂知晓一切必然之所在，祂知晓一切原因之所在……

当第一次炮轰炸断阿卡附近的铁路桥梁时，祂就这样坐着。我站在祂身边，聚精会神地注视着祂的面容，试着解读祂脸上的表情。这时祂转过身来，坚定地说：“我必须立即回到阿卡。人们现在正在向四处逃散，我必须在炮弹使人心震

颤之前赶回那里。他们很害怕，我必须把他们团结起来。他们很无助、很绝望。我必须拯救他们，抚慰他们。”在停火之前，祂已准备好动身了……我目送着祂走下小山，骑上在崎岖的山路上等待着祂的驴子……<sup>334</sup>

盖利博卢战役仍在持续。对此，里德尔·哈特写道：“一个很合理且富有远见的构想，但在执行过程中为一系列几乎在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所破坏。”<sup>335</sup>人员伤亡极其惨重。7月份，协约国放弃了他们的努力。

8月，英国攻下了波斯湾岸边的布什尔，巴孛曾经就在这个港口生活，工作。9月，协约国在西线发动了一场新的攻势。接下来的战役夺去了他们二十四万二千名士兵的性命，德国则损失了十四万一千名士兵。在南边，意大利损失惨重，有二十八万名士兵在1915年5月至12月之间丧生。10月份的时候，德奥联军对塞尔维亚发动了进攻。虽然塞尔维亚军队本可以撤进阿尔巴尼亚山区，但是德奥联军在保加利亚的帮助下，还是占领了塞尔维亚。但就像里德尔·哈特所说的，“对塞尔维亚的征服解除了奥地利南方边境的危险，为德军提供了畅通的通讯，以及对北海与底格里斯河之间巨大的中心地带的控制。”<sup>336</sup>

在海法，巴哈伊都已回到了自己的家中，教长一周一次的集会也恢复了。1915年下半年，在几条战线上的战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阿博都-巴哈跟聚会的人分享着八十名早期信徒的故事，他们大部分在很多年前已经去世了。这些由阿博都-巴哈讲述的短小酸楚的人物故事于1924年被编纂成书，并在海法出版。五十年后，玛尔齐耶·盖尔将这本书翻

译成了英文，书名为《忠信群英传》。

在前言中，玛尔齐耶·盖尔写道：

许多故事场景，阿博都-巴哈都是亲历者，然而，祂却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隐藏起来，将焦点集中在同伴身上，通常来说，这些卑微的人物很容易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sup>337</sup>

268

……本书不仅仅是早期巴哈伊信徒的简要编年史，它还是一本囊括了各种人物原型的书籍。此外，它还见证了巴哈伊的典范（阿博都-巴哈）所主张并要求我们遵循的价值观，虽然当今世人对这种价值观不屑一顾，但是，这个地球若想成为人类的安全居所，这种价值观不可或缺。尽管本书的每个故事短小且简单，它们却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生、如何死的大道理。<sup>338</sup>

也是在这几个月里，阿博都-巴哈开始为在朝圣者招待所见到的青年巴哈伊们编纂一部小书。该书记述了巴孛以及新天启的两位信使谢赫·艾哈迈德和赛义德·卡齐姆的生平故事。这本书于1919年在开罗出版。

圣约破坏者抓紧战争为他们提供的每一个机会，来毒害贾迈勒帕夏的心灵，使其反对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的女婿米尔扎·贾拉勒向布洛姆菲尔德夫人讲述了这样一段话：

在1916年初，一天早上大概七点钟的时候，阿博都-巴哈让我去找祂那忠实的马车夫。“告诉

伊斯凡迪亚尔，让他把我的马车赶来，你和霍斯劳在半个钟头内准备好陪我去拿撒勒。我们按祂的要求做了……<sup>339</sup>

269 米尔扎·贾拉勒讲述道，那一天，阿博都-巴哈身体不适，且十分疲惫，但是贾迈勒帕夏在拿撒勒，教长决定要见他。阿博都-巴哈直到晚上七点才抵达，祂在拿撒勒的一家德国酒店找了一间房子住下。

米尔扎·贾拉勒继续讲道：

第二天，教长应邀去一位要人家里参加午宴。这位要人是法胡姆家族的一员。贾迈勒帕夏以及将近两百名战争领袖出席了那天的午宴，教长一点钟坐在了餐桌旁，到四点钟才离开。

席间，阿博都-巴哈一直在用土耳其语讲话，其中涉及了一些哲学、科学方面的话题以及神圣的教义。祂的言语深刻，所有人在聆听祂神圣的话语时，都停了下来，不再吃饭。

……因为虚假的指控，贾迈勒帕夏之前是教长的一个很大的敌人。当教长一开始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并未表现出应有的尊重。然而，当他现在听了教长如此博学、睿智的讲话后，他变得无比地恭敬有礼。教长站起身来的时候，贾迈勒帕夏礼貌地扶着挚爱者的手臂，帮助祂离开餐桌，并亲自带路来到客厅，让教长舒服地坐了下来。

最后，在回答了更多的问题并对许多话题做了精辟地阐释后，教长起身向主人道了别。贾迈

勒帕夏陪祂走到房子外面，一直走到台阶下面，还要继续往前送，不过，这时阿博都-巴哈非常和善地向他表示了感谢，并劝他回去。就是这个贾迈勒帕夏，他本来不习惯从座位上起身向任何人表示尊敬的……阿博都-巴哈极度疲惫，那天晚上待在了拿撒勒的德国酒店里。第二天，化夙敌为挚友的工作已经完成，祂便返回了海法。<sup>340</sup>

至此，圣约破坏者的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了。

270

## 第四十二章

### “黑暗遍地笼罩……”

271           1915年12月底，协约国首脑会议在法国举行。会上，法英俄意达成了一致，决定于1916年同时发起全面进攻。这次进攻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来准备，但是在2月份的时候，德国率先向凡尔登地区发起进攻。战争的重心再次回到了西线战场。俄国不遗余力地准备在东线发动一场新的攻势，但由于准备极不充分，在德国发起进攻时，俄国不得被迫出击。3月份，俄军在那罗茨湖发动了一场攻势，结果损失惨重，未能取胜。俄军不得不草草收兵，转而为配合预计7月份在西线索姆河地区发动的规模更大的战役做准备。同样是在3月份，东方的英军在佩西·赛克斯爵士的指挥下，派遣一小股部队在波斯南岸的波斯湾入海港口阿巴斯港登陆，并朝东北方向的克尔曼进发，随后又转向西北的亚兹德。

波斯信徒在整个战时继续受到迫害。伊朗对周边的冲突一直保持中立态度，但是正如巴柳齐先生所言：

272           没有一个交战国尊重伊朗的中立态度。本国人民都各有偏护，大部分人支持土耳其和德国。到处都是德国、土耳其、俄国和英国的间谍。俄

国和土耳其在伊朗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区交战，每一方都受到了来自伊朗人的大力支持……中央政府软弱无能。土匪和强盗横行，他们只要不妨碍交战国双方，便可在商路上自由出没。<sup>341</sup>

阿博都-巴哈在1916年3月开始撰写《神圣计划书简集》，这是写给北美信徒的十四封系列书信，信中祂赋予了北美信徒将巴哈欧拉的启示传遍世界的使命。

祂在信中写道：

上天的信使们啊，这几日正逢诺鲁孜节。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你们，善良的朋友！我向独一无二之门槛为你们每位祈求确认与协助，让你们的聚会有如一支支点燃的蜡烛照亮美国各州……<sup>342</sup>

巴柳齐先生讲道：“这些信件相当于阿博都-巴哈在巴哈欧拉的天启周期中传扬信仰的章程”。<sup>343</sup>

其中八封信启示于1916年3月26日至1916年4月22日。在每一封信里，阿博都-巴哈都敦促信徒们将神圣教义的芬芳传遍世界，并介绍了他们要前往并传教的国家、地区以及岛屿的情况。这些信件所展现出的广度和视野令人惊讶。只有在这八封信中的最后一封信里，祂才谈到了当时正在进行的激烈战争。

273

1916年4月19日，在从巴吉宅邸寄给美国和加拿大信徒的信中，我们可以约略瞥见在里兹万节前夕，教长的灵魂因战争屠戮而深受折磨：

上帝啊，我的上帝！你看到黑暗笼罩各地，



争斗之焰在列国燃烧，战争与杀戮之火燃遍东方与西方。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头颅落地，弃于战场……

主啊！将人们拉出憎恶与仇恨的深渊，救他们脱离这无法穿越的黑暗……

主啊！现在人人悲伤，个个心痛。求你怜悯这些可怜的灵魂，莫让他们恣意妄为。

主啊！让你大地上卑微而顺从的灵魂显耀于世吧，将指引之光照亮他们的面庞，使他们超脱尘世，颂扬你的圣名，宣说对你的赞美，在人间扩散你的神圣芳香。<sup>344</sup>

前五封信寄到纽约后，刊登在了1916年9月的《西方之星》杂志上。

6月，俄军应意大利的强烈要求向奥地利人发起进攻，企图阻止奥地利增强在特伦蒂诺的攻势，但是这个计划还是过于仓促，而且行动要早于协约国的计划。

274

俄军勃鲁西洛夫的军队事前没有特意集结，因此也就毫无预兆地对卢克附近的奥地利第四军，以及布科维纳的奥地利第七军发动了进攻，后者在第一轮进攻中被击溃。三天之内，勃鲁西洛夫俘获了二十万名奥军。

……勃鲁西洛夫的进攻持续了三个月，非常成功。但是由于后备兵力不足，一时难以为继，德国人便赶在他们南下之前加强了戒备。勃鲁西洛夫后期的进攻不再具有威胁性，但是俄军已经

投入了所有的兵力，而最终高达一百万人的伤亡也彻底摧毁了俄国的军事力量。<sup>345</sup>

摇摇欲坠的俄国政权这次最后的努力产生了几十个重大的后果。奥匈对意大利的进攻被遏制，德国也被迫从西线抽调重兵开赴一直以来在等待时机加入协约国一方的罗马尼亚。兴登堡接替法尔肯海因任德军最高指挥官，鲁登道夫则担任兴登堡的战略参谋。

英法军队于7月份发动了他们筹划已久的进攻，在索姆河南北两岸向德军发起了大规模进攻。战役一直持续到12月份，给双方带来了巨大的人员伤亡。罗马尼亚于同月被一支德奥联军击败，协约国在这一年以失望和惨淡收场。

协约国为1917年制定的进攻行动由于法军军力的持续变弱而推迟。法军损失惨重，连新招募的士兵几乎都精疲力竭。俄国军队已经拼光，俄国人民则在呼吁和平。3月，俄国二月革命爆发，沙皇被迫逊位。临时政府试图继续战争但是以失败告终。1917年春季，协约国濒临惨败的边缘。

275

这时，圣地已经完全与世隔绝。布洛姆菲尔德夫人这样写道：

在这些极其艰难危险的充满战争的日子里，阿博都-巴哈一直都想给德黑兰的朋友送去一份书简。在那里，可以把书简誊印，然后派发给世界各地的巴哈伊。<sup>346</sup>

这是一项极为艰辛的工作。但是一位名叫哈吉·拉马丹的阿拉伯教徒挺身而出，毅然承担起了这项任务。

哈吉·拉马丹已经七十五岁，双目几乎失明，妻子已经

去世，自己无依无靠，而且已将商铺和财产给了女婿们。阿博都-巴哈接受了他的请求，让他带着信徒步到德黑兰。信的开头这样写道：

尽管大门已闭，道路已封，平常的通讯手段都已中断，但是在灵性交流的狂喜中，心灵的团结与亲近之流却川流不息。<sup>347</sup>

哈吉·拉马丹整整走了四十五天，经过短暂的休息后，他便立即赶回了海法。在途经克尔曼沙阿和巴格达时，他扮成了一名小贩，把黄金藏在了袋子的底部，把信件缝进了披风。据布洛姆菲尔德夫人的回忆：“他把别人托付给他的金子和信件完好无损地带到了教长的面前！”

“看啊，上帝贫穷而谦卑的孩子完成了一件多么伟大的壮举！”阿博都-巴哈说罢，紧紧拥抱了他。

276

这位勇敢的朋友在稍事休息后，开始了他的另一个使命。可是，呜呼！他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了。朋友们没有收到关于这位勇敢、可敬的哈吉·拉马丹最后命运的消息。很多人被派去寻找他，但都没有找到。<sup>348</sup>

## 第四十三章

### 不祥的威胁

在1917年2月2日至3月8日期间，阿博都-巴哈又写了六封书简给北美信徒，以扩充并强化上一年八封书简中所传达的教导。一共有二百二十个地区和岛屿的名字在《神圣计划书简集》里被提及。

277

1917年春，由于奥斯曼帝国政府管理不善以及粮食日益短缺，巴勒斯坦民众饱受磨难。蝗灾又一次降临正在生长的庄稼。时间越久，苦难越深，物资也越匮乏。阿博都-巴哈预见到了饥荒

……祂挺身而出，试图减轻这份苦难。祂在约旦谷、萨马拉、阿达斯伊和加利利海岸（太巴列湖）都有房产和土地，可以种植粮食。<sup>349</sup>

因为这份新的责任，教长得经常去太巴列湖，天气炎热的时候，旅途就变得相当艰辛。

1917年3月，英军缓慢地取道美索不达米亚，夺取了巴格达。在大西洋海域，无情的德国潜艇攻击了中立国美国船只，并鼓动墨西哥对抗美国。美国总统威尔逊不得不于1917

278

年4月6日对德宣战，但是美国要经过好多个月的准备，才能填补俄军在东线的损失。8月上旬，德奥联军逼近俄国边界。4月，英军攻取加沙受挫。艾伦比将军奉命夺取加沙，并攻入巴勒斯坦。但是这次进攻推迟了，因为他的大部分军队被调到法国作战，而援军要从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派来。

到1917年9月，艾伦比将军已经做好了发起进攻的准备。运用出其不意与快速进军的战术，他开始将土耳其军队击退。贾迈勒帕夏仍然控制着巴勒斯坦的北部地区，艾伦比则迅速向北推进。到11月4日为止，土耳其军已被分割成两半，雅法港也被攻取。艾伦比接着率领军队右转，向内陆的耶路撒冷挺进，并于12月9日控制了整个圣城。随后他的北进行动因为必要的军事准备而延迟。

圣约破坏者们仍不停地借战乱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他们给贾迈勒帕夏的报告非常恶毒，这位土耳其司令官开始威胁说要把阿博都-巴哈和祂的家人全都钉死在卡尔迈勒山上。

参加进攻耶路撒冷的英军中，有一位名叫图德-波尔的陆军少校，他是一名巴哈伊，阿博都-巴哈在西方之旅中曾在布里斯托尔见过他。但是在这次进攻后，他说道：

279

……因为一时不能适应战时的服役生活，我被调到了情报部门，一开始去了开罗，后来又去了路德、雅法和耶路撒冷……

在此期间，我收到的阿博都-巴哈处境日益危险的消息越来越让人担忧。我试图引起情报人员对这件事的重视……

就在此时我碰巧结识了一名军官，他在伦敦

的社会和政治关系很广。多亏他的殷勤与兴趣，我得以向英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份紧急信件。<sup>350</sup>

与此同时，图德-波尔联络到了在伦敦的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她讲道：

1918年的春天，我被一份电话留言弄得心神不宁，其中说道，“阿博都-巴哈处境很危险，必须立刻采取行动。”留言来源相当可靠，刻不容缓……

我立刻去找了拉明顿勋爵。他很同情阿博都-巴哈，也深知后果的严重，而且了解“立即行动”所需要的“繁文缛节”，而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无比宝贵。

就在当天晚上，艾伦比将军收到了一封电报，指示他“在军队进驻海法时，要保护阿博都-巴哈、他的家人与朋友的安全”。<sup>351</sup>

图德-波尔少校继续写道：

在开罗的时候，这条消息经我的手发往在路德的军队司令部……情报部门接到命令后进行紧急调查。调查任务及时传达到了在开罗萨伏伊宾馆的情报总部，并在其余调查无果后最终落在了我头上。于是，艾伦比将军便知道了有关阿博都-巴哈的详细情况……以及他作为教长领导的运动的历史。

艾伦比立刻向指挥海法行动的总司令发出指

示：在进驻城市的时候，立刻派一名卫兵到阿博都-巴哈房子周围站岗，将来还要为祂的家人及其追随者派一名卫兵。同时知会敌军，如果这位伟大的波斯教长或祂的家人遭到杀害或伤害，他们便会遭到报复……<sup>352</sup>

艾伦比在做好向北挺进的准备后，便快速前进了。在向海法挺进期间，图德-波尔少校讲道：

……军队立刻在卡尔迈勒山东南方向的高地上部署了山地炮，希望炮弹能从山上越过去打到海法城。一些住在卡尔迈勒山北坡的东方巴哈伊非常不安，他们便去了阿博都-巴哈的住处，对可能发生的悲惨事件表示了自己的担忧……阿博都-巴哈安慰了这些激动的追随者，让他们祈祷。随后，告诉他们英军炮弹不会对居民，也不会对海法城及周边地区造成伤亡或损害。据史实，这些山地炮的射击范围的精确程度受到质疑……<sup>353</sup>

战斗打响后，炮弹飞过城市，落到了大海里。艾伦比拿下了海法，比人们预料的要早好几天。同一天，据布洛姆菲尔德夫人的讲述：

281

……他向伦敦发的电报，让每个人都敬佩有加，让全世界的巴哈伊尤为感激万能的保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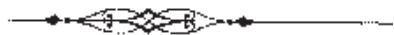
艾伦比将军的电报是这样写的：“今日夺取了巴勒斯坦，通知全世界所有人：阿博都-巴哈很安全。”<sup>354</sup>

阿卡城也兵不血刃地被击垮，教长早已信心十足地预见了这一结果。图德-波尔少校随后得知：

一天大清早，在夜里迷了路的两位英军士兵来到了阿卡的城门口，他们误以为英军已经控制了阿卡。然而，土耳其的后方警卫队就在八小时前刚秘密撤离了阿卡，市长看见英军士兵站在城门外，便下来向他们递交城门钥匙，以示投降。但是据可靠消息称，这两个手无寸铁、沮丧不堪的英国大兵扔掉了钥匙，拔腿便往英军防线跑！<sup>355</sup>



## 第四十四章



### 和平之初

282           在海法被英国人控制的那一天，耶路撒冷的总督罗纳德·斯托尔斯中校（后被封爵）拜会了教长。他曾在海法和埃及见过教长，正如他所写的：

……我很荣幸能照顾祂，并把祂介绍给基奇纳勋爵。勋爵被祂的人格魅力深深打动，而其他人又何尝不是呢？

战争让我们再次分离，直到艾伦比勋爵在叙利亚取胜之后，我才被派去在海法和整个行政区建立政府。我到达的那天就拜访了阿巴斯·埃芬迪，很高兴看到祂安然无恙。<sup>356</sup>

对于和平之初的日子，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写道：

我们得知在英军开进海法的时候，军需供给遇到了困难。军需官便去找教长商议。

“我有玉米。”祂回答说。

“不过，能给军队吗？”军人吃惊地问道。

“我有玉米，能给英国军队。”阿博都-巴

哈说。<sup>357</sup>

1918年11月20日，在停战协议在欧洲签署，战争正式结束一周后，图德-波尔少校来到了海法地区。

时任阿博都-巴哈秘书的守基·阿芬第记录道：

283

图德-波尔上尉（后为少校）让我们又惊又喜，他意外地从埃及赶来……挚爱者已经在阿卡住了一个半月，祂几乎每天都会去父亲的陵殿，感谢天佑美尊的恩惠、照料和保佑……<sup>358</sup>

对于自己的这次拜访，图德-波尔这样写道：

……教长正站在（楼梯）顶上，等着用祂甜蜜的微笑以及祂为人所熟知的热烈欢迎来问候我。在长达七十四年的时间里，阿博都-巴哈都生活在悲剧和艰辛中，但是没有什么可以剥夺祂爽朗乐观的态度，祂的灵性洞察力以及强烈的幽默感。

祂比我七年前见到的样子稍微老了一些，比当年在英国的时候要更有活力，那时祂刚完成美洲之行，非常疲惫。祂的声音还是那样有力，祂的脚步雄健，祂的发须也比以前更加白……

晚饭后，阿博都-巴哈带我来到了巴哈欧拉的花园陵殿……祂一言不发地走到了陵殿前面，低头祈祷——祂戴着白色头巾，穿着灰色长袍，令人肃然起敬。

祂在陵殿入口处长跪在地，亲吻了通向内室

的台阶。祂表现出极大的谦卑，几乎无法用言语形容……

……接下来，为表敬意，我拜见了军事总督……

……我回到了那所牢房，并在那里待了一个晚上，我和教长共进了晚餐，并回答了祂有关新政府的问题。

284

接着，我睡在了阿博都-巴哈隔壁的房间里（以前属于巴哈欧拉）——这是一间很简陋的阁楼，铺着石板，基本上没有什么家具。阿博都-巴哈依然广疏钱财，而自己却生活在贫困之中。

早餐之前，房子里满是前来接受清晨祝福的信徒。

我把世界各地的来信交给了阿博都-巴哈，祂花了一个上午口述了对这些信件的回复，好让我带回去。我送了祂一件波斯产的驼毛披风，这让祂很高兴，因为冬天已经来了，而祂把唯一的披风也送给了别人。我让祂保证无论如何都会将这件披风保留到这个冬天结束，我相信祂会恪守诺言的。

午饭时，我们再一次长谈，然后我准备起程，并接受了教长的祝福。祂让我代祂问候埃及、欧洲、英国和美洲的朋友们！

当我要离开阿卡返回海法时，我看见教长拄了一根拐杖，慢慢地穿过阿卡糟糕的贫民窟，去参加当地的和平庆典……祂那尊贵的身影凸显在

人群中……<sup>359</sup>

图德-波尔少校在战后不久，便能够帮助劳拉和伊波利特·德雷富斯-巴尼夫妇前往海法了。12月，艾哈迈德·苏赫拉布带着《神圣计划书简集》从海法去美国。在战争最危险的日子里，《神圣计划书简集》被藏在卡尔迈勒山巴孛陵殿的墓室中。

世界各地信徒的来信开始大量涌来，阿博都-巴哈忙于回复。朝圣者也开始从东西方赶来。守基·阿芬第（时年二十一岁，已成为阿博都-巴哈的秘书）注意到至一月底仅仅给美国信徒的书信就将近一百封。战争一结束，美国的信徒就恳请阿博都-巴哈再次拜访他们。芝加哥的信徒发出了一份请愿书，倡议信徒们在上面签字，有超过一千名信徒联名恳请阿博都-巴哈再访芝加哥。

285

1919年4月26日至30日之间，在巴哈伊灵曦堂联合会的年度会议上，美国的巴哈伊们见到并聆听了《神圣计划书简集》。一些美国信徒开始响应这些书简中的规劝，为旅行和传教做着准备。教长于5月份给美国信徒写了一封信，说他们的团结与忠诚会成为吸引祂再次去美国的磁石。

## 第四十五章



### 日理万机

286 在圣地，救济工作已经开始，旨在帮助因近来的战争而无家可归、受苦受难的人们。阿博都-巴哈慷慨地向当地的救助基金捐款。拉明顿勋爵当时在大马士革的总部，负责监督圣地的救济工作，他在7月份两次拜访了阿博都-巴哈。在他第二次拜访的时候，阿博都-巴哈说如果条件允许，祂想去阿什哈巴德，然后去日本和印度。很多年后，在写给布洛姆菲尔德夫人的信中，拉明顿勋爵这样回忆道：

没有人比教长更希望人类生活在和平与友善之中，更希望人们看到他人内在的神圣品质，从而彼此爱戴。

我清楚地记得，1919年在海法，我看到一个白色的身影坐在路边，当祂起身行走时，祂体现出来的圣洁高贵让我难以忘怀。就是在这一次，祂摘下了祂的图章戒指送给了我。<sup>360</sup>

当阿博都-巴哈和信徒的联系恢复以后，祂的工作量与日俱增。守基·阿芬第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

我的大脑在飞速运转，今天非常忙碌，事情很多。从王公到普通士兵，有不下二十个人想见阿博都-巴哈。<sup>361</sup>

在另一封信中写道：

受敬爱者从早到晚，甚至直到午夜，都忙于启示书简，向这个令人悲伤和失望的世界传播祂那建设性的、充满活力的关于爱 and 道义的思想。<sup>362</sup>

阿博都-巴哈除了圣地的的工作外，还给予救助儿童基金会的创始人以极大的鼓励。这个组织于1919年由埃格兰泰恩·杰布创立。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和这个组织关系很密切。在一封给基金会工作人员的信中，阿博都-巴哈写道：

我希望你能热衷于（救助儿童）这项伟大的事业，这是对人类世界最伟大的服务。因为穷苦的孩子正因饥饿死去，他们的生活条件令人怜悯。这是战争的罪恶之一。<sup>363</sup>

在给基金会另一名工作人员的信中，祂写道：

……赞美归于上帝！这样一个组织（致力于救助贫困儿童和孤儿）终于成立了，而且涵盖了几乎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宗教。<sup>364</sup>

1919年11月4日，约翰·埃斯尔蒙特博士（英国物理学家）从英国来到了海法。他正在撰写一本关于巴哈伊信仰的书，阿博都-巴哈已请他把手稿带了过来。阿博都-巴哈想请人把手稿翻译成波斯语，这样一来，祂就可以对其做必要

的修改了。埃斯尔蒙特博士在他著名的《巴哈欧拉与新纪元》一书中对这段日子有如下描述：

在1919年到1920年的冬天，笔者有幸成为了阿博都-巴哈的客人，在海法度过了两个半月的时间，并亲密观察了祂的日常生活。当时，尽管阿博都-巴哈已年近七十六岁，但祂的精力仍然十分旺盛，每天要完成的工作量大得惊人。虽然祂常常也会感到十分疲惫，但祂的恢复能力非常强，而且祂总是服务于那些最需要服务的人。祂始终不变的耐心、温和、友善以及机智，使得祂的存在就像一个恩赐。每天晚上把大部分时间用在祈祷和冥想上，这是祂的一个习惯。从清晨到晚上，除了午饭后的休憩外，祂总是要忙于阅读和回复世界各地的信件。此外，祂还要处理来自家庭以及圣道的诸多事务。下午的时候，祂一般会通过散步或者驾车的方式来放松一下。但是即便是在这种时候，通常也会有朝圣者中的一两个人或者一队人同祂一起，而谈论的话题总是集中在灵性事务上。或者祂会找机会顺便来看望、帮助一些贫穷的人们。返回后，祂会把朋友们叫到祂的客厅来参加例会。午饭和晚饭的时候，祂都会让一些朝圣者和朋友们娱乐一下，通过令人开心、幽默的故事以及珍贵的讲话使客人们深受吸引，祂的讲话话题十分广泛。祂说：“我的家是充满欢声笑语的家”。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祂乐于将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国家、不同

信仰的人们聚集到一起，让大家团结、友好地团聚在祂洋溢着盛情的餐桌周围。祂的确是一位慈爱的父亲，对于海法的小社区如此，对于整个世界的巴哈伊社区也如此。<sup>365</sup>

在1919年12月，阿博都-巴哈启示了一封书简，是写给海牙的持续和平中央组织的，这是一个由一些进步思想家组成的组织，这些思想家来自一些欧洲国家。在这封书简中，祂详细地论述了国家间实现正义、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

289

……尽管国际联盟已经产生，但它不能建立起世界和平。但是最高特别法庭……巴哈欧拉曾经有过描述……可以通过无上的权威和力量实现这项神圣的任务。<sup>366</sup>

1920年4月27日，第十二届巴哈伊灵曦堂联合会的年度大会在芝加哥召开。与会代表们对几套威尔梅特灵曦堂的设计方案做了慎重的考虑，最终路易斯·布儒瓦引人注目的方案以多数选票被选中。

就在这天下午，作为对阿博都-巴哈在战争期间为缓解圣地的饥荒和贫困所做工作的肯定，英皇授予祂爵士头衔。阿博都-巴哈将其看做是一位“正义的国王”的礼物，接受了这项殊荣，但祂选择永远也不使用这个头衔。布洛姆菲尔德夫人对这个事件有更多的描述：

从耶路撒冷来的英国政府的显贵聚集在海法，迫切地希望向教长表示尊敬，每一个人都对祂无私奉献的一生充满爱与崇敬。一辆很气派的汽车被派来接送阿博都-巴哈到仪式上。不过，人们却找不到教长。就在大家四下寻找祂的时候，祂却忽然从大家都没想到的一边出现了，独自一



人，步伐威严，带着那种总是环绕其身的伟大的朴素。

290

忠诚的仆人伊斯凡迪亚尔，看着那辆已等候贵宾多时的漂亮汽车，伤心地站在一边。多少年来，他的快乐就是在教长出行时为祂赶车。

“不再需要我了。”

当看到祂的手势后，老伊斯凡迪亚尔跑去套马，然后驾着车来到了位于低处的大门旁，阿博都-巴哈从那里出发，一直坐到腓尼基行政区花园的侧门入口。

伊斯凡迪亚尔有了用武之地，他很开心。<sup>36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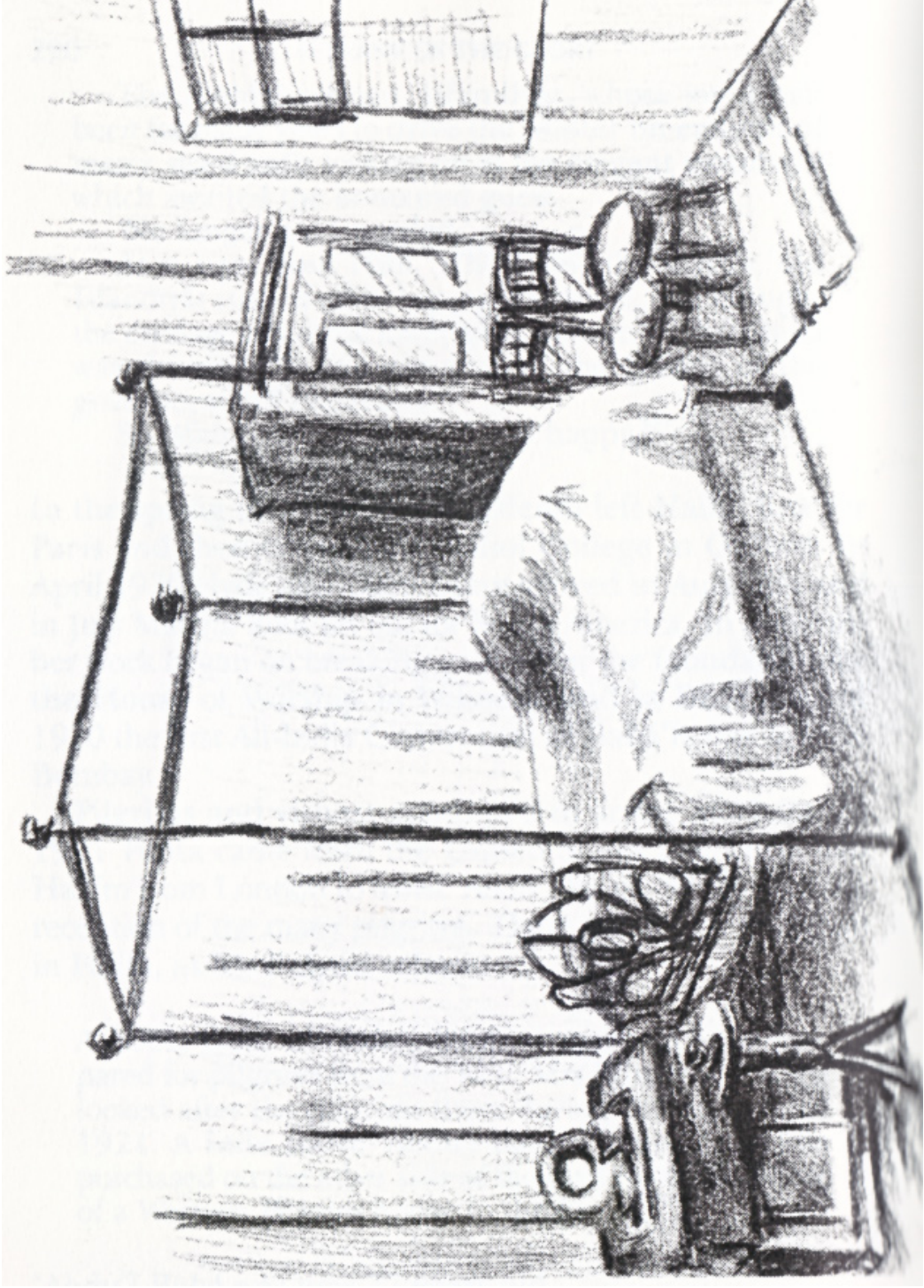
守基·阿芬第于1920年春天离开海法，他先到了巴黎，后又去牛津的巴利奥尔学院学习。1920年4月，海德和克拉拉·邓恩到了澳大利亚，玛莎·鲁特于7月抵达了南美。9月，威尔梅特的灵曦堂破土动工，开始了基础部分的建设。同年12月，第一届全印度巴哈伊大会在孟买召开。

朝圣者和访问者不断地前往海法。1921年，藤田从美国，卢特夫拉·哈基姆从伦敦赶来协助阿博都-巴哈，他们主要负责诸多朝圣者的接待工作。这样的情况在海法有增无减地持续着，正如巴柳齐先生写的那样：

阿博都-巴哈家附近有一栋房子，大家准备用它来接待西方的朝圣者。艾摩金·霍阿格夫人在1921年夏天的时候在这里负责照料朝圣者。人们买下了阿博都-巴哈房子对街一块地势稍高的地，将来要在此为西方朝圣者修建一所招待所。<sup>368</sup>

此时，阿博都-巴哈已经是七十七岁高龄了。

**VIII**  
**1921**



阿博都-巴哈的卧榻

## 第四十六章

### 阿博都-巴哈辞世

从1921年初，阿博都-巴哈的健康便不容乐观。3月，祂在太巴列待了一段时间。回到海法后，祂又在卡尔迈勒山上的巴孛殉道纪念日的晚上，阿博都-巴哈也在卡尔迈勒山上。为纪念新近去世的巴孛的一位亲戚，祂在那里启示了一篇祷文。祷文如下：

293

主啊！我已经变得衰弱，满头都是白发……  
现在，我已经苍老，已经没有什么精力……没有多少力气再挺身服务于你的挚爱者……主啊，我的主！让我尽快来到你那宏伟的大门前……让我尽快来到你恩典的大门前，栖身在你仁慈的荫蔽下……<sup>369</sup>

10月的一天，教长给家人讲述了祂的一个惊人的梦：

我好像站在一座很大的神殿里，在灵祠最里面，面朝东面，站在领拜者的位置上。我看见有一大群人涌进神殿，人越来越多，他们在我身后排成队，数量大得惊人。我站在那里，大声说

道：“开始祈祷！”就在这时，我脑海里突然出现了走出神殿的想法。

当我发现自己站在神殿外面时，我心中念道：“我为什么走，而不是领着大家做祈祷？但是这已经不重要了：我已经说了‘开始祈祷’，那群人就会独自念诵祷文的。”<sup>370</sup>

10月底，一位名叫苏莱曼·拉法特·贝的土耳其朋友，在教长家做客期间收到了他兄弟突然去世的消息。在安慰他的时候，阿博都-巴哈说道：

“不要悲伤，因为他不过是到了一个更高的去处，我很快也会去那里的，因为我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然后他轻轻地拍了拍苏莱曼·拉法特·贝的肩膀，看着他的脸，说道：“而且那天很快就会到来。”<sup>371</sup>

在同一周，他给美国的朋友启示了一封书简。其中有这样一篇祷文：

呀巴哈乌-拉卜哈！（万荣者之荣耀啊！）  
我已经放弃了这个世界和这里的人民，那些不忠不信者让我心碎，让我痛苦。在这尘世的牢笼里，我像只受了惊吓的鸟儿一样拍打着翅膀，每天都盼望着飞到你的天国。

呀巴哈乌-拉卜哈！让我饮下牺牲之水，让我自由。让我远离悲伤和磨难，远离痛苦和烦恼。你救助人，保护人，向世人伸出援手。<sup>372</sup>

几周后，如守基·阿芬第和布洛姆菲尔德夫人所讲的：

……教长从花园的独室走了进来，祂最近一直待在那里，祂说道：

“我做了个梦，梦见天佑美尊对我说：‘毁掉这间屋子！’”

家人对祂夜里独宿的做法很是担忧，都希望祂能回房子里来睡觉。我们大声说道：“是的，教长，我们认为这梦是在告诉你离开那间屋子，回到家里来。”祂听到后意味深长地笑了，似乎表明祂不赞成我们这种解读。后来我们明白那间“屋子”指的就是祂身体这座殿宇……<sup>373</sup>

11月，阿博都-巴哈给美国的巴哈伊写了最后一封书简。芝加哥灵曦堂在修建伊始便引发了很多问题，一直以来，祂都忙于指导那里的信徒解决这些问题。圣约破坏者的活动更给阿博都-巴哈平添了很多负担，他们趁着战争带来的隔离，不遗余力地分裂美国的巴哈伊团体。

阿博都-巴哈写道：

噢，上帝的朋友们！我阿博都-巴哈日日夜夜都想念着你们，惦记着你们……每天清晨我都祈求上帝的天国，希望你们能为圣灵的气息所充实……

如今，在美国，暴风已经席卷了圣约的明灯，企图熄灭这灿烂的圣光，将生命之圣树连根拔起。一些软弱、善变、恶毒和无知的灵魂已经

动摇……他们每天都在寻找借口，暗地里制造疑惑，企图将巴哈欧拉的圣约在美国完全废除。

296 噢，上帝的朋友们！小心，要小心，提高警惕，一定要提高警惕……<sup>374</sup>

11月底，人们为霍斯劳——这个家庭的一名忠诚的仆人——筹备着婚礼。11月25日是周五，这一天阿博都-巴哈对女儿们说了这番话：

霍斯劳的婚礼必须在今天举行。如果你们抽不开身，我就亲自来做些必要的准备，因为婚礼必须在今天举行。<sup>375</sup>

当天，阿博都-巴哈参加了在清真寺举行的午间祈祷。像往常一样，周围的穷人们都在祷告后等着祂。

这一天，祂和往常一样，尽管十分疲惫，还是站在那儿亲手施予每人一枚钱币。

午饭后，祂向鲁希·埃芬迪口述了一些书简，这是祂最后一批书简。休息的时候祂走进了花园。祂看上去像是陷入了深深的遐想当中。<sup>376</sup>

周五的晚上，新婚夫妇得到了祂的祝福。和往常一样，祂在自己的会客室和朋友们见了面。

周六，也就是11月26日，和平时一样，阿博都-巴哈很早便起床，和朋友一起喝早茶。守基·阿芬第和布洛姆菲尔德夫人讲道：

然后，阿博都-巴哈要来了巴哈欧拉生前穿

过的毛皮衬里大衣。每当阿博都-巴哈感到寒冷或者不舒服的时候就会穿上这件大衣，祂非常喜欢它。然后祂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躺在床上说：

“给我盖上被子，我觉得很冷。昨天夜里我没睡好，我觉得冷。这病一开始很严重。”

祂盖上几层被子之后，要求把那件祂已脱下来的大衣盖在祂身上。那天，祂发高烧了。到了晚上，依然高烧不退。不过，后来祂的高烧还是退了。午夜过后，祂还要了些茶。<sup>377</sup>

297

周日的时候，祂看上去好了一些，但人们还是劝祂在自己房间的沙发上休息。当天要举行圣约宣布的周年纪念活动，一位最近从印度来的帕西朝圣者主持了这次活动。阿博都-巴哈要求所有的朋友都前往活动举办地——巴孛陵殿。

祂请祂的妹妹以及全家人都来祂的房间喝茶。喝完茶后，阿博都-巴哈邀请并接见了海法的穆夫提、市政府领导，以及一位访客，他们待了将近一个小时。

祂向他们谈起了巴哈欧拉，并谈起了祂的第二个梦，对他们表现得极为和善，比往常更为谦恭。随后祂向他们告别，送他们到了门外，尽管他们都一再请求祂在沙发上休息。<sup>378</sup>

接下来，当地警察局的领导人（他是一名英国人）前来拜访。阿博都-巴哈热情地接见了她，还送给她一些手工织成的波斯丝质手帕。祂的四个女婿和鲁希·埃芬迪从活动现场回来后，告诉教长盛宴的举办者不太高兴，因为阿博都-



巴哈没有到场。

阿博都-巴哈告诉他们：

298 但我已经在那里了。尽管我的身体没有在场，我的灵魂就在你们中间。我和朋友们一起来到陵殿前，朋友们不必在意我缺席的身体。我的灵魂在，而且永远会和我的朋友们同在，哪怕我远离。<sup>379</sup>

当晚，阿博都-巴哈询问了家里所有人的健康状况，还问了朝圣者和在海法的朋友们的身体情况。当得知大家都很安康时，祂说道：“非常好，非常好！”

守基·阿芬第和布洛姆菲尔德夫人讲道，那是阿博都-巴哈对朋友说的最后的话。祂吃了点东西，安慰了一下家人，说祂感觉很好，然后于当晚八点上床休息。祂让全家人都去歇息，只留下两个女儿陪伴着祂。

守基·阿芬第和布洛姆菲尔德夫人为我们记录了接下来几个小时里的情景：

那天夜里，教长睡得很安稳，一点儿也没有受到高烧的困扰。祂在凌晨一点十五分的时候醒来，起身走到桌子前喝了点水。祂脱下外衣，并说道：“我有点热。”然后回到床上，当祂的女儿鲁哈·哈努姆随后来到床前时，发现祂平静地躺在那里，看着她的脸，祂让她拉起网眼帘子，对她说：

“我喘不过气，多给我点空气。”鲁哈给祂

端来了玫瑰水。祂坐起身，没有借助任何人的帮助，自己喝下了水，然后又躺下身去。这时，有人送来了食物，祂清晰地说道：

“你们想让我吃些东西，我要走了吗？”祂朝他们露出美好的表情。祂的表情那么镇定，祂的神色那么宁静，他们以为祂睡熟了……

祂充满磨难的一生结束了！<sup>380</sup>

11月28日（周一），这突如其来的死讯在清晨传遍了全城，居民们从来没有这么躁动不安过，每个人的内心都充满了难以言状的悲伤。

299

葬礼于第二天上午举行，其规模在海法，不，即使在巴勒斯坦也史无前例，成千上万的人，不同宗教、不同族裔、不同语言的人都怀着沉痛的心情前来悼念。<sup>381</sup>

葬礼队伍由仪仗队打头，

其中有城市警察队。跟在后面的穆斯林和基督团体的童子军高举着各自的旗帜；一队穆斯林唱诗班，唱诵着《古兰经》里的诗节；接着是以穆夫提为首的穆斯林团体的首领们；拉丁、希腊东正教、英国国教的基督教牧师；所有这些都走在由祂的挚爱者们抬着的神圣棺木前面。而阿博都-巴哈的家人则紧随其后……<sup>382</sup>

巴勒斯坦高级专员赫伯特·塞缪尔爵士、耶路撒冷总督、腓尼基总督、政府的主要官员和当时在海法的各国领事

也都出席了葬礼。他们紧跟在阿博都-巴哈家人的后面。跟在他们后边的是各宗教团体的领袖和巴勒斯坦的著名人士：

……犹太教徒、基督徒、穆斯林、德鲁兹人、埃及人、希腊人、土耳其人、库尔德人、一大群阿博都-巴哈在美国和欧洲及本土的朋友、男人、女人，还有孩子，不论高低贵贱，总数约有一万人，都来悼念他们挚爱者的离去。<sup>383</sup>

300 那天万里无云，海法一片寂静，送葬队伍经过的乡村也寂然无声：

……除了轻柔、缓慢而又抑扬顿挫的伊斯兰宣礼，还有无助之人令人震颤的抽泣和呻吟。他们为这位朋友，为这位一直以来在他们困难痛苦之时提供保护的朋友，为这位在“大灾之年”为使他们及其孩子免受饥饿折磨而慷慨相救的朋友的离去而悲恸欲绝……

他们慢慢爬上卡尔迈勒山——这座上帝的葡萄园。从远处望去，棺木好像被一只无形之手高高地托在人们的头顶之上。<sup>384</sup>

队伍在两个小时后来到了巴孛陵殿的花园。棺木被放在一张平整的铺着白色亚麻布的台子上。各教派的代表一个接一个地走上前去：

……有些人触景生情，有些人则事先有所准备，他们高声朗诵着悼文，向他们的挚爱者致以最后的敬意。他们对祂都大为赞赏，称祂为这

个困惑和痛苦时代里的人类睿智的教导者与调停者，这让巴哈伊们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sup>385</sup>

在九位发言人发表了他们的葬礼致辞后，

……那一刻到来了！承载着这位忠实仆人的珍贵遗体的棺木被缓慢而庄严地抬进了它简朴而又神圣的安息之地。<sup>386</sup>

## 附录一 人名表

- 301 阿博都-巴哈：1844年5月生于德黑兰，是巴哈欧拉和阿西叶·哈努姆存活下来的儿子中年纪最大的一位。
- 米尔扎·阿布-法德勒：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时期最负盛名的巴哈伊学者。
- 阿里·戈利汗：卡尚市的一名年轻巴哈伊，在阿博都-巴哈家中做过翻译，曾到美国协助米尔扎·阿布-法德勒。他娶了一名美国巴哈伊弗洛伦斯·布里德，后在伊朗外交部门工作。
- 阿西叶·哈努姆：阿博都-巴哈的母亲，被巴哈欧拉封为“纳瓦卜”。她是雅尔鲁德的一位贵族妇女，于1835年嫁给巴哈欧拉。
- 巴孛：巴哈伊信仰的先驱和先知，于1850年殉教。
- 302 巴迪乌拉：巴哈欧拉和马赫德-乌勒娅之子，马赫德-乌勒娅后来背叛了巴哈欧拉的圣约。
- 巴哈欧拉：巴哈伊教的创始先知，阿博都-巴哈之父。
- 巴希叶·哈努姆：阿博都-巴哈的妹妹，年纪比祂稍小，被巴哈欧拉封为“至大圣叶”。
- 迪亚叶·哈努姆：阿博都-巴哈的大女儿。
- 迪亚乌拉：巴哈欧拉和马赫德-乌勒娅之子。
- 阿明·法里德医生：阿博都-巴哈的外甥，曾陪同祂前往西方，后背叛了巴哈欧拉的圣约。

乔哈尔·哈努姆：巴哈欧拉的第三个妻子，生有一女。母女俩都背叛了圣约。

哈吉·米尔扎·海达尔-阿里：一名伊斯法罕的巴哈伊，曾云游四海，为信仰受尽苦难。被阿博都-巴哈封为“卡尔迈勒天使”。

侯赛因-阿什奇：一名从卡尚来的巴哈伊青年，曾先后在阿德里安堡和阿卡做过巴哈欧拉的厨师。 303

伊斯凡迪亚尔：管家，巴哈欧拉生活在波斯时忠实的非洲仆人。

伊斯凡迪亚尔：阿博都-巴哈在圣地时的忠实仆人。

米尔扎·阿迦：担任巴哈欧拉的文书多年，在巴哈欧拉去世后背叛圣约。

马赫德-乌勒娅：巴哈欧拉的第二位妻子，是穆罕默德-阿里和另外三位活下来的孩子的母亲，他们都背叛了圣约。

马吉德丁：巴哈欧拉的侄子，米尔扎·穆萨之子，后来背叛了圣约。

米尔扎·迈赫迪：阿博都-巴哈的弟弟，在巴格达加入了流放者队伍，1870年他从至大监狱的天窗不慎坠落，不幸去世。

赛义德·穆罕默德：一位妒忌巴哈欧拉威望的巴比，他和米尔扎·叶海亚合谋，企图毁掉巴哈欧拉的权威。1872年，他在阿卡被杀。

穆罕默德-阿里：阿博都-巴哈的同父异母弟弟，他不承认阿博都-巴哈的领导，并企图破坏阿博都-巴哈的权威。 304

米尔扎·穆罕默德-戈利：巴哈欧拉的同父异母兄弟，其忠实的追随者，阿博都-巴哈的叔叔，同样遭到流放和监禁。

穆纳瓦尔·哈努姆：阿博都-巴哈的女儿。

穆尼丽·哈努姆：阿博都-巴哈的妻子，生有九个子女，五个

荣耀之仆：阿博都-巴哈生平

夭折于襁褓。

米尔扎·穆萨·阿迦-卡里姆：巴哈欧拉忠诚的兄弟，阿博都-巴哈的叔叔，也遭到流放和监禁，于1887年死于阿卡。

纳比勒-阿扎姆（穆拉·穆罕默德-扎兰迪）：巴哈伊信徒，著有《破晓群英传》（讲述的是巴哈伊启示的早期历史）。

巴哈欧拉逝世后不久，他投海自尽。

鲁哈·哈努姆：阿博都-巴哈的女儿，曾帮助其父整理过大量信件。

塔希丽：“新生字母”（巴孛第一批门徒）中唯一一位女性成员，于1852年殉教。

305 图芭·哈努姆：阿博都-巴哈的女儿，将自己童年的回忆告诉了布洛姆菲尔德夫人。

瓦希德：一位杰出的宗教老师，后成为巴比，于1850年殉道。

米尔扎·叶海亚：巴哈欧拉同父异母的弟弟，阿博都-巴哈的叔叔，他从未承认过巴哈欧拉的领导，于1912年死于塞浦路斯。

尤尼斯汗-阿夫鲁赫提医生：阿博都-巴哈忠实的秘书，他写下了关于那个时代的回忆录。

## 附录二 卡扎尔王朝和 奥斯曼王朝统治者一览表

### 阿博都-巴哈时期波斯的卡扎尔王朝统治者

306

|           |                |
|-----------|----------------|
| 穆罕默德沙阿    | 1834—1848      |
| 纳赛尔丁·沙阿   | 1848—1896（被暗杀） |
| 穆扎法尔丁沙阿   | 1896—1907      |
| 穆罕默德-阿里沙阿 | 1907—1909（逊位）  |
| 艾哈迈德沙阿    | 1909—1925（被罢黜） |
| 卡扎尔王朝结束   | 1925           |

### 阿博都-巴哈时期奥斯曼王朝统治者

|            |                |
|------------|----------------|
| 苏丹阿卜杜勒·马吉德 | 1839—1861      |
| 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 | 1861—1876（被罢黜） |
| 苏丹穆拉德五世    | 1876（被罢黜）      |
| 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 | 1876—1909（被罢黜） |
| 穆罕默德五世     | 1909—1918      |
| 穆罕默德六世     | 1918—1922      |
| 苏丹制被废除     | 1922           |

307



## 附录三 重要历史日期

- 308 1844年5月23日 巴孛在设拉子向穆拉·侯赛因宣布了祂的神圣使命
- 1844年 阿博都-巴哈生于德黑兰
- 1852年 巴哈欧拉被囚禁于西亚查尔监狱
- 1853年 巴哈欧拉及其家人被流放到巴格达
- 1863年 巴哈欧拉及其家人被流放到君士坦丁堡
- 1863年 巴哈欧拉及其家人被流放到阿德里安堡
- 1868年 巴哈欧拉及其家人被流放到阿卡
- 1868—1870年 流放者被囚禁在阿卡城堡里
- 1869年 至纯圣枝米尔扎·迈赫迪去世
- 309 1870年 流放者被送到乌迪·哈马尔宅
- 1872年 阿博都-巴哈与穆尼丽·哈努姆成婚
- 1892年 巴哈欧拉升天
- 1901年 严格的监禁于阿卡再次施行
- 1908年 阿博都-巴哈获释
- 1910年 阿博都-巴哈访问埃及
- 1911年 阿博都-巴哈访问英国和法国
- 1912年 阿博都-巴哈访问美国和加拿大
- 1912—1913年 阿博都-巴哈再度访问英国、欧洲和埃及
- 1921年 阿博都-巴哈逝世

# 文献目录

1. 阿博都-巴哈著,《忠信群英传》,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1年。  
——《弘扬世界和平》,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82年。  
——《神圣文明的隐秘》,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57年。  
——《已答之问》,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81年。  
——《神圣计划书简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7年。  
——《阿博都-巴哈遗嘱》,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1年。
2. 《巴哈伊启示》,伦敦: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55年。
3. 《巴哈伊世界》(第十三卷),海法:世界正义院,1970年。
4. 《巴哈伊年鉴》(第一卷),纽约:巴哈伊出版委员会,1926年。
5. 巴哈欧拉著,《亚格达斯经》,海法:巴哈伊世界中心,1992年。  
——《巴哈欧拉书简集》,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88年。

- 311 6. H. M. 巴柳齐著，《阿博都-巴哈》，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71年。
- 《巴孛》，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73年。
- 《巴哈欧拉：荣耀之王》，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0年。
- 《巴哈欧拉时代的著名巴哈伊及历史背景》，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5年。
7. 诺埃尔·巴伯著，《苏丹》，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1973年。
8. 吉娜·巴克霍达尔·那哈伊著，《孔雀哀鸣》，纽约：皇冠出版社，1991年。
9. 布洛姆菲尔德夫人[萨拉·路易丝]著，《选定之路》，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无日期。
10. 爱德华·G. 布朗著，《旅者札记》前言，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891年。
11. 桑顿·蔡斯著，《在加利利》，洛杉矶：凯利马特出版社，1985年。
12. 《朱丽叶·汤普森的日记》，洛杉矶：凯利马特出版社，1983年。
13. J. E. 埃斯尔蒙特著，《巴哈欧拉与新纪元》，伦敦：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4年。
14. A. Q. 法伊齐著，《爱的赠礼：致至大圣叶》，格洛丽亚·法伊齐编，1982年。
15. 阿里-阿克巴尔·福鲁坦编，《巴哈欧拉故事集》，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6年。
16. 玛尔齐耶·盖尔著，《追忆流年》，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7年。
- 312 17. 哈吉·米尔扎·海达尔-阿里著，《心灵愉悦者讲故事：哈

- 吉·米尔扎·海达尔-阿里回忆录》，洛杉矶：凯利马特出版社，1980年。
18. 理查德·霍林格编，《阿博都-巴哈在美国：阿格尼丝·帕森斯的日记》，洛杉矶：凯利马特出版社，1996年。
  19. 安娜玛丽·杭诺尔德编，《完美的典范》，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修订版，1991年。
  20. 霍华德·科尔比·艾夫斯著，《自由之门》，伦敦：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67年。
  21. 菲鲁兹·卡赞姆扎德著，《俄国和英国在波斯（1864—1914）：帝国主义研究》，纽黑文和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1968年。
  22. B. H. 利德尔·哈特上尉著，《真正的战争（1914—1918）》，波士顿和多伦多：利特、布朗和康帕尼出版社，1930年。
  23. 马哈茂德-扎尔加尼著，《马哈茂德日记》，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98年。
  24. 梅·马克斯韦尔著，《早期朝圣录》，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76年。
  25. 维尔德·皮夫·梅特尔曼著，《卢阿·格青杰：圣约的先驱》，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97年。
  26. 穆詹·莫门著，《巴比和巴哈伊宗教（1844—1944）：一些当代西方记述》，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1年。
  27. 纳比勒-阿扎姆著，《破晓群英传：巴哈伊启示早期历史纪事》，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0年。
  28. 巴哈伊叶·纳赫加瓦尼著，《孤岛四忠士》，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3年。
  29. 迈伦·H. 费尔普斯著，《阿卡的教长》，洛杉矶：凯利马特出版社，1985年。

荣耀之仆：阿博都-巴哈生平

30. 鲁希叶·拉巴尼著，《无价的珍珠》，伦敦：巴哈伊出版社，1969年。
31. 大卫·S. 鲁著，《希望之门》，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3年。
32. 内森·鲁茨坦著，《科琳娜·特鲁：阿博都-巴哈的忠诚女仆》，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7年。
33. 守基·阿芬第著，《神临记》，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修订版，1974年。  
——《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91年。
34. 《西方之星》（重印版），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4年。
35. 罗伯特·斯托克曼著，《巴哈伊信仰在美国》（第一卷），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85年。
36. 阿迪卜·塔赫尔扎德著，《巴哈欧拉的圣约》，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92年。  
——《巴哈欧拉启示录》（第一卷），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74年。  
——《巴哈欧拉启示录》（第二卷），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77年。  
——《巴哈欧拉启示录》（第三卷），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3年。  
——《巴哈欧拉启示录》（第四卷），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7年。

## 参考书目

1. 塔赫尔扎德著,《巴哈欧拉启示录》(第二卷),第394页。 314
2. 塔赫尔扎德著,《巴哈欧拉的圣约》,第102页。
3. 布洛姆菲尔德著,《选定之路》,第40页。
4. 杭诺尔德编,《完美的典范》,第69页。
5. 阿博都-巴哈著,引自《西方之星》(第十三卷),第10期,第272页。
6. 引自布洛姆菲尔德的《选定之路》,第22页。
7. 同上。
8. 引自纳比勒的《破晓群英传》,285n。
9. 同上,第441页。
10. 引自巴柳齐的《阿博都-巴哈》,第13页。
11. 引自布洛姆菲尔德的《选定之路》,第40-41页。
12. 引自巴柳齐的《阿博都-巴哈》,第9-10页。
13. 法伊齐著,《爱的赠礼》,第14-15页。
14. 阿博都-巴哈著,《弘扬世界和平》,第426页。
15. 引自布洛姆菲尔德的《选定之路》,第42-43页。
16. 费尔普斯著,《阿卡的教长》,第17页。
17. 引自巴柳齐的《阿博都-巴哈》,第10页。
18. 同上,第11-12页。
19. 守基·阿芬第著,《神临记》,第240页。
20. 守基·阿芬第著,《神临记》,第109页。

21. 费尔普斯著，《阿卡的教长》，第19-20页。
22. 同上，第20-22页。
23. 引自布洛姆菲尔德的《选定之路》，第45页。
24. 巴柳齐著，《阿博都-巴哈》，第13页。
25. 引自费尔普斯的《阿卡的教长》，第25页。
26. 引自布洛姆菲尔德的《选定之路》，第53页。
27. 费尔普斯著，《阿卡的教长》，第29-30页。
28. 引自费尔普斯的《阿卡的教长》，第29-30页。
29. 福鲁坦著，《巴哈欧拉故事集》，第25页。
30. 同上，第25-26页。
- 315 31. 引自塔赫尔扎德的《巴哈欧拉的圣约》，第138页。
32. 同上，第103-104页。
33. 引自《朱丽叶·汤普森的日记》，第171页。
34. 引自守基·阿芬第的《神临记》，第150页。
35. 布洛姆菲尔德著，《选定之路》，第82页。
36. 巴柳齐著，《阿博都-巴哈》，第17页。
37. 阿博都-巴哈著，《忠信群英传》，第146页。
38. 引自费尔普斯的《阿卡的教长》，第39-41页。
39. 引自巴柳齐的《巴哈欧拉：荣耀之王》，第179页。
40. 阿博都-巴哈摘自《西方之星》（第十三卷），第10期，第278页。
41. 引自费尔普斯的《阿卡的教长》，第41-42页。
42. 引自《西方之星》（第十三卷），第10期，第277-278页。
43. 引自费尔普斯的《阿卡的教长》，第42页。
44. 引自守基·阿芬第的《神临记》，第161页。
45. 引自费尔普斯的《阿卡的教长》，第47页。
46. 引自守基·阿芬第的《神临记》，第161页。
47. 引自费尔普斯的《阿卡的教长》，第47-48页。

48. 同上，第48页。
49. 引自守基·阿芬第的《神临记》，第169页。
50. 塔赫尔扎德著，《巴哈欧拉的圣约》，第126-127页。
51. 守基·阿芬第著，《神临记》，第241页。
52. 同上。
53. 引自守基·阿芬第的《神临记》，第171页。
54. 同上，第170-171页。
55. 引自守基·阿芬第的《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135页。
56. 引自布洛姆菲尔德的《选定之路》，第62页。
57. 塔赫尔扎德著，《巴哈欧拉启示录》（第二卷），第406页。
58. 同上，第406-407页。
59. 同上，第408页。
60. 引自费尔普斯的《阿卡的教长》，第69页。
61. 同上，第70页。
62. 阿博都-巴哈著，《忠信群英传》，第145、147页。
63. 同上，第146-147页。
64. 引自费尔普斯的《阿卡的教长》，第70-72页。
65. 引自布洛姆菲尔德的《选定之路》，第63页。
66. 同上，第66页。
67. 阿博都-巴哈著，《忠信群英传》，第59-60页。
68. 引自布洛姆菲尔德的《选定之路》，第65页。
69. 阿博都-巴哈著，《忠信群英传》，第60页。
70. 引自布洛姆菲尔德的《选定之路》，第66页。
71. 引自费尔普斯的《阿卡的教长》，第75-76页。
72. 引自费尔普斯的《阿卡的教长》，第78页。
73. 同上，第80-81页。
74. 塔赫尔扎德著，《巴哈欧拉启示录》（第三卷），第18-19页。



荣耀之仆：阿博都-巴哈生平

75. 《西方之星》（第四卷），第5期，第89页。
76. 引自守基·阿芬第的《神临记》，第186页。
77. 阿博都-巴哈著，《忠信群英传》，第20页。
78. 引自费尔普斯的《阿卡的教长》，第84-85页。
79. 巴柳齐著，《阿博都-巴哈》，第25页。
80. 引自布洛姆菲尔德的《选定之路》，第64页。
81. 塔赫尔扎德著，《巴哈欧拉启示录》（第三卷），第65页。
82. 同上，第66页。
83. 同上，第66-67页。
84. 引自巴柳齐的《阿博都-巴哈》，第35页。
85. 《西方之星》（第四卷），第5期，第89页。
86. 同上。
87. 引自塔赫尔扎德的《巴哈欧拉启示录》（第三卷），第70-71页。
88. 同上，第71页。
89. 引自塔赫尔扎德的《巴哈欧拉启示录》（第三卷），第207页。
90. 引自巴柳齐的《巴哈欧拉：荣耀之王》，第311-313页。
91. 同上，第311页。
92. 引自巴柳齐的《巴哈欧拉：荣耀之王》，第209页。
93. 同上，第222页。
94. 巴柳齐著，《阿博都-巴哈》，第33页。
95. 守基·阿芬第著，《神临记》，第191页。
96. 巴柳齐著，《阿博都-巴哈》，第36-37页。
97. 巴哈欧拉著，《亚格达斯经》，第121段。
98. 同上，第174段。
99. 巴柳齐著，《巴哈欧拉：荣耀之王》，第340页。
100. 引自布洛姆菲尔德的《选定之路》，第84页。

101. 同上，第85页。
102. 同上，第85-86页。
103. 同上，第87页。
104. 同上。
105. 引自巴柳齐的《巴哈欧拉：荣耀之王》，第348页。
106. 引自布洛姆菲尔德的《选定之路》，第87-88页。
107. 引自巴柳齐的《巴哈欧拉：荣耀之王》，第348页。
108. 引自布洛姆菲尔德的《选定之路》，第89页。
109. 阿博都-巴哈著，《神圣文明的隐秘》，第6页。
110. 引自埃斯尔蒙特的《巴哈欧拉与新纪元》，第33-35页。
111. 引自海达尔-阿里的《心灵愉悦者讲故事》，第105-106页。
112. 引自盖尔的《追忆流年》，第235页。
113. 引自布洛姆菲尔德的《选定之路》，第90页。
114. 引自布洛姆菲尔德的《选定之路》，第100-103页。
115. 引自守基·阿芬第的《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136页。
116. 引自巴柳齐的《阿博都-巴哈》，第4-5页。
117. 引自塔赫尔扎德的《巴哈欧拉的圣约》，第139页。
118. 同上，第141页。
119. 引自巴柳齐的《阿博都-巴哈》，第44页。
120. 同上。
121. 引自塔赫尔扎德的《巴哈欧拉的圣约》，第139-140页。
122. 引自守基·阿芬第的《神临记》，第250页。
123. 守基·阿芬第著，《神临记》，第221页。
124. 引自布洛姆菲尔德的《选定之路》，第105页。
125. 塔赫尔扎德著，《巴哈欧拉的圣约》，第148-149页。
126. 引自布洛姆菲尔德的《选定之路》，第106页。
127. 塔赫尔扎德著，《巴哈欧拉的圣约》，第149页。
128. 引自《选定之路》，第106-107页。

129. 海达尔-阿里著，《心灵愉悦者讲故事》，第120-121页。
130. 塔赫尔扎德著，《巴哈欧拉的圣约》，第149页。
131. 巴哈欧拉著，《巴哈欧拉书简集》，第219页。
132. 同上，第221-222页。
133. 同上，第223页。
134. 海达尔-阿里著，《心灵愉悦者讲故事》，第121页。
135. 引自布洛姆菲尔德的《选定之路》，第109-110页。
136. 同上，第110页。
137. 同上，第110-111页。
- 318 138. 海达尔-阿里著，《心灵愉悦者讲故事》，第121页。
139. 引自巴柳齐的《阿博都-巴哈》，第53页。
140. 费尔普斯著，《阿卡的教长》，第8-10页。
141. 引自布洛姆菲尔德的《选定之路》，112页。
142. 塔赫尔扎德著，《巴哈欧拉的圣约》，第201页。
143. 引自布洛姆菲尔德的《选定之路》，第112页。
144. 同上，第114页。
145. 同上，第114-115页。
146. 引自守基·阿芬第的《神临记》，第250页。
147. 引自巴柳齐的《阿博都-巴哈》，第64页。
148. 塔赫尔扎德著，《巴哈欧拉的圣约》，第178页。
149. 阿博都-巴哈著，引自塔赫尔扎德的《巴哈欧拉的圣约》，第178页。
150. 阿博都-巴哈著，引自守基·阿芬第的《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133页。
151. 引自斯托克曼的《巴哈伊信仰在美国》（第一卷），第136-137页。
152. 同上，第144-145页。
153. 引自巴柳齐的《阿博都-巴哈》，第69页。

154. 同上。
155. 引自巴柳齐的《阿博都-巴哈》，第70页。
156. 同上。
157. 马克斯韦尔著，《早期朝圣录》，第10-11页。
158. 同上，第12-13页。
159. 阿博都-巴哈著，引自马克斯韦尔的《早期朝圣录》，第15页。
160. 同上，第15-16页。
161. 同上，第18页。
162. 同上，第18-19页。
163. 同上，第30-31页。
164. 同上，第30页。
165. 同上，第29页。
166. 同上，第34-35页。
167. 同上，第34-38页。
168. 同上，第39-40页。
169. 同上，第41-43页。
170. 同上，第30页。
171. 阿博都-巴哈著，引自盖尔的《追忆流年》，第108-109页。
172. 同上，第109页。
173. 阿博都-巴哈著，引自守基·阿芬第的《神临记》，第275- 319  
276页。
174. 阿博都-巴哈著，引自巴柳齐的《巴哈欧拉：荣耀之王》，第364页。
175. 费尔普斯著，《阿卡的教长》，第131页。
176. 同上，第2页。
177. 同上，第2-3页。
178. 同上，第3页。

179. 同上，第4-6页。
180. 同上，第7页。
181. 同上，第118页。
182. 梅特尔曼著，《卢阿·格青杰》，第89-90页。
183. 巴柳齐著，《阿博都-巴哈》，第114页。
184. 阿博都-巴哈著，《已答之问》，第xvii页。
185. 引自盖尔的《追忆流年》，第226页。
186. 阿博都-巴哈著，引自盖尔的《追忆流年》，第242页。
187. 阿博都-巴哈著，引自盖尔的《追忆流年》，第227页。
188. 同上，第235页。
189. 引自盖尔的《追忆流年》，第235-236页。
190. 引自鲁茨坦的《科琳娜·特鲁》，第58页。
191. 蔡斯著，《在加利利》，第27页。
192. 同上，第23-24页。
193. 塔赫尔扎德著，《巴哈欧拉的圣约》，第235页。
194. 阿博都-巴哈著，《阿博都-巴哈遗嘱》，第19页。
195. 同上，第23页。
196. 巴哈欧拉著，《亚格达斯经》，第37段。
197. 塔赫尔扎德著，《巴哈欧拉的圣约》，第233页。
198. 同上，第241页。
199. 巴柳齐著，《阿博都-巴哈》，第121-122页。
200. 巴柳齐著，《阿博都-巴哈》，第129页。
201. 守基·阿芬第著，《神临记》，第276页。
202. 阿博都-巴哈著，引自守基·阿芬第的《神临记》，第276页。
203. 引自巴柳齐的《阿博都-巴哈》，第134页。
204. 同上，第135页。
205. 同上，第137页。

206. 引自巴柳齐的《阿博都-巴哈》，第138页。
207. 同上，第139页。
208. 引自霍勒斯·霍奇基斯·霍利的《巴哈伊世界》（第十三卷），第851页。
209. 布洛姆菲尔德著，《选定之路》，第149页。 320
210. 同上，第149-150页。
211. 阿博都-巴哈著，引自布洛姆菲尔德的《选定之路》，第150页。
212. 同上，第156页。
213. 同上。
214. 同上。
215. 同上，第150-151页。
216. 阿博都-巴哈著，引自《巴哈伊启示》，第280页。
217. 同上，第280-281页。
218. 引自巴柳齐的《阿博都-巴哈》，第145页。
219. 引自巴柳齐的《阿博都-巴哈》，第146页。
220. 阿博都-巴哈著，同上，第153-154页。
221. 布洛姆菲尔德著，《选定之路》，第173-174页。
222. 同上，第179页。
223. 同上，第181页。
224. 同上，第180页。
225. 同上，第181页。
226. 引自巴柳齐的《阿博都-巴哈》，第159页。
227. 阿博都-巴哈著，引自布洛姆菲尔德的《选定之路》，第184页。
228. 阿博都-巴哈著，引自巴柳齐的《阿博都-巴哈》，第164页。
229. 同上，第160-161页。

荣耀之仆：阿博都-巴哈生平

230. 布洛姆菲尔德著，《选定之路》，第183页。
231. 同上，第184页。
232. 同上。
233. 同上，第185页。
234. 同上，第182-183页。
235. 同上，第180页。
236. 阿博都-巴哈著，引自巴柳齐的《阿博都-巴哈》，第167-168页。
237. 《朱丽叶·汤普森的日记》，第233页。
238. 同上，第234-236页。
239. 阿博都-巴哈著，《弘扬世界和平》，第3页。
240. 同上，第32页。
241. 巴柳齐著，《阿博都-巴哈》，第178页。
242. 阿博都-巴哈著，引自巴柳齐的《阿博都-巴哈》，第179页。
243. 霍林格编，《阿格尼丝·帕森斯的日记》，第12-13页。
244. 阿博都-巴哈著，《弘扬世界和平》，第57页。
- 321 245. 巴柳齐著，《阿博都-巴哈》，第183页。
246. 同上，第183-184页。
247. 阿博都-巴哈著，《弘扬世界和平》，第71页。
248. 阿博都-巴哈著，引自巴柳齐的《阿博都-巴哈》，第188-189页。
249. 同上，第190-191页。
250. 《朱丽叶·汤普森的日记》，第285页。
251. 阿博都-巴哈著，《弘扬世界和平》，第125页。
252. 艾夫斯著，《自由之门》，第83页。
253. 同上，第86-87页。
254. 阿博都-巴哈著，《弘扬世界和平》，第131页。

255. 同上，第140页。
256. 巴柳齐著，《阿博都-巴哈》，第207-208页。
257. 同上，第208页。
258. 阿博都-巴哈著，《弘扬世界和平》，第183-184页。
259. 巴柳齐著，《阿博都-巴哈》，第213页。
260. 同上，第223页。
261. 《朱丽叶·汤普森的日记》，第315页。
262. 阿博都-巴哈著，引自梅特尔曼的《卢阿·格青杰》，第165-166页。
263. 同上，第164页。
264. 阿博都-巴哈著，《弘扬世界和平》，第214-215页。
265. 同上，第218页。
266. 同上，第238-239页。
267. 艾夫斯著，《自由之门》，第115-116页。
268. 巴柳齐著，《阿博都-巴哈》，第31-32页。
269. 同上，第239页。
270. 艾夫斯著，《自由之门》，第127页。
271. 霍林格编，《阿格尼丝·帕森斯的日记》，第114-115页。
272. 《朱丽叶·汤普森的日记》，第359页。
273. 引自巴柳齐的《阿博都-巴哈》，第250-251页。
274. 同上，第251页。
275. 巴柳齐著，《阿博都-巴哈》，第260页。
276. 同上，第263-264页。
277. 同上，第264页。
278. 同上，第265页。
279. 阿博都-巴哈著，《弘扬世界和平》，第238-242页。
280. 马哈茂德-扎尔加尼著，《马哈茂德日记》，第290页。
281. 巴柳齐著，《阿博都-巴哈》，第283-284页。



- 322 282. 同上，第288页。
283. 梅特尔曼著，《卢阿·格青杰》，第176页。
284. 阿博都-巴哈著，引自马哈茂德-扎尔加尼的《马哈茂德日记》，第320页。
285. 巴柳齐著，《阿博都-巴哈》，第230页。
286. 同上，第309-310页。
287. 阿博都-巴哈著，《弘扬世界和平》，第376-380页。
288. 同上，第382页。
289. 同上，第399页。
290. 霍林格编，《阿格尼丝·帕森斯的日记》，第131-132页。
291. 巴柳齐著，《阿博都-巴哈》，第323页。
292. 阿博都-巴哈著，《弘扬世界和平》，第421页。
293. 同上，第426页。
294. 同上，第448页。
295. 阿博都-巴哈著，引自巴柳齐的《阿博都-巴哈》，第336-337页。
296. 阿博都-巴哈著，《弘扬世界和平》，第469页。
297. 《朱丽叶·汤普森的日记》，第393页。
298. 布洛姆菲尔德著，《选定之路》，第153页。
299. 同上，第155页。
300. 巴柳齐著，《阿博都-巴哈》，第347页。
301. 同上，第345-346页。
302. 布洛姆菲尔德著，《选定之路》，第159页。
303. 巴柳齐著，《阿博都-巴哈》，第347页。
304. 同上，第351页。
305. 布洛姆菲尔德著，《选定之路》，第168-169页。
306. 引自巴柳齐的《阿博都-巴哈》，第368页。
307. 布洛姆菲尔德著，《选定之路》，第172页。

308. 同上，第168页。
309. 阿博都-巴哈著，引自巴柳齐的《阿博都-巴哈》，第381页。
310. 同上。
311. 同上，第389-390页。
312. 同上，第392页。
313. 同上，第395页。
314. 同上，第400页。
315. 同上，第401页。
316. 《西方之星》（第四卷），第17期，第288-290页。
317. 巴柳齐著，《阿博都-巴哈》，第403页。
318. 利德尔·哈特著，《真正的战争》，第22页。 323
319. 阿博都-巴哈著，引自《巴哈伊年鉴》（第一卷），第31页。
320. 阿博都-巴哈著，引自巴柳齐的《阿博都-巴哈》，第406-407页。
321. 利德尔·哈特著，《真正的战争》，第28页。
322. 引自梅特尔曼的《卢阿·格青杰》，第294-295页。
323. 布洛姆菲尔德著，《选定之路》，第189页。
324. 梅特尔曼著，《卢阿·格青杰》，第291-292页。
325. 布洛姆菲尔德著，《选定之路》，第189页。
326. 同上，第190-192页。
327. 巴柳齐著，《阿博都-巴哈》，第412页。
328. 梅特尔曼著，《卢阿·格青杰》，第314-315页。
329. 同上，第315页。
330. 同上。
331. 同上，第311页。
332. 巴柳齐著，《阿博都-巴哈》，第413页。
333. 同上，第416页。

334. 梅特尔曼著，《卢阿·格青杰》，第313页。
335. 利德尔·哈特著，《真正的战争》，第124页。
336. 同上，第138页。
337. 引自阿博都-巴哈的《忠信群英传》，第xii页。
338. 同上，第xi页。
339. 引自布洛姆菲尔德的《选定之路》，第202页。
340. 同上，第204-205页。
341. 巴柳齐著，《阿博都-巴哈》，第416-417页。
342. 阿博都-巴哈著，《神圣计划书简集》，第5页。
343. 巴柳齐著，《阿博都-巴哈》，第425页。
344. 阿博都-巴哈著，《神圣计划书简集》，第53-54页。
345. 利德尔·哈特著，《真正的战争》，第203-204页。
346. 布洛姆菲尔德著，《选定之路》，第206页。
347. 同上，第207-208页。
348. 同上，第207页。
349. 巴柳齐著，《阿博都-巴哈》，第418页。
350. 引自巴柳齐的《阿博都-巴哈》，第426-427页。
351. 布洛姆菲尔德著，《选定之路》，第219页。
352. 引自巴柳齐的《阿博都-巴哈》，第427-428页。
353. 同上，第428-429页。
- 324 354. 布洛姆菲尔德著，《选定之路》，第219-220页。
355. 引自巴柳齐的《阿博都-巴哈》，第429页。
356. 引自布洛姆菲尔德的《选定之路》，第227页。
357. 同上，第210页。
358. 引自巴柳齐的《阿博都-巴哈》，第432页。
359. 同上，431-432页。
360. 引自布洛姆菲尔德的《选定之路》，第221页。
361. 引自拉巴尼的《无价的珍珠》，第28页。

362. 同上。
363. 引自巴柳齐的《阿博都-巴哈》，第512页。
364. 同上，第513页。
365. 埃斯尔蒙特著，《巴哈欧拉与新纪元》，第61-62页。
366. 引自巴柳齐的《阿博都-巴哈》，第438页。
367. 布洛姆菲尔德著，《选定之路》，第214-215页。
368. 巴柳齐著，《阿博都-巴哈》，第448页。
369. 阿博都-巴哈著，引自巴柳齐的《阿博都-巴哈》，第452页。
370. 引自《巴哈伊年鉴》（第一卷），第19页。
371. 巴柳齐著，《阿博都-巴哈》，第458页。
372. 同上。
373. 《巴哈伊年鉴》（第一卷），第19页。
374. 阿博都-巴哈著，引自巴柳齐的《阿博都-巴哈》，第450-451页。
375. 同上，第458页。
376. 同上，第458-459页。
377. 同上，第460-461页。
378. 同上，第461页。
379. 同上，第461-462页。
380. 同上，第462页。
381. 《巴哈伊年鉴》（第一卷），第23页。
382. 巴柳齐著，《阿博都-巴哈》，第465页。
383. 同上。
384. 同上。
385. 同上，第465-466页。
386. 同上，第474页。

